

Broadview®
www.broadview.com.cn

职场谍战

小说

监控

MONITORING

搏击

音

最精妙的职场智慧，最惊悚的职场故事
生死攸关的办公室斗争，怎能有那一段凄美的暧昧
当一切尘埃落定，你又何惧职场的尔虞我诈
你可以不相信，但是绝对不能不知道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搏击，职业经理人。

业余时间喜欢摄影、搏击术、

密码破解、品酒、网球等。

现居住于北京。

搏击新浪微博：

t.sina.com.cn/bojidage

搏击豆瓣：

www.douban.com/people/29852473/



监 控

搏 击 著

社名:	校次:
责编:	QQ: 826465418
开本:	正文页码:
文前页码:	电话: 59227731
日期:	排版员:
Logo创作室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内 容 简 介

这是国内第一部职场心理谍战小说，以超级外企为背景，披露了不为人知的“监控”内幕：真实，神秘，阴暗，离奇。作者以极其细腻的描写和观察，入木三分的职业智慧和人生哲理，带你走进一个剥离了那光鲜外衣和光辉以后的，赤裸裸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公司。

上班聊天被监听；邮件、电话被监听……商业间谍之间的猫腻……公司政治斗争中的无间道。

一个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顶级外企，要秘密雇佣黑社会？

年轻的外籍经理，为什么自杀在浴缸里？

海归的 MBA 区域销售总监，失踪在东北？

顶级外企中有秘密组织？

答案，就在本书中！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监控 / 搏击著.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121-09700-3

I. 监… II. 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7774 号

策划编辑：李 冰

责任编辑：高洪霞

印 刷：北京机工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鹏成印业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8.75 字数：287 千字

印 次：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z@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内 容 简 介

这是国内第一部职场心理谍战小说，以超级外企为背景，披露了不为人知的“监控”内幕：真实，神秘，阴暗，离奇。作者以极其细腻的描写和观察，入木三分的职业智慧和人生哲理，带你走进一个剥离了那光鲜外衣和光辉以后的，赤裸裸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公司。

上班聊天被监听；邮件、电话被监听……商业间谍之间的猫腻……公司政治斗争中的无间道。

一个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顶级外企，要秘密雇佣黑社会？

年轻的外籍经理，为什么自杀在浴缸里？

海归的 MBA 区域销售总监，失踪在东北？

顶级外企中有秘密组织？

答案，就在本书中！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监控 / 搏击著.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121-09700-3

I. 监… II. 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7774 号

策划编辑：李 冰

责任编辑：高洪霞

印 刷：北京机工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鹏成印业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8.75 字数：287 千字

印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z@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也许，知道你上班时候的聊天是被监控的。

也许，你知道你的邮件、你的电话是被监控的。

你还能想象更多吗？

商业间谍之间的猫儿腻。

公司政治斗争中的无间道。

一个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顶级外企，为什么要秘密雇佣黑社会？

年轻的外籍经理为什么自杀在浴缸里？

海归的 MBA 区域销售总监失踪在东北？

顶级外企中为什么有秘密组织？

一个顶级外企的高级安全策略总监，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写出了这本小说。读完这本小说之后，你可能会重新开始审视自己的工作环境；读完这本小说之后，也许你会开始修正自己的工作习惯；当然，读完这本书之后，你也可能只是付之一笑，然后该干吗还干吗。虽然可能你以前从来不敢想象，你自己也工作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但是这本书里讲的故事，并不完全是假的。

作者以极其细腻的描写和观察、入木三分的职业智慧和人生哲理，带你走进一个剥离了那光鲜外衣和光辉以后的、赤裸裸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公司。而这个公司，也是多少人一生向往的顶级外企。

一本另类的职场书籍：真实，神秘，阴暗，离奇。

相忘于江湖

《监控》读后感，来自热心读者 simon

我是一个小说迷，看了 20 几年的小说，国内的国外的。

我对小说的评价有点特殊，我总是以最后读完书、合上书以后是不是有一种失落感来评判。现在网络上小说越来越多，大多数都看不下去，所以如果能在看完书以后，有种淡淡的失落：失落于这个书里面的故事的结束，失落于无法继续读到文字，失落于人物故事命运的终结……

其实，慢慢地，这样的小说已经成为一种奢求。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兴趣也慢慢地返璞归真了。又开始看金庸老先生的经典作品了，因为实在找不到优秀的小说。

这个周末北京很冷，出来到书店陪儿子买学习教材，非常偶然看到一本书，吸引我的是一个封面：

很抽象的几朵白云，地上的麦穗，一种苍凉的悲壮。

书店里面很暖和，而今天外面风很大，不知道怎么，我忽然想起来那几句词：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我鬼使神差地打开了这本书，也许，这就是缘分！看介绍是本职场谍战小说，我也已经过了对这一类小说感兴趣的年龄，而以前看过几本职场小说写作上也非常业余，我没有奢望能看完，只是很喜欢这个封面。但是，我一个小时之前看完的时候，却有深深的失落，非常深的失落，那种很久违的感觉，让我想起来我童年的时候读《笑傲江湖》最后合上书的时候，虽然这本书远远要比笑傲短，大概也就是 30 万字。

这本书叫《监控》。

主人翁是一个 30 多岁的顶级外企的白领，在工作变动中加入了公司的一个神秘的部门，而这个部门主要的工作就是维护公司内部的政治平衡和稳定，用特殊的方式。就像当年的东厂，FBI 对于白宫，可客伯对于前苏联。

在特殊的政治时期的特殊的一种部门，在顶级的大公司中出现，也并不是非常匪夷所思，但是确实让人吃惊。主人翁调查了 2 起案件，过程扑朔迷离，而作者对职场的感悟，也不是一般的深。

我对里面描写的顶级外企的职场中的监控，以及商战其实兴趣并不大。吸引我的，是另外一种东西，意境！一种江湖的沧桑的意境，和从头到尾的那种寂寞的压抑。我不知道是年纪大了很容易感慨还是什么，对这本书，我确实非常震惊。我没想到的是，这样的一本小说里面，竟然能把意境描绘到如此高的地步。

就像金庸笔下的令狐冲，当看着他被冤枉，心爱的人死去，自己再受到重伤，在一个江湖上的小餐馆里独自饮酒的时候，你什么感觉？而这本书没有那么多复杂，寥寥几笔，还是最通俗的语言，就把你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很真实，又让你很陌生，还让你有种很压抑的沧桑。而极其真实细腻的心理描写，完全让你身临其境！！我更惊叹的是，这还是一个第一人称的小说，完全没有除了主人翁之外的第 2 个人的心理描写，这在小说里面是很少见到的，因为很难让人体会到人物的心理。但是，这本书的意境，却到了一个让你完全身临其境的的高度，你仿佛可以自己就是主人翁，而去细细地观察所有的对手。

连续的 5 个小时的阅读，就像一场梦，我就是主人翁，去到了另一个世界，走了一趟。梦醒了，让我怎么不失落。

我不会推荐这本书，因为我不配，如此神作，就应该像武林秘笈一样，总会有人发现的！

单单是作者的这个翻译，就让我佩服，江湖上的沧桑，本应如此拿捏。

Only God Can Judge Me.

而我更喜欢用中文来表述那种英文根本表述不出来的感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时光如箭，岁月如梭，让我们相忘于江湖！

目 录

引子	1
“躲”在北京	2
胡哥	6
偶遇	12
分析	20
决定分享	25
神秘部门	28
第一项任务	40
自杀案 1	48
自杀案 2	57
自杀案 3	65
自杀案 4	74
自杀案 5	84
自杀案 6	90
真正加入神秘部门	95
监听 1	101
监听 2	110
捉老鼠 1	118
捉老鼠 2	127
捉老鼠 3	135

Kary 的故事	143
交差	152
斯坦福里的对话	157
日记 1	165
日记 2	172
日记 3	179
约会	188
东北事件 1	193
东北事件 2	200
东北事件 3	206
东北事件 4	213
东北事件 5	218
东北事件 6	224
东北事件 7	230
复出 1	239
复出 2	241
重回东北 1	247
重回东北 2	255
重回东北 3	263
重回东北 4	270
重回东北 5	278
重回东北 6	282
尾声	288

引子

半夜，我忽然醒来。

醒得是那么突然，让我心跳得很快，我坐起来。

心跳得还是很快，几乎从我嗓子里面跳出来，非常难受，我强按着胸口。

我刚才做的梦非常清晰：

半夜，白茫茫的月光下，是一望无垠的黑土地，在月光下还是能看很远，能看到远处的山，但是朦朦胧胧的，有种说不出的诡异。

我慢慢地走，要走到远处能看见灯光的那个小村庄。

我的理智告诉我：望山跑死马。不过我还是往那些光亮的地方走。

我浑身都疼得要命，头晕晕的，我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离我如此之近。

不过我却很高兴，高兴我一个小时前还能拣回这半条命。

这时，很远处的天空划过一条闪电，我仿佛听见天空在说：

“出来混，该还的早晚要还。”

与其说是梦，还不如说是回忆。

我起来喝了口水。

想了想，用力咬破了手指，在一张打印纸上写下几个模糊的字：

风云落拓有谁知，拔剑生死又何妨！

写完了我躺下就睡。

这次，我睡得非常踏实！

“躲”在北京

2009年6月，北京。

今年的夏天，北京热得特别早，6月中旬下了场雨，晚上还得盖被子。雨过天晴，温度很快回升，6月底，已经到38℃了。

今天是6月29号，天气出奇得热，很像最近的股市和楼市。热法颇具水准，用流行的话说就是桑拿天，天气闷，湿度大，汗出不来，说不出的难受。

今天也是我正式休假以来的第14天。

也就是说我已经光明正大地“躲”了14天了。

这14天我“躲”在北京的东北角快接近五环路的位置。

晚上，坐在路边一个烟熏火燎的烧烤地摊前的马扎子上，光着膀子，白色的T恤衫就搭在肩膀上，可以当毛巾用了，前面是一个油乎乎的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小桌子，上面堆着烤好的鸡翅、肉筋、猪腰子、板筋、馒头片，吃着热辣的烤货，喝着冰镇的燕京啤酒，抽着“将军牌”香烟。面前已经堆起一小堆竹签子。而地上，也已经是一片烟头。

换成别的时候，心情一定特爽，特别在这样的桑拿天里，喝冰啤酒、吃烤串，享受哇！但是我今天就一个心情，那就是：缺乏安全感！

真的，我现在就需要安全感，我“躲”在这个北京城的东北角也是为了安全感，自从14天前，我的老板Kary对我说：“你去休个假吧，多少天无所谓，带薪的”，我就知道，我得找找这个“安全感”了。

“老板，再来20块钱的肉筋！”我喊道。

“哥们儿，我请，您继续说……”我对和我坐一张小桌子的这个北京的哥说。这个的哥（出租车司机）是个纯北京爷们儿，也是个生活不如意的主儿，开始，他一个人在这张桌子上吃着，我坐下以后，他几杯酒下肚，

就开始把我当听众来抱怨生活，而我也很乐意，从他那地道的京腔的国骂声中，我觉得非常放松，也许这就是我要找的安全感，可以释放我那紧张了接近一年的神经。

“丫的，哥们儿，谢了，您一看就是地道人，我告诉你，你知道那个嘉里中心写字楼不，就是东三环那个，国贸附近，知道不？那上面的人 TMD 有钱啊，您知道不，我家以前的老宅子就在那儿，TMD。”的哥往嘴里捋了两串肉串，喝了口啤酒，又是一串国骂。

“当初才给几个钱啊，唉，当初也是没见过钱，就那么就搬迁了……”，的哥看着我，一副心痛的表情，我也装着一副心痛的表情，“现在我去那楼下面拉活，那里面那小白领，那个装啊……”说着，又捋了两串肉串。

如果是在以前，我可能非常反感这样的粗俗，而现在却一点都没有，我喝了几口酒，一边笑他的阿 Q 精神，一边在幸灾乐祸地想那个著名的高档写字楼里面，都有哪些著名的公司。我悠闲地享受着这一刻……

“TMD，吃肉喝酒真爽！”我受到了对面大哥的感染，也忍不住喊了一声。

对面的的哥很惊讶我怎么说了这么句话，一抿嘴，叹口气说：“哥们儿，生活就这样，喝吧，唉。”

“老板，再给我们来 30 块钱的鸡翅！”我喊道。

“唉，老哥，别这样，这些我请。”这位的哥是个实在的人，觉得很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和哥们儿您谈得爽快。”我说。

“唉，那时候我也年轻，觉得自己在个国营厂当工人那就是两个字：牛 B”，的哥一甩脖子，很有气势地喷出这两个字，“但是不知道这变化得怎么这么快啊……”的哥分明是受到我的鼓舞，又打开了话匣子。

而我，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今天：离家求学、工作 10 多年了，一直还算顺利，也是父母的骄傲，是同学眼中混得最好的，在别人眼中是非常的成功者，光鲜的金领阶层，但是最近一年，却经历着一些常人无法想象的离奇、黑暗、恐怖的事情。而现在，在北京接近郊区的一个小烧烤摊

上，和一个素昧平生的哥光着膀子喝酒谈人生。

而 14 天前，我还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而且是全球大名鼎鼎的 EGE 软件公司的大中华区安全合作部的高级经理！

没错，就是那个说出来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EGE 软件公司。

也许，这就是人生啊，永远都会有“惊喜”。

回到我 14 天前刚刚租住的这个地方，已经是晚上 11 点了。我打开灯，把在外面打包回来的一些烤串和啤酒放在写字台上，坐在沙发上，点燃一根烟。我完全没有吃过瘾，打包这些烤串和啤酒是为了打发这睡不着也不想睡的漫漫长夜。

没错，明天不用上班，不用早起和别的时区的外国佬开会，不用听到手机上的 E-mail（电子邮件）的提示音就心惊胆战（我手机也没有开），明天，明天干什么呢？明天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但是，也许我不是不想睡觉，而是最近 14 天来，我根本不敢睡觉，每一次闭上眼睛，就回想到那一幕幕场景，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逻辑、线索，还有那些我不敢想象的结果。我只有用酒精来麻痹自己，在喝醉的晚上，才能安然入睡，每天如此。

其实我在东北三环朝阳公园附近还租着一套高档公寓。但是我最后一次出差回来，就直接没有回那个公寓，我也不知道我害怕什么，只是，我就是不想回去了。

所以，我最后一次出差回来，直接去了公司，给我的老板汇报工作，最后我老板说“你去休个假吧，多少天无所谓，带薪的”以后，我就带上我的拉杆箱打车从公司方向沿着东三环往北走，又沿着那个斜着的霄云路往东北方向走，漫无目的地开了半个小时左右，就走到这个地方，看起来环境不错，找了个中介，看了看房子，20 分钟之内，就敲定了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在租下小屋的当天傍晚，我漫无目的地出了小区往北走，大概走了 30 分钟，到了一个城乡结合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军需品专营店，在这，我花了大概 100 块钱，就买齐了几乎所有的床上用品，便宜得让我简直不敢

相信这是在北京。包括褥子、毛巾被、枕头、床单、枕巾。当我把这些东西都运回来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开始“躲”起来的生活了，虽然我也不知道在“躲”什么。

就这样，我已经过了 14 天。

生活还在继续，每天，我都在低俗的电影中，在酒精和烤串对胃和大脑的双重刺激中，浑浑噩噩地到凌晨三四点钟，然后晕晕地睡过去，一直到第二天下午的两三点钟，起来，去附近的超市买一堆吃的东西，边吃边看电视，或者到楼下路口的地摊去买几张 DVD，边吃边看，喝饱了吃足了就睡会儿，醒来继续看。

也许，这就叫醉生梦死的生活。

慢慢地，20 天过去了，我似乎已经习惯并爱上了这样的生活，有时候人的习惯的力量真是很惊人。

我努力地不去想过去一年的经历，努力地去忘却。

我这 20 天没有开手机，没有上网，没有去 Check E-mail（查看邮件），没有和任何一个以前圈子里面认识的人联系，每天陪伴我的就是啤酒、芝士华士加绿茶、烤串、速食品、方便面。

我觉得我想一直这样颓废下去，甚至都准备联系房东，看他卖不卖，然后买下这间舒服的小房子，再买套 Bose 的家庭影院，来个大液晶彩电，看看电影，玩玩游戏。

没想到一个突发事件再次把我的思维和人生的轨迹拉回以前。而这个突发事件，再次让我觉得冥冥之中有只手在点拨，而这种力量，无论如何我也无法摆脱。想脱离以前的生活圈子，就像以前的武侠小说里面的退出江湖一样，很难，很难。用电影《笑傲江湖》里面的话说：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怎么退出？

天下英雄出我辈，
一入江湖岁月催；
皇朝霸业谈笑中，
不胜人生一场醉。

胡哥

这个非常偶然的突发事件，也让我重新回到了以前的那些是是非非中。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可能与你的人生擦肩而过，再也不会遇到。而有些人，会多少年以后再重新遇到。有时候重新遇到也就是擦肩而过，有时候重新遇到又是一段故事。

这个事情的关键，和一个人有关。

而这个人还得从十几年前的一些事情说起。

我小时候是在山东省济宁市下面的一个小镇上度过的，这是一个三级的小城市，《水浒传》里面的梁山就属于这个小城市。一直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才到了市里。由于离著名的水泊梁山非常近，不知道是民风原因，还是受到那部名著的影响，武术学校特别多。

我长大的这个小镇大概就是属于一个现在说的城乡结合的地方，比乡村好点，比县城稍微差点。在这样的地方，小混混格外嚣张。

为什么把小混混和武术学校放在一起说呢？因为从武术学校毕业，考上大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也不能闲着，怎么着也得为了将来找口饭吃。一些人去南方打工当保安，有些好点的当个什么武打替身，大多数没事干，就在社会上混着，学武术就会打架，慢慢地就成了小混混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镇上有个小孩，姓胡，我叫他胡哥，学习成绩一塌糊涂，虽然比我大三岁但是和我同级。没有考上重点初中，就上了武术学校，上了三年武术学校后，他爸爸后来在外面做点生意，赚了钱，于是家里面出钱找关系让他上了市重点高中。

当时我也顺利考上了市重点高中，离开家到了市里过住校生活。我们

两个因为是一个镇的，所以也就经常照应一下，慢慢地就熟悉起来了。胡哥经历过三年的武术学校生活，又比我大三岁，显得比我成熟很多，而我当初只知道学习，有时候玩玩电脑，对社会上的事情一无所知。

当时每个周末，我们都会结伴回家，从市里学校到我们家那个小镇，大概有 30 公里远，所以骑自行车也要骑一段时间，路上无所不谈。现在想起来，性格决定命运，我们两个也许当时就注定了以后走的路不同，当时的意识也决定了以后的发展。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当时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关系也相当的铁。

进入市重点学校以后，学校里面就两类学生，一类是学习成绩好自己考上的，而另一类就是家里有钱，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但是也入学了的。慢慢地后面的一类就有一部分成了小混混，在学校里面开始打架闹事。

我当时经常去篮球场和乒乓球台打球，都打得不错，再加上喜欢玩，家里有台做生意的叔叔送的老电脑，捣鼓捣鼓就懂点电脑（那个年头，懂电脑真是人才啊）。当时，我被小混混盯上了，总是挨欺负，几次在篮球场被小混混打。

胡哥是很能打的那种，人高马大，在武校三年打造了好筋骨。我们都是下面镇上来的，认识的人太少了，他开始也只能单兵作战，免不了挨打。当时我们同命相怜，一上市重点高中就经常被打，很是郁闷。

这种感觉到了后面的人生发展阶段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有时候自己想想，觉得事情都是这样的，这是一种阶层的差异，当你想从一个阶层混到另一个阶层的时候，总会受到排斥，而当时我们的阶层差异就是：我们是下面小镇上过来的孩子，而这是一个市级中学，不管是学习好的，还是没事打架泡妞的那种小混混，这两类里面强势的那个阶层都是市里面的孩子，他们大多在上高中之前就都认识，有关系网络。而我们这样从镇过来的孩子只能是被欺负的对象而受到排挤。

离上高中都过去十多年了，我已经记不很清楚当时是怎么改变那个局面的，使得按照这种定义下我自己的人生中的第一次跨越阶层成为现实，只是脑海中有一个镜头始终不能忘记，而且在以后的十多年里面，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一个周末，我和胡哥骑车回家，路过一片玉米地，我们都内急，就去玉米地里撒尿，顺便躲着抽烟休息一下，胡哥一脸得意地告诉我：

“我已经跟着高三的黑子哥混了，这个黑子哥是咱们学校的老大，以后没人敢欺负我了，也没人敢欺负你了，谁欺负你你就告诉我，你是我弟弟，我罩着你。”

我也很高兴，也学着电影里面，装得一脸成熟地说：“好的胡哥，你小心点，别被他们利用了。”

这时，胡哥看着我，狠狠地抽了一口烟，说了一句让我十多年都没有忘记的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像存在硬盘角落里面的一个视频，过一段时间总会打开看看。而且，我总觉得这句话多少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

胡哥用一种和他当时的年龄很不相称的成熟说道：“不被利用？不被利用怎么能混到那个圈子里。”说这话时眼神里面是一种空洞、无奈，但是后来我回忆的时候，总觉得话里有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味。

当时，我不怎么理解这句话，但是还是装做很成熟地表示认同。

不过，从那天开始我们真的不被欺负了。

再后来他大哥黑子，也是我们学校混混里面的大哥，在学校后面租了一个民房，开了一个电脑室，去的几乎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生意很好。在胡哥的介绍下，我去帮助他们维护电脑，维护网络，安装新的游戏软件什么的，在那个时候，懂这些的人还不多，请个这样的技术人员也挺花钱的，所以我也就有利用价值，慢慢地和他们都熟识了，在他们的场子里玩电脑什么的当然也就不花钱了。

我和胡哥的关系越来越铁，但是却不像那个年龄段别的兄弟似的，大家有一样的兴趣，商量着考一所大学，然后一起打天下。胡哥有着和那个年龄段不匹配的成熟，甚至可以说有一点沧桑感，所以我对胡哥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弟对大哥的那种崇拜。

后来，我们两个有一次对话，这次对话也是除了我脑海中有深深印象的胡哥那个经典的话语以外，记忆得很清楚的对话，而现在每一次想起胡哥，也就是这两个片段能很清晰了。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当时胡哥已经不在学校宿舍住了，在外面和他的兄弟租了一处民房，我当然还是老实地住宿舍。但是他每周有一个晚上都会去他老大黑子的电脑房看场子，看着那些通宵玩游戏的学生，那个晚上，我也会跑到他的电脑房里去玩电脑。

已经是下半夜了，外间都是打游戏的学生，我和胡哥在里间，里间有一张床、一台电脑，那台电脑就是服务器主机了。我们两个坐在床上用那台电脑看电影，当时能看电影的电脑已经是极品了，看的好像是最流行的《泰坦尼克号》，都不是第一次看了，所以就边看边聊天，不知道是因为被电影情绪感染，还是下半夜了有点头脑不清醒，我忽然间问了一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问的话：

“胡哥，你以后干什么？”

“哦？”胡哥有点惊讶，“多久以后呢？”

“你不想着考个好大学吗，现在我们都高二了，明年就得高考了。”我问问他的想法。

“哦，我肯定考不上啊。”胡哥说。

我当时很惊讶，我现在都能很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当时在高中，几乎每一个那个年龄的人都很反感别人说自己考不上大学，更不用说自己说出来这句话了。胡哥现在自己说自己肯定考不上，而且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开玩笑。

几年以后，我再想起这件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佩服胡哥了，因为后来，增加了不少社会阅历以后，我才知道，人，贵有自知之明！

“那怎么办啊，考不上大学就没有好出路啊。”我惊讶以后有点儿急。

“呵呵，你脑子好使，学习底子也好，考个好学校肯定没问题，哥哥不行啊。”胡哥叹了口气继续说。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

“想考哪儿的学校啊，准备学啥？”过了会儿胡哥问。

“看明年成绩如何吧，现在我也就是年级 50 名左右，估计也就是上山大（山东大学）这样的，要是好点我想去浙大呢，看金庸小说里江南小妹妹的姑苏软语，我就很向往江南。”那个年龄的想法就是这么单纯啊。

“当然学计算机了，我这么喜欢计算机。”我继续说。

“嗯，那毕业了干啥呢？”胡哥接着问。

“毕业了？”我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毕业了先去一个一流的公司锻炼锻炼吧，比如说微软、IBM、思科等这样的国际一流的大公司吧。”

“呵呵……”胡哥笑，“何勇啊，要是你去了微软，得给我弄套正版的帝国时代啊！”

我看着胡哥的笑容，不知道为啥忽然有点心酸。

当时我们玩的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微软公司出品的帝国时代1，而当七八年以后，我毕业刚工作没多久，从美国出差回来，我带回来的就是一套帝国时代3的正版游戏，虽然那时候我已经很久不玩游戏了。

我也笑笑。

胡哥点上一支烟，想了想，说了几句话，这些话是我当时很不屑的，到现在为止，我也分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理解，也许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当时那个年龄的胡哥能说出这样的话，他后来的大起大落，失败和成功，对我来说也并不是意外，而我也永远记住了当时在一个三级小城市，一个十八九岁的小混混，下半夜，在一个小电脑房里，看着《泰坦尼克号》，抽着烟，慢慢地吐出来的这几句话：

“何勇啊，那还不是打工吗？也混不到那个圈子里去，就像你现在虽然算是跟着黑子哥，但只是给黑子哥的场子修电脑啊，其实并不是黑子真正的兄弟，你也知道。你混到微软去，也是打工啊，难道是比尔·盖茨的兄弟吗？他的兄弟还不是当初和他一起打天下的人啊”，胡哥拍拍我的肩膀，“得会混啊，到大学里面你得好好混，出来才好混，得找到能和你打天下的人，得找到你的圈子、你的兄弟啊。”

冥冥之中，上帝也许在开玩笑，当年两个少年说的几句话，很多都成为真的了。

我当时点点头，没有再说话，也点上一支烟，抽了几口，咳嗽了一阵，想着他刚才说的那段话，也没有心情接着问胡哥他想干啥了，接着就一块看电影了。

后来的生活就是那个样子，我继续玩电脑、打球，当然功课也没有落

下，高三的时候高考，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学计算机。

而胡哥继续他的混混生活，当然没有上大学，甚至根本没有参加高考，上高三没多久，他的大哥黑子就去海南跟他的一个大哥去了，而胡哥追随着他的大哥黑子也去了海南。当时，他只有 19 岁。

胡哥走了以后，就没有什么消息了，过年也不怎么回家。我上了名牌大学，当然是小镇上的骄傲，别家的家长也都以我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子女，而以胡哥为反面教材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千万别那个样子。

后来在 QQ 上遇到过胡哥几次，好像也都没说几句，他不怎么上网，时间长了，又见不着，关系也就越来越淡了。后来我不用 QQ 了，更是连在网上都遇见不了了。

我上完本科以后继续上研究生，上研究生的时候还创业了一把，上完研究生以后加入了这个世界闻名的 IT 公司 EGE 工作，更加成为同学、朋友、家里长辈眼中的骄傲。

直到最近两年，有时候往家打电话，我妈告诉我，说小时候那个同学，胡强（就是胡哥），听说现在混得还不错，经常往家寄钱，他家盖了新房子，他一个妹妹本来只是我们当地医学院的专科毕业生，听说也让他给安排到北京的一个大学的校医院当护士了。他现在混得很不错，很有钱了云云。我没有怎么往心里去，但是每次想起胡哥，就想起他说的那些话，我心底其实对胡哥还是很佩服的，这种佩服也因为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而更加理解，但是却没有去找到胡哥一起喝喝酒、说说话的冲动，毕竟大家在不同的圈子里面都已经十多年了，不像小时候了。

偶遇

回到现在，在“躲”的这个阶段，更加不会去回忆胡哥这个十多年没有联系的朋友了。

但是，生活就是那么让人无法预料。

已是7月初了，我已经休假在这个北京东北五环附近的小区21天了，这三周其实我的心态也有变化，开始的两周是害怕，缺乏安全感，需要找到安全感，而最近这一周是颓废，完全的颓废，我开始尽情地享受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虽然很害怕，缺乏安全感，却很享受目前的感觉。

第21天，还是像往常一样，下午4点多起床，然后洗刷洗刷我就到了楼下，准备去采购点啤酒和方便面之类的东西。这天刚下过雨，天气很凉爽，我买完东西以后就坐在小区花园旁边的椅子上，看着周围玩耍的老人孩子，还有衣着暴露的美女们。

远处一男一女慢慢地走过来，边走边打情骂俏，女的身材相当不错，打扮时尚，看起来有20岁出头，非常清纯，我也就一直盯着她养养眼睛。那个女孩也看到我看她了，瞟了我一眼。这个时候，我忽然看到了那个女孩身边的那个男人，眼睛就转不开了。

女孩旁边的男人大概30出头，胖胖的，黝黑黝黑的，看起来很结实。穿着运动鞋、运动短裤，露出健壮的小腿，而很随意的一件蓝色T恤衫，看起来也干干净净的。但是脸上是一种不外露、但是又能看得出来的匪气。和旁边的那个清纯的女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怎么说呢，就是明显的不般配，不管年龄还是气质上都不般配。

看到这个男人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个人，胡哥！

但是又不怎么敢相信，毕竟我那么多天在酒精中泡着，头脑不是特别

清晰，而这天又是刚刚起来，我还以为就像喝多了以后，大脑中忽然产生一个人物似的。

不过，这个人真的长得和胡哥很像。

我开始有点怀疑是真的，但是十多年没有见过面，我一时也确定不了。就继续盯着那个男人看，而这个时候，这个男人好像也发现了我，目光转过来，看了一眼，他也愣住了。

没错，这就是胡哥！

人的相貌可以改变很多，但是多少年过去了，让一个人的目光改变，却很难。胡哥的目光我一直记得，那是一种自信而又不张狂的眼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感觉很靠谱儿，我以前很熟悉这种眼神。没想到十多年过去了，在我躲着的这个接近北京郊区的小区，能遇到小时候的朋友。太出乎意料了！

而我当时更没有想到，和胡哥的相遇，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经历了一些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

“胡强？”我站起来，试着喊了一声。

“何勇？”胡哥分明也认出我来了，那个女孩也转过头来看我。

“没错，是我啊。”我走了过去，握手，感觉有很多话要说，却好像嗓子有点堵，不知道说什么好。胡哥好像也是这种感觉，就狠狠地握手。

“哦，这位是嫂子？”我问。

“呵呵，你先回家吧，我和老同学说几句话。”胡哥没有回答我，对旁边的女孩说。女孩很礼貌地对我笑了笑，我也点头笑笑，没说话，她就继续走了。我发现那个女孩眼神并不是那么自然，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女孩走后，胡哥马上变得比刚才随意起来：

“我靠，哥们儿，十多年不见面了，你没什么变化啊，现在混得怎么样啊？听说你在 EGE 公司啊，我靠，太牛了！你是我们小时候那批兄弟中的传奇啊！”

“哈哈，哪有哪有，听说胡哥现在混得是相当的好，唉，十多年不见了。”

我们都很高兴，好像一时有说不完的话，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头。而这会儿，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胡哥。胡哥长相和以前几乎一样，没什么变

化，但眼角上已经有了不少皱纹，毕竟 30 多岁的人了。但是气质上和我的记忆中却差很大很大。以前我记忆中，是一种少年老成，一种在那个年龄段不应该有的成熟。而现在，我的感觉就是，沧桑。一个男人经过无数磨难后的沧桑和那种对大风大雨的淡定。

说实话，仔细打量胡哥的那一幕，我忽然脑子里面冒出来一个词“温水煮青蛙”，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冒出来这么一个词，后来我才反应过来，我这是嫉妒。

看到胡哥的那种气质，加上我以前对胡哥的了解，我马上理解，这些年来，在我花费 7 年上学，而又很稳定地在 EGE 工作几年的时候，胡哥，不知道有多少江湖沉浮，吃了多少苦，遇到多少困难，在这种大风大浪过后，一种男人的社会江湖沧桑感在气质上产生，而也许正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沉浮，所以又有一种淡定的感觉。

我当时冒出“温水煮青蛙”那个词也许就是因为我嫉妒那种经历，我过于一帆风顺的社会经历，让我有一种舒服的优越感，就像青蛙一样。据说把一个青蛙直接放在热水里面，青蛙直接就会跳出来，而把青蛙放在冰水里面，慢慢地加热，青蛙一直到被煮死也不会跳出来。

“怎么，胡哥你也在这个小区住？”

“哪有，我现在住东三环，双井那儿。你刚才看到的那个，是个红颜知己，我在这儿给她买了套房子，也算我一个小家吧，呵呵。”

“哦，哈哈，还是胡哥你艳福大啊。”

“你怎么住得那么偏啊，买的房子？上班方便吗？”胡哥问我。

“哦，没有，我最近休假了，在这个地方租个房子躲清闲。”我说，“胡哥，你晚上有事吗，要不，这也 4 点多了，我叫几个菜，咱们去我租的房子里面，安安静静地喝点，说说话？”

“有个屁事，走，喝点去喝点去。”

多年未见的朋友在这里相见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我最近一年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多少有点迷信。在和胡哥见面的那一刻，是高兴与兴奋，毕竟，人都是群居动物，我已有 20 多天隐居在自己的小屋里面。但是我缓过来又觉得有隐隐的不安，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在那种不安当中，却又有种安全

感，是因为胡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要是你小时候害怕一个人，就会一直害怕，一直在你心底，直到一个事件打破它。比如，你6岁的时候，老是被一个10岁的孩子打，你就很害怕那个孩子。多少年未见，直到你18岁的时候，发现22岁的那个孩子比你至少矮了一头，轻了30斤，你也就再不会怕他了。

而如果有一个，你小时候很佩服他，就会一直很佩服。直到多少年未见以后，你们再次相遇，他做的一些事情，才可能让这个人在你心中的光辉破灭。那时你会很失望，觉得还不如不见。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感觉，就像我刚才说的，胡哥在我心中的那两个场景，那永远不能忘掉的几句话，给我留下了一个光辉的形象，一个我少年时代的大哥，现在，我却很担心这个大哥形象的破灭。

就这样，我和胡哥边说笑边向我租住的小屋走去。

我带胡哥走进我的小屋，胡哥明显愣了一下，但是没有说什么。我打电话在附近的餐馆叫了几个菜。我让胡哥坐在沙发上，然后搬过一个小桌子，自己搬了一张椅子在胡哥对面坐下。先打开两瓶啤酒，递给胡哥一瓶，笑笑。

“胡哥，十多年没见了，先吹一个？”

胡哥愣了一下，也笑了笑说：“好，没问题，先吹了这个再说话。”说完就干脆利索地把一瓶喝干。

我在胡哥放下酒瓶半分钟后才终于喝干，还差点吐出来，咳了下掩盖了过去。

我们相视一笑，然后开始很高兴地聊起来，小时候的事情、父母的情况、家里的变化，等等，都是两个在外的游子见面的那种话题。大概过了十几分钟，胡哥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说：

“何勇，菜还没送过来，我们也干了头杯子酒了。你跟哥哥说说你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我心里很纳闷，不知胡哥为什么这样问。

“行了行了！别和哥哥来这套，我们是小时候光屁股的兄弟，虽然十多年没见面了，我还当你是兄弟，光你每年过年都到我家去拜年这点，你就

是我弟弟。咱兄弟别来这些虚的，我知道你是 EGE 公司的高级经理了。这个别说我了，咱们镇、咱们学校、咱们县城，谁不知道？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一个人在北京这么偏的一个小屋里，喝得醉醺醺的，你看看你屋里面的啤酒瓶子，都 TMD 有一百个了，还有下脚的地方没有，你别给哥哥我来虚的，到底怎么回事？”胡哥还是一脸严肃。

“哦……呵呵……”我支吾着。

我根本没想到，刚刚见到胡哥，竟然和我说了这么一通话，我觉得鼻子有点酸。多少年出门在外，生意场上尔虞我诈，酒场上逢场作戏，很少能感受到，这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对我的关心。也许真是，用那句俗得不能再俗的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你不是失恋了吧？哈哈。”胡哥接着问，不过没有刚才的严肃了。

“呵呵，当然没有，兄弟不是那么拿不起放不下的。不过，老哥，我真的遇到点麻烦，也许你得给我指点指点。”我接着说。

“靠，我给你指点？你从小精得和猴子似的，闷着不说，比谁的心眼子都多，还让我给你指点指点。”胡哥笑着说。

这时，有人敲门，送菜的人来了，我赶忙起来开门去拿菜。在出去的瞬间，我好像忽然想起来什么，头也不晕了，也没有刚才那种鼻子酸酸的感觉，而是忽然有种警觉心：我毕竟和胡哥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了，人变化都是很快的，我还不想和他谈论我目前遇到的问题。

拿来送来的外卖，我和胡哥又开始热闹地吃喝起来。

“胡哥，先说说你吧，这么多年，都怎么混的啊，我是不怎么知道你的消息啊，以前的那些兄弟里面，就数你神秘，现在好，都开始包养大学生了！”

“唉，你们大学都上过，俺没有上过，只能现在再体验体验青春了，我现在正在北大上在职的研究生，那个是我的师妹，师妹，嘿嘿。”胡哥多少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真是防火防盗防师哥，骗吃骗喝骗师妹啊。”我打趣他。

我们都笑，我开始频繁地给胡哥敬酒。

在下面的大概两个小时的对话中，我大概知道了胡哥十多年来的经历。

当年他高中没有毕业，就和当时学校的老大黑子哥去海南混了，那个时候他19岁，他和黑子哥跟的老板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在海南搞地产业，他们的作用就是帮忙打架，其实还是混混。在打了三年架以后，黑子哥，当年我们学校的老大黑子哥，永远地留在了异乡的那个大海里。然后胡哥就跟着在海南认识的一个大哥去陕西打地基。这个过程中，他们公司负责清理搬迁，然后就要挖掘，把地基灌好（最近新闻上说的上海倒塌的楼，照胡哥的话说，就是地基根本不合格），胡哥的第一桶金就来自于这个陕西的打地基的公司。这里面的门道相当大，据胡哥说，那几年陕西那边的打地基的公司几乎都是赔本做买卖，就是靠挖地基的时候挖出来一些墓地，弄个古董挣大钱，挖到古董的几率相当大。

胡哥喝了几口酒，很兴奋地边回味边给我描述：

“我们挖地基都是晚上，把随身的行李都带好，挖到东西，看到值，拿着就跑路了，大家都这样。老板晚上也在那盯着，挖到东西，那就拼命地抢啊，抢到了就跑。

“很多人眼光不行，抢到的东西根本不值钱就跑了，几万块钱的东西，出手还那么高风险，根本不值。这玩意儿一是得靠眼光，另一个就是得忍，得忍得住诱惑啊。”

胡哥在忍了四年诱惑以后，几乎成为一个考古学家了，至少值钱不值钱大多走不了眼。终于在一个在他形容起来一看就能出宝物的风高月圆的晚上，挖出一个价值能到500多万的镶玉铜镜，然后跑了。胡哥向我描述那一幕的时候，还怀着回味与知足：

“当时，那一个棺材，不知道里面还有什么，我就摸出来一个镜子，一看，非常完整，镶玉的，光那玉，几百万没问题，直接就跑了。心虚啊，毕竟老板来了所有的都是他的，自己也就拿个红包。过后一年我都觉得对不起当时的老板。不过，唉，那小子赚得太多了，但他对我还很不错，没有他，我也发不了家。”

胡哥用这个镜子换来了自己的第一桶金，接下来，也是靠着朋友的关系，在东北的边境做些贸易，据他说时好时坏，过了那么两三年的时间。后来被当地的一个势力给赶走了，通过一些关系在北京的中关村做起了一

款计算机主板品牌的代理，今年还收购了一家小型公司，十几个人，做些针对企业的软硬件的系统集成业务。

我惊讶于胡哥那神奇的经历，也感觉到世界的奇妙之处，十几年前，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而胡哥则去海南帮别人打架当小混混。十几年后，我是世界级的 EGE 软件公司的大中华区安全合作部的高级经理，而胡哥则在北京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公司，也是计算机行业。

我在大学学习了七年的计算机，现在本质上还是一名打工仔。

而胡哥现在才开始花钱上学，但是却是计算机行业的公司老板。

在现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看，他更是成功者，他更有发展前景。

世界真的很奇妙，不，应该说，这个社会真的很奇妙。

“胡哥，没想到，说真的，兄弟没想到大哥你混得那么好，你还是那么优秀，还是那么牛 B，你是我大哥，我喝。”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还是我积累多日的情绪所致，我又开始有点不清醒了，话语也多了起来。

“唉，哪儿啊，我才羡慕你呢，用现代的这个词怎么说来着，你是高科技领域的弄潮儿，EGE 公司啊，谁不知道？啧啧，哈哈。你看看，咱们镇上，到现在为止，不都说你是好样的吗，小孩子的榜样啊。谁不知道你们公司的产品啊。我啊，我在家里人嘴里面，最多就是一句：混得还不错。不过还是教育小孩子不要学我，哈哈……”胡哥笑。

“胡哥，唉，你不知道，苦啊。人家说，在 EGE 工作就像演 A 片，看的人爽，演的人不一定爽啊！”

“苦，唉，说实在的，你知道我吃过多少苦吗……你能想象吗？”胡哥喝得高兴，貌似有点喝高了。

我等着胡哥接着说，胡哥却又打开一瓶啤酒，说：“不说了，都过去了，唉，都不容易啊，哥哥遇到你高兴，我再吹瓶，你随意。”

胡哥又快速地吹了一瓶啤酒，不过这次吐了几口。

“行了，何勇，都喝了三个小时了。我也是混了十几年江湖的人，你这边有事，我看你第一眼的时候就知道，你心神不定，还休假。一般你会休假吗？休假还租一个这样的屋子？你在别的地方还买了房子吧，这个是刚租的吧？”胡哥说。

“没，别的地方也是租的。”我笑着快速地打岔。

“行，你别打岔。你不和我说，是信不过我了，我也不勉强，大家都是兄弟，在北京可不能再几个月没个电话，也不去看看哥哥我了。不过，何勇，我今天的酒喝得不爽快，我能感觉出来，我们生分了，你信不过我！我喝得很不爽啊，这个人情，你欠下了，欠多久，你看着办！”胡哥说。

当胡哥说出这段话来的时候，我刚才脑海中的社会很奇妙的想法马上就被打消掉了。不！这个社会一点也不戏剧性，而是，完全靠能力说话！

如果说刚才我还对胡哥混得这么好有点不服气的话，现在我真的服气了。

第一，因为他完全看透了我的心思，而我也不是刚毕业的嫩鸟，我也在竞争异常惨烈的IT商业圈打拼了五六年了，一直到现在EGE的高级经理。在别的时候，我一直以我在酒桌上众人皆醉我独醒而引以为荣，但是今天，我完全输了。

第二，胡哥能看出来我有难，而且是真心地想来帮我，不管是面子上，还是心底，都无懈可击，这叫什么呢，叫人格魅力，大哥般的人格魅力，或者说，领导者的魅力。在这方面，我也输了。

我可以完全理解了，为什么我有高学历却只能是 EGE 高级经理，而他是老板！

这就是能力的差别。

在我承认输了的那一刻，我彻底地相信了胡哥，决定把我遇到的情况和胡哥说说，我有种赌博的感觉，总觉得胡哥能帮上我什么。

几个小时以后，我发现我的决定是对的。

分析

“胡哥，不是……兄弟我确实遇到些难处，才躲到这个地方的，不是我信不过胡哥你，而是，不想扫了今天我们的兴头啊，难得……”

“少废话了”，我还没有说完，就被胡哥生硬地打断，不过我能看得出来他没有真的很生气，“欠别人钱了？干了个妞出事了？打伤人了？犯事了？还能怎么着……哥哥这么多年什么没有见过，说出来一起扛啊。”胡哥分明也喝了不少，开始吹牛。

“嗯，这个事，说出来你真的不一定知道。”我叹了口气，整理一下我的思路，下决心再次面对这件事情！

“哦？”

“这个事情说来话长了，我们得慢慢说”，我给胡哥点上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你知道的，我现在是 EGE 软件公司的大中华区安全合作部的高级经理，你知道这个大中华区安全合作部是干什么的吗？”我笑着对胡哥卖个关子。

“这个‘安全’是对内对外呢？”

“对内对外都有，不过一般都是内部的人、外部的事。”我又卖了一个关子。

“呵呵，那就是监控监控员工的邮件、聊天记录，看看谁泄露公司机密，还能干啥大事？”胡哥有点疑惑。

“你说的都有，但是还有别的，你说的这些哪个公司不会啊，要只是那样就不是 EGE 了！呵呵。”我笑着说，自己也觉得笑得有点冷。

“派出商业间谍，排查自己公司的商业间谍？”胡哥开始有了兴致，继续问。

“有，但是还有……”

“跟踪客户，跟踪竞争对手，监听，偷窃信息，恐吓，雇佣黑社会……顶天了吧？”胡哥接着说。

“有。”

“靠，还有，夸张了吧？没想到你们这样的高科技企业也会雇佣黑社会，你们干啥？又不盖房子搬迁，也没有场子用看着，雇佣黑社会打击盗版啊？”胡哥看上去有点不相信。

“呵呵，我们慢慢说，还有呢，还能猜出来吗？”我笑着问胡哥。

“还能怎么？杀人灭口，你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啊你？”胡哥夸张地问。

我没有笑，只是感觉到一丝冷意，这近一个月来寻找的安全感好像忽然间消失了，我又想起那一幕幕。我静静地看着胡哥，他也看着我。谁都没有说话。过了大概一分钟（不过我当时感觉时间非常长），胡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早年的时候，我胡强也算是道上的人吧，多少年的打拼了。兄弟说说吧，能帮忙的哥哥给你撑着，我不是给你酒桌上乱说，我爹说过，咱们镇出去的人，要是自己不铁自己的兄弟，就不要回去见他了。你年年给我爹拜年，我心里记着呢。我来帮你。”

“胡哥，这个事是三个月前开始的，三个月前，我接到个任务，出差去了趟东北，这个任务是这么一回事……”

我开始慢慢地和胡哥讲述在东北的那两个月发生的事情。

“大概 20 多天前，我出差回来，就直接到了这个地方，躲了 20 多天了，没有开手机，没看过邮件，与世隔绝地喝酒吃肉，呵呵。”

我大概讲了一个小时，把东北的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细节仔仔细细地对胡哥讲了一遍。说完后，窗外已经很黑了，我们也早已经醒酒了，菜也吃残了。胡哥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抽着烟听，听我讲每一个细节。

这一遍的讲述让我重新回到了东北的那两个月，当我讲完后，发现自己一身冷汗，我在安全合作部，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但是，还是一身冷汗。好像喝的酒都出成汗了。

寂静……我们都没有说话。

能听到吃完晚饭的家庭，在小区的花园嬉笑打闹的小孩子的声音。

越是如此，感觉越是静得可怕。

胡哥没有看我，低着头看着地板，抽着烟。

“你怎么看，胡哥？”我受不了了，打破了这个寂静。

“哦，你让我再想想……”胡哥说，还是没有看我。

又过了大概5分钟，漫长的5分钟。

这5分钟，我感觉奇怪的是，好像我说了那么久，胡哥也一直没有问我问题。忽然，胡哥发问了，却问得我云里雾里。

“何勇，还有人知道你在这儿住吗？”

“没了。怎么了？”

“哦，我觉得你现在挺危险的。”胡哥抬起头来，看着我。

我忽然心里面一个激灵，猛地全身打了个冷战，在这个7月份的天气里。嗯，胡哥说的，是对的，我心里知道，这也许是这么多天我总感觉缺乏安全感的原因，但是我又没有那么直接地去想，或者，心里不愿意承认。

“何勇，我觉得，你现在真的挺危险的，还好这是北京。现在的关键在于你老板。”

“那你说螃蟹那哥们儿的事情是怎么回事？”我还是有点不相信。

“不用想，典型的道上的手法，很职业。”胡哥毫无表情地回答。

我不是没有怀疑过，但是内心深处却一直不敢相信，所以，我躲在北京城的这个边缘，每天喝酒、吃肉。我只是在逃避，我不想去想，更不想去承认。但是，这个念头却不是没有冒出来过，我只是借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来逃避这个事情，让我麻痹，让我去忘记。但是今天，当胡哥很肯定地说出我心底那个隐隐约约的念头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就是：害怕。

“胡哥，有那么严重吗，你觉得我危险到什么程度了呢？”我还抱有一丝希望。

“何勇啊，你想得太简单了，我觉得你很危险，你可能会和螃蟹一样。”胡哥看着我说。

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我的危险，也不至于到那个程度。如果按照胡哥的说法，我到东北出差的时候，一起的外号叫“螃蟹”的哥们儿，是被

黑社会的职业杀手杀死的。而我，有可能和他遇到一样的下场。

“不可能吧，胡哥。”我还是不太相信胡哥的分析。

“这样，要是你现在打开你的邮箱，你老板能知道吗？”胡哥没有接我的话，自己说。

“嗯，应该知道，如果她监视我的话。如果打开电脑联上网估计她能马上知道，但是如果我用手机收，也许她知道得慢点。”我有点犹豫。

“我不懂，你打开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让你出差的新邮件。”胡哥很严肃地说。

“哦，那我试一下。”

我正准备打开手机，忽然胡哥说“别开！”，声音非常大，吓得我全身一震。

“我靠，怎么了胡哥，感觉你比我还害怕似的，呵呵。”我有点儿不高兴，觉得胡哥在故弄玄虚。

“你不是20多天没有开手机了吗？”胡哥问。

“是啊。”

“现在我们根本不知道你老板是哪帮的，要是你老板真的不和你站在一条船上，现在最想找到你的就是她，而且，要是我是你老板，我会直接给你打电话，发现你关机了，就会给你发个短信，打开短信的收到回复功能，这样，你一开机，她就马上知道了，所以，现在你还是别开手机的好。”胡哥还是一脸严肃。

“胡哥，我服了，你可以加入我们部门了，想得真周到，呵呵。”我笑着说，开始相信胡哥的话。

“我在海南混的时候，就经常干这事，多少年两道蹚，多少也有经验啊，不过现在看来和你们这大手笔没法比啊，呵呵。但咱也不能把多少年混的本领给丢了吧。”胡哥也放松了点。

“行啊！说不定我们还能合作呢，呵呵。”我笑着说。

“你有朋友能弄到最近一段时间发到你手机上短信的内容吗？这样你不开机就能看了。”胡哥问。

“有是有，只是现在我不用公司身份出面的话，恐怕做不到。”

“唉，你们，离开了公司的 Logo（标志）就什么都不是了似的。”胡哥用很不标准也很夸张的语调说着那个英文单词，边揶揄我，边用手机发短信，“你老板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139010×××××。”

“我问我一个朋友了，看看你老板最近给你短信了没？”

“嗯。”

我们都看着胡哥的手机，在等着短信。

他手机亮了，胡哥还没等短信铃声响起来就按开了屏幕，看了看，又看了看我，说：

“她就给你发过一条短信，在 7 月 3 日，内容是：‘休息得差不多了吧，想安排你再去东北出差，看到回复我’。”

胡哥分析的情况是我深深地埋在心底的最差的情况，但是现在看来，很有可能那是我真实的处境，我看着胡哥，什么都没有说。

胡哥也没有说话。

屋里面又开始安静下来。

接下来，那天，我和胡哥又聊了好久。

胡哥的话也许说得很对：“这样的事情没有回头，要么你走下去，说不定能走出来。你要这样躲一辈子吗？”

我们再一次站在一起，和十年前从小镇初中一起打到市里面的高中一样。

但是这次，只是为了弄清楚真相，让我脱离危险。

决定分享

晚上 12 点多了，胡哥回了他在这个小区给他的“红颜”买的住处。我送他过去，顺便出来转悠转悠散散心。酒是彻底醒了，不过抽了太多的烟，挺难受的，就到小区的小超市里买了个雪糕，边吃边在小区里面晃悠。

今天的月亮很不错，就像几个月前在东北的那个夜晚一样。

而我的心情却不像月亮那么平静，那么柔和，那么温馨。

这个时间，小区里面还有很多住户亮着灯，在我当时看起来，也和这些月光一样的温馨。我坐在小区中间的一个小亭子里，抽着烟，看着那些亮灯的住户。

我忽然间想起小时候放学了，跑着回家，离家好远的时候，就能看到这样的点点灯光，亮在那个我熟悉的小镇上。当然我小时候回家看到的是平房，而现在看到的是二三十层的楼房，现在的世界更立体。当小时候我看到那点点灯火的时候，我脑子中感觉到的就是温馨，回家后是香喷喷的饭菜。在饭桌上，父母都会询问我一天的学习状况，如果有什么好的成绩，就会露出毫不掩饰的笑容来，父亲高兴起来还会喝两杯，一家人其乐融融。我也一直都很争气。

我想起中学的时候，晚上下了晚自习回宿舍，看到这样的点点灯光，想着今天晚上又要和宿舍的哥们儿谈论些什么，自己的随身听电池够用吗，刚刚借的那盘郑智化（十几年前很火的一个歌手，代表作《水手》）的磁带上还有几首自己没有听过的歌，听着郑智化的歌，想着自己的理想，那个时候，自己的动力就是心中那神圣的理想。

我想起大学的时候，晚上在外面和女孩约会回来，跑回宿舍，远远地也能看到这样的点点灯光。那个时候，就想快点跑回去和兄弟们分享自己

的“战果”，然后开始上网泡 BBS，打游戏一直到天亮。

而现在，我还是看到那些点点灯火，却是在这样的一个晚上，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那一刻，我却流泪了。

没错，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盼，来到了北京工作，做了一个顶级外企的职业经理人，父母都以我为骄傲，见人就炫耀。

没错，我差不多实现了中学的梦想，当然，高中的梦想一般比较离谱儿：先去 EGE 公司工作，后成立自己的公司，发展得和 EGE 一样大，然后成为世界首富。我已经实现了靠谱儿的那部分。

没错，我也实现了大学时候的愿望，毕业去一家很牛的世界一流的公司，过了几年月薪过 5 万。

这些，我都实现了。

然而，我却迷失了。

我感觉被扔到了一个最阴暗面，而这个阴暗面让我无法忍受。

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所以，我在 EGE 别的部门工作的几年内，明白什么是内部腐败，什么是内部斗争，什么是内部政治，学会了勾心斗角，搞内部政治，慢慢地，我也知道怎么去洗钱，怎么和供货商、经销商勾结、行贿、吃回扣、吃反回扣，怎么洗钱能扣掉的税点数最少，甚至克扣手下合同工的工资。没错，这些我都做过，但是，谁没做过？谁没有做过呢？哪个在外企有一定权力的人没有做过呢！

这些，我都能接受，甚至有点热爱，所以，我以前一直认为，我不是一个好人。

但是，来到了 EGE 的大中华区安全合作部，当上了高级经理，我才发现，我其实，是一个好人，一个大好人!!!

我见到了太多太多的龌龊，有些已经超出了我想象力的极限。

而且，从感情上来说，这是我从小梦想的公司，EGE。我高中的时候甚至帮同桌做作业，为的就是他把当期《大众软件》杂志上的 EGE 的广告拿一页给我，我把那页广告贴在我宿舍的墙上，每天都看。特别是那蓝色的标志，那是我的梦想。我用小刀把公司的字母刻在课桌上，每天都能看见。

我知道，现在有多少孩子，做着和我当年同样的梦。有时候，我在公司能看到市场部或者学校关系部组织来公司参观的学生，看到他们眼中的那种纯净的渴望。透过他们在公司水房，看着那宣传得很广的、免费的汽水、可乐、各种小点心时的羡慕，在他们身上，我看到我当年的影子。

我在感情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很受伤。

但是我却很无耻地慢慢地去适应了这些龌龊，因为，我看到我能得到的一些好处，为了这些好处，我忘掉了以前的什么梦想，我忘掉了什么感情。

我开始很厌恶那个蓝色的标志，我已经不再穿公司发的印着标志的衣服。我只数着工资卡上慢慢增多的钱，数着灰色收入卡上慢慢增多的钱，数着各种没法打到卡上，只能以现金形式拿到的人民币、美元。

在这样的欺辱下，我选择的是自我的逃避，是自己骗自己。

一直到我已经有了生命危险，我自己却还是不敢相信，跑到北京的东北角躲着找所谓的“安全感”。那一刻，我感觉到了深深的羞耻。

我甚至觉得自己就是被人圈养的猪，不管怎样都不知道反抗，一直到被别人拉出圈了准备杀死，还是不反抗。

我想把这些真相告诉大家，不管大家信也好，不信也好，我把过去的一年多的经历真实地分享出来，不然，我良心上觉得很不安。

也许我的文笔不好，写得不能充分描绘当时的场景，但是我能够做到足够真实，真实地去阐述，真实地去描写，我当时的心情、情节、我心里的想法。我希望给大家一个真相。

故事要从一年前说起……

神秘部门

通过察看我的邮件记录，能看到那天是 2008 年 6 月 24 号。

我的故事从那一天开始了。

那天，黄历上说：不宜迁徙。

2008 年 6 月 24 日，北京，东三环附近一个高档写字楼，EGE 公司，27 层。

我独自一人坐在这家公司会议室的一个角落，大概已经有几个小时了，一直没有开灯，会议室很安静，我很警惕地听着声音，似乎每一个微小的声音都能拨动起来我心脏的悸动。斜对面办公室里的灯光还亮着，我死死地盯着那边的方向，生怕错过哪怕一丁点信息。

这个会议室也许我经常来开会，此时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也不想去回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以前没有像现在似的仔细观察过会议室细节的陈列和细节。借着阴暗的窗外的灯光，能看到这家年轻的世界著名公司在中国发展这十年来很多的荣誉奖杯、奖状、各种获奖证书，都陈列在会议室旁边的一张桌子上，而墙上，则是公司总部 CXO 们和国家领导人见面的照片。装修得商务简洁的会议室内墙上还有一台 42 寸的壁挂电视，而电视下面却是一台 Xbox 游戏机。

EGE 公司在北京就有好几处办公楼，现在我在的这个办公地点，这样的会议室就可能有好几十个，这只是最普通的一个。我背后的窗外就是三环路，来往的车辆、灯光，看起来非常漂亮。我觉得这很像是梦中的一个情景但又想不太起来，哦，也许是看了太多的电影电视剧中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一个年轻的白领或一个成功人士，在都市中奋斗，在一个很高楼层

的办公室，风景很好，望着整个城市，有种君临天下的感觉或一种舍我其谁的奋斗霸气。这时候就差打个字幕说，这个城市早晚是他的了。呵呵。

我此时全然没有这种感觉，心中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和压抑。

甚至是，心底深处的一种，恐惧。

我静静地走到会议室对内侧的玻璃门前，看着斜对面的那个办公室。玻璃门上贴着毛玻璃纸，但是还是能看到两个人的轮廓和两个人的脚。

这分明是一个女人的高跟鞋和一个男人的皮鞋，离得有三步远，几乎一动不动。从毛玻璃的轮廓看到的两个人也几乎不动，却都站着。能感觉到两个人在密谈着什么。也能看出来，两个人都非常的冷静，似乎遇上了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看看表，已经晚上 10 点了。

我忽然感觉到，如果这个时候，他们忽然推开办公室门，来到我现在在这个办公室，我应该如何去应对。这时，我才发觉，我两个手攥得已经全是汗了。我想了一会儿，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会议室，回头看了一眼，似乎 27 层只有那一间亮灯的会议室了，两个人，还是一样的造型，可以感觉到他们刻意压低声音，在外面一点也听不见。

我走出了公司，离开写字楼转门的一刹那打了个寒战。刚刚到来的夜风带来一丝凉爽，我没有坐出租车，慢慢走回家，外面的行人车流给我带来些安全感。

回到家，我把自己丢在沙发上，没有开灯，点燃一支烟。

我叫何勇，英文名字是 Tom，这是进入外企后给自己起的名字，我小时候很喜欢猫和老鼠里面的那只猫 Tom，所以，也不管这个英文名字的其他的不好的含义了（Tom 有发情的雄猫的意思，算是有歧义），我就坚持给自己起了个英文的名字——Tom。

开始确实有人嘲笑我的这个名字，但是当我的内部级别到了 M13 以后，换句话说可以算成这家公司的年轻的中层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拿我这个名字说事儿了。相反，很多小妹妹会用好听的发嗲的声音喊着小嘴喊：Tom～。

我今年 29 岁，几乎是这个公司这个级别上最年轻的员工，我也是 HR 部门那边标定的公司潜力重点培养的员工，会参加一些公司的重点培养计划和一些特殊的培训计划，比如经常回总部做一些领导力的培训等。

这些，也许和我的努力、能力、做事情的创新意识有关系，但是我总觉得是自己的运气不错，在公司几次关键的发展机会都正好碰到了我的长项，而遇到的老板也都和我挺对脾气。我在政治方面也不是一个傻瓜。也许还有个关键的原因，对这个公司，我还是很有激情去做事情的。

我租了朝阳公园附近的一个小公寓居住。现在单身，所以一个小房子就够了。房租大概每月 4000 人民币。

抽着烟，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思绪也多了起来。

我还能记得刚来到公司的那些岁月里，每天晚上都找一个空的会议室，玩玩游戏，看看资料，学习学习，处理一下白天没有完成的邮件。每天醒来，都很兴奋地来到公司，每天下班，又迟迟不想走。

我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家庭情况一般，没有任何大的社会背景和到我这一代还能继承下来的资源。但我从小爱看书学习，考到京城一所有名的大学，在大学虽然玩了三年，最后却凭借聪明努力了一年考上本校的研究生。研究生阶段创业了一段时间，又去各种名企实习，获取资本，毕业以后就来到了这个很有名气而又多少人挤破头想进的 IT 公司——EGE 公司。

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打工的丰富的外企实习经历，让我对外企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我没有去做枯燥无味的研发，也不在那种刺激得要死的销售部门，已经说过了，我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普通的人，所以不走极端。开始，我在技术推广部，这个部门主要负责推广 EGE 的新技术，和竞争对手抢占技术与平台的市场。后来，我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的失败品，前段时间被迫离开了技术推广部。一周前通过顺利内部转移，到了这个大中华区安全合作部。在技术推广部，我是一名技术推广经理，手下有几名小兵。而来到这个安全合作部以后，我升为高级经理。

但是，在办理内部换职位的手续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有厚厚的一叠保密协议让我签署，在以前的职位上，我们也是会签署保密协议的，但是这个职位，却有好几份。不仅如此，还有不少奇怪的事情。

这个部门名字叫：大中华区安全合作部，但是这个名字在保密协议里面，是有保密级别的，对内部员工也不能提及。所以一般对外称之为：内部咨询部。

在 EGE 软件公司，在入职的时候，都会有文件明确地说明你这个职位的职责与义务（Job Description），但是这个职位却没有。

就连我面试这个职位的时候，也没有人跟我提起这个，并且一反常态地没有人告诉我以后做什么工作，简单的面试后，就加入了这个部门。当时我只是想快点找到一个新的职位，也没有多想，总认为来到这个部门以后，总会明白的。

但是，一周以后，我还是不了解我现在所在的部门。

不仅是我自己不了解，我动用了自己在 EGE 公司内部的所有关系，也没有一个人了解我现在的部门。这也可以理解，或许是一个非常小的部门，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这个部门到底是大还是小，进入这个部门面试的时候见过三个人，有一个是我的上司，另两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和我一个部门的。但是在拥有全球近二十万名员工，而且中国区就有接近一万人的这么大的企业里面，大家对这么几个人的小部门不了解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在内部网站上搜索，或者别的内部相关组织构成系统或者文档里面，根本查不到我们部门的存在，也查不到那几个人的存在。我在公司内部的通讯簿里（所有人的名字、老板、下属、职务等都是在公司内部通讯簿可以查到的）可以找到这几个人，但是很奇怪的是没有级别隶属关系，在组织上各自都挂靠到不同的部门。

总之，在内部的任何系统中，这个部门都是不存在的。而这仅有的几个我面试的时候接触过的人，又非常隐蔽地隐藏在中国区几千人里面，让人完全无法摸索！

更神秘的是，我换到新部门都一周了，除了我的上司外，还不知道是否有别人和我是一个部门的，难道，这个部门只有我们两个吗？

这种感觉就像你已经结婚了，却总是感觉你老婆奇奇怪怪的，一些事情总能让你怀疑她是个鬼。

这种好奇一直在咀嚼着我的心。

特别是，安全合作部，这个名字也让我很好奇，安全，到底是做什么的呢，难道真的和一些传说一样，监视内部员工，监视大家的邮件，聊天记录，等等吗？还是像 FBI 中的特工一样？

而且，这个名字是在我签署的保密协议里面的，换句话说，除了我的上司和几个总经理级别的人以外，我是不能向任何内部员工透露这个部门的名字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彻底地去询问，即使我询问，我相信也没有多少人知道。

这个，我也很奇怪，至于这样吗？难道这也是 EGE 的一贯的那种官僚的神秘兮兮的风格？还是真的是出于保密需要？如果真是出于保密需要，又是因为什么事情连部门的名字都要向内部的员工保密呢？

黑暗中，只有一支烟的火光，剩下的只是我的思绪。

忽然间我的手机响了，那么安静且黑暗的屋子里，吓得我一激灵，看了一下，是我一个同事兼好哥们儿——浩哥。

“大哥，快 11 点了啊，有事吗？”我很奇怪地问。

“睡不着，出来喝点东西？你都换部门一周了，我今天才刚知道，也不请客吃饭啊，呵呵，还有，我这边也有个事儿。见面说？”

浩哥是我刚来公司时那个部门的同事，但是很快换部门了。现在在技术服务部门做架构师，生活得甚是清闲。因为一直没有利益关系，所以私交一直保持得很好。不过今天这么晚打电话，还是让我很奇怪。我本来想不去的，但是忽然想到他毕竟在公司做了七八年了，也许我的一些疑惑可以问问他。

“好吧，我到你家那边吧，那就丽都饭店那儿的雕刻时光？”我说。

“OK，我步行 5 分钟，你现在出门吧，打车我给你报销，哈哈。”

“靠，混得不好也不至于打车还用你帮我吧。”

“OK，见面说。”

“好。”

从朝阳公园到丽都，打车也就 10 分钟。我刻意绕了一下路，路过公司的写字楼，寻找了一下 Kary 的办公室的窗户，不知道她和另一个男人还在不在密谈，可惜在车上根本看不出来哪层是 27 层，车就开过去了。

我选择雕刻时光是因为这个店可以抽烟，在北京实施禁烟令以后，这样的店已经不多了。我们两个坐在靠窗的一个位子，抽烟。浩哥脸上写满了劳累，好像有什么心事。

“先说说你那边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快换了新部门？”浩哥说。

“唉，以前在技术推广部混得不如意呗，想换个部门发展，正好这边有机会。”虽然我和浩哥私交很好，但是毕竟他混得久了，以前也在技术推广部干过，不知道和谁关系怎样，也不敢跟他随便去谈那些办公室政治上的人和事。

“呵呵，那技术推广部乱得也可以，不说这个，你现在这个部门是干啥的？叫啥？”

“内部咨询部，干啥，干啥我还真不知道，呵呵。当时我在技术推广部有点待不下去了，嗯，上面有个老板对我还不错，就推荐我到这个部门的一个空缺，我就约了时间面试了一下，没想到很简单就过了面试，很快就交接完转过来了。”

“什么？内部咨询部？”浩哥的眼神分明告诉我他知道些信息。

“你了解这个部门？”我很期待，但又不想表露出来。

“不怎么了解。”他欲言又止。

我忽然觉得今天晚上会有些收获，心底有些兴奋，但是还是不想表露，就淡淡地说：

“那浩哥这么晚叫我出来不会就是睡不着吧，呵呵，睡不着的话要不我们要瓶酒喝一杯，有啥吩咐小弟能做的，还是有啥项目可以合作啊？呵呵。”说实在的，我倒是真想和浩哥喝几杯，一来我现在比较郁闷，二来套套他的话。

“你是怎么加入这个部门的？”他好像没有听到我刚才的问题，深深地

抽了口烟，还是继续问。

“哦。刚才不是说了嘛。在技术推广部混得不好，唉，也可以说是政治斗争失利，就想找新的机会发展了，上面有个老板和我关系还不错，说看看有没有缺，我就把简历给了他，过了两天 HR 打电话给我，说有这么一个职位，和我级别差不多，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当时处境不好，也没有多问，当然说有兴趣啊，又过两天以后现在的老板 Kary 就给我电话约面试，也就……”

“Kary？一个台湾女人，40 岁的样子？”浩哥打断我。

“嗯，没错，你认识她？”我觉得，今天晚上必须得打听出来点什么，我在内部问了不下 100 个熟人关系，根本没有人知道我现在的部门和人员，看浩哥的表现，分明知道什么，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估计比知道更有料。只是，我一直到现在还在疑惑，他为什么约我。

“哦，很久以前有过业务来往。”浩哥还是一副不愿意往下说的样子。

都沉默了一会儿。

“浩哥，今天这么晚了找我有何事呢，不会就是喝点东西吧？”

“哦，没事，要不我们聊聊你现在的部门，呵呵，感觉怎么样？都做什么业务？”浩哥分明是不放过这个话题。

“咱们兄弟有啥说啥吧，我知道你肯定知道我现在这个部门的事情，把你找我的事情放一放，我们先说说我这个部门吧。”我知道我要是不交心地说点东西，浩哥也不会开口的。他分明知道些内部信息，只是看上去有点担心。

“嗯。”

“我来这个部门也有一周了，根本不知道这个部门做什么事情，当初面试的时候，都谈的是以前我上个部门的工作，你也知道，就是怎么做技术推广，怎么忽悠客户，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当然，面试的时候都是官腔了，放在 Business（商业）的范畴里面。面试也很简单，Kary 面试我大概 1 个小时，都是听我说。然后接下来是两人，一个叫 Kevin，也是台湾人，男的，大概 40 岁，还有一个叫 Jun 的人，估计是上海人，也不知道是中文名还是英文名，都面试了大概 30 分钟，我都是重复讲述以前做过的事情。”

这三个人我以前在公司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打听到的结果也是大家都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

“嗯。”浩哥一直盯着我看。

“接下来我也没有抱着什么希望，你也知道，我都不认识他们，当时我就以为他们已经内定人选了，找我就是个过场，也好给上面个交代：我们没有内定，是2选1了。我就是那个分母。没想到两天以后就给我了 offer，级别也提高了一级。”

“嗯，你现在多少级了？”

“M14 了。”级别是 EGE 公司除了行政管理以外的一种级别高低的方式，这个级别和工资与拿到的股票直接挂钩，所以在内部是每个人最关心也是最保密的一个信息。我主动说出自己的级别，也是希望浩哥能多向我透露点。

“你在这边 M14，就相当于研发那边的 M16，我靠，你小子级别不低了，呵呵。”浩哥是老江湖，很了解情况。EGE 在中国的商业公司的级别数字上比研发少 2 级，但是工资不对等，就是说市场销售这边的商业公司里面的 M14 级和研发的 M16 级是一样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哄骗技术人员的一种方式。

“嗯。这周就来这个部门了，这一周，没有任何的 action（行动），只是看文档，那些文档我估计都是 HR 那边来的，部门划分啊，公司结构啊，重要的老板啊，还有一些级别什么的资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看，Kary 就丢过来一堆，刚来嘛，我也没好意思问。大多数的东西我以前就知道，所以，也没有什么事情干，呵呵。”

“嗯。”浩哥分明很用心地听，不放过一个字。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压低声音：“我发现内部根本就查不到我们部门的这几个人，HR 系统里面找不到，所有的内部文档也没有提到过这个部门，到公司内网搜索，也没有信息，一丁点也找不到。TMD 这鬼部门到底是干什么的？而且，那个女人 Kary，一天到晚都在她办公室里面，几乎不出门，她办公室还有内锁，好像与别的办公室都不太一样。晚上不是保安去锁门，早晨也不是厨房阿姨去送茶。”

“哦。”

“而且白天几乎没有人去她办公室找她，晚上，反而有人经常去她办公室密谈似的。”

“你去过她办公室吗？”浩哥问。

“就面试时去过，然后就没了。连一次 1:1 的会议都没有，太 TMD 不正常了，我都怀疑她 TMD 是个鬼了，哈哈。”我已经分不出来我是真说得激动还是故意表露给浩哥，我什么都告诉他了，不过最后一句把我们两个都说乐了。

“就在刚才，我下班的时候看见一个男的闪进她办公室了，没看见是谁，我就跑到对面的会议室盯着，看看到底是谁，靠，等到了 10 点还没有出来，就回来了，刚到家你这不就叫我出来喝一杯了嘛。”我觉得说到这里，我已经毫无保留了。

“哦。”浩哥看上去不知道是在回忆还是在沉思。

“行了大哥，告诉我点事吧，我们都认识那么久了你也知道我嘴严。今天就我们两个，说说。”

“哦，好吧。”浩哥明显还是犹豫，深深地吸了口烟然后吐出来这句话。

“今天的谈话就我们两个之间啊。”浩哥说完左右看了一下，然后压低声音。

“那肯定，你了解我。”我在保证，心里也有点忐忑，不知道接下来浩哥会说些什么内容。

“好像是三四年前的时候，你知道我去技术推广部前是销售部门的技术架构师”，浩哥再次看了看周围，只有几个调情的男女而且男的都是老外，应该不是圈内的人，但是还是再次压低声音，我听起来都有点费劲，感觉他更像喃喃私语，“有一次我们给一个行业客户做项目，是我写的标书中的技术部分。当时忙得很厉害，你也知道，我当时混得也不是多如意。有一天竞争对手里的一个朋友找到我，说想看看标书的细节和报价。你知道我那时候混得不怎么如意，而且正在买房筹划首付，于是就给他了。”

“哦，明白，大家都是这样混的。”我现在知道浩哥为啥犹豫了，我等待和我现在的部门有关系的情节。

“然后，那个项目我们 EGE 就输了。输了以后大概一周，就是你老板

Kary 打电话给我，说自己是内部咨询部的，有个项目想请教一下。就约了个中午在后海的一个安静的小蛋糕店里。我当时很奇怪，因为以前根本就不认识。不过听声音是个娇柔的女生，就还是说 OK 了。”

“嗯，声音确实挺娇柔的，台湾女的嘛，不过 40 多了吧，嘿嘿。”我胡乱地活跃气氛。

“嗯。”浩哥一点都没有觉得好笑，脸上说不出什么表情。“到了蛋糕店，坐下，还没开始客套，她就直接从包里拿出一叠子打印纸扔到我面前让我看，全部都是我 MSN 的聊天记录和手机短信记录，当然，都是和失掉的那个项目有关的。我当时直接就懵了，冷汗直流。”

“啊……”虽然浩哥声音很低也没有任何修饰，但我完全能感受到当时的情景。

“接下来，Kary 还是笑着说：‘嗯，为了这个数目干这个事，不值啊’。”

我能猜出当时这个台湾女人肯定是明确地说出了数目，只是现在浩哥不愿意在我面前提起这个金额而已。

“接着，意想不到的事，”浩哥接着说，语言冷冷地，就像在叙述别人的故事，“接下来，她完全没有了开始的强势，开始很温柔地说些事情，什么工作很累啊，我工作其实很出色啊，在北京混不容易啊。我越来越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想这样的事情传出去了，以后在行业不好混啊，当时想杀她的心情都有了，呵呵。”

浩哥分明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最后，她让我加入技术推广部，说要完全站在技术推广部的 GM（总经理）Ben 的那一政治队伍里，完全效忠于 Ben，这个事情就算了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啊……”我知道 Ben 是技术推广部的总经理，“不过你后来也离开了技术推广部了啊？”

“后来有后来的故事，呵呵。”浩哥明显不愿意多说这个事情了。

“哦。”

两个人又是一阵子沉默。

“你现在 HR（人力资源部门）那边的 title（职务）是啥？”浩哥忽然问。

“内部咨询经理，以前在技术推广部的时候，应该是咨询经理吧，比以前多了两个字，哈哈。”

“那就对了，我以前问过一个 HR 高层的朋友，朋友说 Kary 是资深内部咨询经理。”浩哥说。

“嗯……不过这个咨询顾问，内部？”

“呵呵，内部需要什么咨询顾问，也许就是内部监控，找到些把柄，来控制内部政治……也许……”浩哥忽然止住话，喝了口咖啡，看着我笑笑，也许他自己觉得说得太多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也笑了笑继续抽烟……果然真的像浩哥所说的，为什么会招我进入到这个部门来呢，我才来 EGE 四五年，没有很深的资历，也根本没有蹚过那么深的水。

“对了，你刚才不是问我这么晚了为啥找你吗？呵呵。”

“嗯，是啊。”

“你还记得 Gary 吗？上海的那个，技术服务部的安全策略支持组经理。”浩哥说。

“记得啊，德国人吧，挺年轻的，老婆是中国人，巨漂亮，对吧？”我笑笑。

“嗯，”浩哥却没有笑，“听说他自杀了，今天晚上发现的，我找你问问你听说没。”

我忽然间愣住了，感觉一股凉意从后背一直到后脑勺。也许和这几天的心绪有关，心底生生地打了个冷战，似乎有种预感，但又说不出来。

“看样子你不知道，呵呵，先别说，等等看吧，还有，今天晚上的事，千万别说，这可是你老哥我性命攸关的事情啊。呵呵。”浩哥笑得一点也不轻松。

“嗯，那还用说。说不定我在这还能帮你点什么，不过……”我说不下去了，忽然感觉一阵眩晕，今天忽然接收到了太多的信息，让我不再那么疑惑。我忽然感觉，自己好像被抛到了空中，没有一点点可以借力的地方。只能等待事情的下一步发展。

停顿了一下我还是继续说：“为什么找我聊这个事情啊？”

“哦，没什么，找不到个能聊的人啊……”浩哥圆滑地四角不落地地说了这么一句，两个人又都陷入了沉默。

埋单，客套一下，出来已经 12 点了。

和浩哥礼节性地握下手，他手上分明是冷汗。他也看出了我表情不自在，刻意地笑了笑，“再聊吧，多联系多联系，呵呵。”

“嗯，有些事情还得向老大哥您请教啊。”我也笑笑说。

我坐出租车回到家。

继续把自己抛在沙发上，没有开灯，关了手机。

点烟，看样子，今天要失眠了。

很久以后，我又想起这天和浩哥的对话，却发现了一个事实：

我以为我主导了对话，套出来了浩哥的话，其实，以浩哥的江湖阅历和城府，没有必要跟我说那些事情。当我后来明白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我才是被套的那一个人，而看似对我很有价值的对话，其实真正有价值的却是最后轻描淡写地提到的那件事。

浩哥。

也许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谜。

第一项任务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和往常一样，第二天，我还是早早地来到办公室。

办公室还没有几个人，空荡荡的，没有平时的喧闹和不断响起的电话声。我走进了自己的单独小办公室。在 EGE 公司，只有到一定级别才会有自己的单独小办公室，不到级别的就在外面的工位上坐着。但是不同的分公司这个级别不同，比如上海的分公司，主要是技术服务部，以技术支持为主，也就是技术的售后服务，大家普遍级别低，而办公室又多，级别很低就能有独立办公室了。但是北京总部官普遍大，小办公室又少，所以级别就得高点才行。

比如说昨天说自杀的那个 Gary，就是上海的一个经理，我忽然想到，难道，他在办公室自杀的？如果这样，那可能真的是业内的一个大新闻了。

有没有办公室，在外企有时也是权力的象征。

在我换部门之前，是没有资格有办公室的，换部门以后，按照现在的级别，在北京总部也应该没有资格，但是却分给我一间小办公室，我并没有仔细去考虑，呵呵，不管大小，小的办公室也是级别的象征嘛，我还是很乐意接受的。

我关上门，倒了杯茶，仔细地整理一下思路。

顺利换部门？神秘部门？真的像浩哥说的那样？自杀事件？为什么浩哥深夜要找我？自杀事件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或者，和浩哥有什么关系吗？

茶叶慢慢地沉下去，茶水变成浅褐色。

外面开始慢慢有员工来上班了，透过半透明的毛玻璃只能看到人影，

和我昨天观察 Kary 的会议室一样，能清楚地看到别人的脚步。年轻人嬉笑着，脚步轻快，各式各样的鞋子也显露出青春，特别是女孩们（也许已经不是小女孩了，是女人们，大妈们，呵呵，本着那种在外企里面流行的，虽然不再有的青春，但是还是永驻于心的“青春”。只要是还能走着上班的，那都叫小女孩）。年纪大点的脚步稍微沉重点，特别是男人们，也许在想孩子的学费，这个月的账单，老板的刁难，老婆不满意的眼神，或者，昨天晚上陪客户出去风流了，太累……

他们从我的小办公室门口经过时，明显会停止说话，表示出对里面坐着的老板的尊敬，有些刚工作没有多久年轻人就没有那么在意。我忽然有种自豪感，但只是一闪而过。在有自己的办公室之前，我也和他们一样，在经过小办公室之前，会停止说话，静静地走过，表示对里面老板的尊敬，如果开着门，我还会点头向老板问好，虽然 90% 的时候老板们不会看我。而今天我有自己的办公室以后，马上享受到了这种人为安排的阶级之间的差异，一种优越感。

坐这个小办公室的前任分明是个销售，由于我刚搬过来，空空的办公桌上，除了我的笔记本、一些文具外，没有多少东西。办公室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但是还是感觉少了些东西，对，少了点人气。墙上很醒目地贴着很多人的照片和信息。这些人都是前任留下来的一些公司重要级客户的重要领导的电话、邮件、家庭住址。按照近几年办公室流行的风水来说，很不好，应该扔掉前任的任何遗留物品并且改变一下办公室布局，但是我却懒得动。前任对办公桌的摆放分明很合我胃口。

继续喝茶，茶水的褐色越来越深。

桌子上的座机电话响了，来电显示是 Kary。我莫名地一阵紧张，吸了一口气接起电话。

“Tom，你来我 office 一下。”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那边已经把电话挂了。我马上拿起我的笔记本电脑去了 Kary 办公室。也许是做贼心虚，我感觉自己不是很自然，难道，她知道我昨天在对面的会议室盯着她的房间？

这是我第二次来她的办公室，第一次来没有看清楚她办公室的细节。

这是一间非常普通的办公室，比我的办公室要稍微大些，大概十平方米，黄色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二十多英寸的显示器、一个打印机、一台笔记本，墙上贴着一些内部老板们的联系方式，还有几个女孩子喜欢的毛绒玩具。也许是我现在心情的原因，我看的时候其实就是想找到有什么不同之处，而令我失望的是，这就是一个标准的 EGE 的办公室。只除了桌子上一个玻璃框子，里面有个看上去像只小动物的标本。也许这是唯一的看上去与众不同的地方了。

“早上好啊老板，您来这么早啊。”

Kary 一身典型的职业女性的打扮，妆是精心化过的，化到很难分辨出是多少岁，但是可以肯定大于三十，也许这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的界限。她眼睛看着我，微笑。我又开始不自然起来。

“来，坐嘛，别这么叫我嘛，叫我 Kary 就好，K-A-R-Y...”她很夸张地拉长调念着自己的名字，嗲嗲的声音，我也笑了起来。“哦，以后来我的 office（办公室）不用带笔记本电脑的，你把电脑关上。”她瞟了眼我正在开电脑的动作，笑着说，但是给人感觉是不容置疑的。

那个时刻，我还不是很理解，不过后来，我理解了这个细节。

“怎么样，来这个部门一周了，感觉如何呢？”她问。

“还不错了，嗯……只是……”我在想如何措辞。

“只是不知道我们部门做什么工作对吗，也找不到我们部门公开的资料？打听也打听不到。你自己的工作也没有明确责任，不知道忙啥？有点疑惑的感觉？呵呵。”她还是保持着她的微笑。

不可否认她的个人魅力和与人谈话时的亲和力。当她微笑着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差那么一点就想和她缓缓而谈，甚至说出昨天和浩哥见面的事情，把我的疑惑全部告诉这个亲切的老板，然后让她给我指一条发展的光明大路！不过，这个念头只从我脑子闪了一下。昨天浩哥谈起 Kary 的那种惊惶的眼神，我一直没有忘记。

我只是点点头。没有说什么，等待她继续说。

“嗯，可以理解，正常的聪明人都会这么想嘛，”她还是微笑着看着我，稍微着重但又不是那么刻意地说了“聪明人”这个词。

我还是笑笑。

“我们部门的工作范畴是在公司的保密范畴之内的，我想你入职的时候，HR（人力资源部门）的老板 Harry 已经都告诉过你了，所以这个很正常。”她还是保持着她那职业的微笑，“而且我们部门的工作和 EGE 别的工作方式也有所不同，你在 HR（人力资源部门）的系统里面是没有明确的 commitment（EGE 每个员工都需要做的工作承诺和年度目标）。这个你入职的时候 Harry 也应该告诉过你了吧。”

“嗯，”我点头，“都告诉我了。”我想礼节性地笑笑，但是硬是笑不出来。

“嗯，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说嘛，真是的。”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用发嗲的声音说话，特别是在这种环境中，我直接就起了鸡皮疙瘩。

我很早就明白一个道理，在这样的顶级外企的商业部门内部复杂的关系中，要想生存，每个人在老板那里都最好暴露个缺点，一个完美而毫无缺点的人，会遭人嫉恨，会被人敬而远之。如果连上司都对你敬而远之，那职场之路就危险了。所以一定要故意暴露些缺点。这时 Kary 问我这句话，是直截了当地来下个套，也就是直接想知道我刚刚加入这个部门以后最关心的是什么，因为我的回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最在乎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还是让她觉得我最关心钱比较好，毕竟这在外企并不算是缺点。

我快速地思索着，斟酌着语言，把刚才思索的过程表示为很难以启齿的样子，勉强地说：“没有 commitment 的话，那我的年度奖金怎么算呢？”

“这个你可以放心了，你来了以后我直接给你升了一级，你也知道，你这个级别的晋级跨度一般需要 GM（部门总经理）去批，但是我就有特权去批你这个晋级。我们这里没有奖金的计算方法，但是收入和晋级绝对比你以前的技术推广部要有油水得太多了，嘿嘿，你是个聪明人，响鼓不用重锤，快点上道喽。”Kary 看我的时候明显地比刚才显得轻松，我觉得我刚才这句话问得很合适。

Kary 言下之意是，现在这个部门有大量灰色收入的机会，也就是说，她暗示我这是一个很肥的部门。

“谢谢老板了！我们是小部门嘛，以前的技术推广部机构太大了，复杂啊。”我装着叹了口气说。

“谁告诉你我们部门是小部门呢？HR（人力资源部门）的 Harry？”她忽然警觉地问道。

“哦，没有了，我来一周了发现您没有把我介绍给别的同事，以为这个部门就我们两个人呢，呵呵。”我笑着说，希望能套出来点东西。

“呵呵，我们部门特殊啦，你直接就听我的指示就好了，也许就我们两个。”她又恢复了她的微笑，平静地说。

“可是，我们主要负责什么事情呢？”我问。

“公司内部的安全、PR（公共关系）、一些法律事情的调查、新员工的教育，特别是内部团队建设的咨询，我们负责的事情很多，总之概括地说，就是我们负责公司内部的安全与和谐。”她很职业地说。

“哦，这样……”果然和浩哥说的很相似，有心理准备，我就平静了很多。

“呵呵，很多时候具体的事情我也得听上面的安排的啦，都是打工嘛。”她笑笑。

“嗯，我这边肯定会努力替老板分担，呵呵。”我也笑笑。

“一起努力喽，大家都想做得轻松愉快嘛！”她笑笑。

我原本紧张的情绪本来刚刚想放松一下，刚准备告诉自己，前几天的疑惑也许是自己吓唬自己，应该好好工作的时候，Kary 下面说的话直接让我心跳加速，也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在外企道理：永远，永远不要在老板面前，掏心窝地说实话！你可以是你老板的人，但是你老板永远不是你的人！

“那我就派给你来这个部门的第一个任务了啊，呵呵。”Kary 很自然地收起了笑容，很专业地抬下手，用食指指了下我，用这个小小的动作表示了自己是老板。“我们上海分公司有个经理 Gary，技术服务部的安全策略支持组……”说到这里她缓了一下。

我心里激灵一下，天哪，这……我不去想下面的话，这个时候我尽量努力地表示出我对这件事情的无知，双手半握放在两腿前，身体前倾，脸上尽可能没有表情地表示出一个下属应该有的卑微，等待着。那一刹那，我脑子里闪过：这种关键时刻，不要冒出冷汗。

“我今天刚得到个消息，他昨天晚上出事了，现在已经不在了。” Kary 明显语言坚定但是又缓慢地说，“不幸去世了”。她可能担心我想成离开公司的意思，又补了一句。她开始压低声音，“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据说是昨天晚上 11 点多的事情。他是一个好人，一个 nice guy（友善的人），我大概两三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在上海出差还和他吃了顿饭。”

在 Kary 说完出事的消息的时候，我装作“啊”了声，就睁大眼睛听她的叙述。

虽然我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但还是被震惊了，我隐隐觉得哪儿不对劲，一时感觉脑子很不够用。对了！她没有说是自杀，只是说出事了，但是昨天晚上浩哥跟我说的是自杀。她说是晚上 11 点时的事情……昨天，昨天和浩哥出来是几点呢？我回去好像才 12 点吧，那么我出来的时候还不到 11 点，浩哥昨天找我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事情了，那时，还没有到 11 点！难道这是 Kary 故意说错的？还是她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还是我多想了？还是……

不。我更倾向于 Kary 故意没有说清楚这件事情，毕竟，敏感的事情谁都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知道得很多。但是，昨天浩哥为什么来找我说这些这么敏感的事情呢？

她下面的话我好像没有听到似的，半愣着。

“Hey，愣什么呢？”

“哦，没什么。”我装作悲伤地叹口气，“我想我以前和他也合作过，还一块出去打过球……”

“哦，唉。生死有命啊！”她也叹口气。“这样，你知道的，我们部门是负责内部的一些事情，内部的 PR（公共关系）我们也得考虑。这样的事情在内部流言蜚语地传开不是好事情啊。”

“嗯，对对。”我不敢多说一句话。

“特别是他是安全合作部门的，最近公安肯定会调查这个案子，调查得多了对我们公司的形象也没有什么好处。外面的事情我去搞。不过，你现在就要去上海一趟，把他的办公室收拾一下，公司的资料和他的这次个人行为无关，还是不要违反了公司的保密协议。他的个人物品一概不要动，但是公司的资料和财产，都亲自拿到这里来。”她很坚定地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办公桌，“特别是笔记本电脑，这个属于公司财产，你明白吧？”

“嗯，明白，一切为了公司的利益。”我绷起嘴唇，坚定地点点头。

“你是个聪明人，刚来就让你接这样的 case（情况，案例），好好锻炼啦。到那边内部遇到什么事情，自己搞定，真遇到麻烦就说自己是 Eric 的人，处理得干净点。最好晚上回来，回来后直接到我办公室，我晚上在办公室加班的，顺便等你喽。对了，回到北京机场就给我个短信吧。”

“Eric Wong？”我问。

“没错，我们的区域 CEO，我们也直接算是他的人，真是遇到麻烦抬抬名头就是了，告诉我一下，我会处理。”

“嗯，明白。”

“走吧，现在直接去吧，我等你，晚上见喽。”她夸张地做个鬼脸，笑了一下，摆一下手。

外企的男女上下属关系的潜规则也不是啥秘密，在这样的事情上越正经，外面的人或者彼此感觉越不正常，反而，聪明的女上司喜欢很夸张地拿这个当玩笑，大家也就笑笑反而坦然。按平常，她这样夸张地做鬼脸说“晚上见喽”的时候我一定会会玩笑几句就过去了，而现在，我反而不想笑了，真害怕这种心情下，每多说一句话就带来些什么不知道的后果。现在，我只想在飞机上，或者在机场高速的出租车上，静下心来想想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OK，那我直接去机场了，有事情随时向您汇报。”

Kary 点点头，没有再想说什么，我就走出了她的办公室。

既然是晚上就回来，也没有必要带行李订酒店，北京到上海的航班随时都有，我简单地看一下钱包里还有多少钱，很快速地收拾了一下，就背上电脑包，准备下楼去机场了。

到了 Kary 办公室门口，我忽然想用不用礼貌地打声招呼，我愣了两秒，但是脚下没有停，还是从她办公室门口走过去了。

就在刚才那愣住的两秒，多年来敏感的政治斗争经验，让我忽然觉得，最近两天发生的事情，也许我是知道得最少的一个，也许，我是大家利用的工具，是大家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大家赌博用的赌具。这个时候，还是少说话，多观察，弄清楚事情真相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为妙。在弄清楚真相之前，表现得越少越好。

自杀案 1

在北京去上海的飞机上，我也是一路的思绪，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感觉是有点好奇，有点疑惑，有点恐惧，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兴奋。

我也不知道当时兴奋的什么，可能是人的一种求知的欲望，一种好奇心的驱使吧，在那种心态下，我去做了我作为内部咨询部，不，准确地说，应该是大中华区安全合作部的第一次任务：拿回自杀的 Gary 工作用的笔记本电脑。这让我想起了，我大概 9 岁时的第一次失眠，因为我奶奶给我一个任务：让我第二天在跟着我刚结婚的叔叔第一次到新婶子家吃饭时，偷一个酒盅子回来，这在我们那里的风俗里，表示婶子就算是我家的人了，在那个年龄，这样的任务就相当于去热带丛林冒险了。

但是，我却没想到，表面上看似简单的一件事情，却又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给我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天的黄历上说，不宜出行。而就是这天，我第一次出去，开始执行第一次任务。

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上海下着蒙蒙细雨。

因为不用订酒店，出了机场我就赶去了 EGE 在上海的办公室，在张江高科技园区里的一个写字楼。

而从机场去公司的路上，我反而没有了刚才的那种兴奋或恐惧，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因为我在在此之前，想得太多太乱，反而忽略了本质的现象，而我现在才想到这些和一些关键性的事情。

Kary 告诉了我一声，我就来上海办公室把一个刚刚自杀的员工的笔记本带回去。这件事情怎么想都有点不对劲，怎么说呢，如果按照正常的思路，至少应该先打电话和相关部门沟通沟通，发个邮件，把事情定下来，

或者来上海也该知道找谁，而好像 Kary 也没有告诉我任何信息，只是说这件事情发生了，你去处理。

我刚刚加入这个部门，就让我完全自主地去做这件事情，我忽然间明白为什么之前的面试那么简单了，因为，现在这才是真正的面试，也许这件事情，才真正决定我是不是能真正加入这个部门。

这样想，我反而轻松了很多，心里也平静了。因为我感觉，再多的疑惑，再多的奇怪，再多的恐惧，都没有关系，我新加入了一个新部门，而且还升了一级，我得保住这份工作，不能让到手的这个还算升职的位置还没有坐热就跑掉。

我也渐渐地平静下来，认真去分析、计划这件事。

中午 11 点多的时候，出租车停到了张江高科技园区公司写字楼门口。

走下出租车，带上我的箱子，到写字楼下一个精致的小垃圾箱附近站着抽了根烟，静了静，深呼了一口气，心中大概有了一个计划，走进了 EGE 上海分公司的写字楼。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情况，我先大概介绍一下当时我了解的上海分公司。上海分公司主要是一个 EGE 的全球技术服务中心，也就是技术服务部，上海分公司绝大多数的人都属于这个部门。那天晚上找我的浩哥，也属于技术服务部，只是他在北京。技术服务部也大概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支持大客户的，和销售一起跑大客户，或者帮大客户做项目，这样的人很多都是级别很高的技术架构师，现在的浩哥就是这样的职位。而上海分公司的这些人不同，他们主要就是通过邮件、电话，帮助客户解决些技术问题，其实就是技术的售后服务，说白了是非常没有技术含量的职位，但是由于 EGE 的产品很多，所以这样的员工也需要很多，大概有好几百人。

这个部门的员工在 EGE 几乎是级别最低的，主要就是从上海的一些学校招本科生。而我们内部，更是把这个部门，称为“人才坟墓”。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多优秀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走向社会，也许开始几年很苦，但是底子好，肯吃苦，慢慢肯定能混上来。而 EGE 的技术服务部不同，EGE 以自

已在全球的名声和相对于别的公司绝对高的薪水，把最优秀的毕业生招来，做技术的售后服务，几年下来，极个别的能升到经理位置，大多数人，也就只熟悉这一种 EGE 的产品而已，别的关于什么编程、架构、设计，估计全部都忘了。而外企大公司加薪是很慢的，过几年下来，薪水也没有什么优势了。这个时候想离开吧，发现自己除了自己服务的那个特定的产品，别的什么都不了解了，大学那么好的基础，没有上升高度。也不想再到小地方重新开始混，就像温水煮青蛙，煮死了，人废了，也就继续在这待着吧。

所以，这个部门的跳槽率很低，EGE 用很低的成本（看起来薪水很高，特别是起点，但是其实要是按照 5 年平均下来算，一点也不高），招到了一流的大学人才来当这些产品服务人员。

但是为什么上海这些名牌大学的学生还都拼命地愿意来 EGE 的这个部门，抢这个部门的职位呢？具体的原因，是学生没有长期的职业规划呢，还是看重开始的薪水呢，还是 EGE 的名声太好了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有几个关于上海的分公司的细节：

- 很多员工半夜 1 点到 3 点来上班，因为这个部门接收全球的求助邮件，帮别人回答问题，解决问题，就是业绩。一般考核最终业绩就是依据帮助客户解决问题数量的多少。而这个时间来上班，可以先看一下很多国外客户问了什么新的问题，先把简单的问题回答了，等大多数人 8 点到 9 点来上班的时候，发现都是很难的问题了，简单的都被那些“早起的鸟吃掉了”。
- 公司提供免费的饮料，在北京公司的几个办公处，一般一天的任何时间都能看到，而上海公司一般过了上午 10 点，就几乎没有了。
- 很多年轻的工程师晚上加班，或者晚上下班了不回家，在公司打游戏。而这个时候，身边一般总是有个美女女朋友，一脸崇拜地看着身边的男友，在世界顶级的 EGE 公司啊！
- 据说夏天的时候，要是通风不好，上海办公室总是有汗臭味，都是些不修边幅的工程师造成的。
- 这个地方很久以前有个很爱显摆的总经理，有些什么癖好（不明说

了，大家一猜也就对了)，特别喜欢招实习生，慢慢地，招实习生也是这个上海分公司的一个传统了。

说这些细节，是让大家了解上海分公司的情况。上海分公司更多的都是些年轻的工程师，管理方式更像一个学校，都是孩子，或者至少说是心理成熟度很低的。老一点的人，因为看透了情况，也怨恨这个地方耽误了自己的青春，一般都混，拿着 EGE 的名头出去招摇撞骗，没有什么真本事。

自杀的 Gary 我以前就知道，就是这个部门的一个经理，手下带着大概十几个这样的工程师。他们这个小组支持的是安全相关的产品，所以，当时我认为他的工作范围应该和我现在的这个安全合作部门不一样，只是简单的技术售后的支持工作。

后来我发现，很多事情，水越深，看起来反而越简单。

流得很急的水花四溅的小溪，可能水很浅淹不死人。而看上去风平浪静得像镜子面似的一个小潭，可能深得根本摸不到底。

我更想象不到，我本来以为简简单单的上海分公司，竟然有那么多故事。

我到了公司所在的楼层，到前台订了一个会议室，就直接去了那个小会议室。到了会议室，我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在内部的系统里面查了两个人的办公室的位置号，就锁上电脑屏幕，走出会议室。

我查的这两个人一个就是 Gary，另一个，叫刘胜。

Gary 在 22 层的 141 号，而刘胜在 23 层的 202 号，都是自己的独立办公室。

我现在就在 22 层，我也没有去问前台，直接开始在楼层里转，找 Gary 的办公室。

和我想象的几乎一样，大家还是照常办公，办公室没有什么异常。眼前的门牌号是按照顺序排列的，130...131...134...我越走越慢，如果没错的话，就应该在前面那一排靠着楼边带窗户的办公室里面。

我越走越近，在我这个楼层的应该算是东南方向的边角上，有两间紧挨着的办公室，都是用玻璃隔开的，但是和北京这边的办公室一样，外面都贴上了一层半透明毛玻璃似的纸。

其中一间是 Gary 的，门锁着，但是门牌上清楚地写着 Gary Scheit 的名字，另一间，却没有门牌，难道是空的？

我想着就走过去，拉了一下 Gary 办公室的门，门被锁上了。我犹豫了一秒钟，还是透过旁边的玻璃上没有处理成毛玻璃的一条空隙往里看了一眼。

我犹豫的那一秒钟，是担心自杀后的 Gary 是不是还躺在他的办公室里。但是理智告诉我不可能。

果然，这是一个普通的办公室，和 EGE 公司别的办公室没有任何区别。一台台式电脑放在办公桌上，桌子上还整齐地放着一些文具，别的看得出来什么特别。但是，我感觉有人收拾过他的房间，因为看上去太整齐了，像是精心收拾的，而不像是正常下班以后办公室的样子。

整个办公室的感觉有点特殊，但是我也看不出来哪里特殊，也许是我的心理作用吧。

当然，墙壁上，地上的地毯，也丝毫没有什么电影中那种夸张的血迹，非常整洁。

我大概看了半分钟时间，忽然下意识地觉得有人在盯着我，回头看了看，却没有人。

我松了口气，走到离 Gary 办公室最近的一个开放区的工位，看了看挂在工位隔板上的名字，写着 David Zhu。然后就和那个正在埋头工作的小伙子打招呼。

“Hi, David 是吗？”我问，

“嗯，怎么了？”小伙子抬起头来，看上去有点嫌我打断了他的工作。

“哦，不好意思，问一下 Gary 还没有来上班吗？”我指了一下 Gary 的办公室。

“哦，还没有吧。”小伙子又低头开始工作。

“你和他是一个 team 的吗？”我又问。

“不是。”这次，小伙子头都没抬。

我有点不太高兴，级别这么低的一个工程师这么说话，在做商业的部门看起来是很不懂礼貌的。这个人看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善于人际交往

的工程师，不过也让我确定了一件事，就是他还不知道 Gary 自杀的事情，而他离 Gary 的办公室这样近，都还不知道，也许公司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您是？”这时我身后反而传来一个声音。

我回头看，从我刚才说的和 Gary 办公室相邻的那个办公室，出来一个人，一个 40 岁左右的男人。

我看了一眼那个男人以后就没法忘记他，这是一张非常苍白的脸，说一般的苍白是不准确的，具体有多苍白呢，大概就和电影里面的吸血鬼的角色差不多，但却没有吸血鬼那种白白尖尖的牙，而是黄黄的吸烟很多的那种人的牙齿。

他大概只有一米六多点，长得瘦瘦小小的，一张方方的脸瘦得有棱有角，甚至能看到脸上的肌肉了。梳得油光的头发不长，很整齐。穿的却是印着我们公司 Logo 的 T 恤衫、牛仔裤、运动鞋。

他油光的黑色的头发，更加衬托出脸色的苍白。而他的眼睛，射出来的目光看着有点空荡，仿佛没有灵气似的。

那一刻，我觉得这个人是个狠角色，很不好对付，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一种直觉，或者说是这个人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叫 Tom，找一下 Gary。你们一个 team？”我手指着 Gary 的办公室。

“哦，呵呵，是啊，进来到我办公室谈吧。”说着他笑了笑，让我了一下，还没等我表态，就转身自己走进那间办公室。在他一笑的同时，我发现他眼神的那种流波，给人一种心机很深的感觉。

这一刻我感觉很奇怪，因为他的举动有种不容置疑，好像我必须去他的办公室谈似的。而一般在 EGE 或者所有的外企，和自己没有利益关系的事情，大家一般都很少去插手，或者根本就不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这个人很反常，反常就是妖，妖总会有问题。

所以在他回过头先走进办公室的那几秒钟，我也暗自用我的经验打量这个人：

- 他穿得像个工程师，却不是，工程师不是这样的气质，也很少有这样年龄的。
- 这个年龄在上海分公司应该是很高的级别了，如果不是工程师，就

应该是商业领域的老板级人物了。

- 上海分公司的老板级人物我大多都认识，这么有特点的一个我却不认识。
- 而这个人显然和 Gary 有关系，所以，他是谁？

我边想边走进了这个办公室，进去才发现这应该不是一个人的办公室，而是个空的办公室或者说是一个小型会议室，因为除了一张桌子、几张椅子、桌子上一部电话，以及这个人的一台笔记本外，什么都没有。

我走了进去，他让了我一下，我却没有坐下，我想速战速决，因为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多复杂，水多深，在这种时候，我不想和这样一个角色纠缠。

他看了一下椅子，愣了下，随即又笑，说“坐啊”。

我摆摆手，没说话，看了看表，装出一副很忙没有时间的样子。

他又笑了笑也就没有坐。我们隔着一张桌子对着站着。

“请问您找 Gary 是？”他看着我问。

“你们一个 team 的吗？”我反问了回去，这个时候我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人是谁。

“哦，算是了。他最近有私事不在公司，有什么事和我说就好了。”他还是笑着说。

“哦，没问题，您邮件地址是？”我掏出手机，装作很忙要走，而又要查询记录的样子。邮件地址一般就是 EGE 内部的员工标识了，而我们内部的系统，可以用手机接入，知道一个人的邮件地址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职位、上下级关系、组织等所有的信息。

“呵呵，有很重要的事情还得发邮件吗？我邮件是 Tony...（写作中我省略了后面的几个字母）”，他还是笑着说，“您找 Gary 什么事情问我都可以的。您是哪个部门的啊？”

“我从北京出差过来的，想找 Gary 问他几个事情，那回头再说吧，有问题我给您发邮件吧。”我说着就朝门口走去。

“OK。”后面传来的那声，还夹带有笑意。

我快速走向这层楼的门口，而这个人的笑，和他说的“他最近有私事

不在公司”，都给我带来种种冷意。幸好及时地脱身了。我敢肯定，他知道 Gary 的事情，而且说不定和这件事情有关系！

我走到电梯里去 23 层，找另外一个我要找的人，这个时候，我再次打开手机看我刚才记录的那个人的邮件地址，连入系统，查询了一下这个人的信息。

Tony, SR.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高级商务扩展经理），直接汇报给上海分公司，全球技术服务中心总经理。级别算非常高了，他，为什么会有刚才的一幕呢？他目的何在？

电梯“叮”的一声，我到了 23 层。我先放下这个人，去找另外一个人。刚才说了，这个人叫刘胜！

几乎每个公司都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朋友众多，消息灵通，而且特别八卦。他们希望也喜欢和公司同事聚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公司有什么上层变动，政策上的变化，什么单子怎么丢的内幕，老板私生活的花边，一般这些人都是先知道的，而且传播得不亦乐乎。这样的人以你倾听他们的八卦为乐，以获取别人的八卦消息为乐，而且他们还有一些固定的朋友，定期地交换八卦，相互信任，于是成为公司内部的消息传播网。

如果有一个政治斗争在公司有了结果，那么肯定会在三小时之内传遍整个公司，而这些人就是那些传播的点。

在公司里面认识一些这样的人是很不错的，至少你会消息灵通一些，不至于大家都知道了，就你一个人傻乎乎地不知道。而这样的人也是混得不错的。有种说法是，你在公司混得好坏的一个标准就是你知道消息的快慢。

刘胜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大概在两年前在上海工作的一个多月里面，经常和他一起打篮球，也就熟识了。他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的一个 Manager，而他还有个习惯就是在网上写很多博客文章，用着 EGE 公司的名声，在网上还小有名气。而且刘胜不像有些办公室女人（对不起，一般是说 OL，我喜欢说办公室女人）的八卦那么无聊，他的八卦是有价值的，甚至可以算是一些商业情报了。

我希望从他嘴中，知道这个事件的一些情况。

刘胜坐在 23 层的 202，我顺着牌号找了过去，他就站在他自己办公室门口和另外一个人说话，我走过去时他正好背对着我，和他说话的那个人面对着我，好像是他手下一个工程师正在听他的训骂。

我停下来等他，他没有看到我，而他对面的那个工程师看到我在一边，看了我一眼，好像很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被批评似的。这时刘胜回过头来看到了我。

“Tom！你怎么跑到上海来了，哈哈，也不提前告诉我啊！”刘胜很爽快地笑着，大声说，就像大多数外企的人一样，显得很有激情和能量。

“呵呵，哪敢惊动你刘大老板啊，”我也笑着开玩笑说，“就是来出差，顺便看看你，要不你们先谈？”我又看了眼旁边的那个工程师。

“哦，你先回去做事情吧。”刘胜对身边的那个小工程师说了一声，那个工程师就走了。

“怎么，找我有事啊，还是打听什么？”刘胜看着我说。我们算比较熟，至少面子上比较熟悉，所以他和我说话也随便。

“呵呵，中午一块吃饭吧，我请客。”我也笑着对他说，顺便看了下表，已经 11 点 50 左右了。

“嗯，好啊，你说哪里吧，要不你先去，我还有点小事，马上去找你，怎么样？”刘胜看起来很平静，没觉得高兴但是答应得很爽快。

“行，那就旁边素菜馆？”我说。

“好，没问题，我 10 分钟后到。”刘胜很痛快地说。

“那好，我先去了。”

自杀案 2

我直接去了对面的那家我喜欢的餐厅，找了一个安静的位置。

也趁机抽根烟整理一下思路，大概 5 分钟以后，刘胜就出现了。

“你点吧，随便，反正我出差，呵呵。”我笑着说，我们出差会有一笔数额不小的餐费报销，所以一般出差的人都喜欢到那个地方请当地的朋友吃饭。

“呵呵，我就不客气了，不过这个地方都是素餐，虽然很多菜味做得和肉一样，但是吃饱了下午四五点也饿啊，得多点几个菜。”刘胜笑着说。

点好菜，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都没有说话。

“怎么啦 Tom，我知道你有事，是打听什么事情还是有什么八卦要和我交换啊？不然你这种级别人物，别的事不找我吧？”刘胜开玩笑似的说。我觉得他说话的样子，让我想起美国电影里面，监狱里那种总是可以买到东西的人的那种样子。而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感觉他更像当下很红火的电视剧《潜伏》里面那个结结巴巴的交易情报的特务谢若林。

“Gary，你认识吗？”我还是笑着说。

这次，刘胜没有笑！

他很明显地愣了一下。

所以，他，知道！

“认识，怎么了？”刘胜不再笑了，表情还有一丝紧张。

“我听说他自杀了，你知道吗？你这种消息最灵通的人，不会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吧？”我反而放松下来，压低声音，好像真和他交换消息情报似的。

“我哪有什么消息灵通，都是你们瞎说，不过这个我也知道。”果然，

一般的人都受不了别人挑战他自己最自信的东西。

“哥们儿，这事水深吗？”我把声音压得很低。

“还真不太清楚呢。”刘胜笑了笑，有点不自然。

“哦，没啥能透露透露的吗？”我说。

“我觉得是私事吧也许，或者是抑郁症。”刘胜闪烁其词。

这个时候，第一个菜“红烧肥肠”上来了，这是他们的特色菜，用豆腐做的红肠可以以假乱真了。刘胜好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似的，开始吃菜，边吃边说，“和你不客气啊，我可真饿坏了。”

我没有动筷，觉得有点奇怪，我以前在上海的那段时间，和刘胜算挺熟的了，他不像这样的人，特别是说到这种内部信息的时候，他都是很兴奋的，而今天却像一个女孩子似的躲躲闪闪的，而且那种不自然的表情，根本不像他这种成熟有城府的人会有。

只有一种可能，这个事情不简单，而且和他绝对有关系。

他明显不想说，我有点失望。

失望是因为我的计划是先从他这打听点什么东西，而他的不想说，以及我遇到的那个吸血鬼男人，让我对今天下午收拾好 Gary 的东西并带回笔记本这样的任务感到挺迷茫的。我也随意地夹了两口菜，思索着。

刘胜好像觉得有点冷场，接着说：“这次来上海是为什么呢？我没听说你们部门最近有什么活动啊在上海，开会吗？”

“我已经不在技术推广部了。”我说。

“哇，高升了？去哪个部门了啊？”刘胜好像没有从刚才的不自然中走出来，仍在刻意地掩饰着什么。这种掩饰太明显了，而且让他的话听上去很假，假到有种看话剧的感觉。我更加地怀疑：这样一个有城府的人，这件事为何对他影响这么大？

“内部咨询部。”

没想到，我这一句话说出来，他直接愣住了，鼓着腮帮子，满嘴的菜，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看到他这样的表情，也很吃惊，这也让我更加确定，除了浩哥，这是我遇到的部门以外第二个知道这个神秘部门存在的人。

刘胜在我面前愣了足有 5 秒钟，然后可能感觉到自己的失态，掏出烟来递给我一根，帮我点上，自己也点上一根。他在掏烟的时候掏了几次都没有把那包烟从口袋里面掏出来，而且，好像忘记了嘴里的那口菜，鼓着腮帮子大半天。

他点上烟，深深地抽了一口，没有说话，从我说完了那个“内部咨询部”以后我们都没说话，我反而轻松了下来，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虽然我有很多疑惑，但是我却没有像他那样紧张了。我也不急着知道那些事情。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就这样，他在抽烟，我开始吃饭，我觉得，这里的素菜做得确实很不错。

“你是来调查 Gary 的事情的？”刘胜忽然说，我觉得中间我们大概有三分钟都没有说话了，很冷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感觉言语里面没有警惕，反而有种期盼，虽然没有笑着说，但是比那个吸血鬼男人笑着说的感觉舒服多了。

“算是。”我没多说一个字。

“你替 Kary 的位子吗？”刘胜接着问。

“没有，我哪有那么高级别。”我还是没有多说。

又是大概一分钟的冷场，我尽情地享受这顿饭，品尝着用豆制品弄成的各种精致的肉食海鲜。我忽然想起北京雍和宫附近的那个素斋自助餐，嗯，还是上海的菜做得精致。

“Tom 哥，这个事情我们也许能合作，要是你相信我。”刘胜忽然说。

这时我正在研究那个用豆腐做的精致的小蜗牛，听他这么一说我抬头看着他的眼睛，好像这话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似的。

很明显，他知道我这个部门是做什么的。然而他想合作，也是知道一些内幕的。但是他这么主动，是想从我这得到什么？不太可能。或者是他想揭发一些内幕，把火引到别人身上？我估计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他最后说：如果我相信他。

我能相信他吗？我不算太了解的一个人。

“你先说说你知道什么吧。”我还是笑着看着他，同时用筷子指了指菜，他摆了摆手，狠狠地抽了一口烟。

“要不晚上到我家，我们详细地谈谈？”

“我可能晚上就回北京了。”我说。

“哦？这么快，你调查完了？”刘胜有点惊讶。

“我们不是可以合作吗？”我笑着问刘胜。

“这样，晚上到我家我们谈谈，我让弟妹做几个菜，好吗？”刘胜接着说，似乎有点恳求了。

我没有说话，看着他，笑了笑。

“你知道我这个部门啊？”

“嗯，知道。”他笑了笑，仿佛放松了一下。我也没有接着问。

“对了，我今天上午找你之前，在 Gary 的办公室外遇到一个人，叫 Tony，是个 SR.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汇报给你们这边总经理 Ray 的，你认识吗？”我说。

“嗯，知道的。”他有点惊讶地看着我。

“他今天在 Gary 房间旁边的会议室和我聊了聊，你知道他为什么在那儿吗？”我接着问。

“你们聊什么了？”刘胜看起来又绷起了刚刚放松的神经。

“没什么，就几句话，我没理他。这人什么背景？”

“他是这边总经理 Ray 的头号心腹！我猜是总经理让他过去，看谁去找 Gary，盯着点，回头向 Ray 汇报一下？我猜。”

不得不说，刘胜这种人，喜欢传播打听八卦或者商业情报的人，在公司政治上绝对敏锐。他这样说我也觉得合情合理。越到高层越是政治斗争激烈，自杀不是什么小事，对公司影响很大，派自己的心腹盯着，以防政敌，或者封锁一下消息，都是可能的。不过我在那一时刻，还是觉得里面有更多的猫儿腻。

“Tom 哥，水很深，晚上到我家聊聊如何？”刘胜接着说。

“好吧，早点吧，我晚上还想赶回去。”我说。

“好！”

接下来我们不再继续说这件事情，草草吃完了饭。我有种异样的感觉。在我在 EGE 工作的几年里，公司里面有不少朋友，打球认识的，出去游玩认识的，到楼下抽烟认识的，有不少关系一直都保持得不错。像前面说的浩哥、刘胜，但是我一直刻意地不怎么和朋友有多少业务的往来，因为一旦内部有业务往来，总是牵扯利益，一旦牵扯利益，朋友也就很快变味了。而我现在觉得，我到这个部门来以后，可能，以后在公司里面朋友越来越少。就像刘胜，虽然交情没有那么深，但我还是有点不习惯用商业上的尔虞我诈对待一个以前的球友。

我不知道晚上他会告诉我什么，但是我需要去知道。

我继续吃东西，而刘胜却没有吃饭，只是抽烟。

“吃饭啊？不合你胃口？”我明知故问，第一个菜他还吃得很香。

“饱了，Tom 哥。”刘胜很勉强地笑笑。

我没再说什么，吃了一会儿就叫结账了。

结账后，他说要去趟银行，没有和我一块儿回办公室，我知道他是怕别人看到我们一块吃饭。于是回到了开始我放电脑的那个小会议室。

打开电脑，随意地上网看了看新闻……也顺便思索着。

按照我的计划，想先从刘胜那边打听打听情况，再走官方的场面上正规处理的路子，怕一不小心影响了谁的政治利益。刘胜约我晚上到他家去谈明显打乱了我开始的计划。我知道他是担心饭馆不安全，怕我有录音设备录下他说的话，到他家去谈他肯定有所准备。既然如此，晚上也肯定能从他那得到一些有点料的情况。

但是，接下来我还应该先从官方的场面上正规处理的路子着手去调查一下吗？

我想了想，准备继续执行。

毕竟，我现在不能相信刘胜，我需要看看情况再做出我自己的判断。

我通过电脑联入了公司的内部系统，找到了那个吸血鬼男人 Tony 的联系方式。我犹豫了半分钟，用这个会议室的电话打了他的手机。

响了三声，那边还是那个带着笑意的男人的声音，虽然是在笑着，但是听上去却像是从坟墓中传来的。

“您好，哪位啊？”

“Hello, Tony 是吗？”我问。

“是我，您是？”那边还是笑着。

“Tom。上午的时候在 Gary 的办公室门口不是碰到你了吗，你说有事找你，还记得吗？”我也笑着说，用那种在外企很官方的语气，但是却重点强调了一下 Gary 这个词。

“哦，呵呵，您有什么事情吗？”那边还是笑着，语气没有一点变化。

“呵呵，我想问一下 Gary 自杀的事情，从流程上走，有事情是找你吧？”我很平静地问，语言上非常平静，仿佛我说的就是一台电脑坏了。

那边有三秒没有说话。

“您现在在哪儿？我们面谈？”电话那边问，这次没有笑。

“我在……我去找你吧，你还是在那个办公室吗？”我问。

“我在 25 层的 187 号办公室。”那边说。

“一会儿见。”我没等那边说话，就挂了电话。

挂了电话我反而没有立刻去那个办公室。而是继续上网乱看，这个时候已经下午两点左右，我看到新浪网站自选股票页面上，我的股票，一片绿油油（注，那个时候正好是大熊市啊），一点也不急。

我知道，我要给他们留点时间。让他们打听我是哪个部门的，也让他们有所准备。我不想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因为多年来的 EGE 公司内部的斗争经验让我知道，场面上的话和 under table（暗箱操作）的事情，总是相辅相成的，今天晚上去刘胜那儿，我得到的肯定是 under table 的一些信息，要想分析他的话能不能相信，这个时候最好能拿到一些场面上的话。

就像你知道了一个股票的一些小道消息，然后你需要怎么办？你肯定会去那只股票的公司的官方网页上看一些官方的声明，这样对比一下你才知道你得到的消息是否靠谱儿，而不是继续打听小道消息。

所以，我下午需要得到官方的信息，越官方越好。和吸血鬼男人 Tony

在办公室见面，肯定只是官方的谈话，所以，我需要给他时间，让他准备，或者让他有时间向他的老板，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 Ray 去汇报！

大概 15 分钟以后，我来到 25 层的吸血鬼男人 Tony 的办公室！

我敲敲门，里面传来那声半笑不笑的“请进”。

我开门进去，这是一个稍微大点的办公室，也是只有一张办公桌，吸血鬼男人 Tony 在办公桌前站着，双手抱在胸前，倚在办公桌前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他身后，办公桌后面的老板椅上，还坐着另外一个人，一个男人，相当魁梧，虽然坐着，还是能看出来肯定在一米八以上。那张脸，我再熟悉不过了，多次在各种各样的公司大会、内部邮件和新闻媒体，甚至于访谈节目中看到。

他就是 EGE 软件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EGE 公司全球技术服务中心总经理，业内响当当的人物——Ray！

我有点惊讶，因为我没想到会见到 Ray，吸血鬼男人 Tony 肯定是在这 15 分钟里请出了他的老板 Ray 来压阵。

“Tom，来坐。” Tony 笑着说。

我客气地摆了摆手，站在 Tony 前面大概两步远，这样，我和 Tony 站在办公桌前面，Ray 大大咧咧地坐在办公桌后面。

“你是内部咨询部的吧，帮助 Kary 做事？有什么事情我们这边能帮忙的？”吸血鬼男人 Tony 直截了当地说。

我看了一眼 Ray，Ray 根本没有看我们两个，微微地低着头。

那时候，我忽然想到一句话，一个中层的小老板一般都是整天昂着头，觉得自己是个老板。而一旦做到了高层，反而都是微微低着头，因为他们更懂得妥协和进退。

我斟酌了一下，说：“Gary 自杀的具体情况我还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处理不好会对我们公司形象造成不好的影响，而且公司内部的氛围也需要引导引导。”

“这些 Ray 和我都有想到，我们已经通知了公司 PR（公共关系部门）和 HR（人力资源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了，他们都会处理的。”吸血鬼男人 Tony 说。

他说得很慢，很客气，有种传话的感觉，我不由感觉到他在这个场合说话的得体。

“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内部信息机密，这个是我这边负责的，我需要查清 Gary 使用的公司资产，以防有泄密的情况。”我也平静地说。

吸血鬼男人 Tony 转身看了一眼 Ray，Ray 的眼神一直停在自己玩弄着的手机上，好像没有听我们说话，此时却忽然开口：

“没问题，我们这边会配合的，大家都是做工作啦。现在是法律部的一个同事在负责，Tony 会帮你 Looping（引入）进去，我们这边会配合的。”Ray 看了看我，又看了看 Tony，笑着说。

“谢谢老板了。”我也笑着说，微微向 Ray 点头。

“Gary 是个好人，不过依现在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尽快控制一下公司的言论，想一个宣传的统一口径。”吸血鬼男人 Tony 插口道。

“嗯，不过这个不是我的工作，如果有什么帮忙的我尽力。”我这个时候并不怎么关心他们对外怎么宣布。

“OK，我现在就带你见法律部的同事。”吸血鬼男人 Tony 说。

“Ray，还有别的需要吩咐的吗？”我毕恭毕敬地笑着问。

Ray 很有派头地摆摆手，我和吸血鬼男人 Tony 都走出了办公室。

自杀案 3

刚出了办公室，吸血鬼男人 Tony 就对我笑了笑，没有说话，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没有避开我，是打给一个法律部的同事，问他在哪儿，有事和他谈谈等。

挂下电话以后，吸血鬼男人 Tony 对我说了声“Sorry”，然后回头又回到了办公室，不知道找 Ray 商量什么，一分钟以后，他又出来，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笑了笑。

我也笑了笑。

“走吧，我们一起去 Gary 家吧，法律部的同事刚刚过去。”他说。

“OK。”有点出乎我的预料，我没想到会去 Gary 家。

我们两个一起，出门打车，一路无语。

大概 30 分钟以后，我们一起来到了徐家汇附近的这个高档的公寓。

吸血鬼男人 Tony 在前排坐着付钱等待司机打发票。

我先下了出租车，我站下来稳稳神看了看。

这是一个很高档的涉外公寓，有三栋楼，小区的花园环境非常好。不过这时我的注意力没有在这上面，我在寻找有没有警车之类的。毕竟，这个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肯定会有警方介入。

“走吧。” Tony 说。

在我们出租车停靠的这个楼，有三个单元，最靠近里面的一个单元外面的停车位上，停着一辆警车，但是是普通的车辆，也没有喷上警车的油漆。警车旁边还停着一辆车，是大使馆的车！

我觉得，应该是德国大使馆也通过外交手段介入这件事情了。

没有一般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白色的救护车、验尸车、像美国那个电视

剧 CSI 的那种很酷的车停了一片、警车停好几辆，拉上隔离的彩带。这里其他什么都没有。

看来生活不是电影。

反而是异常的低调，小区也非常安静，根本看不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是各方都想低调地处理这件事情。

我和吸血鬼男人 Tony 上楼，他带着我去了三层。一个电梯一层只有一户，肯定会是一个超级大的户型，我当时的心情异常平静，而就是当时我那种近似冷酷的平静，给我带来一个大麻烦。

这个麻烦就是，我后面三个月几乎没有吃肉。

我们敲敲门，是一个又高又黑的大块头开的门，他看了一下吸血鬼男人 Tony，点点头，Tony 也亮了一下自己的 EGE 公司的工作牌。我们就进去了。

我进入 Gary 家的第一感觉就是静，透到你骨子里的安静，不是一点儿都听不到声音，而是能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些人在交谈，但是声音故意压得很低。感觉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气氛，让你骨子里面感觉安静。就像你在荒山野岭，只有点虫子的声音，比没有虫子的声音更让你感觉安静。

第二感觉就是他家真的很大，客厅有 60 多平方米，但是没有人客厅，从客厅进去，南面是两个卧室和一个小客厅，北面大概是两个书房。我只能说大概，因为我现在怎么也想不清楚那个房子到底是什么结构了。只有南面的小客厅和北面的一个书房是开着门的。

而在南面那个小客厅里面，有两个警方的人，虽然没有穿制服，但是气质都和刚才给我们开门的那个黑大块头一样。还有一个老外，一个翻译。在用很低的声音交谈着什么。而北面那个小书房里，是一个我们公司法律部的同事，级别应该不低，因为我看着很面熟，而又确定不认识。这只有可能是从公司大会或内部通讯的邮件里面见过照片，一般级别都不低了。

给我们开门的那个又高又黑的大块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小书房，回到中间的大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吸血鬼男人 Tony 低声介绍：“这是法律部高级公司顾问，王先生。这是内部咨询部的 Tom。”

“王先生您好。”我把声音压得更低，而声音更平静了。法律部的人都称为先生，别的部门的一般都叫英文名，我也不知道这些外企规矩怎么来的。

“您好，Tom。”我们轻握了下手就没有接着寒暄。

这个王先生看起来非常老实忠厚的样子，而且长得浓眉大脸的，有点电视主持人的那种感觉，我们就叫他主持人王先生吧。

吸血鬼男人 Tony 趴在主持人王先生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而声音大小正好我也能听到，意思就是我来负责公司内部安全，Ray 已经批准之类的。

主持人王先生对我点了下头，就穿过客厅，走到对面的南面的卧室，和一个看起来是领头的警官说了几句话。就又回来走到我这里，对我低声说：

“看一下现场吧？”

我点点头，这个时候，我很冷静，心里非常平静，近似冷酷的平静，一直到现在，我都怀疑，为什么当时那么平静。我只找到一个答案，当你感觉到自己的危险的时候，也许你会冷静地看待你周围的一切，危险，或者恐怖。

刚才那个给我们开门的黑大个子过来，做手势引导我跟着他走，我就跟了过去，而这个时候，吸血鬼男人 Tony 和主持人王先生根本就没有要跟着来的意思。我看了他们一眼，他们都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与他们四目相对了一下，就移开了。

我跟了过去。

大个子帮我打开了中间大客厅北面的另一个房间，我发现这也是一个书房，比刚才我们在那个稍微大点，这个书房里面有一张桌子，上面没有电脑，但是有一个大概 24 英寸的电脑屏幕，旁边是一款 PS3 的游戏机。除了这些，别的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也可以理解，这里肯定是 Gary 租的房子。

而奇怪的是，这个房间里面，有种说不出的芳香。

不太像是香水的味道，很淡，像是种洗洁精、香皂或者沐浴露的味道。这个房间里面还有一个门，但是这个门却紧紧地关着。

大个子从裤子里面掏出一只橡胶手套，对我点了下头。我跟着过去，站在他身后大概有半米的样子。

大个子扭开了门把手，推开了门。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那一刻好像我的视觉中枢停止了运转。直到一秒钟以后，我闻到了扑面而来的芳香，和刚才闻到的芳香一样，但是强烈得多。

仿佛是我的嗅觉中枢刺激到了我的视觉中枢，我这才反应过来，我面前是一个洗手间，而正对着我的，在我前面大概两米远的地方，就是横着的一个大浴池！

浴池里面的水，是红色的。

我感到一阵眩晕，大概视觉中枢又停了半秒钟。那种感觉就像喝多了酒，思维很缓慢，有一个延迟，接下来，一切都映在了我的眼前：

这是一个大概 5 平方米的洗手间，而除了一个小小的马桶在一角外，整个洗手间就是一个大浴池，横在我面对的方向。

浴池里面是一个男子，只露出大概 2/3 个上半身，下半身完全在水里面。头躺在浴池的边缘上，非常的正，看起来头发不知道是湿的还是干的，贴在脑袋上。眼睛睁着，和正常的人一样，看着前方。两只胳膊浸泡在水里面。

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不知道他眼神如何，而那一刻，我也庆幸没有看到他的眼神。

浴池里面几乎是满满的水，都是红色的。水到了浴池边缘，但是已经不往外流了，虽然满满的水，但是没有一点点水往外滴。

地下有些红色的痕迹，痕迹从浴池的边缘一直到下水口，但是好像也差不多干了。

整个场景好像一个画面，一个静止的画面。但是我又能想象出来浴池的红色的水一点点地往外流的感觉。就像是大画家的作品，虽然是静止的，但是感觉却像动的。

那一刻，我感觉我面前的这个场景非常非常的诡异。

因为我看不到血迹，明明是满满一浴缸的红色的水，却又感觉非常干

净，看不到多余的血迹，看不到伤口。那个男子露在外面的大概 2/3 个上半身也是非常干净，白得吓人，而又稍微有点被水泡得发胀。除了红色的水，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这是一个自杀现场。反而感觉就非常干净。

这名男子就是 Gary！

我忽然感觉浑身发冷，从头皮顺着脊柱冷到脚底。而这个时候，那名大个子关上了门，这一切，在我眼前又消失了。而我视觉中枢开始反应得慢，现在恢复得也慢，仿佛这些还在我眼前，我愣在那儿，大概有 30 秒。

这个时候，我忽然想到的就是很久以前听说的一个说法，在浴池温水里面割了动脉自杀，是感觉不到痛苦的，只有血液随着温水一点点地流出去。而死之前也不会有冷的感觉。

我想到这儿，很庆幸门已经关上了，因为我感觉非常非常的冷。

然后看到大个子对我点了点头，我也跟着他走了出去。

后来我很多次回想那一时刻，那只有短短的一分钟的“视觉体验”。

我觉得一个人在一生中会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啊立场啊，但是都是因为外因的催动。而这一分钟的“视觉体验”也让我有了两个改变。

第一个，就是我后来三个月几乎没有吃肉。以前，我学医的朋友、同学告诉我，说当你第一次看到解剖尸体以后，会好几个月不吃肉，我还不相信，但是看到了这一幕以后，我相信了。

第二个，就是以后的很长时间我洗澡的时候绝对不用带香味的沐浴液，不会用带香味的那种香皂。因为我闻到的那个浴池里面散发出来的那种诡异的香气，让我很久不能忘记。

几个月以后，我回想起当我刚刚加入这个部门的时候，还是对这个部门充满了希望的。因为经历了上个部门的政治斗争的失败，想在这个新部门好好地发展，所以我更希望能多多地做好事情，有更好的发展，多为公司考虑。

而这一分钟的“视觉体验”，让我从内心深处打消了这个念头，让我回到了另外一种状态中去，就是在外企，你只可以想着你自己，想着你自己

的利益。你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对手，只有利益！

这一分钟的“视觉体验”，成为我在这个新部门的老师，始终指引着我，每当遇到抉择的情况，“老师”都会出来告诉我：别干傻事！

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跟着大个子出来以后，又回到了客厅北面的那个小书房，吸血鬼男人 Tony 和主持人王先生都看着我，我朝他们微微点了下头。

大个子还是回到了客厅，坐下来，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

主持人王先生凑了过来，告诉了我大概的情况：

- 因为本地公安和德国大使馆还没有分清楚责任，所以现场还在保护中。
- 事情发生在昨天晚上，但是还不能确定准确的时间。
- Gary 的老婆昨天晚上出门去参加一个聚会，大概凌晨 3 点才回来，回来就发现了，马上报案。他老婆受到了惊吓，现在精神有点问题，正在医院休息。
- 公安连夜赶来，晚上就开始了工作。EGE 公司早上 8 点多得到了消息。
- 对于 EGE 公司的机密资料，在他家几乎没有。只有手机和笔记本，已经被作为证物带走了。
- 主持人王先生正在通过法律交涉，要回笔记本和手机，并交涉一些公共消息发布，以及维护公司形象的事情。

得到这些信息，我点点头没有说什么，而我这个时候，因为刚受到“视觉体验”，心里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更愿意相信吸血鬼男人 Tony、主持人王先生和我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大家是一条船上的人。

我对主持人王先生又说了几句，一定要要回笔记本和手机，并交给我这边处理云云。而主持人王先生也表示肯定配合我的工作。

然后，我和吸血鬼男人 Tony 就离开了他家，前后大概有 20 分钟的时间。

下楼，到小区里面，我们都没有说话。

“Tom，你抽烟吗？”吸血鬼男人 Tony 忽然说。

我“嗯”了一声。

“来，抽根烟，憋得很。”吸血鬼男人 Tony 说。

我们一起到了小区花园的一个小亭子附近站着，他给我让烟，并给我点上。

他递给我的美国万宝路烟一股子臭脚丫子味，我更想念北京的中南海烟。估计吸血鬼男人 Tony 是海归派，不然我感觉他这种性格的人应该不会装着抽这种烟。

抽了几口，我从刚才的气氛中恢复了过来。

“Tom，你来这个部门多久了？”吸血鬼男人 Tony 说。

“刚来的。”我说。

“哦？以前在别的公司？”吸血鬼男人 Tony 问。

“没，在 EGE 混了好几年了。”我说。

“年轻有为啊。”吸血鬼男人 Tony 笑着说。

“老板别取笑我啊。”我也笑了笑。

“这样，你知道 Ray 是一个很好的老板，你这边的事情他会考虑的，不会让你难做。”吸血鬼男人 Tony 眼睛盯着我看，这一刻，我又看到了他眼神里面的那种流波。

“我这边也会尽力，大家都是做工作嘛。”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没顺着他的话说。

“嗯，你明白就好，你这么年轻，前程大好啊！”吸血鬼男人 Tony 还是笑着看着我，语气稍微有点夸张。

我咳嗽了两声，这种烟我真的抽不习惯。

这时，吸血鬼男人 Tony 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面的烟，笑了一下。

只见他右手拿烟，抽了一口，烟头红红的，左手用大拇指和食指对着烟头红红的部分轻轻地捏了下去，动作非常的轻柔，就像一个女人捏起她男人衣服上的线头。

就好像捏的不是烧红的烟头。

烟头在他两个手指之间飘上来一丝的青烟，完全地瘪了下去。

然后他很潇洒地把烟头随便一弹。

整个过程他始终看着我，眼神冷冷的，但是微笑着。

“其实我也抽不惯这外国烟，谁让我们在 EGE 混呢。”他停止了微笑，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什么语气地对我说了这句话。

“我不回公司，先走了，有事情再打电话。”吸血鬼男人 Tony 对我说，没等我回答，就直接走出小区，打车扬长而去了。

后来，我自己在家，闲得无聊，曾经想模仿一下这个动作，可惜试验了几下都没有成功，还烫着了，于是我对这个动作很佩服。一直到后来我遇到了更狠的关于灭烟头的动作……当然那是后话了。

我没有马上离开，走到了这个小区花园的另外一侧。

这一侧和 Gary 的楼隔了一个楼，中间还有花园，应该没有人看到我，而附近有几个看起来混血的还是外国的小孩子在玩耍，我走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

拿起我的手机，找到我的上级 Kary 的电话。我又想了大概一分钟，理了理思路，打了过去。

那边响了两声就挂断了。

我正疑惑是她故意不接我电话，还是正在开会，正想发个短信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接起来，还没有说话，那边就响起来 Kary 那一口发嗲的普通话。

“Tom ~, What's up? (有什么事?)”

“Kary，我借你三分钟，给你汇报一下怎样？”我说。

“OK.”

我尽可能简短地向 Kary 汇报了下午这三个小时发生的事情。从见到吸血鬼男人 Tony，和他在办公室见到 Ray，自杀现场，主持人王先生，到笔记本和电话已经作为证物收走。

但是我没有说任何关于刘胜的事情。

我说完以后，那边沉默了大概 20 秒钟。

“Tom，你的意见是怎么办？”Kary 问，声音没有了开玩笑，反而是让人冷到骨子里的那种理智的声音，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这种声音。

“两个选择，一个是等法律部王先生的消息，另一个是我们自己办，但是需要让公司的政府合作的 partner（合作伙伴）打点一下，拿到东西。看老板的意思了？”我说。

Kary “嗯”了一声，我也放心了，她听起来挺满意。

因为我也暗知，这两个选择一个是和 Ray 那方合作，一个是不合作。因为我不知道 Kary 站在哪边，我也不清楚他们的政治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让 Kary 选择，这表达了我对上级绝对的效忠。鉴于现在的处境，我只能这么做。

而我抛出来两个选择，也表明了 my 执行力，我没有让 Kary 帮我做事情，只是在站队这样的立场性的问题上，请示她。

“那就第二个选项吧。”她轻松地说。

“OK.”那边也就挂了电话。

自杀案 4

挂了电话，我心里踏实了一点，我知道了我的上级 Kary 的态度。

我出了小区门，打车回到公司我订的那个会议室。

一路思绪。

回到公司的会议室，我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按照 Kary 的选择，需要让公司的政府合作的 partner（合作伙伴）拿回笔记本和手机。

几乎每一个在中国做生意的外企，都害怕和“贿赂”之类的字眼沾上，所以在合作上也会避免直接和政府相关机关打交道，而会选择一个中介方，这些中介方就是公司的政府关系合作伙伴，而这些合作伙伴公司一般都有着良好的政府关系，但是收费也不菲。

所以我听主持人王先生说到笔记本电脑和手机被公安当成证物拿走以后，我就想到了，可以通过相关的合作伙伴拿到笔记本电脑和手机。而他们之所以没有这么做，而是通过正常的法律手段去交涉，我估计是因为他们没有相对应的经费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合作伙伴报价很高的话，即使像 Ray 这样的大老板，也需要想个借口来调动公司的预算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和他们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估计他们暂时没找到这笔预算。

我这边不一样，既然 Kary 选择的是这种方法，她这边肯定会批一笔钱。

我从内部系统找到上海相应的合作伙伴，打电话联系，那边的公司老板估计已经被 Ray 他们询问过一次了，很干脆地给了一个数目不小的报价，而且保证在晚上 8 点之前送到我手上。而我也马上从公司内部财务系统下单，几分钟以后，Kary 就批准了我的资金申请。

这部分我不再啰唆了，毕竟和我想讲的事情关系不大。

我看了看表，已经下午 3 点了。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主持人王先生，他派了一个人给我打开了 Gary 办公室的门。我走进了中午吃饭前只是在外面往里面看了几眼的 Gary 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本来东西也不多，收拾得非常整洁。我现在已经不想去想到底是不是有人整理过了他的办公室，我只想拿到他办公室内台式机的硬盘。

他的办公桌上几乎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个精致的像框里面他和他老婆的合影，他老婆确实很漂亮，两个人都笑得很美，我叹了口气。

先查看一下他所有的抽屉，小纪念品，文件，私人物品居多，我也没有去细看那些纸张的文件，我知道敏感的信息不会在这些纸张里面，而且估计已经有人细细地查了一遍了。

然后我蹲到他桌子下面，打开了他台式机的壳子，壳子是扣起来的，连螺丝刀都不用，硬盘还在，非常顺利我就拿到了硬盘。

我又回头看了眼照片。

我不怎么相信超自然现象，但是还是感觉有种音容犹在的感觉。

我拿着硬盘，走了出去，外面等候的法律部的一个小伙子过来又锁上了门。

我看了看表，下午 4 点整。这时我松了一口气，大致工作完成。只有等着晚上到刘胜家吃饭，而那一部分，我也不想多考虑，就当是饭后的甜点吧，有没有都可以。

我在会议室上网等待，晚上快 6 点半的时候，一个快递公司的小伙子给我送来了一个大包裹，我打开看了一下。没错，是笔记本电脑和手机。

我没有让小伙子离开，直接填了一个邮寄单。把这些东西速递到北京我的办公室。

我不想自己拿回去。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个选择是绝对正确的！

我彻底松了一口气，看来工作是完成了。

晚上大概 7 点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是刘胜。

“Tom 哥，忙完了吗？”刘胜很客气地笑着。

“差不多了，你在哪儿？”我问。

“我在公司楼下，马路对面出租车里等你呢，现在下班不好打车呢，外面下雨了啊。”

我知道他是怕人看到我和他一起离开公司，就“嗯”了一声，收拾好了我的东西，都放在拉杆箱里，拉着箱子就下楼了。

到楼下找到刘胜，他坐在前面，我坐在后面。

“事情怎么样，Tom 哥？”刘胜回头问我。

我没有说话，眼睛往出租车司机那儿看了眼，他也明白了，也不说话了。很多在公司楼下常年等活的出租车司机，几乎能认识这个公司的很多人，甚至知道很多这个公司的八卦故事，我不愿意在出租车里说这个事情。

一路无语，气氛有点冷，幸亏出租车司机在随便和刘胜聊着什么，上海话，我也听不太懂，就坐得舒服点，细细地回忆今天下午每一个细节。

大概 30 分钟以后，到了刘胜家。

他老婆开门，以前我也见过他老婆，好像是在一个饭局里。他老婆年龄很小，当年刘胜团队里面招的实习生，而刘胜老牛吃嫩草搞定了这个小女孩。这事在公司里面传得很开。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刘胜开始，招实习生招漂亮的也就成了 EGE 上海分公司的一个传统。这当然也解决了很多公司内部未婚员工的问题。

和他老婆打了招呼，到他书房。他家不大，两室一厅，一个卧室一个书房，而饭菜他老婆都做好了摆在了书房里面，我和刘胜洗手坐下。

“弟妹也过来坐啊。”我招呼他老婆。

“你别管她，她吃过了，我们吃。”刘胜过去关上门。

这样，在上海的不算市中心的一个小区房子的书房里，只有小台灯开着，外面下着雨，时不时打个闪电。气氛可以说是温馨，也可以说是诡异，全凭这个时候的心情。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听刘胜讲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故事。

这个时候我真饿了，中午吃的素餐，而我是山东大汉，看到那几个

精致的上海小菜，还真怕吃不饱，就开始吃了。而刘胜几乎没有动筷。我边吃边听刘胜讲故事。

刘胜看着我笑着说：“这个事情……”然后故意地顿一下，一撇嘴，神秘地蹦出后面几个字，“水有点深”。

“Tom 哥，您知道，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毕业以后就来了 EGE 软件公司，在这已经有快 6 年了。一步步做到经理，不容易啊。一路走下来，几乎没有敌人，也没有陷入政治中去，而我的业务水平，在整个全球技术支持中心，每年都是前几名。后来带团队，团队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后来，大概是两年前的一天，Tony 找到了我，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一个项目。我当时做官做得正热，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刘胜喝了口水，还是没有动筷。

“边吃边说啊，我是饿了，不过我自己吃不好意思。”我笑着让刘胜。

刘胜也笑笑，拿起筷子象征性地夹了几口。用餐巾纸擦擦嘴。

我看了下手机，果然不工作，刘胜家有电子设备干扰器，以防我录音。我一边随便吃东西，一边更仔细地听他说。

刘胜压低了声音：“这个项目说实在的是一件很见不得光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公司有很多企业软件，而这些企业软件其实都设有后门的，这些后门本来是为了方便我们维护和支持，所以我们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查看。这样，如果我们愿意，很多企业的一些信息能被我们获取。我们在中国有太多的客户，很多客户的信息拿到行业竞争对手那里去就是宝贵的资料，所以，这里面是暴利啊。”

“这个事情是公司在做？”我忍不住问。

“不。和公司没有关系。”刘胜很紧张地强调了一下。“是我们自己做的，赚了钱也是我们分。其中，这个组织的老大就是 Tony。我和 Gary，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们这个组织做事情非常秘密，也很小心。顺着刚才的说，自从开始的时候 Tony 找到我，我加入这个组织已经有两年了。开始的时候，我本来以为这是公司的一个项目，所以，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能有不少额外的收入。您知道的 Tom 哥，我那个时候要结婚了，家里面的老人身体也不好，有很多需要钱的地方。”

我看着他，点点头表示理解。

“您知道，我的职务是 EGE 的大客户支持经理，所以有个职务之便，能更多地到客户内部去支持维护他们的系统，所以，我也可以趁机激活一些远程无法打开的后门，获得一些资料，这样，我们就能查看更多的这些客户的商业信息。Tony 也是利用我这个职务之便，拉我到这个组织里面来了。当然，我开始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我真的以为是公司的业务呢。”刘胜很小声地说，声音发颤，好像要哭出来了。

我直接愣住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但是他说的“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公司的业务”，我绝对不信。

我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在很多行业都做，在很多行业都有合作伙伴。有时候，我们同时吃两方，一个生意两方抢，我们甚至给两方出售情报。卖给甲方商业情报，又卖给乙方商业情报，大家不知道是我们干的；有时候，客户也会要求我们弄到一些情报。里面的情况有很多种，总之水很深，也很复杂。”刘胜声音平稳了点，又喝了口水。

我停下吃饭，认真地听他说每一个细节。

“这个组都有谁？”我忽然问。

刘胜看着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不敢说。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Tony 是老大，我和 Gary 都是成员。”

“那 Gary 的自杀？”我问。

忽然间外面闪了下闪电，响了一声雷，不是很响，但是还是吓得刘胜浑身一颤。我没有笑。他却自己笑了笑。

“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昨天早上和 Tony 有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大概下午 1 点多的时候他到我办公室来了一次，因为平时我们关系都很好。他告诉我他想回德国，早上去和 Tony 商量了一下。Tony 让他尽量再做一年。别的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了。”刘胜说。

“有没有可能……”我问。我看着外面越来越频繁的闪电。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那些。”刘胜说，一脸很急的样子。

我看着这个书房唯一开着的那个小台灯，乳白色的灯火真的很温馨，而我现在却一点点都体会不到。我快速地思索着刘胜说的话。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那 Gary 的死确实非常蹊跷。但是，我能相信刘胜吗？

我看了看他，他也正看着我，我明显能感觉到他的紧张，因为他的右手在使劲揉搓着那一团餐巾纸，已经揉搓到掉纸屑了。

“那你告诉我是因为？”我忽然问。

“Tom 哥，我知道您所在的部门是干什么的，Gary 的死让我很害怕，你知道，我有老婆，也想今年要小孩呢。Tom 哥，我信你，你是好人。我就想关键时候你拉我一把。平时你需要什么消息，我这边肯定配合。”刘胜很恳切地看着我。

“我现在就需要 Gary 为什么自杀的消息。”我冷冷地说。

“Tom 哥，我真的不知道。”刘胜声音提高了些，很急的样子。

我没有说话，他看着我。

“Tony 是这个组织里面的老大吗？后面还有没有老板支持？”过了一会儿，我问。

“后面有没有老板我就知道了，我知道的就是 Tony。而且，Tom 哥，我在这个组织里面只是打工的，知道的很少。”刘胜小心翼翼地说。

“嗯，知道了。”我还是冷冷地说。

现在，我有点后悔来吃他的这顿饭了。

接下来又谈了有半小时，我只能表示我会尽力帮他，但是我刚来这个部门，能力有限，但是刘胜还是很高兴，说了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公司内部的事情。

整个晚上的气氛，都在一个极端诡异的环境中。越说刘胜的紧张程度看起来越缓解，而我越来越紧张。我甚至老是不安地看着窗外。窗外能看到远处不断闪过的闪电，划过天空好像要把天空劈开似的。

而我现在唯一想的的就是，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回到我北京的小房子里面，喝点酒舒舒服服地睡一觉。

我忽然微笑着问刘胜，“刘胜啊，你们这个项目很赚钱吧？”

刘胜看着我，有点惊讶，但是也笑了笑，说：“很赚钱。”

我没有接着问。我知道，如果真的和他说的一样，那应该是一个超级暴利的地下产业。在这种暴利下，人都会做出一些最阴暗的事情。这时，我有点害怕。

而且，我这个时候，也并不怎么相信刘胜的话。因为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我不知道都是些什么利益体，而刘胜在这些环境中是一颗什么棋子。

所以，我不相信他。

“刘胜，差不多了吧，我晚上还得飞回去呢。”我看了看表，已经快9点了。

“Tom哥！”刘胜很紧张地站了起来。

我也站了起来，他很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

我想说什么，但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拍了拍他握着我的手，还是没有说出话来。

我出来，刘胜送我到他家楼下，我挥了挥手让他回去，他还是目送我离开。

世事难料。

这个时候，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和刘胜见面了。

后来他给我两三次电话，我都没有接。

大概一个月以后，我听说刘胜离开了公司。当时工作很忙，也没有在意。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更加不相信他那天晚上说的话了。

大概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在一个酒吧和一个朋友喝酒，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接起来，那边却是刘胜的老婆，她怯生生但有点着急地问我知不知道刘胜去哪儿了？开始我有点生气，觉得她老公找不到了问我干啥。但是马上反应了过来不对劲。这个时候我已经在内部咨询部三个月，职业的警惕让我马上问她：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码的。他老婆说按照刘胜手机上的

号码簿一个个打的。

我接着问了几句，才知道刘胜已经失踪了，而且已经失踪了一周多了，报案了也没有结果。她老婆实在是着急了，就按照刘胜留在家里的手机上的通讯簿一个个地打电话问。我安慰了她老婆几句，就挂了电话。

酒本应越喝越暖，那天我的酒越喝越冷，越冷就越想喝。

喝了很多，却没有醉。

晚上回去就出了一身冷汗，半夜开始发烧。开始发烧了，反而又开始醉，到最后醉得不省人事了。

从那天开始，我相信了那天他说的话，我记住了这件事，更加警惕地观察，但是我开始慢慢地忘记了刘胜这个人。

到了 2009 年春天的时候，有时候回家没事干，就看电视上放的《潜伏》那个电视剧，看到那个结巴谢若林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他来。

想起他那经典的表情和言语。

看着你笑着说：“这个事情……”然后故意地顿一下，一撇嘴，神秘地蹦出后面几个字，“水有点深”。

也就是那一瞬想起来了，而以后我又忘了这个人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心里刻意地想忘掉这个人。

也许这就叫相忘于江湖吧。

从刘胜家离开，大概晚上 9 点了，我准备打车去机场。雨越下越大，我就在出租车里挂了个电话给公司的 24 小时差旅中心，让他们给我订票。

而她们回复我今天晚上没有航班飞北京，都延迟了，不知道到几点钟才能起飞，因为雨太大，而且有闪电，问我还订不订。我犹豫了一下，表示算了，帮我订明天早晨的吧。

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这场雨带给我这样一个小事情，让这次上海之行不那么完美。这个小事情不知道是好是坏，但是后面，我一直后悔，那天晚上即使等，也应该在机场等。

我又给 Kary 打了个电话，说下雨没有航班，明天早晨才能回去。Kary

问我事情如何。我说已经拿到，明早带回。Kary 很满意地说了声“OK”。

我又一次打了公司的 24 小时差旅中心，让她们给我订了公司的协议酒店。EGE 公司员工出差，都是有协议酒店的，一般只能住指定的那么多酒店，都是五星级的。而那也是我内部咨询部，唯一的一次住协议酒店。从此以后的出差，我再没有打过公司的 24 小时差旅中心，再也没有住过协议酒店。

我打车到了她们给我订的酒店，洗澡，看了会儿电视，很快就睡了，毕竟今天太累了，太多东西我也不想去想了，明天一早还要去机场。

第二天早晨，我被酒店的叫起服务叫了起来。又洗了个澡。

我只有一个拉杆箱，所以直接拉起来就准备去前台结账。

这时，我忽然觉得不对劲。因为我没想着在上海过夜，所以我的拉杆箱里面只有一台笔记本和一件衣服，而 Gary 的笔记本、手机和台式机硬盘我昨天都已经通过快递邮寄回北京了。别的也没有什么东西了，所以箱子应该是很轻的。

而我拉起来那一刻，我忽然感觉到箱子有点重。

我疑惑地看着箱子，打开了它。

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很大的牛皮纸袋，而这绝对不是我的东西！

我快速地回想昨天晚上，我回到酒店很快就睡觉了，就洗了个澡，门肯定是插好的。我又看了一眼我房间的门，现在还是关得好好的。整个房间没有任何异样。而昨天晚上我睡觉前，还打开过拉杆箱，我敢肯定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袋子！

谁？在我睡觉的时候，到我房间放在我箱子里面一个袋子？我却根本不知道。而这个袋子里面又是什么？而这个人，是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又是怎么进来的？

那一刻，我真的有点紧张害怕。

整个上海之行，我最紧张的，反而是这一刻。因为昨天发生了很多事情，都可以说和我无关，并不威胁到我自己，我更多的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对待。我精神绷得很紧，但是没有到紧张害怕的程度。

而这一刻，我却害怕了。

我甚至下意识地掏出手机，有想打 110 的冲动。

平静了大概 10 秒钟，我还是拿出袋子，放在床上，小心翼翼地。

这个袋子真的有点重，大概相当于一个笔记本电脑的重量。

放在床上，我小心翼翼地打开。

我惊住了，里面全是人民币现金，一扎一扎的，一扎应该是一万，一共是 20 万。

我快速地把牛皮纸袋收拾到箱子里，立即离开了这个房间。

而离开酒店的那一刻，我发现：

我已经从紧张害怕转变成了有点兴奋。

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多多少少的那点成就感。

自杀案 5

我打车到了机场，领登机牌，准备登机。

一直到我坐上飞机，我忽然感觉到了安全感。我拿出电脑，放在脚下。把位子调整得舒服一点。

我觉得我可以好好地思考一下了。

我不是一个活在当前的人，喜欢思考，喜欢回忆以前的事情，幻想以后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放松，每当我回忆以前的事情，并且展望未来来的时候，我就会彻底地忘掉当年的一些郁闷烦心的事情，越来越有动力，多少年下来，这也是我的动力之一。

我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只是很幼稚地认为，可能是上大学的时候，太多次地和哥们出去喝酒，上大学的时候喝酒没有任何深意，只有义气，在酒桌上也就开始大量地回忆和展望。回忆就是吹牛，把小事添油加醋，最后都得总结为义气，而展望更简单了，那就是纯粹的吹牛。我已经不记得当时都说过些什么，不过工作以后我的回忆和幻想也变得实际了很多。

我会保存每一次出差的机票、住宿的小票、参加重要会议的时候用的门票。我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火柴，每次住酒店，我都会带一盒这个酒店的火柴。

但是，却总是感觉，这家世界闻名的 EGE 公司，总用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流程及管理方法，让每一个人都活在当前。随着我的级别越来越高，我越来越没有时间去回忆和展望，也就是说，越来越没有时间去思考。

我觉得，我只有两种时间可以感觉是彻底的休息，而且可以去思考些事情，可以回忆回忆，一种是晚上下班以后，不开灯，躺在自己的床上，抽根烟。另一种就是，出差的时候，在飞机上或者去机场的出租车中。

思绪。

还是思绪。

Kary，浩哥，刘胜，吸血鬼男人 Tony，Ray，主持人王先生，Gary。

还有我。

这些名字用一个什么东西比喻好呢，随着飞机剧烈地晃动了一下，这个词我也忽然想了出来。

赌场，对，赌场和赌具。

也许我就是个赌具，也许……也许更复杂……

一般来说，简单的办公室政治中，只有两种人，主角和龙套。

想要过得轻松，不想往上爬，那就只能做一辈子的龙套。

大家都知道，做龙套的坏处就是：需要送死你先去，别人吃肉你喝汤，裁员先考虑你。现在的职场绝不是养懒人的地方，你要比别人生存得好，就得当主角，让别人去做龙套。你不能踩着别人肩膀，就只能给他人垫背。

这种玩法，在世界顶级的人才济济的 EGE 公司来说，太简单了。

在 EGE 公司，更多的人都有更远大的抱负，这个抱负几乎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是一种梦想，也是这个著名的 EGE 公司的光环给每一个人的飘飘然的感觉，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冲动。这在 EGE 公司创始人那地球人都知道的典型的美国梦似的创业传奇的引领下，EGE 公司几乎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这种冲动。

这种冲动，在公司里面叫创新意识，叫活力，叫头脑风暴，叫自主力，叫 ownership（可以翻译成“负责任的能力”）……有各种各样的叫法，但是一旦有胆量有机会，在公司内部行动起来，其实就是赌博！生意越大，赌得越大，级别越高，赌得越大！

我头脑中清晰地呈现一个场景，两个老板，慢慢站队（站队是对办公室政治加入一方势力的一般说法），形成两个帮派，大家开始掏出自己的筹码——钱、地盘、人，总之就是生意中对利益有影响的。这时候，所有的人都盯着中间的那张桌子，等待着自己支持的老板胜利，把这一切的筹码都拿走，大家高兴地分钱分地盘。

但是，赌桌上空空而已，用什么赌？

这时候，要找一个赌具，这太简单不过了，对于喜欢赌博的人来说，任何事情都可以用来赌。OK，找个赌具放在了桌子上，所有的人都盯着这个赌具，一把定输赢。所有的人第一时间知道，赢的老板得意，输的老板愿赌服输。

这叫明着赌。

更多的时候，还是这个场景：

所有的人都盯着中间的那张桌子，等待着自己支持的老板胜利，把这一切的筹码都拿走，大家高兴地分钱分地盘。但是，赌桌上空空而已，用什么赌？

我想象着这个场面：只见两个老板对视，三分钟以后，赢的人面带微笑地拿走了一切，输的人虽然不服气，还是没有办法。所有的人都看着空空的桌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能从老板的表情判断，跟对老板的人，春风得意。跟错老板的人，躲躲闪闪，生怕让别人知道自己站错了队，开始想办法投奔对方。

这叫暗着赌。

他们怎么赌的？他们还是用的赌具，只不过，赌具是暗的，大家都不知道。所有的人都从输赢上开始猜测，不出三天公司里面开始流言满天飞，公司附近的咖啡厅、餐馆中，人们窃窃私语地议论着。

大家为什么看不到赌具，为什么只有老板才知道？

这叫艺术，只有直接参与的关键人物才会知道是怎么赌的！

这种暗着赌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公司上演，有大有小。大的事件，大家能流言八卦好多天。但是，暗着赌也是需要赌具的。赌具是什么呢？

人事即政治，大多数时候，赌具就是人。

对，这种就是很惨的一种人：赌具。

连龙套也不如的，典型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龙套也属于一个政治利益体的一部分。但是“赌具”只是别人政治赌博中的一部分。在 EGE 公司这个聪明人云集的地方，没有人不站队，大家都知道，不站队就得先死，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谁的人，不知道你会投靠哪个方向。但是，要是你没有机会站队呢？队伍的人都不要你呢，那就

是说明摆着把你当成了赌具。

两边的政治势力都在玩你，但谁也不拉拢你，你没有靠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所有的小道消息你都不知道，没有人和你密谈一些政治事件，那么恭喜你，你就是最惨的那一种——赌具，你的死活最后会成为一个政治事件，成为一方攻击另一方的手段，或者一个替死鬼。

飞机起飞了，我身体到了天上，心情也变得越来越悬，感觉万般思路无处下手去想，还从刚才的角度去接着想。如果这是一个赌局，那 Gary 的死，在赌局里面，会是一个什么角色呢。他是赌具，还是筹码？

对！我忽然想到我一个很有才的同事曾经发给我一个很经典的描写赌局的奇幻的故事，我打开电脑，找到那封邮件，细细地品味并思考着：

美丽富饶的九州大地，居住着人和风两个种族。

人是勤劳善良的，人口庞大，文明制度完善。以农耕和畜牧为主业。人擅长生产工具制作、织布缝纫技术、农牧之学。衣食无忧是人所追求的生活。

风是神秘的，人口数量较少，组织严格。靠打猎为生。擅长奇循异术、风水天象。风享受着精神生活的世界，追求着超脱肉体的境界。

两个种族都过着安定的生活，一切都似乎在上天的安排下进行……

九州六七三年的一天，富饶的宛州城内。

断龙翔赌场是宛州城第一大赌场，只见金，不见银。再珍贵的宝物，只要赌客押下桌子，立刻就有专人估价。输了，一样用档子扫进坑中；赢了，哪怕十万八万两黄金，哪怕只是押一记就走，都付得痛快无比。这里有人也有风，有来自宁州的也有来自云州的。

断龙翔赌场连一个守卫都没有，几十几百万两的黄金，开始也有盗贼强盗光顾，每次都轻松得手，但第二天都神秘死亡，赌资回到断龙翔。传得越来越神，这二十年，断龙翔从没出过事。据说这是九州大地的帝王周羽王罩的赌场。

今晚的断龙翔赌场有点特别，没有了往日的喧闹，赌场的一角，庄家在摇着骰缸。赌桌上坐着一位人和一位风，赌桌周围围着五十多位看客，

但只听见骰子晃动的声响。赌桌中央堆着五百多粒蚕豆大小的金刚钻，闪的人连眼睛都睁不开。虽说胜负与庄家无关，但庄家的冷汗还是不住地往下流，在断龙翔当掌柜二十多年，想都没敢想过有赌这么大的。

“大”、“小”两位叫完以后，空气好像凝固了，庄家拿着骰缸的手不停地抖。

小……没有一点声响，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到输了的那位风身上，这是一位小个子的风，穿着很人类化，大大的斗笠遮住他半个脸，看不见他的表情，只能看到豆大的冷汗“啪啪”地掉。

“继续赌……”，半晌，他挤出了一句话，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

“继续赌，你凭什么？”赢家带着胜利的微笑。

“凭一个消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在咬着牙关。

“消息？”哈哈，赢家大笑，但只有他一个人在笑。

事情越来越荒唐了，赌场里的看客都待着，庄家不知道怎么是好。这么多财富，似乎能买九州的一个州了，这些人都从来没敢想过有人能拥有那么多财富，即使是九州大地的帝王周羽王。而两位神秘出现的外地客竟然在赌桌上挥霍了这么多财富，并想凭一个消息赌回财富。一个消息，一个能抵得上九州一州财富的消息？事情好像很荒唐，但没人敢笑，没人敢发出一点声音。

“请问尊客要押什么消息，我们来估个价。”掌柜的开口了。

那位风慢慢从包裹里拿出一个小布包，扔给了对面的人，只见那位赢家眼睛一亮，把布包往桌子上随便一扔，一拍桌子。“赌了，所有的金刚钻！”

看客们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又很快恢复了寂静。掌柜的点点头，既然赌客同意，他也无话可说。

刚才赢的那位分明是见多识广的人，什么消息能让他押上举国财富……

摇骰缸……叫大小……开骰缸……结果赢家依旧是赢家……

这次那位风反而出奇的平静，他缓缓走到赢家身边，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只见赢家张开大嘴，一直闭不上，他右手在面前的金刚钻中乱摸，

像是要抓住什么倚靠，眼睛像失去光芒似的。看客们注视着他，都想不到一个能把这么大财富放在赌桌上的人，能如此失态，消息？什么消息？一个消息抵得上这么多财富？还让他惊到如此地步？

这位风缓缓坐下，缓缓地扬起头，叹了一口气，又缓缓地低下了头，一滴泪水分明从脸颊划过，但只有一滴。一动不动地坐着。

赢家也一动不动地坐着，看客也没有一点声音。画面静止着……

大概半个时辰以后，赢家从面前的金刚钻堆中捡起一颗，扔给了掌柜的，“厚葬他”声音很沉，和刚才比，仿佛苍老了二十年。

掌柜的和看客都惊呼一声，这位风把一把精致的黄金小刀扎在了自己的胸膛，宽大的衣袍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他的身体似乎都已经僵硬，那滴泪还没有干……

赌场开始有点骚动了，都在议论纷纷。掌柜紧张地用询问的眼神看了看赢家，缓慢地打开桌子上代表着消息的那个小布包……“啊”“哇”，一片惊呼中，赢家已经离开。

那是一根龙须……

我觉得现在我的智商已经不够用，我叫了空姐，要了一杯咖啡。

我需要静静心，静静心。

或者，尽快忘却。

自杀案 6

飞机降落在北京大概是上午 9 点 10 分。

我排队打到车，告诉司机公司的地址，就把头靠在座椅的后背上，开始继续思考我在飞机上没有完成的思路，其实我现在心中只有几个大的疑惑，而这几个疑惑，都只是和我自己有关。

人到关键时刻，潜意识里面只会担心自己。

而几个疑惑，我一直没有想清楚，我也觉得一时想不清楚：

- 浩哥怎么第一时间知道自杀的事情，他为什么半夜来找我谈话？
- 20 万到底是谁扔到我包里的，他们目的何在？我觉得是吸血鬼男人 Tony 和 Ray 商量的结果，在上海的地盘上，他能很轻松搞定酒店来这么做。而且吸血鬼男人 Tony 在和我离开 Gary 家抽烟的时候，已经暗示我 Ray 是个好老板，不会让我难做。如果真是他，这样的送钱方式就是又让我害怕又让我无法拒绝，而他想从我这儿要什么呢？
- Gary 到底是不是自杀？还有，笔记本、手机和台式机硬盘里面到底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 Kary 这次对我满意吗？

我把这些记录在我的智能手机上。

好久以后的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在半躺着想事情，电视开着，我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着。忽然电视画面上一个小孩子用樟脑球把一个蚂蚁圈在一个圈子里面，蚂蚁出不来。大家小时候都玩过这个。

我忽然找到了启发，愣了一分钟，然后打了自己一个耳光，红印子留

了三天。

我是让我记住自己当时的想法：

蚂蚁觉得，有个圈肯定就爬不出去了，但是飞蛾不这么认为，因为飞蛾能飞，它的高度高。我忽然觉得，人的思维高度是一个人最重要的，而阅历和见识也可以慢慢地提高人的思维高度。不要被眼前的诱惑迷惑，站到高处看，你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

我又一次回想起我这次从上海回来。我当时竟然没有害怕的想法，也没有怀疑为什么 Kary 会把我弄到这个部门来。我只想着怎么在这个部门生存，怎么能在 EGE 这个公司生存，但是我没有想，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把我带到这个部门。

也许当时，我的高度不够。

或者不是高度不够，而是诱惑和危机，当眼前的危机、诱惑、潜在的利益过大的时候，你会忘记站在更高的地方去看问题。

当然，那是后来的时候了，我从上海回来时，并没有想这个问题。

我在出租车上打 114 查询了我从上海邮寄 Gary 的笔记本、手机和台式机硬盘的那个物流公司的电话，从钱包里拿出精心保存的单据查询了下这个货物现在的位置，已经到了朝阳区的第几配发中心，我问了地址，告诉他我亲自去拿。就让出租车司机直奔那个配发中心。

大概 10 点钟的时候，我拿着东西，到了我们公司楼下。

绕了下拿了包裹，车费是 80 多块，我递给哥 100 块，让他不用找钱了，只是我 5 分钟以后再下车，还会扔点废纸在他车里。的哥很高兴地答应了。我打开包裹，把东西都放在我的拉杆箱里，然后下车了。

我不想让 Kary 看到我是把东西邮寄来的。因为我答应了亲手带回来。

我上楼，回到了 EGE 北京总部。

昨天，我也是早晨来上班。今天，我还是早晨来上班。只是觉得，昨天的这一天，真是好长。

我没有去我的办公室，直接来到 Kary 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请进。” Kary 那一口发嗲的声音，让我头皮都有点麻。

“老板，回来了。”我没有叫 Kary，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叫老板。

结果 Kary 也欣然接受，觉得很高兴。我的经验是，外企那种文化，每个人都叫名字。但是你也让你的老板知道，你把他当成老板看待。所以，当你需要汇报工作、分享工作胜利的时候，谈严肃事情或者就两个人的时候，最好别叫名字。

“Tom 辛苦了，事情怎么样？” Kary 看着我问。

“您现在有时间？要不我汇报 10 分钟？”我问

“当然。” Kary 看着我，一脸期待地说，但是我觉得她那个表情有点做作。

接着我说了整个上海之行，包括几乎所有的细节。但是我没有说到刘胜，和刘胜有关系的事情一点都没有提，他告诉我的事情我也没有说。

最后，我说道：“今天早晨我出来，发现有人半夜进来过我的酒店房间。在我箱子里面放了点东西。”我没有接着说下去，看着 Kary。

“哦？没有丢什么东西吗？” Kary 问。

我忽然发现自己说漏了嘴，如果笔记本、电话、硬盘是我带来的，昨天晚上就应该在我酒店的房间啊，当时那种情况，不会丢了吗？我还没有告诉 Kary 我是邮寄的。但是 Kary 的这句话，也让我忽然意识到，也许昨天晚上到我房间的人，更是冲着那些东西去的。而 20 万的现金，也许是计划外的。

我现在不了解 Kary，所以也没有信心在她面前编故事。

“东西我昨天拿到后寄回北京，早晨机场出来刚从物流公司取回来。”我直接说。

Kary 明显一愣，又笑道：“真不错。”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

Kary 意识到了什么，问：“什么东西？”

我没有说话，用手做出点钱的动作。

Kary 也没有说话，看着自己的右手，用 4 个手指依次地去碰自己的大

拇指。

“一共 10 个。”我看着 Kary，平静地说。

Kary 一笑，“你刚来这个部门，也没有给你点红花什么的，这次 case（情况）处理得很不错。男人嘛，也对自己好点，多……”

“这次是老板的建议及时到位，我刚来这个部门，还没谢过老板的关照呢，以后也得跟着老板多学习……”我打断 Kary 的话，身体微微前倾，故意没有坐得很实，微笑着看着 Kary。

“呵呵，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吗？”Kary 也笑，忽然问了一句。

“也没有，没事喜欢看看书，读读小说，您呢？”我问。

“我挺喜欢摄影的，你懂点吗？”Kary 很有深意地看着我。

“略懂一些，呵呵。”虽然我一点点都不懂。

“Tom，那有机会一起去摄影啊，我最近对德国卡尔莱斯和日本 Contax 京瓷合作的那些镜头很感兴趣，特别是 100 周年纪念版的，据说用的是德国原装的玻璃，只是早就停产了，新品难得啊。”Kary 对我笑着说，声音非常随意。

“Kary，你的摄影有品味啊，我也就拿个卡片机胡乱拍。”我笑着说，这个时候我没有叫老板，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叫老板，她不会舒服的！

她也笑。

我一点也不懂摄影，但是我记住了她刚才的那句话。

“老板，这件事情，我们下面的工作，还有这些笔记本、硬盘什么的？”我问。

“哦，先锁你办公室里吧，我再安排你做事情。你也累了，今天回去休息吧。”Kary 说。

“不用不用。”我笑着说。

“呵呵，年轻就是精神好，那中午一起吃饭吧，你先回办公室吧。”Kary 说。

“好的，有事你再叫我。”我点了下头。

就这样，我回到了办公室。

先锁起从上海带回来的三样东西。然后又快速拿张纸，记下刚才 Kary

说的那个什么什么纪念版的镜头。打开电脑，在淘宝上找到了这种镜头，有两三款，Kary 暗示我的新品在 5 万人民币左右，我没有任何犹豫就在网上买了两款，把收货地址写为公司的地址，收货人写 Kary。我没有砍价，只是让卖家保证是新品，不然我不会付钱。

接下来，我松了一口气。

我感觉，好像第一次任务，我完成得不错。

而且，还有 10 万的收入。稍微有点得意。

多少年的外企办公室惨烈的政治斗争生涯，让我一直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这个好的状态其实就是一个心态。而这个心态，从一个历史故事中的一句话可以完全表达：

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前，吴三桂是三藩里面实力最大的，为了稳住康熙，表明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的儿子吴应熊派去了北京，当然康熙也把女儿嫁给他，这小子虽然混了个驸马，也混了个官，当然心里面明白自己是人质，也是吴三桂派到北京的拉拢势力的一个关键，而在清朝开始政局不稳的情况，为了他父亲的霸业，他也需要拉拢势力。他做事情难不难，他所处的环境复杂不复杂，他面临的斗争惨烈不惨烈？每当有人说他遇到了多大的斗争、多复杂的环境，我就想起吴应熊，我能想起来的人物里面他是最难的。

而他在十几年的人质生涯中，始终记住父亲给他的一句话，那就是：得意不快心，失意不快口！

后来我一直记得这句话，我觉得多少城府，多少阅历，多少的智慧，这句话是一个很好的诠释，也是对自己状态的一个很好的调整。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点稍微得意，而这句话也及时地调整了我。

现在，有太多的疑问我不知道，我也不安全，这个时候，为了这次任务的全身而退和老板的满意加上 10 万块的意外收获而得意，太没有出息了！

真正加入神秘部门

中午大概 11 点半，Kary 到我办公室门口招呼了一下，我随她出来一起下楼去吃午餐。

虽然我和 Kary 有过几次交谈，但每次都是在办公室里面，她坐在办公桌后面，我在办公桌前面。Kary 滴水不漏的说话方式，让我根本没法摸清她的性格。

有时候我更愿意相信，在职场中，越是级别高的人，越会掩饰自己，你很难察觉出来他的性格、弱点，这些是每个人都故意隐瞒的地方，都是千方百计地不让别人知道的，就像武侠小说里面练武功时的命门。有些人还会故意暴露一些假的“命门”。所以我一直认为，与这种级别的人过招，发现对方的性格只能靠一些极小的细节，比如吃饭的爱好，点菜时对服务员的态度，结账时的表情等一些极小事情。

我希望今天和 Kary 吃饭的时候，能有所收获。

我们一起下楼，到楼下打车去 Kary 已经预订好的霄云路快到丽都附近的一家餐厅。

她走在前面，我在她后面走，仔细地打量了一下 Kary。

今天的 Kary 有点特别，不像以前似的一身典型的职业女性的打扮，而是穿得极其休闲，运动鞋，牛仔裤，T 恤衫，天气已经有点热，她手里面拿着一件衬衣。感觉大概有一米六，瘦瘦的，走路也慢慢的。

完全貌不惊人，放到大街上都没有人看第二眼的。

但是我却知道，她绝对很不简单。

内部咨询部，这样一个部门，竟然在这样一个女人的手里面掌控。对于这个部门，浩哥知道，痛苦地回忆过。刘胜知道，希望被保护。而 Tony 和 Ray 那边，明显也知道，明显很紧张。

这个女人，不仅不简单，而且还很危险。特别是因为，她是我老板。

这是一个很小资的餐厅，我以前没有来过，但是一进来就知道这是一个蒙外籍人士的中餐馆。菜单做成那种古老的圣旨的样子，糟蹋我们的古老文明。果然不出我所料，里面的菜都是说中餐不中餐，说西餐不西餐的一些看起来很好看又巨贵的菜。整个餐馆是不小，不过一共没有几个人。也好，很安静，适合谈话。

“Tom，你点菜滴啦！”我们都坐下后 Kary 说。

“我随便了，没有讲究，你来点就可以。”我笑着对 Kary 说，我知道 Kary 既然来这种地方，肯定有几个很讲究的小菜。

Kary 没有客气，点了五六个菜，把菜单还给服务员。

Kary 忽然笑着看着我，举起手中的杯子，虽然里面只是白水。“Tom，欢迎你加入内部咨询部，Cheers！（干杯）。 ”

“谢谢。”我也笑着，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说。拿起手中的水杯和她轻轻一碰。

然后，她笑着看着我，没有说话。

我知道这个时候她是等我说话。

可是，我说什么呢。我的大脑飞速地运转着。

“Kary，这个 case 下一步怎么办，那些手机、笔记本……”我看着 Kary。我觉得既然我不知道说什么，还不如回到工作上来。

“那些东西你暂时锁好就是了。”Kary 神秘地笑着说。

我忽然觉得，也许，这顿饭，我怎么也应该把问题弄清楚。而 Kary 找我吃饭，应该也不是说那句“欢迎加入”那么简单，估计会告诉我什么，既然如此，还不如我主动出击。

“那我们接着还需要做什么工作吗？”我问。

Kary 看着我，笑了笑，夹了几口菜。一时没有说话。

我已经下定决心今天要从 Kary 口中获得些什么，所以，我也没有说话，低头吃菜等待她说话。

“Tom，你加入这个部门已经有半个月多了吧。今天，算是你正式通过试用加入，刚才已经祝贺过你了哟。你对上海这个 case 的操作我满意。” Kary 很妩媚地笑了一下，但是看起来有点做作。

“谢谢老板，这个 case 就算完成了吗？”我接着问。我知道她不想接着说下去，但是我还是想弄清楚。

Kary 看了看我，好像有点惊讶。

不过还是笑了笑，然后她没有说话，拿起一根筷子摆弄着。

“你觉得上海这个事情上，Ray 和 Tony 有在阻拦我们吗？”Kary 没有回答我，反而又反问了回来。

“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合作的，在很多……”

“不要和我说官腔啦，现在就我们两个说话。”Kary 打断了我说话。

“面子上算是过得去。”我想了想，说。

“就是啦。”Kary 看着我笑了笑。

她还是继续摆弄着那根筷子。那是一根底部包裹着金属，做得很精致的筷子，看上去像很久以前宫廷使用的那种，虽然我没见过真的宫廷用什么。拿起来很沉，特别是筷子的底部那端。

“Tom，”Kary 还是笑着，但是语气比刚才严肃多了，“我在这个部门已经 4 年多了，在我来之前就没有这个部门，我创建了这个部门，这 4 年来这个部门也就我自己。不过现在又有了你了。”Kary 笑着用在她手里面的那根筷子点了我一下。

我笑了笑，提起精神思考，等着听她下面的话。

“真算起来，我们部门人很少的，就我们两个，但是权力很大，上面老板们很支持，而且在很多别的部门都有 Partner（合作伙伴）。他们也会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你是聪明人，响鼓不用重锤啦。”Kary 接着说。

我“嗯”了一声。的确，这是在外企大家都想要的那种位置。

“一直以来，这个部门都是我自己，不过工作越来越多，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的 CEO 特批了一个 headcount（指人员名额）给我，所以，我不再孤独啦！”Kary 还是用那种开玩笑的语气说了最后一句话。

我也配合地笑了笑：“肯定尽力帮老板分担。”

Kary 看着我，没有说话，她继续玩弄着那根筷子。慢慢地放在了她的杯子口上面。筷子一段重，而杯子又是又高又细的那种。所以，在她的面前，呈现了一个“T”字形，只是，“T”不是平衡的，筷子重的那一端短，轻的那一端长。

Kary 又笑了笑，说：“我会慢慢地把公司内部安全的工作交给你，不过，我们部门更重要的工作是……”

Kary 看了看那个架在高高的杯子上面那个平衡的筷子。

“Balance（平衡）。”她很坚决地说了这样一个词。

后面多少次，我都能回想起 Kary 说这个词的表情语气，和那根平衡的筷子。我知道，Kary 也许可以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我，但是我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取代她，因为这个部门的核心，就和她说的那个词一样，是平衡！

政治平衡！

公司内部的政治平衡！

维护公司内部的政治平衡！

也许就像有句话说的：清水池塘不养鱼。公司内部的政治斗争是必要的，而公司内部的政治平衡是更重要的。一旦有一方势力大到可以吃掉所有的鱼的时候，那就是该削弱这方势力，支持另外一方势力的时候了。

而 Kary 没有对我明说，我也知道了我必须心里很明白的一个事实：公司内部安全是我们这个部门主要的工作，而维持公司内部政治平衡则是更为重要的工作。更为重要的工作，则必须由 Kary 来掌控和决定。

而我在上海的工作让她很满意的地方，就是我把决定权给了她。

接下来，我们继续吃完饭，随便聊聊工作之外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的东西。而 Kary 该说的也已经说了。她用了一根筷子，就让我知道了整个部门工作的核心，最重要的，也是我最不能有所企图的，是告诫：那些权力，是她 Kary 的。

吃完饭回到公司，整个下午我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面，来仔细地想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中午吃饭的时候 Kary 的话我记得一清二楚。看来 Kary 是不想追究 Gary 死这件事情。而笔记本电脑、手机和硬盘，这些花了大价钱才买回来的东西，看样子 Kary 也不再想细查了。而这些我专门跑一趟才弄回来的东西，又花了个大价钱，只是买回来一个态度吗？让他们知道，内部咨询部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闭一只眼，还是睁一只眼？

我打开我的智能手机，连到笔记本电脑上，看到我早晨从机场回来的时候记录的几个疑问：

- 浩哥怎么第一时间知道自杀的事情，他为什么半夜来找我谈话。
- 20 万到底是谁扔到我包里的，他们目的何在。
- Gary 到底是不是自杀？还有，笔记本、手机和台式机硬盘里面到底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吗。
- Kary 对这次我的任务，应该满意吗。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我已经有了答案。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一时间没有答案，我也不想马上去解开。所以，我集中考虑中间的那两个问题。

如果 Kary 根本就不想去计较这个事情，那么 Kary 肯定很了解，或者说根本觉得不必去了解。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希望在老板面前装傻，装不知道。但是我不希望真傻，真不知道。

我看着桌子下面的保险柜。

那里面，有这些东西。也许这些东西里面有真相。

我把东西都拿了出来。

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只要我打开电源，都会有痕迹，会让别人知道，而笔记本电脑的硬盘也是特殊封装，我是不能拆开再接到别的硬盘盒里的，因为拆开以后再装上，等开机的时候能看出来。这样，我现在可以做的也就是察看那个台式机的硬盘了。

我拿出这块硬盘，放到我的笔记本包里。

晚上回到家，我找到一个我很久以前用的台式机硬盘的外接硬盘盒，把 Gary 的台式机硬盘小心翼翼地放进去，接上电源，插到我的笔记本上。

开机，等待读资料。

等待的那一会儿，我很好奇，更多的却是一种沧桑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时间很漫长，我能感觉身体上的汗慢慢地出，痒痒的。

等待的那一会儿，我神经兮兮地跑过去看了一下我的门是不是锁好了。而当我打开了那个硬盘后，我愣住了。

里面只有一个文件。文件里面只有一句话。

我又快速找出硬盘恢复工具软件，很遗憾，硬盘是被低级格式化的，所以根本没法恢复被删除的文件。

那句话，我却根本不能理解，给了我很诡异的感觉：

Only God Can Judge Me.

几个月以后，当我整理我的保险柜的时候，我发现了几个笔记本、十几个手机和十几个硬盘。那个时候我已经可以任意打开任何人的笔记本，知道任何人的账户密码了。我忽然回忆起从上海回来迫不及待地想看 Gary 那些东西里面的资料时，我愣住了，笑了笑，对于自己的成长，无奈地笑了笑。也理解了 Kary 为什么说那些东西里面的内容不重要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真相，也许根本就没有真相，因为你相信了真相，你就迷失了自我。是非成败，也是由环境决定的。当然，那是几个月后我明白的事情了。

与此同时，我也明白了那句话，虽然我一直都不知道是谁写的。

Only God Can Judge Me.

而我更喜欢用中文来表述那种英文根本表述不出来的意境：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监听 1

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每天都是变态地学习，只想着考到市里面的高中去。而在那个年代，那个小镇上的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少年们，上课的时候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读读杂志，一般就是《读者》或者《青年文摘》之类。我记得《读者》那样的杂志，在班级里面传阅到最后，变成了和报纸一样软软的、脏乎乎的样子。但是大家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幻想着自己长大后的日子，幻想着自己的理想和志向。

我长大以后，再也没有看过这样的杂志了，以前看过的是什么内容也几乎早都忘了。

但是我始终记得，《读者》上有一篇小文章，说的意思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具体的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大概的意思就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生活是美好的。”

小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而后来长大了，我发现，时间确实是一个好东西。能让你忘掉好多事情，很多烦恼。而人随着时间慢慢地流逝，会慢慢地适应自己所在的环境，适应那些开始的时候不能接受的东西。

我在内部咨询部，更准确地说是大中华区安全合作部，也开始慢慢地适应了，自从我调查完了上海的自杀案以后，没有我想象的那种波澜。反而是非常平静，再没有人说起这件事情，也没有人提到过那天发生的事情。

只有在一些吃饭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消息灵通的人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有些人会悄悄地低声讨论那件事情，对自杀的原因传得也是五花八门的。大概一个月以后，那些消息灵通的八卦人事好像也没有心情议论这个事情了，找到了新的话题。

那一天，仿佛是我在这个部门的忽然的一个高潮，结束了也就风平浪静了。

平时，我好像觉得已经忘掉了那天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我心底没有，晚上一个人在家，点上一支烟，或者是睡不着的时候，我还能想起那天发生的事情：

浩哥，Gary，刘胜，吸血鬼男人 Tony，Ray，主持人王先生。

浩哥的提前知道。

Gary 的自杀现场。满屋子的芬芳，和感觉很干净的浴池。

Tony 用手按灭烟头时说的话，我包里莫名其妙的 20 万。

刘胜告诉我的事情。

Kary 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以及硬盘里面不知道是谁写的那句诡异的英文。

这些事情仿佛和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却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底。但是我却不得不尽量地装成我已经忘记了，我不想表露出什么，特别是在 Kary 面前。

从那天开始，我内心深处有种恐惧开始蔓延，我也说不出是因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做梦突然惊醒，会更小心地说话，更仔细地听别人说话，更认真揣摩老板 Kary 说的话，提防着身边的一切。

因为我知道，出来混，该还的早晚要还。我预感到这个事情还没有完，虽然现在没有人再提起。

但是好处是，从那天开始，Kary 开始把我带进这个神秘的内部咨询部，我也开始全面地学习、接触这个部门所谓的内部安全工作。

大概是我和 Kary 吃完饭以后一个星期，Kary 带我见了三个人，三个和我以后的工作有紧密联系的人，从此以后，我不是单兵作战了。

那天我记得黄历上说：己不破券，酉不会客。

可能是 Kary 故意给我留了些时间让我从上海事件中自我恢复一下，也许是 Kary 忙着玩她那两个纪念版本的京瓷的卡尔蔡司镜头。和 Kary 吃完

饭后的那一个星期，我几乎都没有什么事情做，每天都是在公司上上网，看看股票，和公司的朋友同事喝喝咖啡聊聊天。

那天早晨，我来到办公室以后，Kary 就给我电话，让我去她办公室一下。

“Kary，早啊。”我到了 Kary 的办公室。

“Hey，Tom，今天我们约了见我们的合作伙伴的 Contact Window（联系窗口，指特定的和我们联系的人），我们把工作聊一下啦，以后你就多辛苦啦。”Kary 的声音嗲到我身上起鸡皮疙瘩，特别是看着她那抹着很厚的粉的脸时。

“好的 Kary，什么时候？”我问。

“我一会儿叫你吧。”Kary 说。

我还想问什么，到底是聊什么工作，但是 Kary 好像没有继续说话的意思。

我也没有说话，用手指了指我办公室的方向，脸上露出询问的表情。Kary 点点头。

我回到我的办公室。

大概上午 10 点，Kary 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就和 Kary 一起下楼，来到公司楼下的一个咖啡厅。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咖啡厅。因为就在 EGE 公司楼下没有多远的地方，所以 EGE 公司和这个咖啡厅有协议，公司的餐费补助都可以在这个咖啡厅消费，而这个咖啡厅也提供一些商务餐，所以中午有大量的 EGE 员工在这个咖啡厅吃饭，一般是客户或者同事之间聊天大家也喜欢到这里来，我们一般称为 EGE 的食堂。

这个咖啡厅都是沙发座，很舒服，但是只有一个包厢，在最里面，需要有个包厢费用，而且需要预订，一般大家有重要的事情才去订这个包厢。

Kary 和我进来以后，Kary 直接就往最里面的包厢走去。

上午 10 点钟，已经有不少人在这喝咖啡谈事情，大多都是 EGE 的人。Kary 慢慢往里走，我在她后面慢半步跟着。我在 EGE 已经好几年了，所以

有几个熟悉的人见了就和我点下头，但是大家都有点诧异地看了一眼 Kary，分明都不认识她，诧异我为什么跟在她后面。

Kary 却好像没有看见似的。

到了最里面的包厢，Kary 先坐了下来，我随着坐到了她对面。

这是一个装修得很讲究的小包厢，中间一个小茶几，小茶几的三面都是沙发，只有对着门口的这一面是开放的。Kary 坐在了一侧，我坐在了另外一侧。

Kary 坐下以后，就点了很讲究的咖啡和配套的小点心，用发嗲的声音对着服务员说出了一长串的英文单词。而我，就点了杯可乐，还是含糖的。我看出 Kary 在我点可乐的时候笑了笑，对我点可乐的品味有点不屑。我也笑笑，用这样的小事让老板觉得自己的品味有优越感，不是什么坏事。

我们随便聊了聊，大概 5 分钟以后，有人敲了敲门，进来了两个人。

我赶忙站起来，但是 Kary 却没有。

前面走过来的是一个胖胖的男人，看上去年纪不小了，应该 40 多岁了，但是却感觉精神很好。他不像一般的胖胖的人都皮肤很光滑，他脸上的皱纹很多。白色衬衣，西裤，皮鞋，能看得出相当地讲究。

他看了我一眼，还是走向坐着的 Kary 那里，脸上堆起来笑，笑起来皱纹更多了，有种花卷的那种感觉，总之让人看起来不舒服。

“Kary，你好啊，看起来越来越年轻啦……”这个男人对 Kary 说，却没有去和 Kary 握手，只是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

Kary 却根本没有站起来的意思，冷冷地说道：“王明，这是我们部门的高级经理，Tom，以后这边的事情都是他负责了。”

王明又一脸堆笑地过来和我握手，说：“幸会幸会，以后多多照顾。”

我揣摩着 Kary 的态度，也只是不冷不热地说了声：“你好。”

Kary 继续说：“Tom，你交代交代王明我们这边新的工作。交代好了以后给我个电话。”说完，Kary 竟然直接离开了这个包厢。

王明还是一脸堆笑地对 Kary 说：“慢走慢走，有事情随时吩咐。”

王明回过头来看着我，又是一脸堆起来的笑。胖胖的脸看上去更像一个花卷了。

后来我和这个人熟了以后，我就直接叫他王花卷，或者卷子哥。

我让王花卷坐，王花卷让了让，还是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刚才 Kary 的位置。但是王花卷只是轻轻地坐在一个角上，身体前倾，那胖胖的身体，我都感觉坐成那个姿势挺难受的。他还是一脸笑地看着我，脸上那种表情，怎么说呢，贱贱的！

他没有说话，就像一个小学生，坐在老师前面，很不自然，等着老师批评的样子。

我看了王花卷一眼，说：“王经理啊，这位是？”

我早已经注意到了和王花卷一起进来的另外一个男人。

这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看起来也就是 25 岁左右，人高马大，非常结实，穿着一个稍微有点宽大的衬衣，但是还是能看出很发达的肌肉，脸却看起来很清秀、很老实的样子。

“不敢不敢，叫我王明就行，或者小王。”王花卷还是一脸的笑，“哦，这个是我这边的小弟，平时跟着我，叫他螃蟹就行。”

王花卷向那个叫螃蟹的小伙子使了个眼色。

小伙子很利索地走到我面前，一个立正的动作，稍微举了个躬。非常干净利索，好像能看出来有种军人的风范。

有时候一个人的外表气质真的很有意思，我看到王花卷的第一眼，就觉得这个人很讨厌。但是看到螃蟹的第一眼，就觉得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不过，第一感觉，有时候是准的，有时候是不准的。更多的时候，感觉会随着你所在的环境、你的立场的变化而变化，也许这就是主观意识。

王花卷又对螃蟹使了一个眼色，螃蟹就利索地对我们笑了一下，推开包厢门出去了。

王花卷又开始对着我笑。

我却冷冷地看着他。

大概半分钟。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这一会儿，我却很多的思绪，Kary 对我说今天要见见合作伙伴，那么合作伙伴只有两种，一种是公司里面的合作伙伴，一种是公司外面的合作伙伴。从王花卷表现的气质看，他肯定是公司外面的合作伙伴。

前面我说过了，EGE 公司有很多外面的合作伙伴，这些公司在各行各业都有，来帮助 EGE 开展各方面的业务，当然收费也不菲。我从上海拿回笔记本就是靠着一家政府关系的合作伙伴，当然，也花了一大笔钱。

很多这样的合作伙伴都是完全靠着 EGE 吃饭的，说直接点，EGE 公司是这些小公司的甲方。所以，他们都把 EGE 公司自己对口业务的经理当成自己的财神爷。如果这些经理不和这家公司做生意，他们很可能就会赚不到钱。

所以我又想到了 Kary 刚才的表现，和那句很冷的话“Tom，你交代交代王明我们这边新的工作。交代好了以后给我个电话”。我觉得 Kary 至少表露了两个意思：

- 我和 Tom 是你王花卷的老板，你得老实把我们的人供着。
- 虽然现在你和 Tom 做生意，但是我 Kary 是 Tom 的老板！

但是 Kary 却没有告诉我，和王花卷谈什么，只是让我交代交代他工作。我想了想，还是先开口说话了：

“王明，你们这边的业务……”我冷冷地说，让他接我的话。

果然，王明不是傻子，这样的小公司老板都不是傻子。

特别是，他这个公司是对口我们内部咨询部的小公司。

“经理，或者我叫 Tom 哥吧。”王花卷一脸堆笑的。

“Tom 就好了，我没那么多讲究，随便点。”我说。

“呵呵，Tom 哥爽快！”王花卷开始多少自然一些，看得出他好像被 Kary 折磨得有点紧张。

“我们这边是这样的，我先说说，Tom 哥给指点指点。”王花卷开始说。

我扭了扭身子，在沙发上坐得舒服一点，一副准备听他介绍业务的样子。

“Tom 哥，我很早以前，还没有和 EGE 合作的时候，听过 EGE 公司的一个故事，说是 EGE 公司的总部，一个员工过生日，在公司遇到各种各样的待遇，部门准备蛋糕啊，老板给贺卡啊，有整个部门的签名啊，还有 CEO 的签名贺卡啊。还有什么什么，让这个员工感动得不行。然后这个员工享受了一天假期。晚上，这个员工在家里，和妻子孩子享受家庭生活。外面

下着雪，他们吃着晚餐，真是其乐融融啊。这位员工觉得真是生活得太幸福了。忽然看到外面有一个人在他家门口转来转去的，全身都是雪，和个雪人一样。员工觉得很面熟，也很诧异，就出去看了一下，发现那个人也是 EGE 公司的，就是负责今天给他过生日的人力资源部的同事。这个员工很诧异问：‘你怎么在我家门口转悠啊，这么晚了还下着雪’，那个同事说：‘先生，我今天的职责是让你开心，我正在想，怎么能让你更开心一点’。这个过生日的员工感动得差点哭了。觉得 EGE 简直就是天堂，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地方，自己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 EGE。”

我不知道王花卷为什么说这个，没有打断他，他也继续说。

“后来，一次我和 Kary 吃饭，也提到了这个故事。Kary 听我说完，就说：‘估计后来这个员工因为涉及内部安全问题被开除了，开除当天也是一个人在他屋外面转悠，那个转悠的人就是你王明’，嘿嘿，开玩笑啦。”

我忽然觉得起鸡皮疙瘩。特别是他从前面那个故事，忽然过渡到了后面这一个。而且是借用 Kary 的口说出来，这样地介绍自己。从这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已经知道了：

王花卷，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而且，前面一个故事是说，EGE 公司会把员工照顾得无微不至，让员工处处体会到公司的温暖。但是与此同时，在背后，会更加紧密地对员工进行监督，保证公司安全，发现任何问题就马上追究责任。而做这个工作的正是我们内部咨询部。

不过我还是没有打断他。王花卷继续说：

“所以 Tom 哥，我们这边会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是你们不想做的，我们都会帮忙做。嘿嘿。这么说，外面的事情，我王明都能帮你搞定！”

王花卷拍着胸脯说，拍得身上的肉颤颤的。我已经大概明白了这个胖子到底对我们部门是怎么个支持法。

“王明，你公司几个人？”我忽然问。

王花卷明显一愣，笑了笑，说：“干我们这行的人多也没有用，就我们两个，我和螃蟹。螃蟹是退伍的特种兵，我的三服内的表弟。别的就是靠

朋友的关系嘛。”

我忽然觉得我问得可能有点不专业，想了一下，说：

“现在 Kary 给你些什么业务？”

王花卷陪着笑，小眼睛几乎看不见，但是闪着贼亮的光。有时候大家说有些人有外表优势，我觉得王花卷就是这样的，如果他不和你说话，感觉甚至有点笨乎乎的，而却隐藏着我不敢小视的精明。

可惜，眼睛不能隐藏。

“Kary 这边现在就是，监听下手机通话，短信。有时候盯盯人，有时候会审审老鼠（后来我才知道，是商业间谍的意思），调查个你们不方便出面的事情。总之是五花八门了。不过以后还希望 Tom 哥多照顾点生意做做，我这边的服务质量绝对过关！”

我“嗯”了一声。想着刚才王花卷的话。

这个时候，王花卷从自己的小黑色老板包里面拿出一个信封。

推到我面前：“第一次见 Tom 哥，一点小意思。”

我大概估量着那个信封的厚度，如果是人民币，估计是 5 万块吧。

我看着王花卷，笑了笑。

没有说接受，也没有说不接受。拿出烟，点上一支，让了让王花卷，他表示不抽。我自己慢慢地吸了一口，轻轻吐出烟圈，看着烟圈，没有看桌子上的信封，也没有看王花卷。

钱，我不是不爱钱，但我在思考怎么拒绝。在外企打工，谁不爱钱？不爱钱为了什么工作呢？这不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公司，每个人都有解甲归田的时候，不是因为钱，谁在这个外企累死累活地打工，拼命地升职呢。所以，我不是不爱钱，只是我现在不能拿这个钱。

我还没有弄清楚，Kary 和王花卷的关系到底怎样，而王花卷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按理说王花卷现在指望我这边的业务吃饭，他给我一些好处是应该的，只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给，更多地是一种试探，从这方面说，这个 5 万，太少了。我拿了 this 钱，就会在王花卷的业务交往中被动。而 Kary 刚刚把这块业务给我，我刚开始接触到，是不能被动的。

我继续抽烟，根本不看桌子上的信封，又慢慢地吐出一个烟圈。

我用眼角余光看到王花卷脸色很尴尬，那信封拿回去也不是，接着说什么也不是。

我看着王花卷，又笑了笑。

“王明，你和 EGE 做生意几年了？”我不冷也不热地问。

“Tom 哥，有两三年了吧，都是和 Kary 这边合作。”他很小心地说，脸上很不自在，我好像觉得那个胖胖的脸上了一层细细的汗。

“我在这 5 年多了，大家都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笑，冷冷地，还带有点讥讽的语气，吐了一口烟，把信封轻轻地往回推了几公分，只有几公分。

王花卷感觉很尴尬，我没有说话，盯着他看。他也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看着我，很不自在，但是很快又恢复过来：

“Tom 哥，我没有那个意思，就是第一次见面嘛，以后还得靠你照应。”

我挥了挥手打住他说话，我往前坐了坐，由刚才仰在沙发上到现在的坐着，身体也往前倾了倾。

“王明，说实在的，我刚来这个部门，正是需要出成绩的时候，你支持我，把活做漂亮点，我这边说得起话，自然照应你的生意。”

我说完这句话，从桌子上拿起信封，伸手拿过他的那个黑色的皮包，塞了进去。

王花卷看着我在放，没有制止，也没有笑，一脸认真地说：

“Tom 哥，您放心，您这边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就是。行业规矩我懂。您这边为难的地方说一声，大家都是朋友。”

我听他说的同时看了看表，大概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我不想继续谈下去了。就又拿出手机装做查邮件的样子。

“Tom 哥，要不您先忙着，有什么事情再吩咐我？”王花卷又是一脸堆着笑。

我站起来，拍了他肩膀一下。他做出一个很坚定的会支持我的表情。

我没有说话。他叫了下门口那个叫螃蟹的小伙子就走了。

后来，我很多次回忆起这一天在包厢里面的情景，不是回忆王花卷。而是，这一天是我第一次见到“螃蟹”。

监听 2

我自己坐在这个包厢里面，把剩下的那支烟抽完，想了一想，打通了 Kary 的电话。

“Hi, Kary, 方便说话吗？”我问。

“嗯，完了？”Kary 问。

“嗯。完了。他们能做的业务我了解了，我也让他们知道自己是 Vendor（供货商，外包业务的合作伙伴的意思）。”我说了这句我刚才就想好的话。

“呵呵，Tom，我相信你啦，你很资深的啦。”那边的 Kary 笑着。

“老板，那以后我们和他们这边的合作……”我说了一半，很疑问的语气。因为我看到刚才 Kary 毫不掩饰对王花卷的厌恶，所以还是想试探一下 Kary 对与他们合作的态度。

“Tom，你不要多想啦，我对王明这个人不怎么喜欢，不过他们做事情还是很专业的。”Kary 笑着说。

“明白了，老板。”我也笑笑。

“这样，我叫 IT（内部信息支持相关）部门的 Vince 去找你，这个人还不错。”Kary 说。

“好的，我等着。”我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自己在这个包厢里踱着步子，想想刚才和王花卷说的话，王花卷说监听手机电话、短信，盯盯人，做所有我们不方便出面的事情。到底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不方便出面的呢？我在这个部门只经历过上海的自杀案这个事情，难道还有更多的事情？这在我的预料之中，所以我没有非常惊讶。但是我还是觉得心中有点憋堵。我过去在 EGE 的 5 年，难道都是在监听中度过的吗？

这时候有人敲了敲包厢的门。

我说了声“请进”。

一个 30 岁左右的小伙子进来了。这个小伙子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可能是混血，中等的个头，但是看起来精神气质都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全身充满了朝气似的，乍看 25 岁左右，但是仔细看还是能觉得已经 30 岁左右了。

头发不是那么黑，眼睛也不是那么黑，却几乎是中国人的面庞，女孩子估计会认为相当帅气。穿着相当随意，运动鞋，牛仔裤，T 恤衫，更让我注意的是，他一只手拿着一个笔记本电脑，另外一只手上竟然拿着一个太阳镜。总之看起来是非常的阳光。

Vince 进来包厢以后很客气地过来握了握手，“Hi, Tom, Nice to meet you（很高兴见到你）。”一脸阳光灿烂的笑容。

“Me too.（我也是）”我示意他坐下。

“你能说中文？”我接着问，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类型的。

“可以的。”Vince 笑着，但是我能听出他中文说得并不是那么流利，“这样，我先介绍下我自己。我是 IT 部门的信息安全经理，直接汇报给总部，但是我在中国服务于你们部门，就是说，我负责支持你们部门，而且只支持你们一个部门。”

他好像觉察到自己直接说得太多了，我好像还没有说话，就停住了，看着我。

我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我心里也放轻松一点，这个人是典型的 EGE 公司风格。我以前和朋友开玩笑，说 EGE 的风格就是，别人还没有说话，EGE 的员工就开始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别人，充满了自信和一种盲目的自大，甚至有种“我就是这样的，你合作就得按照我的方式”的意味。不过我不讨厌这样的方式，反而觉得这样的人好对付一些，因为我很熟悉。

Vince 看我示意他继续，就接着说：“总部那边算是我的技术汇报线的老板，而 Kary 算是我的业务线的老板，我不参与内部咨询部的任何事情，只是负责支持你们的内部信息安全工作。”他特意地强调了“支持”这两个字。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示意他抽烟。他笑着摆摆手，我就自己又点上一根。

“所以以前我是全力地支持 Kary 的工作，现在 Kary 跟我说了，下面我主要全力支持你的工作了，Tom，很高兴能和你合作。”他还是那一脸阳光笑容地看着我。

“哦。”我点点头，抽着烟，看着包厢墙上的画，没有看他，从牙缝里抛出来这几个字：“那这么说我也算是你的半个老板了？”因为我对他最后说的“合作”两个字很不爽。

“是的。”Vince 好像没有听出我话的意思，还是笑着说，“我准备了一个 Slide（幻灯片），来介绍一下我这可以支持你的工作”。

我用手制止他。问：“你做这个工作几年了？”

“大概一年了。”

“在 EGE 几年了呢？”

“两年多。”

“在这个工作之前做什么工作？”我快速地问。

“在总部做信息安全专家。”

“那时候在中国有你这个职位吗？”

“没有。”

“那个时候如果 Kary 需要内部信息安全支持，找谁呢？”我非常快速地问他，不给他一点时间去思考。

“也是找我。那个时候我在总部。Kary 后来觉得这样支持不方便，就申请了把我从总部调到了中国。”

“你在加入 EGE 之前呢？”我接着问。

“在美国海军服役两年，信息技术方面。再之前就是在美国上学了，学习信息安全，master（硕士）。”他笑了一下，没等我接着问就自己说了出来。

我也笑了笑，“你美国籍啊？”

“嗯，是的，不过我有 3/4 的中国血统。”他一脸笑容。

“好吧，你可以讲你的 Slide（幻灯片）了。”我示意他继续。

他好像没有在我的质问中生气，还是很兴高采烈地开始讲解他的 Slide，

他讲解业务的时候很快，开始用中文，慢慢地英文越来越多，最后几乎全部是用英文在讲了。

整个过程中，他都很兴奋，很专业地在讲解，我也没有打断他，但是我从他讲解的内容里面得到的信息，却让我兴奋不起来，而且让我越来越感觉一身冷汗，他的讲解很有条理，从平时使用频率的多少来讲解他能够做到的支持工作，一共 7 页的幻灯片：

- 公司所有人的邮箱账户我们都是可以随时查看的，我们可以得到每个人的账户密码，也可以远程访问、察看任何人的工作邮箱，甚至可以用他们的邮箱发邮件。
- 公司任何人用任何聊天工具聊天，都是被监听的，而且备份起来，我们可以查看公司所有员工在过去一年的用任何聊天工具的聊天记录。
- 不管工作邮件、私人邮件、工作聊天、私人聊天，只要是用公司网络，都是被记录的。
- 所有员工的访问网站的记录、操作邮件的记录、在公司外登录内部网络的记录、下载软件的记录、安装软件的记录。
- 我们可以远程接入公司网络内的任何电脑，查看这台电脑内的资料信息，只要这台电脑是公司内部的电脑。
- 所有用公司固定电话打的电话、公司的网络打的 IP 电话、用公司的电话会议系统开的会议，语音都是被记录的。记录保持时间 6 个月。
- 公司给员工配的手机号码，可以调取手机短信记录。但是不能监听电话。除了这个之外，目前还没有监控盲点。

他说得很快，很自信，好像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介绍完了以后他又改成了中文：“现在我这边正在优化系统，建立商业智能系统，能高效、快速地获得任何您所需要的信息。”说完，看着我，等待我赞许。

我没有说话，又点上一支烟，可能是今天上午抽得太多了，引起一阵咳嗽，我按了下桌子上的叫服务员的那个小的点菜器。

Vince 估计从国外长大，从小习惯于被赞美，看到我没有赞许他的陈述，

有点不高兴，不过也没有说话，只是抿抿嘴，好像觉得我是一个不好对付的老板。我看在了眼里。

服务员过来，我点了杯白水，问 Vince，他点了杯果汁。

我现在需要一些时间思考，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 Vince 这个人的性格，以及我怎么和 Vince 相处合作。

“你刚才说的商业智能系统是怎么回事？详细地说说。”我问了 Vince 一句话。我希望多点时间来思考。

“哦，商业智能系统是现在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它能够更加智能地进行信息监控。比如说，现在 EGE 公司正在进行一个很大项目的跟进，和这个项目相关的人员都会进行更有力的监控过滤。比如说，我们会多一些关键字进行智能过滤，发现我们自己的员工和我们的竞争对手聊天，我们会标示出来。”他喝了口果汁，继续说了下去。

“我们给每一个员工有两个分级，一个是能掌握到机密的程度的级别。另一个是危险程度的级别。我们的商业智能系统根据员工的聊天记录、邮件记录等，智能地给这个员工的危险程度分级，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给您。”他说的速度越来越快。

“还有就是查询速度，那些监控的信息现在通过我们的系统，都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活动，非常迅速。”Vince 看着我笑了笑。

“我不会决策，我只是通过技术手段，把信息提供给你，我完全不参与，我只是通过技术手段，把信息提供给你。”他最后补了一句。

我听着他说话，喝了口水。

“你谁的信息都能监视吗？”我忽然问。

他好像还陶醉在自己的精彩陈述之中，忽然一愣，看着我笑了笑，说：“所有的人的信息都会被监控记录。但是我没法调取 GM（总经理，在 EGE 区中国，有 20~30 个总经理，上面一层就是 CEO 了）和以上级别的人的信息，需要你或者 Kary 的批准才可以。还有你和 Kary 的信息我也没有办法调取。”

“哦，这样。那我来内部咨询部以前的信息你可以调取吗？”我问。

“可以的。”

“我以前和朋友的私人聊天记录你也可以查看？”我接着问。

“是的。”

那一刻，我很愤怒，虽然我很早之前也知道点滴相关的事情，但是当 Vince 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答复以后，我还是很愤怒。我和朋友的聊天记录，和家人的聊天、邮件、通信，和工作毫无相关的私人邮件，他为什么可以查看？

人都是有隐私保护心理的，谁都不想自己脱得光光的让别人看，谁都不想把自己的私人信息让别人看。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很多小孩子都因为被人偷看了日记而和同学打架，和家长生气，和老师顶嘴。而现在工作以后，没想到所有的通信竟然都被毫无隐瞒地暴露了出来。我很愤怒。我知道这种事情不是因为 Vince，但是那一刻却有点不太理智。

“能给我删了吗？”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问出这样一句很不专业的话。

我抬头看着 Vince，我忽然发现 Vince 也很愤怒的样子，红着脸，看着我。

我看着他，大概看了有半分钟。

那半分钟，我也冷静了下来，由愤怒转到了好奇。我没有说话，我等他开口。

“Tom，我是很专业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你的信息记录。现在没有过，以后也不会。请不要怀疑我。”Vince 因为激动，脸涨得红红的，但是一点也不让步地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噗嗤”笑了一下。

“Vince，我知道你很专业的，Kary 也这样说了。你别多想。”我笑着说。

“那如果我批准的话，任何人的记录都可以查看，对吧？”我问他。

“是的。”他好像也缓和了下。

“Kary 的也可以？”我接着问。

“是的。”他回答。

“好的，明白了。”我看了看他，喝了口水，示意他也喝点东西。

“以前你支持 Kary 的时候，Kary 一般都从你这要什么信息呢？”我想

了想，接着问。

“一般就是要某个人在一段时间内的所有的通信记录信息。Tom，其实我觉得我这边并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比如这个商业智能系统，Kary 就不是很支持。全是我自己从我自己的 Budget（预算）里面出的钱来打造这个系统。”

“OK，我会很支持的。这样，你把这个系统相关资料给我一份，我看看我能不能给你一些 Budget（预算）上的支持。”我看着 Vince，努力装做很赏识的样子说。其实，我现在也根本不关心什么鸟商业智能系统，我只是想支持一下 Vince，这样他也能支持我。

我却没想到，这个系统在不久的将来给我带来了另外一段故事。以至于我后来无数次地想，我到底后悔不后悔当初支持 Vince 的这个系统。

果然，Vince 听我说完以后很高兴，又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这个系统的好处，让我有种很可笑的感觉，却又一时接受不了。因为我这个时候心理上还不能接受随便监听别人隐私，而 Vince 又很兴奋地介绍怎么可以更加智能地监听。就像一个杀人狂给你介绍如何把一个人快速杀死的感觉。虽然我知道他是很努力地在做自己的工作，但是还是忍耐着只听了几分钟。然后我看了看表。

Vince 看看时间，很直爽地问：“Tom，你还有别的会吗？”

“嗯，我要上楼和 Kary 开个会，要不我们改时间再沟通吧？”我说。

“OK。”Vince 听完，很爽快地收拾一下自己的电脑，一阵风似的走了。

Vince 走了出去，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忽然觉得有一点点嫉妒，因为曾经几何，他这样直爽的为人和洒脱的处世，也是我所希望的。

但是，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不过，这只是那一瞬间的感觉。一瞬间。

我看了看表，最后又点上一支烟，想了想刚才我遇到的这三个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让我从 Vince 和王花卷之中选择一个合作，我宁可选择王花卷。

原因很简单，我更喜欢和追逐利益的人合作。因为和这样的人合作，你能很容易地知道他想要什么。但是有一种人，他并不在乎自己的利益，

或者说是一般人认为的利益，他在乎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荣誉感、自尊，甚至攀比心。这样的人就很难合作，因为你很难弄清楚他想要什么，而这样的人有时候也总是不按照常理出牌。

我觉得 Vince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因为我感觉他的人生太顺利了，出身应该也是很好的，估计没有多大的挫折，产生了一种盲目的自信和优越感，这样的人更多地在追求着自己心中的一种生活。他做这样的工作，也许是为了爱好，也许是为了刺激，也许是别的，但是肯定不是为了吃饭。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

我在商业交往之中最怕“君子”了，因为我不知道，对他们来说，“义”是什么。

说得江湖点，就是感觉 Vince 不是一个“上道”的人。

而我感觉王花卷，却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小人”。

我这时候还有另外一个疑惑，Kary 明显对王花卷表现出了厌恶，而觉得 Vince 人很不错。按说，Kary 连十万块的镜头都不放过，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态度呢？她不像是一个 Vince 一样的人啊。

后来，我才明白，Kary 把个人感情和生意分得很开，个人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在商言商。

而且，你这个人不错并不代表大家喜欢和你合作。

不管怎样，我有了公司内外两方的合作伙伴，三个人。

捉老鼠 1

抽完了这支烟，我就回到了 EGE 公司的办公楼上。

从上海自杀案回来以后，Kary 已经告诉了我政治上的平衡她会负责，而别的公司内部安全的事情会慢慢交给我。“公司内部安全”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却一头雾水。而今天 Kary 安排交接了这两方的合作伙伴，让我大概知道了自己能获得怎么样的支持。但是我具体的目标工作是什么呢？难道就是一天到晚以监视别人为乐？肯定不是。王花卷到底能帮助我这边做什么事情呢？他说会“调查你们不方便出面的事情”，而调查这些事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找到像“浩哥”那样的卖了商业情报的人，然后抓到把柄？

而这个疑惑，也是现在我对自己的最大疑问了。在 Kary 没有给我工作时，我不知道自己要独立负责些什么事情。而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了。

我没有给 Kary 打电话，直接去了 Kary 的办公室。

Kary 的办公室关着门，我敲了敲门。

“进来啦。” Kary 发嗲的声音传来。

“Kary，方便吗，占用你几分钟？”我对 Kary 说，看上去她也没有什么事情，她的屏幕大概斜着对着我 45 度，我能看到她在看摄影网站。

“Tom，怎么样？和 Vince 也见了吗？”她看着我问。

“见了。也了解了他能给我们的支持范围。”我刚才在咖啡厅包厢里面试探了一下 Kary 对王花卷的态度。不过我不再想试探 Kary 对 Vince 的态度了。

“呵呵，那就好。”Kary 笑着看了我眼，又接着看她的电脑了。分明是不再想说什么了。

我揣摩着 Kary 的心理。Kary 把我招进这个部门，作为她的下属，她当然希望我为她多分担工作，但是当她把权力分出去以后，却又多少感觉到一丝不安全。特别是，她是一个女人，她需要安全感，在职场中也是，不管是级别多高，部门多特殊。我觉得她多少害怕我会对她产生威胁。在职场中，高你一级的人会有危机感，怕你随时都可能与他们平起平坐，所以有机会他们就会打击你，警告你，他们才是老板！

就像 Kary 从咖啡厅临走前告诉王花卷的那句话：“Tom，你交代交代王明我们这边新的工作。交代好了以后给我个电话”，她也是在表明：她 Kary 才是老板。

而这个时候她不再说话，也没有让我走，分明是在等我说话。

我也不敢乱说。

我在仔细地揣摩着，我下面的话该怎么说。

“老板，我还能帮你做些什么呢？”我尽可能地用很尊敬的语气对 Kary 说。

“那次我们说了，内部安全的工作交给你了，不过你得记住我那天说的。”Kary 话说了一半没有继续说下去，我知道她暗示那天她用“筷子”说的“平衡”的事情。

“老板，我能力担当不起啊，我还是执行，方向你定。还是靠你掌舵。”我还是尽可能诚恳地说。

Kary 看起来高兴了一点，又用很发嗲的声音说：

“Tom 啊，你还是快点历练出来，你承担的越多，我越轻松，都是打工啦，谁也不想多做工作的啦。”

我觉得 Kary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 Tom 承担的事情越多，我 Kary 就事情越少，要弄清楚自己的位置啊！当然，我还是顺着 Kary 的话说：

“那是，得多跟老板学习，方向你定，工作我做。”我笑着说。

Kary 看起来很高兴，用手指着我，也笑着说：“Tom，是呀，呵呵。”我笑着，没有说话。

Kary 拉了下椅子，好像要坐稳一些似的，说：

“Tom，我这边有事情需要你帮忙的会和你谈了。不过平时你可以找一找

公司里面不安全的分子，有怀疑就让王明帮你弄清楚。王明和 Vince 还都是可以信任的。只是事情弄清楚以后告诉我就好了，后面的事情我会权衡的。”

“嗯，明白。”我礼貌地答应着。

“对了，还有，商业间谍有可能是公司外面的竞争对手，这样的人你随便了。还有一种可能是总部派来监督我们大中华区的，这样的人都是手脚通天的家伙，小心点。别得罪了人。”

“哦，明白了，老板。”

“嗯，也没有别的了，Tom，你去吧，有事情弄不定直接告诉我。”Kary 对我笑着说。

“OK，谢了 Kary。”我最后一句没有称呼老板，很随意地打个招呼，回到我的办公室。

我很满意我刚才在 Kary 办公室的表现。

而且我也知道了我下一步需要做的事情：内部安全监控，找到一些有问题的人。

在职场中有一个道理：和上司搞好关系是一门必需的功课，为自己找好靠山很重要。而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有足够的价值，以至于上司都必须拉拢你。

我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必须做好事情。

而做好事情，我还需要一个人，就是王花卷。

几乎大半年以后的一天，已经是我躲在北京的东北五环附近的时候，我还没有遇到胡哥的那些日子里面，每天都是醉生梦死。有一天晚上，我喝了好多酒，忽然想起来，如果我不是那么想表现，不是那么想表现出自己的价值，就不会去找王花卷。或者，我从上海自杀案回来，主动放弃这个部门的工作，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了。我边想着边喝着酒。越想越多，却一直在自责，越想越自责。

我坐在沙发上，把头埋在两个手臂之间，看着地下的啤酒瓶。我感觉到一阵阵的心痛。我已经知道我为什么想起来那一天，因为如果那一天我

没有决定继续约见王花卷，让他帮助我做好我的工作，我就不会和王花卷合作那么深。而如果不是合作那么深，后来在东北的时候，就不会和螃蟹一起去。如果螃蟹不是和我一起去东北，就不会……

我自责，只是因为一个人，螃蟹。

一个我真正觉得对不起的人。

不过，那是几乎大半年以后我才在喝得醉醉的时候想起来的事情。

但是在当时我做事情正做得心发热的时候，没有任何退缩的念头。

和王花卷、螃蟹和 Vince 见面大概两天后，我主动给王花卷打了个电话约一起吃午餐。王花卷听起来很受宠若惊，约好了时间中午后，说会开车到公司楼下接我。

大概中午 11 点 40 的时候，王花卷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在停车场等我了。我到了楼下停车场，王花卷没有下车，闪了闪车灯，在车里向我招了招手。

他自己开车来了，这次没有带螃蟹。

我直接坐在副驾驶座上，对他点点头，没说话。

“Tom 哥，下午急着回来啊？”王花卷还是那一脸的笑。

“没什么事，怎么？”我问。

“要不咱哥俩去郊区尝下鲜？这个时候的虹鳟鱼不错。嘿嘿。”王花卷看着我笑着说。

“好啊，随你吧。”我下午也确实没什么事情，或者说我最近都没什么事情，Kary 没有给我具体的工作，而我也没有很具体的计划需要做。和王花卷吃饭，就是我最近的一大计划了。

王花卷开的是一辆奔驰车，但是应该是很老了，看起来破破旧旧的，连前面的奔驰的标志都不知道哪儿去了。但是坐着还是挺舒服。

我笑着对王花卷说：“王总啊，是不是该换换车了？”

王花卷也是边笑边说：“那还是看 Tom 哥您的支持力度啦。Tom 哥别取笑我了，嘿嘿。”

我们两个在路上开着玩笑，说话也越来越随便起来。

可能是工作日时间出城的不多，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来到了怀柔一个小村庄的四合院。这个地方没有多少名气，也没有什么招牌，我在以前部门的时候经常带客户来怀柔附近吃农家菜，但是还真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进去以后，发现里面的装修一点也不像吃农家菜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装修得可以说是奢华，有点像后海附近的四合院餐馆，甚至有点小资。

王花卷好像看出我的疑问，说：“这个地方，是我一个朋友开的，安全，呵呵，安全。”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在四合院的南面的屋子，里面一个小间里面，我和王花卷坐了下来。我不得不佩服王花卷真会挑选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窗，窗外就是一个湖。而从这个窗户看出去，就是湖面上的波光粼粼和湖对面的山景。

老板进来，和王花卷很熟悉的样子，王花卷对那个老板说了几句耳语，但是声音还没有小到让我听不到的地步：“这位是我的贵客，好菜特色菜尽管上，弄得精致一点。”

然后王花卷又对我说：“Tom 哥，喝点什么酒吗？不知道您今天下午还有没有事情，您来定吧。”

“啤酒吧。”我说。

“好，好，就啤酒。”王花卷又对那个老板说，那个人也就给我们关上门，退了出去。

“Tom 哥，今天有什么工作需要指点吗？嘿嘿。”王花卷笑着说。

“王明，你这么说我真不知道说啥了。”我也看着他，平静地说。

“我错了，我错了，先自罚一个。”王花卷直接把刚倒到自己杯子里面的啤酒喝干了一个。“出来我们就是朋友了，Tom 哥，说实在的，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够朋友，说的直接点，我们兄弟对脾气啊。”

“哦？”我有点惊讶，等他继续说话。

“我很受不了和 Kary 打交道，真的很受不了。我这个人爽快，当着你也不敢说假话。如果不是你来，我甚至都有点不想和你们 EGE 合作了。”

王花卷直截了当地说。

我听他这么说，有点放心，又提起警觉心。

让我放心的是：我知道，在职场上，只要你不是一个人自言自语，就得担心谈话对象会把话传出去。而一般来说，你说的话一般都会传到老板耳朵里。所以我担心王花卷是一个传话的人，来的路上就想今天的对话要很谨慎，特别是如果他会录音今天的对话……没想到他竟然主动地抱怨起 Kary 来了。

提起警觉心的原因是：按说他这样圆滑的人，怎么会向我主动抱怨 Kary 呢，难道他不担心我和 Kary 关系很好？难道他不怕我怀疑他和 Kary 关系很好？我听他这么说的那一瞬间，还真的怀疑他是 Kary 的心腹故意地试探我。但想想没有利益上的必要。

“为什么？”我接着问了句。

王花卷好像觉得自己说得太直接了，稍微犹豫了一下，接着说：“Kary 对我这边的生意打压得厉害啊，说实在的 Tom 哥，我现在就指望和你们部门合作呢。来，我先敬你一个，Tom 哥”。

我和他喝了一杯酒以后，烤鲜鱼就上来了。

我开始吃烤鱼，味道果然不错。

“王明，我们也别你敬我我敬你的了。今天还是我约的你，我们先吃菜，先吃菜。”我打住了他的话。我就当成他这个时候话多，让他吃菜暗示他一下。有些话他想说，我现在未必想听，或者是现在未必敢听，或者是听到对我现在也没有好处。

我们随便聊了一些哪些饭店的野味好吃，哪儿的饭店的农家菜不错。

“王明，你这边主要是帮助 Kary 排查一些内部的商业间谍吧？”我忽然问。

王花卷明显一愣。

“是啊，Tom 哥，我就是你们的猫，专门抓老鼠。”王花卷“嘿嘿”地笑着说。

我现在才明白第一次和王花卷见面的时候，王花卷说的“抓老鼠”，“老鼠”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个抓法？”我没有看他，边吃东西边平淡地说了句。

“一般 Kary 告诉我个名字，我会去调查。如果那个人是老鼠，我会把证据给 Kary，如果那个人不是，我也会告诉 Kary。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呵呵。”他笑着说。

“抓过多少老鼠了？”我看了他一眼，还是不冷不热地问。

“嘿嘿，不多啊。而且我还有存货啊，老鼠都抓完了养猫干啥呢？嘿嘿。”王花卷很神秘地看着我说。

“哦，怎么说呢？”我看了眼王花卷，他还是故作神秘地看着我。

“这样 Tom 哥。我知道你现在需要抓几个 EGE 的老鼠交给 Kary，没问题，这件事情小弟绝对给你办得漂亮！”王花卷看着我，很有把握地说。

没错，王花卷确实很聪明，他的位置决定他必须很清楚我需要些什么，满足了我的需要，他才有生意可以做。而刚才王花卷的话确实告诉了我，他可以帮助我。

“那是不是老鼠，全是你一个说了算啊！”我吃着鱼，很随意地说了一句。

“Tom 哥，你别误会。老鼠已经进入笼子了，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抓住，一种是养着，肯定不能放出去了，是吗？”王花卷很开心地笑着，脸上的肉一颤一颤的。

“这么说你小子赚不少啊？”我看着王花卷冷冷地说。

“不不，不敢，这里面水太深，有真的，有假的，也有你们总部派来的，我一个外人，可不敢随便玩。”王花卷很紧张地跟我表态。

我没有回答他，我在思考着。

我知道王花卷说的养老鼠大概是什么意思，是说抓住商业间谍以后，并不告诉 Kary，而是和做商业间谍的人达成一个地下的利益协议。如果需要的话，再把这个商业间谍交给 Kary。这样，我就会在这里面受益。

我笑了笑，对王花卷说：

“那我全靠你给我挣这第一笔业绩了，哈哈。”我开着玩笑。

“明白，明白，来，敬你个 Tom 哥。”王花卷很客气地敬了我一杯酒。这次，我接受了。

“Tom 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不瞒您说，我小时候我爹和我说，我祖上开镖局的，好多代都以这个为生啊，而且，我祖宗当时的字号还是很出名的。”王花卷又给我倒上酒，说。

我“嗯”了一声，听他下面说什么事情。

“我小时候就想啊，镖局，那肯定都是武林高手啊。您想啊 Tom 哥，古代的时候做生意，没有银行的时候，都是押送银子啊，还有什么给皇帝进贡宝贝什么的，都是镖局押送。那得多少武林豪杰眼馋啊。我就觉得我祖上都是超级武林高手。”

王花卷吃着菜说着。

“后来我小时候，大概 10 岁吧，我也忘了，反正就觉得我是武林高手世家的后代，整天地幻想着自己成为一个武林高手，也喜欢玩枪弄棒练练拳。终于有一天……Tom 哥，我再敬你个。”

“王明，你还卖关子啊，先讲完了故事再喝。”我笑着说。

“好，好。终于有一天，我爹看见我不好好念书，在院子里面练拳，走了过来一脚把我踹趴了。我哭着爬了起来。我爹问：‘你不好好学习，天天乱玩！’我哭着说：‘我不是乱玩，我要成为武林高手，光宗耀祖！’我爹一听，乐了。说：‘成为武林高手就能光宗耀祖？’我很认真地说：‘是啊，我们祖上是有名的镖局啊！’我爹一听，更乐了：‘镖局都是武林高手？’我很认真地点点头。我爹把我拉了起来，拍了拍我身上的土，让我坐在地上，我爹也坐在地上，对我说：‘孩子，镖局是需要会武功，但是你想想，几十个人压镖，顶天了吧，遇到几百人的土匪，还是不行啊，武功再好，一样被劫走。所以，镖局出镖之前，都要打点这一路的道上的好汉。道上的好汉也会给个面子，这样才能吃长久饭。镖局和道上的土匪本来就是一家人，分工不同而已，别觉得镖局都是高手，再高的高手也打不过几十人啊，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咱们祖上和著名的镖局的牌号，那是道上的兄弟给面子，给捧这个场子，知道不？你要好好学习，懂得做人的道理。会做人比会武功要重要得多！’我爹给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还不怎么懂，不过一直到现在记得很清楚。”

王花卷看着我，微笑着，给我说完了这个故事。

我看着窗外，想着他刚才说的这些话。
又想他开始告诉我的“养老鼠”的那句话。
我觉得王花卷他爹可以放心了！

那天和王花卷谈得很过瘾，大家畅快地聊了很多，但是在工作上的事情都点到为止，都聊了些别的东西。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人不鬼说胡话。

从那天起，我和王花卷说话都开始说胡话了。也为了配合他的江湖习气，我开始很干脆的叫他：王花卷，或者花卷哥。

王花卷对我叫这个外号很是高兴，甚至让螃蟹也这么叫他。

那天吃完饭，王花卷把我送回家，我在离家大概一里路的一个超市下来了，告诉他我要到超市买点东西，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住哪儿。

我走这一里路回家，路上有一个报刊亭。

我从这个报刊亭买了5个不记名的预付费的手机号码卡。

因为吃过这次饭，我对王花卷是又信任，又警惕。

捉老鼠 2

和王花卷吃完饭的第二天上午，我刚到公司没有多久，就收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Tom 哥，是我。方便吗？”电话那边王花卷一改往日的客气，很平静地说。

“开会，等下吧。”我说完直接就挂了电话。

我拿出一个以前用的旧手机，装上一个新买的手机卡，给王花卷又打了回去。

“王花卷，什么事？”我笑着说。

“嘿嘿，Tom 哥，”那边的王花卷恢复了以前的那种笑声，“今天下午一块去审一个老鼠，有空吗？”然后又很神秘地笑了两声。

“好，没问题。”我答应了。

“那下午 1 点钟我在公司楼下等你吧。”王花卷说。

“OK。”我答应了一声就扣了电话。

后来，我查了查，那天，黄历上说：丙不修灶，辰不哭泣。

后来我回忆，也是那天，我也算第一次近距离欣赏了好莱坞似的恐怖片，还得算是心理恐怖片。但是却一点点没有好莱坞似的血腥似的恐怖。

以至于后来我不管看什么好莱坞的恐怖电影，变态杀人啊，精神分裂啊什么的，看的时候心里面总是冒出来一句话：这手法，还不如王花卷呢！

以至于我后来不管看任何这种类型的电影，都觉得演员的演技不好，哪怕是约翰尼·德普演绎的《Secret Windows》，我还是觉得不够真实。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见识到了，一些真正的江湖手段。

我中午叫了个商务套餐送到了我办公室，就在办公室吃了。大概中午 12 点 50 的时候，我手机响了，还是早晨王花卷打给我的那个陌生的号码。

我没有接，直接挂了，坐电梯下楼直接到地下的停车场。

王花卷还是开着他那辆旧奔驰，闪了闪灯。我开门坐到了副驾驶。

“今天看花卷哥的安排了，给我挣点业绩啊！”我上车就和王花卷开玩笑。

“Tom 哥你就看好戏吧。”王花卷神秘地一笑。

我没有再接着说话，点上一支烟。

不一会儿，车开上了京顺高速。

我有点诧异地看了看王花卷，问：

“我们去哪儿这是？”

“哦，郊区我一个办公室。这个是老鼠的资料，Tom 哥你先看看。”王花卷说着把车挡风玻璃下面的一个小文件袋递给了我。

我打开这个文件袋。里面是几页的资料，其实是一个人的个人简历。

Mike Wang，EGE 公司大企业销售部资深技术专家，在 EGE 已经有 3 年了。然后有一些在公司的基本信息，级别，老板信息，做过的项目，等等，非常详细。还有一些是个人的情况，学历状况。在 EGE 之前在 MB 软件公司做过 7 年。从简历上看，这个人的背景是在外企圈子里面相当吃得开：10 年的顶级外企的工作经验，本土顶级本科，海归硕士。除了这几页的简历以外，还有一张 6 寸的照片。

我仔细看完，也仔细想了想，好像对这个人没有多大的印象，肯定没有直接打过交道。

“王花卷，他是商业间谍？”我感觉有点奇怪。

“是，老鼠一只。”王花卷笑了笑。

“你怎么知道的？”

“Tom 哥，各行有各行吃饭的门道嘛，我也不例外，嘿嘿。”

“王明，这事我弄不清楚那我可不敢往下走啊！”我笑着说，但是语气明显冷冷的。

“Tom 哥，我哪有那个意思啊。”王花卷连忙陪着笑，“是这样，我有一个朋友是也是干我这一行的，不过他和 MB 软件公司合作，都合作了好多年了。档案袋里面说 Mike 这个小子是 MB 那边派到 EGE 的一个老鼠，都已经三年多了。不过最近一年多都没有给 MB 公司带来什么有价值的 EGE 公司的东西了，所以 MB 那边怀疑这小子可能专心地给 EGE 做工作了，不想做老鼠了。”

我“嗯”了一声。

“你知道的 Tom 哥，所以我那个和 MB 公司合作的朋友就主动地把这个人提供给了我，是不是真的现在也说不好，不过等一会儿我们审审就知道了。”

我没有说话。

“Tom 哥，这个人你不会认识吧？”王花卷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转过头来问我。

“不认识！”

我很肯定地说，示意王花卷专心开车，看他在高速路上拗个头和我说话，我也不想继续说什么了。

王花卷笑了笑，也就专心开车了。

我们大概聊了聊 MB 公司的最近发展情况、业内八卦什么的。

车子快到顺义，路两边都是一些工业园区和一些新修建的楼盘，还有大片大片的树林。大概还差几公里到顺义城区的时候，我们下了主路。

大概又走了 10 分钟，车子进入了一片别墅区。

我记得大概两年前，我还没有加入内部咨询部的时候。我一个上级过生日请大家到家里面吃饭，当时我就是来到了顺义的某一个高档别墅区。当时大概晚上 9 点多，吃完饭我和另一个同事，开车在别墅区里面好好地转悠了转悠，感叹了下富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品位，并为以后物质生活寻找些目标。

没想到，这一次我和王花卷又来到了这样的一片别墅区，这次，心情

完全不同了。

“王花卷，你自己的房子啊？”我很夸张地装作很惊讶地问她。

“呵呵，当然不是了，租的，租的。”

话说着车已经开到一个别墅的车库口，这是一个两层的小别墅，不算大，独栋的，有个小车库。

车开到了车库，我们两个下来。

王花卷用钥匙打开车库的里面的一个门，打开一个灯，这是一个直接到别墅房间的楼梯，而这个灯是楼梯的灯。

我没有先往上走的意思。王花卷又细心地关好了车库门，检查了一下。这才对我笑了笑，先我一步往别墅里面走去。

我跟着他走。

我们直接上了二楼，我跟着王花卷走进了二楼的一个房间。

我一进这个房间就感觉到和一般的房间的明显不同，这个房间不算大，有 10 多平米，但是非常黑，几乎一点点光线都没有，没有开灯就和半夜似的，而现在只有下午两点左右。

王花卷打开了灯，仔细地关好门。

我这才发现，这个房间有一个厚厚的窗帘，而且窗帘的内侧是一层厚厚的黑布，把窗外的光线完全隔离起来。那种厚厚的窗帘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我上研究生的时候，那个计算机机房里面那种里面是黑色，外面是暗红色的窗帘。

而且，这个房间几乎没有装修，整个墙面上都贴上了一层黑色的泡沫，我知道这是一种隔声材料，这个房间都是黑色的色调，让人感觉很压抑。

而房间里面的摆设也很简单，只有一张很宽大的桌子，木头色，但是看上去很结实，感觉像是宜家卖的那种，但是看上去结实很多。桌子上面摆着三台液晶显示器，一模一样的三台，应该是 21 英寸的。桌子下面是两台电脑主机和一团乱糟糟的各种电脑上的、显示器上的线。

桌子前面是两个小沙发和一个小茶几。茶几上有一个烟灰缸和几瓶矿泉水。

王花卷对我笑了笑。

“王花卷你小子搞什么鬼？”我开玩笑似地问他。

王花卷从自己随身的小包里拿出两包软中华烟递给我，说：“Tom 哥，你知道我不抽烟的，没法陪你，你随便抽。我们坐下来。”

我坐下来，点上一支烟。

“Tom 哥，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已经和螃蟹跑了一趟，把 Mike 那个小子带来了，就在这个别墅的地下室里面。等一会儿我们好好地审审。拿到证据就好。”王花卷看着我，还是笑着说。

“什么？”我有点急。“你怎么把人弄到这来了？”

“放心吧 Tom 哥，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了，肯定干净利索，您不用担心，绝对专业。”王花卷看着我说。

我“嗯”了一声，示意他继续说。

王花卷没有说话，打开了显示器，三个显示器全都开了，映入我眼前的是一幅很诡异的场景。

中间的显示器显示的是一个男子的正面，大概 35 岁的样子，穿一件白色的衬衣，西裤，皮鞋，看上去很讲究，一件西装上衣扔在他脚下。而领带也很随便地塞在他衬衣的口袋里面，看上去鼓鼓的。

这名男子长得挺白净的，戴个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一看就是做高端技术职位工作的那种气质，但是眼神却毫不掩饰地透露出恐慌。

而左右两个显示器显示的还是这个男子，只是从上面的角度看，和侧面的角度看。这样我能看见整个环境中其他的一些东西。

这个男子坐在一张小小的椅子上，椅子好像是铁的，白色的，感觉像是医院的那种。而他前面是一个小桌子，也是白色的，上面展开着一些手术刀、镊子、钳子、小锥子、夹子等 30~40 个工具，看上去都是医院里面用的那种。

而这个男子身后是一个输液器，一个吊瓶挂在上面。我仔细地看了下，这才发现他的双手被一个极细的塑料扣反扣在椅子后面，在手腕的位置。而输液器下面的那根长长的塑料管也串到他手腕的位置，没有针头，塑料管的下端就开口着，垂在他手腕下两三厘米的位置。

我看到这个场景，第一下没有反应过来，还以为是王花卷要给我放什

么录像，但是当我看到那张脸的时候，我觉得我背上还是起了些鸡皮疙瘩。

没错，这个男子就 Mike Wang，在来这个地方的路上王花卷让我看了这个人的资料和照片。而现在他就被王花卷绑在这个小手术桌前面。

当我明白过来以后，第一感觉就是监视器摄像头的效果真好，这三个显示器就让我像直接面对面看到这个人似的。而我和王花卷这个房间，刚才说了，都是黑色的装饰，而屏幕上除了 Mike 穿的黑色的西裤以外，几乎都是白色的。

完全的冷色调。而我和王花卷在楼上的房间，则是黑色的暖色调。

而这强烈的颜色对比，让我产生了很诡异的感觉。

王花卷，他要干什么！难道他要像电影里面那样，解剖了这个人？！

不可能吧。

我深深地抽了口烟，看了看王花卷，王花卷也看着我，笑了笑。

“Tom 哥，用这个可以审。”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手里面拿着一个像录音笔似的小话筒。

“传到楼下的声音会处理过，听不出来的，放心。”

“你说地下室？”我指了指屏幕。

“是的 Tom 哥。”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用手让让了，示意他继续做吧。

王花卷按了下那个小话筒，开始说话，而他的这种声音是我第一次听到，完全听出不笑意，非常冰冷。甚至有那种两块铁摩擦的感觉，听着就让人头皮发麻。

我那一刻忽然想起，在我以前的部门的时候，一个老板经常用很冷很理智的语言和下属说话，而下属都很害怕他那种冷到骨子里的感觉。而我听到王花卷现在说话的语气的时候，却觉得以前那个老板简直是吓唬小孩子。这也是我第一次佩服王花卷。

“Mike Wang 是吗？”王花卷问。

“是的。”Mike 忽然全身微弱地一震。

声音也从音箱里传到我和王花卷这个房间，感觉就像面对面地和 Mike 对话。

而 Mike 也没有像电影中演的那样，求饶啊，问你们到底是谁啊，要什么啊，反而显得冷静了些，只是眼神里透露出巨大的恐惧和不安。

“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吗？”王花卷问。

“不知道。大哥你要什么尽管说，我能做到的肯定做。真的！”Mike 说话有点发颤。

“我叫你英文名了你还不知道为什么？”王花卷好像有点乐。

“我只是一个技术人员，生意上的事情我真的做不了主啊。”Mike 有点急。

“你是哪个公司的啊？”王花卷继续问。

“EGE 公司的。”

“领着哪个公司的薪水？”王花卷继续问。

“EGE 公司的。”Mike 继续说，我觉得他好像平静了些。

“只有这一个公司？”王花卷似乎有点不耐烦了。

“是啊，大哥。我就是个打工仔。有时候代理商供货商给点好处，我也收了，但是都是很小的好处啊。大哥，你要的话我都给您！生意上的事情，我根本做不了主。”Mike 继续说，感觉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么急了。

王花卷关了那个话筒，直接往桌子上一扔。

气呼呼的，但是还是笑着对我说：“这小子真滑，估计以为我们就哪个外企的人吓唬吓唬他，以为我们不敢动真格的。我们等会儿吧，Tom 哥，等会儿螃蟹过来再收拾他。”

“我也是外企的。”我开玩笑似地对王花卷说。

“Tom 哥，您是见过世面的。一般的这些外企的老鼠不一样，他们觉得自己会玩玩电脑，偷偷情报，就 TMD 好像自己和特工似的。即使抓住了，也觉得就是吓唬吓唬，不敢来真的。唉，都是在外企养肥的老鼠啊。”

“是啊。”我接着他的话说。“人家讲究的是 Professional（专业），是小资，是西方似的自由。哪见过你这样的阵势啊。所以人家不信，不信也就不害怕呗！”我随着王花卷的话说，因为我也不信王花卷还能把这个人真解剖了！

“哼哼，我一会儿就让他信。”王花卷气呼呼地说。

我看了王花卷一下：

“不会抓错了吧？”

“不可能！”王花卷很肯定地说。

“以我的经验，抓到这地方来，要是抓错了，肯定是大喊大叫的。只有做贼心虚的人，才会沉默、抗争、哭啼。这些老鼠，都很狡猾的。”

我没有说话，继续又点上一支烟，接着抽烟。

一来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二来，我也舒缓一下我的神经，因为我不知道一会儿螃蟹来了，会发生什么。

捉老鼠 3

我一支烟还没有抽完，螃蟹就进来了，出现在那个从侧面观察的显示器里面。

这是我第二次见螃蟹。

他穿着一是一个很普通的黑色 T 恤，两个手臂露出很发达的肌肉。但还是和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一样，看起来很老实，没有什么表情。

我从电脑屏幕上，清晰地看到了下面的这一幕。

螃蟹走到 Mike 面前，拍拍他的脸。然后站在他面前，慢慢地摸索着那个台子上的各种各样的刀具。而 Mike 还是一直没有说话，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神里面的惊讶。

大概挑了有 5 分钟左右，螃蟹拿起一个手术刀，慢慢地欣赏着。

而那一刻，我的注意力也集中在那个手术刀上，我甚至想起来，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门口好像还有卖这样的手术刀片呢，薄薄的，在一个棕色的小纸袋里面包着。我也买过一个削铅笔用，有一次还削伤了手，极其锋利。

不过螃蟹拿的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刀片，还带着一个大概 15 公分的铁柄，而头上就是那样的一个手术刀片。这是我第一次见这样的手术刀，而后来我还专门在一次去医院的时候留心过，发现这确实是货真价实的手术刀。

螃蟹把手术刀拿在手里面，慢慢地玩着，脸上一点点表情都没有。而我却看得很紧张，因为感觉螃蟹太冷静了，冷静得和机器人一样，没有任何能感觉出来的人的感情。

螃蟹又玩了大概 5 分钟的刀片，在这个过程中，螃蟹始终没有说一句话，而 Mike 也没有说一句话。我和王花卷也没有说话，我看了看王花卷，

他好像很享受地看着螃蟹，而我，只是越来越频繁地把烟卷送到嘴里抽一口。

螃蟹慢慢地把自己的左手放在 Mike 的脸前，五个手指张大。忽然，螃蟹用刀片对着自己张开的虎口处，也就是大拇指和食指张开的那个地方轻轻一划，一个大概半厘米深的伤口就出现在他的虎口处。那划开的那一刻，我能清楚地看见那个伤口，而只是那一刻而已，血马上就涌了出来。

血一滴一滴地滴在地上，螃蟹脸上还是没有任何的表情。

Mike 却不是。

Mike 脸上写满了表情：恐惧，紧张，疑惑，恶心，想说话又不想说。总之，我通过那个显示器看到的那张脸，是任何电影演员都不能做到的。而我，也没有任何一部电影能让我有现在这样的心理体验。

螃蟹看着自己的手，把手翻来覆去，让血顺着手的翻覆流得整个手掌手背都是。

能清楚地看到 Mike 在一下一下地咽着唾沫。

后来，我有好多次，在等待一个事情结果的时候，总是翻来覆去地不踏实。我就想到了 Mike，虽然我只见过他一面，但是当时他在等待螃蟹对自己下手时候的镇定，还是很让我佩服。我后来也把这个告诉过王花卷，王花卷却笑笑说：那不是震惊，是吓傻了说不出话来。

Mike 只是不断地变换各种复杂的表情，咽着唾沫，偶而发出几声呜呜的声音。

这时候，螃蟹忽然放下满是血的手，走到桌子旁，从桌子上一个纸巾盒子里抽出几张纸巾，擦了擦手。

然后很快地走到 Mike 的背后，用刚才那个手术刀，对着他手腕的地方轻轻划了过去。

这个忽然的动作让我也一吃惊。

而 Mike 随着手术刀在他手腕上划的那一下，忽然“啊”地叫了一下，然后就是剧烈地扭动，我现在才发现，Mike 除了手腕，脚踝也是被扣起来的，而且扣在了地上的一个环上，椅子看起来也是连在地上的。所以 Mike 剧烈地扭动下，并没有多大的效果。

螃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 Mike 背后的那个输液器，输液器里面的水开始顺着 Mike 的手腕往下滴水，开始的时候是红红的，但是很快就没有红颜色了。

我才松了口气，原来螃蟹在他手腕上的那一刀，并不深，挺浅，浅到都没有流多少血，更别提割断动脉了。

而螃蟹在放手术刀具的桌子下面，拿出一个铁皮大桶。放在 Mike 手腕下面，输液器里面的水，顺着 Mike 手腕的位置，一点点地滴在这个铁皮大桶里面，滴答的声音透过音箱都可以听得很清楚。

而我再次看中那个屏幕，我发现 Mike 的脸已经扭曲得有点变形了。

“你洗下手出来吧，让这小子静静地去吧。”王花卷用那冷得让人头皮发麻的话，对着桌子上那个话筒说了一声，就又关上了话筒。

螃蟹就出去了。

和进来一样，整个这个过程中，我没有看到螃蟹任何一丁点儿的表情变化。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表情。

在王花卷说完那句话以后，Mike 就开始剧烈地晃动。

而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在那三个高清晰的显示器上看到的 Mike 的反应。

Mike 在剧烈地震动着身体，好像不是故意要震动的，而是一种抽搐，全身抽搐，他不断地想转身往后看，看自己手腕的伤口。但是却看不到，他坐的那个铁质的椅子应该是王花卷精心设计过的，他只是拼命地往身后看却看不到自己的手腕，和手腕下一滴滴发出声音的铁皮大桶。

Mike 剧烈震动抽搐了有一分钟左右，开始不再尝试往身后看了，好像觉得根本看不到，脸上开始扭曲，喉结一上一下，就像在酝酿着什么，忽然一声大喊，震得我心里一个激灵。

我看了一下王花卷，王花卷笑了笑，对我说：

“没关系，隔音是专门处理过的。”

Mike 继续大喊，声音非常大，像是发泄，喊的到底是“救命”还是“Help”还是“啊”听得倒不是太清楚，只是一声声地喊。我感觉不像是一个人发出的声音，像是一个动物。

而且他开始剧烈地晃动着身体，特别是手腕。手腕已经被那个塑料扣

勒出了血痕，他还是剧烈地晃动着。

大概喊叫了有两分钟，好像是没有体力了似的，瘫软了下来。

开始哭，开始嗷嗷地哭，但是却没有声音，只是感觉哭得幅度非常大，整个胸口起伏着。非常大的起伏，大到我不敢想象人的胸口能起伏这么大。

大概又哭了三分钟，算是稍微平静了点，只是脸还在扭曲着，不断地流泪。

“差不多了，别把这个小子吓死了。”王花卷对我说，拿过那个话筒。

“Mike，安静点，听好了！”王花卷继续用他那种语言说。

而Mike听到这句话，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样，马上平静下来，只是身体还微微地抽搐。

“正常人体血液总量约占体重的8%，一个70公斤体重的人，约有血液5000毫升，在一般情况下，这些血液并不全参与血液循环，有1/5~2/5的血液，是储存在肝、脾、肺和皮下毛细血管储备而不用，人们习惯地把这称作人体的‘小血库’。当人体少量失血时，储血库中的血液冷却即释放出来，参与血液循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

王花卷冷冷地说，说得非常熟练。

而我听着这些话，看着显示器里面Mike的表情，只觉得腿肚子都软软的。

Mike又开始抽搐起来，只是看上去憋着不说话。

“哥们儿，所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样算的话，我看着水桶里面的血，你还有大概20分钟就差不多了。抓紧时间，你说不定还有点机会，行吗？”王花卷说话的感觉就好像是在恳求一个卖家把一个商品卖便宜点。

那边的Mike拼命地点头。

“你除了领EGE公司的工资，还领别的公司工资吗？”王花卷又恢复了那种冷冷的语气。

“MB公司。”

“你是MB公司派到EGE公司的商业间谍？”王花卷继续问。

“是的。”Mike的声音已经很嘶哑了。

“多久了，说详细点。”

“大概三年前从 MB 公司跳槽到 EGE 公司的时候就是，在 EGE 这边有什么项目具体的细节我都会给 MB 公司报过去。” Mike 声音很嘶哑，但是说得很快，很害怕时间用完的样子。

“最近一年为什么报的少了？”王花卷问。

“最近一年我在 EGE 混得一般啊，没参与什么大项目，真的，大哥你想让我干什么，都行，求求你了……” Mike 精神好像已经完全崩溃了，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说了些什么，我都没有听太明白，好像是方言。

我示意王花卷，王花卷把话筒递给了我。

“断绝与 MB 公司的任何来往，忠心于 EGE 公司。”我看着 Mike 的样子，有点不忍心了，对着话筒说。

“好的，一定，一定，我发誓……” Mike 头点得飞快，后面又开始说了些方言，我又听不太懂了。

我关了话筒。

“差不多了吧？”我对王花卷说。

王花卷点了点头。他拿起话筒，打开，又说了句：

“永远忠诚于 EGE 公司，而 MB 公司则永远不往来，记住没？”王花卷恶狠狠地说，重重地强调“永远”两个字。

Mike 一脸眼泪鼻涕，好像很激动的样子，拼命地点头。

我忽然想起来了什么。

我又拿过话筒，说：“你认识 Tony 吗，上海的。”

“不认识，我认识的人很少，真的，大哥，我就认识我们部门的……”后面又是一些方言，好像到手的希望又要被剥夺了一样，情绪非常激动，而我已经分辨不出这到底是什么情绪了。

我示意了王花卷一下，他关上了显示器和音响。

我忽然感觉轻松了不少，又点上一支烟。

王花卷坐在我对面，拿起来一瓶子矿泉水喝，我继续抽烟，我们都没有说话。

过了两三分钟。

“Tom 哥，今天这个老鼠怎么样？”王花卷又是一脸笑。

“嗯，不错。你这样吓他，他跑了怎么办？离开 EGE 公司，离开北京，走了怎么办？”我忽然想到了这个，对王花卷说。

“不会的。”王花卷说。

“哦？”

“如果是一个 30 岁不到的，倒是有可能。这个人都已经快 40 了，在北京有家有业的，而且他已经在外企圈子里面陷得太深了，出去，出去找不到饭吃的。就像你们外企的人喜欢说在大外企是‘温水煮青蛙’，但是也没见几个跳出来的啊。他回去估计会惊恐一段时间，但是肯定不会跑的，人哪，呵呵，舍不得啊！”王花卷很意味深长地说。

“呵呵，别大意啊，这可是我抓的第一个老鼠。”我笑着对王花卷说。

“Tom 哥，放心，我做这个很有经验的。”王花卷拍着胸脯向我保证。我放心了。

“王花卷，出去转悠转悠吧，你这个屋子里太闷了。”我对王花卷说，我还是感觉没法从刚才那个气氛中出来，摆脱不了他这个屋子里面那种很诡异的气氛。

“好啊 Tom 哥，我们下去到车库吧。”王花卷站起来开门。

我站起来，没有动，指了指楼下，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放心吧 Tom 哥，螃蟹会料理好的。”

车开出了别墅区，上了主路，大概又走了 20 分钟。

路上王花卷主动和我说话，我都“嗯”了几声，他也不再继续说话了。

车漫无目的地开着，车窗没有关。

我看到路的右手边有个湖，就示意王花卷开过去。

车停在湖边没有多远的地方，我没有下车的意思，王花卷熄了火也没有动。

“王花卷，以前 Kary 抓老鼠也是这样？我听你说都是她给你的名字对

吗？”我忽然问。

“是的 Tom 哥，都是她给我的老鼠的名字和资料。这次不是您刚来不了解情况吗？”王花卷笑着说。

“从来没有过一次例外吗？你仔细想想。”我再次向他确认。

“绝对没有。”王花卷很肯定的说。

“那我知道了。”

我又沉默了会儿，思考了一下。

“EGE 有多少只这样被吓过的老鼠？”我忽然问王花卷。

“哦……不少……”王花卷好像在思考着什么，淡淡地说了句。

我没有继续问，因为，有些事情，知道不如不知道。

我知道，我该说最后一个事情了。

一个王花卷最关心的事情，他做所有事情的动力。

也是我能让王花卷为我做事情的根本原因。

利益！金钱！

不过，我心里面还有一个疑惑，我想得到这个疑问的答案，而我猜这个答案也是王花卷很不想告诉我的，所以，我放在最后。

对待一个“无利不早起”的商人，如果你想得到些什么，最好拿着“支票”，在签字前的最后那一刻问他，因为他们在离自己的“利”最近的时候，也是最容易放下心理底线的时候。

对于王花卷，现在应该就是这个时候。

而没想到，我最后一个疑惑，不仅得到一个答案，还有一个意外的巨大的收获，而这个收获，也为我以后的一次大行动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又想了大概一分钟，开口问王花卷：“王花卷，以前 Kary 对今天这样的抓老鼠是怎么给你付费的？”

果然，王花卷马上一脸的笑又堆了起来，对我说：“这一次是帮 Tom 哥赚面子，什么收费不收费的，呵呵。”

“这一次不收的话，以后我全都不付了哈，少废话。”我也笑着说。

“哦，一般都是大概××万人民币一次（我还是隐去这个行业收费情况）。你知道的，Kary 对我生意打压得厉害嘛。”王花卷好像有点委屈地说。

我有点兴奋，我心里一直在等王花卷说出这句话，现在，我等到了。

我没有着急，看着他。

他笑着看着我，我知道他在等我表态。这是他最关心的：从此以后就和我合作了，而我给他的价格，也决定了他以后赚得多少。

“王明，我给你加 30%。”我平静地对他说。

“Tom 哥，我就知道还是我们……”他还没有说话，我摆摆手打断了他。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继续很平静地说。

王花卷没有说话，看着我。

“告诉我你知道的所有的 Kary 的事情！”我很坚决地说了这句话。

王花卷愣住了，很明显地愣在了那里。

而我却微笑着看着他。

Kary，我的老板，掌管内部咨询部的人，招我到了这个部门的人。从上海自杀案中很明显的吸血鬼男人 Tony 和 Ray 对这个部门的重视程度，和刘胜、浩哥听到这个部门名字时的态度，我都知道，这个部门不简单，而这个部门的负责人，Kary，更是不简单。

在和 Kary 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但是 Kary 滴水不漏的说话方式，也让我根本没法摸清楚她的性格。

我觉得我身边所有的人里面，我最需要明白的是我的老板，Kary。而我现在却一点点也不明白，这很危险，这才是我遇到的最危险的事情。

而王花卷，是我认为唯一能告诉我些关于 Kary 故事的人。

所以，我要赌一把！

我用 30%合作的利益，赌王花卷会告诉我一些 Kary 的故事，赌王花卷和 Kary 的关系并不好，也赌王花卷真的知道一些。

我的直觉，以及上次在和王花卷吃鱼时的感觉都告诉我：我能赢！

Kary 的故事

我说完这句话以后，王花卷很明显地愣在了我面前。

我微笑着看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

“Tom 哥，这话怎么说啊？”王花卷好像有点紧张不安，我知道他可能多想了，他可能是在怀疑我是 Kary 派来试探他的？我不确定，我也不愿意想。

我现在就是拿着手里面的支票，等着王花卷的答复，他答复我了，我就签字。而我自己，根本不需要表态，我也不想去想，我完全占据主动。

我没有回答王花卷，还是微笑着看着他。

他也看着我，还是楞楞地，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也在飞快地思考！

王花卷愣愣地大概有一分钟的样子，然后笑着对我说：

“Tom 哥，我跟您！”声音不大，但是很坚定。

几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又一次地和王花卷审完了老鼠，我回到了家，精疲力竭地洗了个澡，躺在床上随便翻着一本书。

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想起这天等待王花卷告诉我 Kary 事情的时候，我忽然醒悟了过来。我一直以为我是等待王花卷上钩，用那 30% 的利益，只是我单方面的“赌”，但其实王花卷比我那个时候认为的还要聪明，他在思考的那一会儿，并不是思考着 30% 的利益值不值，而是思考要不要和我对着“赌”！

王花卷是一个商人，但是比一般的商人所谋的更大。

只是当一个人给别人下套的时候，总是忽略了别人可能也会给自己下套。我是这样的，而王花卷也是这样的。

最后他说出“我跟您”三个字的时候，我并没有听出来“跟”这个字的含义，当我明白的时候，已经是几个月后了。但是并没有妨碍整个赌局。

那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对着“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我也对王花卷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

王花卷微微地低了下头。

这两个小动作让我知道，他表示，以后会和我站在一条船上。

“王花卷，说说吧。”我把座椅调整了一下，半躺着。

王花卷则揉了揉太阳穴，好像要清醒一些似的。

“Tom 哥，从哪说起啊？”王花卷看着我一笑。

“随便，多小的小事都可以。”我摆摆手，又调整了调整坐的姿势，我有的是时间听王花卷说。

“那好吧，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王花卷开始放低了声音。

那天下午，王花卷讲了很多，我也听得津津有味，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我很惊讶王花卷竟然知道 Kary 那么多的事情，而王花卷解释说他和 Kary 合作的这两年里，花了很大力气来调查 Kary。我有点奇怪，为什么他花了这么大的力气，而当那天的对话完了以后，我才明白，而且，也知道了另外一个人对 Kary 的作用，这个人就是：螃蟹。

王花卷讲得并不是那么有条理，时间也挺混乱，过去了那么久，我能记得他当时说的每一句话，但是记不清楚说话的顺序了。

我用我自己的思路，来说一说当天我听到的 Kary 的传奇故事，这位世界顶级的 EGE 公司的内部咨询部的创始人和掌门人。

Kary 是台湾人，小时候家庭状况很好，据说是非常地好。王花卷打听的结果是，好到家里面有十几位佣人。Kary 还有一个弟弟，小她几岁。而 Kary 小时候家里面请了好几个家庭教师来给 Kary 和她的弟弟进行家庭教育。Kary 的母亲不工作，父亲是当时台湾非常著名的商人。总之，Kary 小时候幸福得像童话中的公主一样。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在 Kary 大概 13 岁时，她父亲突然去世了，原因

不详。王花卷说甚至当时台湾的八卦晚报都在报道和猜测这位在台湾小有名气的商人突然死亡的原因，但是没有定论。

她父亲去世以后，Kary 就失踪了。这个失踪是王花卷说的，意思是那段时间 Kary 到底在干什么王花卷没有查到，也不知道她在哪里，是怎么生活的。

王花卷再能打听到的，就是 Kary 在 17 岁左右，成了台湾一家很有名的夜总会的妈妈桑，其实就是老鸨。当时王花卷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又一次确认了一下：是老鸨？不是小姐？王花卷很肯定地说，是老鸨。很著名的夜总会，17 岁的老鸨。

在别的小女孩 17 岁都在幸福地享受父母的关爱时，Kary 竟然是夜总会的老鸨。而 Kary 小时候家境还非常好。

这时，好像 Kary 的母亲也去世了。而且，后来王花卷打听到的是，Kary 自己和别人说过，她的弟弟失踪了，Kary 曾经连续好几年在寻找他的弟弟，都没有结果。

后来，Kary 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也是帮助 Kary 一生的很重要的人，这个人是 Eric Wong，现在 EGE 公司的大中华区 CEO。

Eric 也是台湾人，当时遇到 Kary 的时候，Eric 只是一个刚从美国读书回来，在台湾求发展的一个年轻人，混得很不如意。王花卷估计是因为混的很不如意，就经常往夜总会跑，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在这个夜总会当老鸨的 Kary。

Eric 后来去了一家全球很著名的服务器生产商的台湾代理公司，做销售，就把 Kary 挖了过来，Kary 从此完成了从老鸨到 IT 圈销售的转变。

那年，Kary 20 岁。

Kary 当时在这个代理公司做销售的时候，因为已经进入了圈子，所以王花卷打听到了更多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我也记得很清楚：

- Kary 是当年那个著名的公司在台湾的所有代理商里，唯一一个连续 6 年金牌销售经理，据说连续 6 年卖出去的服务器都是 Top 3（前 3 名）。
- Kary 当年的销售服务器的区域主要是在台湾南部，那个地方黑社会

横行，传说 Kary 在一段时间内，是那边的黑社会老大的女人，但是这个王花卷不能确定，只是江湖传言而已。

- 在台湾南部的黑社会的圈子里，到目前为止都有很多人认识 Kary。
- Kary 在连续 6 年获得金牌销售经理荣誉以后，被那家著名的服务器公司从代理商直接挖到了总公司。这也是 Kary 离开台湾，到北京发展的开始。从此以后，Kary 成为那家全球著名的服务器公司的资深渠道销售经理。而那年，Kary 大概 26 岁。
- 当时的 Eric 已经离开了台湾，去美国发展了。
- Kary 酒量极大，据说 56 度以上的白酒能喝 2 斤以上，但是 Kary 喝酒的时候总是去洗手间，王花卷说她喝多少吐多少。但是王花卷和 Kary 吃饭的时候，Kary 从来没有赏脸喝过酒。

Kary 在成为那家全球著名的服务器公司的资深销售经理以后的第二年，就取得了整个公司最好的销售业绩。这在业内是可以查到的，非常有名，因为她签下的几个大单都是这家著名的服务器公司的历史之最。

一年以后，Kary 就离开了这家公司，离开北京，去美国留学了。她在美国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拿到了本科+ MBA 的学位。

这一年，Kary 大概 30 岁。

这时的 Eric，已经加入了 EGE 公司美国总部，做到了资深总监的位置。Kary 毕业以后，就又被 Eric 招到了 EGE 公司。

但是 Kary 在美国的 EGE 公司没有待多长时间，就离开了美国的 EGE，回到了北京，职务是大中华区的销售策略总监。那大概是 10 年前的事情。

Kary 做这个职位大概 5 年后，Eric 回到中国升为大中华区的 CEO。而 Kary 继续做了一年销售策略总监以后，就开始建立内部咨询部。

Kary 在 EGE 里面的事情，王花卷反而打听到得不太多，他说很难打听到了。但是有一个信息是，其实 Kary 当时做销售策略总监的时候，根本不用出去见客户，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 EGE 公司大中华区的高管们洗钱，而后来在 EGE 高管变动的时候，Kary 差点不保，但是这时 Eric 从美国总部空降到中国当 CEO，第一件事情就是保住 Kary！

最关键的一个信息是，Kary 虽然一直都没有结婚，但是她有一个儿子，

现在在美国上中学，从时间上来看，是她在美国上学的时候生的，但是这个孩子的爸爸是谁，王花卷没有打听到。

王花卷对我讲了大概一个小时，他的最后一句话给我印象最深，王花卷看着车窗外的那个湖，用很低的声音悠悠地说，仿佛在诉说自己的苦难似的：

“这个女人，是个传说！”

王花卷说完最后一句，看着我。

我也看着窗外那个湖。Kary 整个身世让我对她产生了一丝的同情，我更觉得这个女人挺不容易。

我许久没有说话。王花卷也是。

我牢牢地记住刚才王花卷和我说的 Kary 的所有事情，但是我现在不能想这个。

因为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为什么王花卷要打听那么多 Kary 的事情，花这么大的力气？而王花卷和 Kary 之间又发生过什么？

所以我觉得王花卷还有些事情没有和我说，既然我扯开脸和王花卷谈了这个问题，我就一定要谈完，得到我想知道的信息。不然，虽然我们在一个船上，但只要信息不对等，他可以随时把我踹下船。

我思考了三四分钟。

“王花卷，那你和 Kary 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忽然问。

“什么怎么回事，Tom 哥？”王花卷显然没有预料到我会这样问。

“你对 Kary 很不满，仅仅是因为生意吗？我觉得她的价格也不算很低吧？”我冷冷地看着王花卷说。

“哪有别的，在商言商，就是价格太低了。”王花卷眼神有点躲闪。

“应该还有些别的吧，不然你怎么会调查她调查得这么详细。”我继续冷冷地说。

“Tom 哥……”王花卷还没说完就被我打断了。

“明白地说，你不告诉我，我未必不能知道。你告诉我，我们是朋友，

我给你加 30% 的价格；你不告诉我，我知道了，那我们未必就是朋友了。”我看着王花卷，冷冷地扔给他这句话。

王花卷看着我，没有说话，他也在思考。

我知道肯定没有那么简单，不会单单就是因为价格，王花卷就会在和我第一次吃饭时抱怨 Kary，他在暗示我什么？所以，我相信他会说。只是，需要我给他个台阶。

后来我知道了，王花卷一直犹豫的关键在于我，他在考查我，在考查我能不能压上他的赌注。但是后来戏剧性的一系列事情，我一直到现在也不明白，他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

王花卷沉默了半分钟，又笑了笑，对我说：

“Tom 哥，我跟您！”

和刚才那句话一模一样。

我知道王花卷心里未必真的也是这样想的，只是他既然决定告诉了我，就会把面子做足。王花卷这样的人，绝对不会干自己妥协了，还让对方不爽的事情。自己既然妥协，就把面子也给对方，对方会感激。不然，自己妥协了对方还不一定领情。

我也笑着看了看王花卷。

王花卷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没有说话，等着他。

王花卷没有说话，也没有看我，还是看着车窗外的湖，好像在想着什么。

我等着。

过了有两三分钟，王花卷开口了：“Tom 哥，这事儿大概发生在一年前。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你信或不信都没有关系，不过你说出去的话我不会承认我说过。”

王花卷说完看着我。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我没有看他，自言自语。

王花卷叹了一口气，下定决心。

“大概一年前的时候，Kary……”王花卷声音更低了，他显得有点累，

一种很沧桑的累。

他的话语也有点乱，很多地方都闪烁其词，很多地方我也再次询问。终于弄清楚了王花卷和 Kary 之间的事情。

王花卷和 Kary 两年前开始合作，后来 Kary 会经常告诉王花卷一个人的资料，而王花卷也会像今天我看到的一幕那样，带到郊区别墅的地下室，用滴水的方式，让“老鼠”以为是自己在滴血，用这种心理恐怖的方式让这个人说出真话，完全摧毁这个人的心理防线。

王花卷只操作这些 Kary 不方便操作的事情，这个人到底是谁，干啥的，需要什么手法去恐吓，最后要达成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都是 Kary 来做主。

大概在一年前的时候，Kary 告诉了王花卷一个人的资料，让王花卷直接带出去，由 Kary 亲自来审。和以前一样，这个人王花卷完全不认识。

这个人被王花卷带到了郊区别墅地下室，还是螃蟹用一样的手法进行心理恐吓，而 Kary 来问这个人一些问题。

但是，那个人不知道因为胆小还是心脏病，还是 Kary 审得有点过，结果，当场死了。

王花卷当时有点害怕，有点急，就乱了分寸，就马上叫螃蟹抢救。螃蟹没有抢救过来。等王花卷反应过来，看 Kary 的时候，却发现 Kary 异常沉着。

用王花卷的话说，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也做掉 Kary，弄得神不知鬼不觉。

但是 Kary 却非常沉着地让王花卷看自己的手机，手机里面的照片是刚才螃蟹施救的时候照的显示器的屏幕，里面是死者和旁边手忙脚乱的螃蟹。

王花卷第一反应就是抢下手机，但是还没有等他这样做，Kary 忽然说，她已经把照片发到自己的邮箱里了，自己出了事情很多人都会看到照片。而如果就他们三个人知道，自己也就装成不知道这事。

螃蟹是王花卷的表弟，三服内的。王花卷说自己绝对会照顾好螃蟹。

所以，王花卷花了很大的力气，掩饰了当时这个事件。这个死者，在圈子里面也是很有身份的，甚至当时的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个猝死的消息！

猝死，媒体的报道很正确，确实是猝死。

从此以后，Kary 以此为把柄，利用王花卷作为 EGE 公司官方供货商的身份来洗钱，而给王花卷的报价，也越来越低，钱都在王花卷公司走一圈又洗了回来。王花卷则开始打听 Kary 的背景，当王花卷打听清楚以后，他有点犹豫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觉得这个女人挺可怜的，也就算了。

我知道，绝对不会是因为王花卷觉得 Kary 可怜就算了，是他没有胜算。

王花卷给我讲了大概 30 分钟。

最后王花卷看着我苦笑，然后转过头看着窗外的湖，又慢慢地说了一句话作为结尾：

“出来混，可以不讲道理，但是不能不讲情义。”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或者，他根本没有想说谁。但是我却很清楚地记着他说的这句话。而我那一刻也潜意识地对王花卷有一定的希望，这个希望就是他能按照他说的那句话做，有一天，他会讲情义。但是这个意识也只是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

王花卷又转过头来看看我，对我说：“Tom 哥。”

他没有继续说。

“呐？”我问。

他看着我，没有笑，意味深长地说：

“如果有一天，你需要和 Kary 赌一把，也许我能帮忙。”

他说完以后，看着我微微笑了笑，不是他那标准的堆着的笑，而只是微微地笑了笑。

后来，当我明白王花卷在和我对着赌的时候，我才明白，这句话，才是王花卷决定把一切都告诉我的原因，他也希望赌，而他有他想赌的东西，根本不是为那 30% 的利益。

王花卷是一个商人，一个追逐利益的商人，但是他所谋更大！

冥冥之中，上天自有安排，几个月以后，当我再次想到他说的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救了他自己，也救了我！

我看着王花卷微笑。

“我懂。”我很简单地说了句，这已经足够了！

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能不能相信他，也不知道他说的关于他和 Kary 的故事是不是真的。所以我没有任何必要、任何机会、任何可能像王花卷说的和 Kary “赌一把”。

但是，他把面子卖到这个程度，我不能不买。所以，我说的那两个字，足够了。

接下来，我们两个都没有说话。

王花卷开车送我回去。还是到离我家大概一里路的一个超市，我借口买点东西就下来了，我下车之前，王花卷忽然拉了我胳膊一下。

“Tom 哥，如果真有一天……”王花卷看着我，没有笑。

但是我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

“明白。”我很平静地说，没有用拒绝的语气。

交差

和王花卷一起审完老鼠的第二天，我很早就醒了，睡不着。翻来覆去，大概 5 点多就完全清醒了，但是我也在刻意地不去想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给自己做了一顿很不错的早餐，好好地享受了一下自己的早晨时光，而后直接去了办公室。

那天我记得办公室也就 6 点多，估计是我加入 EGE 以后去得最早的一天，整个 EGE 公司的办公区域几乎都没有人。

我到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查了查 Mike Wang，也就是昨天审的那个老鼠的信息。没错，在公司内部查到的这个人的资料，和王花卷给我的那个人的资料一模一样。我放下心来。

我给自己倒上一杯茶，就像去上海调查自杀案的那天早晨一样，看着茶叶慢慢地沉下去，看着茶水变成浅褐色。

这一天我却没有像那一天似的想那么多，我只是不断鼓励自己，让自己尽快适应环境，让自己尽快进入这个部门的工作状态。

我记得我刚工作的时候，我的第一个老板对我说过一句话：

“要成功，闷着头往前冲！”

也许这句话有点偏激，但是我现在就需要这样。

我不想去思考那些我以前怀疑的事情了，也不想去调查浩哥为什么会提前知道自杀的事情，而又是谁放我包里 20 万，我甚至不想知道 Mike Wang 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我只需要知道，他的信息是真实的就足矣。因为我心底知道，只有我在这个部门把工作做好，我才能是最安全的，那些对我不安全的因素才有可能避免。花费精力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只能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自己都不想去面对，那就是贪念。我不想去承认，但是对金钱的贪念也是一个很大的动力。我知道，这个部门很肥。

所以，我现在所有的心思，都在于怎么做好工作。

我现在的思绪，集中在怎么和 Kary 交差上。

因为在职场，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老板交差，自己做得好是一方面，而让老板知道自己的价值，又不能让老板有另外的想法是另一方面。

大家都知道，“做事做得好，干活干到老”，永远干得好，就会一直干下去。若让人觉得，你只有做庸碌工作的才能，就算干到累死，你也没有爬上去的那一天。

一个人的价值是得体现在关键处的，无关痛痒时，尤其是做些没功劳只有苦劳的活，千万别做太好。

这一切，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如何向老板汇报自己的功劳。

Kary 一般来公司很早，根据我的观察，8 点左右就到公司了，而晚上一般都得很晚才回去。晚上她办公室里面还是经常有人，一般都是公司的高管。不过，就像刚才说的，我已经不想满足我的好奇心了，我只想做好分内的事情。

自从昨天我知道 Kary 的事情以后，我对这个老板的感觉上多了点微妙的变化，一种是对她可怜，而还有一种是对她的敬畏！

我一直通过电脑在看 Kary 的名字在公司内部的通信软件上的状态，大概在 8 点一刻的时候，她的名字亮了起来。我知道，她已经在办公室了。

我又等了大概 5 分钟，以免让她觉得我是看着她的状态等着她到办公室。

我拿起电话打了过去。

“Hello, Tom?” Kary 发嗲的声音又传了过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忽然想到了“老鸨”这个词。

“Hi, Kary, 早啊，有空吗，过去给你汇报汇报？”我说。

“好啊，你过来吧。”她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走到她的办公室，敲了敲门，她说了声“请进”。

Kary 坐在她的办公桌后面，端着一杯咖啡，也没有干别的，好像等着我来似的。

“Tom，今天怎么这么早啊？”Kary 说。

“老板你嫌我平时来得晚啊。”我今天是来交差的，所以心情不错，和 Kary 开着玩笑。

“你啊，Tom……。”Kary 用手指指我笑了笑，然后就没有说话。

“老板，上次对我说要我多留意公司的不安定分子，我现在抓到了一个，下面怎么处理还得请老板指示了。”我尽量谦虚地说。

“哦？谁啊？”Kary 忽然很警觉，声音也低了不少。

“叫 Mike Wang，你可以查查。”我看 Kary 听我说完名字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电脑连接内部系统去查询，就补充了后面一句话。给 Kary 些时间。

Kary 看着电脑屏幕大概有两分钟，然后回过头来，挺满意地对我笑了笑。

“查清楚了？”Kary 问。

“查清楚了，MB 公司的，肯定不是总部派的。”因为上次 Kary 交给了我有些老鼠可能是总部派的，所以我特意强调了这一点。

“王明审的？”Kary 接着问。

我笑了笑点点头。

“唉，王明也不能温柔点，每次都把人吓得要死要活的。”Kary 笑着说。我也笑了笑。

不知道为什么，当 Kary 说“要死要活”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她好像发现了什么或者在审视我，当然，那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我知道是自己做贼心虚。

“Tom，Well Done！（干得不错！）”Kary 对我笑着说：“下面的事情我来做吧，你辛苦了！”

“哪有，给老板添麻烦啊。”我也笑笑。

“对了，你给王明的价格是多少？”Kary 忽然问。

“哦，我是照着你以前的价格付的。”我说。

Kary 没有说话，只是很满意地点点头。

我一刻也不想在她的办公室多待，准备撤退。

“Kary，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我先走了。”

Kary “嗯”了一声。

当我回身正在开门的时候，Kary 忽然说了一句话。我很庆幸当时我不知怎么，直觉上感觉她还有话说，所以注意力很集中在等待她说话，不然肯定会被吓得表现出来。但是 Kary 说的这句话对我来说却是个不错的消息。

“Tom……” Kary 忽然说。

“呐？”

“老鼠们都被这些公司养得很肥了，所以饿一饿他们，他们也饿不死。”

Kary 忽然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明白。”我微笑着对她点了点头，没有停下来，就走出了她的办公室。

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就打开电脑，通过内部的财务系统，给王花卷的公司付账。

价格和 Kary 以前给的价格一样。

Kary 很快就批准了我的申请。

然后我随便拿出一个不记名的手机号，短信王花卷说，那 30% 的钱我会现金付。王花卷是个很聪明的人，连忙表示“不用了”云云。我又短信了一条：“我需要老鼠”。

因为 Kary 的意思很明白了，她在默许我去“饿一饿”老鼠。所谓“饿一饿”，她的意思应该就是让老鼠把赚的钱吐出来。

Kary 让我饿一饿老鼠，绝对不是要我自己捞到好处，而是她，Kary！

还有，我给王花卷的报价多出了 30%，这个价格还不能让 Kary 知道，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河里花钱河里捞。

我必须多多找老鼠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个无形中的利益同盟慢慢地形成了。

我和王花卷经常到他那个郊区别墅去审老鼠，我也会仔细地去审视老鼠们的个人资料。对于办公室政治意义大的，或者级别太低了没有什么经济利益的，都会交给 Kary，作为她的办公室政治平衡的棋子。

而能榨出油水的老鼠，则由王花卷操作，恐吓、威胁，找到商业间谍的证据，让老鼠们交出以前的非法收入，并拿出 EGE 公司发的那一份薪水。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 5 个月内，我和王花卷大概抓到了 30 个，而报给 Kary 的大概只有 10 个。

与此同时，我通过给王花卷比以前高 30% 的价格，不仅得到了 Kary 的一些信息，而且和以前 Kary 抓老鼠的时候不一样：我完全交给了王花卷去做，而王花卷利用他在圈子里面的一些关系，反而成功率很高地抓到老鼠。这样，我不用花费很大的精力在这上面。

榨取到“老鼠”身上的油水，我先是补足每一次王花卷抓老鼠的费用里面我承诺的多出来的那 30%。

然后，给 Kary 她暗示我的收入。

从那以后，我开始研究起摄影器材。

时不时就有很贵重的摄影器材邮寄到 Kary 的办公室。

雁过拔毛，更不用说我完全掌控这个事情了。

我从抓老鼠里面获得的灰色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从 EGE 公司拿到的薪水。

后来，在一次我参加的公司内部短期 MBA 培训课程里面，培训讲师在讲台上手舞足蹈地大声讲着：“Win - Win Solution”（双赢，共赢方案），说只有 Win - Win Solution，才是现代商业里面合作的基础。

我想，在“抓老鼠”这件事上，我、Kary、王花卷，是完全的 Win - Win Solution。

Win - Win Solution！

而在这个利益同盟之下，我的日子慢慢舒服起来了。

至少，在那几个月里面，是相当舒服的。

斯坦福里的对话

人是个很奇怪的动物，不管环境多么恶劣，总是可以适应。也许就像小时候家里面老人总是说的“没有吃不完的苦，只有享不完的福”。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人总是有方法让自己适应这个环境。

记得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时，里面有一句话是：“每个人都必须找到一个爱好来打发无聊的时间”，里面的主角在监狱里很无聊的生活中的乐趣就是教一个小偷学习文化课，考初中文凭。

我也不例外，Gary 的笔记本电脑、硬盘、手机，还锁在我的柜子里面，我现在已经可以随便地获得密码，打开它们去查看，但是我却不想那样做了。我回想起第一次拿回来的时候，Kary 对这里面的内容根本不在意，而我现在也根本不在意。

我也不想知道是谁在上海给我的 20 万，不想知道浩哥为什么能那么早就知道自杀事件，这些，我现在都不想知道。

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自己，现在我活得很舒服，我不想改变。

所以，这段日子我过得很滋润，Kary 没有给我新的任务，没有新的事情需要出差，王花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给我提供一两个“硕鼠”。而我对“老鼠”越来越珍稀，也很少会交给 Kary。养着这些“老鼠”，我自己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多了。

Kary 忙着研究我源源不断提供过去的高端摄影器材，所以，对我的工作也非常满意。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 Vince，以及他的内部员工监视的智能系统，我想是时候帮他支持支持那个智能系统了。

大概是我加入这个部门 6 个月以后。所有在公司的人力资源部标注的

重点培养员工都去美国参加一个培训，地点是斯坦福大学。

对这个学校我有种特殊的感情，5年前，我在硕士毕业的时候，申请了这个学校的博士，也拿到了 offer（对方提供的录取通知书），同时拿到了 EGE 公司的 offer，当时我选择了 EGE 公司。这个选择，也决定了我一直到现在所走的道路。

在这个冬天，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学校参加这个很无聊的 EGE 潜力员工培训。

而戏剧性的事情是，我在这个培训中遇到了 Vince。

那是第一天的培训，在斯坦福的一个会议室里，我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晚上几乎没有睡觉，所以犯困，一犯困注意力就分散，我就听不太懂英文了，越听不懂越觉得这个培训没意思，昏昏沉沉。

培训已经开始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有个人敲敲门进来，讲师显得很不高兴，我正在想，“不是说美国人不在意这个吗，怎么也看上去很不高兴”，忽然发现进来的是 Vince。

自从第一次和 Vince 见面以后，这段时间，我都没有再约见 Vince，他有时会给我发加密的邮件请示一些项目的情况，我一概批准。遇到小的预算的时候，我也会批准给他。而他给我的大的预算申请，我一概不回邮件，置之不理。

这段时间我也从来没有让 Vince 支持我的工作。全部都是由王花卷帮忙。所以这一次见到 Vince，我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我向 Vince 招了招手，Vince 看见我也是一愣，但是很高兴地走到我旁边的位置坐下。

“Tom，你也参加这个培训啊。” Vince 问。

“是啊。”我小声说，示意他也小声一些，他迟到了不说，说话声音还很大，那个培训的老师显得更不高兴了。

“来之前不知道你也来，不然和你订一趟飞机了。你住哪个酒店？”Vince 略小声问我。

“The Creekside，一个小酒店，挺近的。你呢？”

“我住我一个同学那儿了，他在附近租的一个 house，有空房间，好久

没见聊聊天。”

“哦。”我笑了笑。

“Hey, Tom, 你来了以后, 我更清闲了啊, 还不如 Kary 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还经常有点事情做, 现在我就自己忙自己的了啊。”Vince 总算把声音压低了, 对我说。

“也不是了, Vince, 我最近在忙别的事情, 正好这次是个好机会, 我们好好商量一下你说的那个智能系统。”我说。我并不是应付 Vince, 而是真的这样想。

“那太好了。”Vince 很高兴。

那天中午吃过午餐, 下午我和 Vince 都逃课了, 没有参加培训。然后我们两个人在斯坦福的校园里面逛荡。开始我们都说话不多, 我很沉寂在那种环境之中。

特别的是那种久违的大学的氛围, 让我很感慨。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过大学了。

这是一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学校, 在美国的那些高校里面, 不算是历史最悠久的, 但现在却是极其出名的一个学校。成绩也极其突出, 据说有“十六位在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一半是经济学奖)和几十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毕业生。除此之外, 它还有七位数学领域最高的终身成就奖沃尔夫奖得主(注: 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当属菲尔兹奖, 但是它只授予三十五岁以下的学者, 而沃尔夫奖一般授予成就卓著的数学家泰斗), 四位新闻最高奖普利策奖得主, 有一百三十多名美国科学院院士, 八十多名美国工程院院士”。

而对我来说, 它更大的意义在于, 这个学校是美国硅谷的中心, 无数的科技类创新性人才出自这个学校, 毕业以后就开始创业, 发展成为震惊全球的科技公司。

而这个打击着我内心最深处的那个伤疤。

“Tom, 在美国高校里面, 流传着一个斯坦福起源的笑话, 你知道吗?” Vince 忽然问我。

“不知道, 你说。”

“当年，有两个乡巴佬夫妇，找到哈佛大学，提出为哈佛捐一栋大楼。哈佛大学的校长很傲慢地说，捐一栋楼要一百万，然后三两句便把这对老夫妇打发走了。这对老夫妇一边走一边唠叨，才一百万，才一百万。他们有一个亿要捐，于是便干脆自己捐了所大学，就是今天的斯坦福大学。”Vince 说完就笑。

我也笑了笑。

“Vince，你在美国哪个学校毕业的呢？”

“普林斯顿。Bachelor 和 Master 都是。”

“哦，那么好的学校啊。”

两个人都无语。

“Vince，你现在做这个工作，感觉很委屈吗？”我忽然问。

Vince 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有点。不过你为什么这么问呢？”Vince 说。

“我觉得你适合研究性的工作，有创新、有前景的，呵呵。”我随口说了一句，笑了笑。

“是的。”没想到 Vince 当真了，很认真地看着我说。

“那你为什么到 EGE 中国公司工作呢？我觉得你的条件留在美国更合适。”

“我女朋友在香港，离她近一些。”Vince 看着我，笑得一脸幸福。

“那你应该去香港啊。”我边看校园的景色，边思考着，便随口问着 Vince。

“那边没有我对口的工作，再说了，距离产生美不是？”Vince 一脸纯真地笑着。

我们都没有说话。

“Vince，你知道为什么在国内总是出不了一流的计算机科技公司吗？你看硅谷，每年都有很多的著名科技公司产生。”

“环境问题？还是公司的内耗？”

“内耗倒不至于，我觉得技术部门内耗也不多。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不愁吃，不愁喝，不愁房子住，什么都不愁。这个时候你就想找个爱好，

不是吗？”我说。

Vince 点点头。

“在美国，年轻人大多都不为这些发愁。所以喜欢计算机的，就是真喜欢，就是爱好，乐趣。所以充满了兴趣研究。这样，很容易出成果，因为很多人都是可以潜心几年去研究一个自己很感兴趣的東西。而在中国的环境中，大多数人都会有经济压力，会想着赚钱、买房子、买车子、结婚。这些现实的压力，让大家追逐的是经济上的利益，而不是兴趣，所以很少有人可以潜心地研究一个技术了。”我顺着我的思路说。

“Tom，其实你可以的，我觉得你挺喜欢技术的，你也是技术出身。而你现在也不愁经济问题吧，为什么不去研究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呢？”Vince 很真诚地看着我说。

“你呢？”我笑着反问。

“我正在做啊。我正在把智能技术和信息监听结合起来，这个项目在业内也是很先进的。也是我的爱好所在，所以，我正在做。”Vince 还是真诚地看着我。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我点上一支烟。

Vince 说得没有错。也许是个围城。在经过了上海的自杀事件和与王花卷的“抓老鼠”以后，我确实有点怀念，怀念那种沉浸在学术研究中的感觉，单纯，坚定，觉得自己的每一天都是很健康的。就像大学时代。

如果我当年没有选择 EGE，而是选择了去斯坦福读书，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也许我博士毕业以后会留校当老师，一直在这个人类智慧产生的地方，教书育人，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也许我的学生可以继续前仆后继地走向硅谷，去创新，去做自己的公司。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当我很老的时候，会有很多学生来看我，对我很尊敬，跟我讲述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顺境与逆境，行业的动态。

也许我毕业以后会直接去硅谷混，和几个朋友创业，过着有激情的生活。也许会失败，也许会成功。但是做的事情一定是自己很喜欢的，是能

改变人类生活的，在科技史上能留下一笔的，哪怕只留下一个点。老的时候，我也会很骄傲地回忆，我的青春，花费在了我最想做的事情上，而且，我尽力了。

但是现在，虽然在全球著名的 EGE 软件公司，级别也很高，却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被资本家利用的工具。维护公司内部的安全和平衡，而又深陷里面见不得光的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纷。

我和 Vince 走到一个大草坪前面。这个草坪是一个斜坡，我们在这个斜坡的最上面，可以看到下面的一大片草坪和几个教学楼，几个很有特色的建筑。

就像一个画面一样，非常干净漂亮。

我坐下，Vince 没有。

看到很多学生在下面的草坪上，有恋人在一起，有很多朋友在聊天，有不少人在拿着书看，还有的在睡觉。我忽然觉得我眼前的这个世界非常干净，和我现在比，非常干净。就像一针心灵的净化剂。

我忽然想彻底忘记 Kary，忘记王花卷，螃蟹，浩哥，Tony，Ray，刘胜，王先生，自杀的 Gary，监控，抓老鼠。

忘掉这肮脏的一切，这肮脏的商业斗争。

Vince 站在我旁边，也没有说话。

过了许久，我问 Vince：“你以后计划怎么发展呢？”

“以后，也许回到香港工作，也许回美国工作，也许在北京工作，我还真说不清楚，也没有想过那么多，呵呵，Tom，你怎么忽然问我这个？”

Vince 笑着说。

“我在想我自己，呵呵。”我也笑着说。

“你怎么计划的呢？”Vince 问。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初中的时候，下了晚自习，放学回家，都要骑自行车穿过一条马路，或者是走一条小土路。小土路又黑，路又不好走，但是我还是喜欢走那个小土路，因为近很多。

小土路大概有 500 米吧，开始，我总是走到一半的时候，就没有胆量继续走下去了。这时就老是想退出来去走那条大马路。大马路上有很多同

学，欢声笑语，更加安全。

但是慢慢地，我反而喜欢一个人走那条小土路了，黑暗、寂寞，但是我总是比别的同学先回到家。在那 500 多米的过程中，我也慢慢找到了乐趣。

一个男人，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成功，这是我当时上初中的时候告诉自己的话。不知道从哪个杂志或小说中看到的。

而现在，我有点犹豫了。

我有点在意那大路上的风景了。虽然这些道理小时候都说烂了，我感觉那天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

“Tom，你做这个工作开心吗？”Vince 忽然问。

“哦？你知道我具体工作的内容？”我有点警觉。

“我知道我支持你的部分啊。”Vince 叹了口气说。

“呵呵，我们就是东厂太监，是吧？”我开玩笑地对他说。

“什么东西？”Vince 在美国长大，显然没有听懂我这句话的典故。

“我说我们是 EGE 公司的像 FBI 一样的走狗是吧？”我再次说，声音故意有点大。

Vince 很爽快地大笑。

我也笑。

“可是我学习信息安全技术，崇尚的是信息的自由，反信息监控和保障信息的安全，没想到现在我成了坏人。我心里多少有点不开心。”Vince 用不是那么熟练的中文说，说到“坏人”那个词，我笑了。

“那你觉得怎么才是好人？”我笑着问，也重点强调了“好人”那个词。

“隐私权是最大的个人权利，需要保障。公司没有资格侵犯员工的个人隐私权。就算是秘密地进行，也是不可以的。你知道么 Tom，动物保护组织都认为我们人类看动物的交配是对动物隐私的侵犯，当你在动物园里看动物交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不会看我们人类交配的！”Vince 越说越激动，脸都红了。

我这时不很理解 Vince 怎么忽然提到动物交配和上帝，也许西方的教育确实不同，思维也很不同。

“但是！当一个人在 EGE 工作的时候，在这个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所有的通信和信息被暴露在我们的监控之下。我可以看到有些人在邮件中发给自己或者亲人银行账号和密码，我可以看到有些人和他们的妻子或爱人调情，我可以看到他们对父母的关心，我可以看到很多我不该看的。我没有资格。这是对我的很大的煎熬，你知道吗 Tom 。” Vince 看着我，很严肃地说。

我沉默，没有说话。

“其实我也不明白我们这样的部门存在的意义，难道公司安全需要对公司了解到这个地步吗？” Vince 的情绪好像缓解了一点，对我继续用不那么熟练的中文说。

我不想和 Vince 在这个话题上说太多，站起来，又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眼前这个大草坪上的一切。

“你知道什么叫‘清水池塘不养鱼吗？’”我笑着对 Vince 说。

Vince 瞪着两个大眼看着我：“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国粹！”我对摸不着头脑的 Vince 说。

接下来那几天，我和 Vince 整天在一起，喝喝咖啡，吃吃饭，谈谈技术，谈谈以前的生活。时间过得飞快，一周的培训很快就结束了。

我和 Vince 坐同一班飞机回到北京。

而从那一天起，我对 Vince 的态度好像有了转变，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周在斯坦福给我感觉的问题，还是 Vince 的那种阳光的个性感染了我，我准备大力支持 Vince 的安全监控的智能技术的项目。

而我的这个支持，却发生了一段故事，以至于我后来无数次地想，我到底后悔不后悔当初支持 Vince 的这个项目。

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想明白。

而那天 Vince 说的那些对个人隐私的思考，本来我没有想太多，却在下面的日子里成为我的心魔。

日记 1

日子还是照旧，还是相当舒服：Kary 那儿没有什么任务，老鼠由王花卷搞定，时不时和王花卷到他的别墅里面审审老鼠，然后再去郊区吃吃野味。收入越来越高，心情也越来越好。

日子舒服的时间长了，就乏味了。

也许我应该找点事情做。

所以回到北京没有几天，我就和 Vince 开了个一对一的讨论会，全方面地讨论了他的整个项目计划，我在这一次讨论之中，发现 Vince 在技术方面确实有一定的造诣，而且他的智能监控项目也非常有意思。

我从自己的 Budget（经费预算）中给 Vince 拨了一部分钱，而且我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 Kary。不知道是因为 Kary 对 Vince 印象很好，还是 Kary 觉得不是一个大的预算，总之很爽快地答应了。当然，我觉得 Kary 会这样想：对于在公司里面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立场，而只追求业务水平的人，那就给他创造点条件，让他自己一边玩去吧。

总之，从斯坦福培训回来以后，我就着手和 Vince 一起忙他的安全监控智能项目。

而那段时间却有一种变化不知不觉地缠绕上了我，从那天在斯坦福培训时和 Vince 的对话开始，那种变化就在我身上开始种下了，就是我对那种简单生活的向往，对那种兴趣和爱好的向往，对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的向往。

这种变化在我身上慢慢发展着。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情，一直到现在我都经常想、可能永远都没法忘记的故事。

而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内心也是非常纠结的，犹豫到底应该不应该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最后我还是想写出来，因为要是一直在我心里面憋着，我觉得我会憋出病来。也许还是那句话，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而这个故事里我做出的一个决定，把我从天堂带到了地狱。

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查了查邮件。

那是在我加入内部咨询部大概 7 个月的一天，也是从斯坦福培训回来后大概一个月：2009 年的 1 月 19 日。

那天黄历上写的是：甲不开仓，子不问卜。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阴历小年。

故事是从那一天开始的。

因为和后面的故事有很大的联系，所以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智能监控系统。

整个 EGE 公司大中华区，有上万的员工，平均每个员工每天都会发送几十封工作邮件，打十几个电话，还要在各种聊天记录上说上百句话。所以整个公司算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数据，每天都会有几十万的邮件，十几万的电话，和上百万的聊天记录，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信息。从这么庞大的信息里监视哪个员工做出一些违反公司策略的事情，或者发现哪个员工泄密了，哪个员工说了不该说的话，完全人工去做，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以前，主要的做法就是，怀疑一个人以后，再去调用这个人所有的信息记录。但是 Vince 的看法是，因为防患于未然，所以，就做了这个智能监控系统的项目。

这个项目就是用电脑的智能，去监控员工，识别员工的危险程度。这个系统很复杂，但是简单地说，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人，一个是信息。对于人来说，哪个人需要去重点监控，哪些人在哪些时候去重点监控；对于信息来说，说了哪些话电脑就会自动去标示，和谁说，说了多少。比如

说，现在 EGE 公司正在进行一个很大项目的跟进，对和这个项目相关的人员都会进行更有力的监控过滤。比如说，我们会对一些关键字进行智能过滤，发现员工和我们的竞争对手聊天，就会标示出来。

而且这个系统会给每一个员工两个分级，一个是能掌握到机密的程度的级别。另一个是危险程度的级别。智能监控系统根据员工的聊天记录、邮件记录等，智能地给这个员工的危险程度分级，到一定程度，就提供出来。

最简单地讲：如果我在公司和竞争对手公司 MB 的一个朋友聊天，每天都聊公司的项目，那么我的危险级别很快就上去了，上了黑名单，电脑就会重点监控，到一定程度，Vince 就会去审查；如果我在公司和一个同学整天聊篮球赛，那么在这个系统里，不会标示出来。

所以，在这个系统中，关键在于制定了什么规则。而这个故事的直接原因，就是我制定了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如果发现员工自己给自己发邮件，就要重点监控。

很多人都会自己给自己发邮件，比如说今天的开会记录啊，比如说提醒自己需要做什么事情啊，比如说自己的什么密码怕忘记啊，都会给自己发个邮件记录下来。所以我觉得员工自己给自己发的邮件里面可能包含更多的信息，需要重点监控。而 Vince 也同意了，所以，在智能监控系统中，就有了这样的一条规则。

这条规则正式运行在 2009 年的 1 月 19 日。

那天是阴历小年，晚上给父母打了个电话，问候了一下，在我老家的那个地方的风俗，小年也是年，也需要放鞭炮，吃饺子。

打完电话以后，感觉很温馨，多少年的“北漂”生活，多少有点沧桑和孤独。而在这个感觉的驱使下，很想找个朋友聊聊天，就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叫上 Vince 一起去吃了个饭，聊了聊天，从小时候到上学，到工作，谈得很是开心，没有商业的肮脏，没有利益，说话不用前思后想，非常轻松。我觉得这也是我最近喜欢和 Vince 一起工作的原因吧，和他一起工作，有大

学的时候和几个朋友一起做项目的感觉。

吃完饭大概晚上9点了，Vince执意要回公司去看看今天新的智能监控的规则运行得如何，我陪他到了公司。

系统运行得很顺利，所有员工自己给自己发的邮件都被挑选了出来，还根据内容分了级别。我大概看了看，忽然看到了一封奇怪的邮件。

这是一封五颜六色的邮件，邮件里面的每一行字都是不同的颜色，我工作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邮件。

而我自从那天在斯坦福讨论以后，很自觉地不看员工的隐私，除非是关系到工作原因，危险级别很高，或者测试东西，一般都不利用工作之便去查看员工的隐私。但是当我看到这封员工自己发给自己的五颜六色的邮件以后，我还是忍不住读了一遍：（注：凭着记忆和行文的感觉模仿，涉及隐私内容已经更改）

Snow姐姐就这么冲动地递了信，然后就因为该死的开会，她在公司的最后一天我也没有能陪着她~~~5555555~~~，我知道，这个可爱的姐姐，内心“疯狂”，一直向往着新鲜刺激的生活，上班，下班，这样按部就班的生活也许不适合她，那就祝愿她早日踏上那片神奇的美利坚的热土。

可是，睡眠状况一直超好的我，却在昨天晚上失眠了，躺在床上迟迟不能睡着，脑子里竟然全都是她，想了一个多小时，到最后，我默默地哭了，哭了好久……这个女人，真是“毒害”我太深了……

可是Snow姐姐就这么离开了。

可能再也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整天放肆地把“MD”“NND”挂在嘴边了；

可能再也没有人愿意带着我在地摊里狂翻毛绒玩具了；

可能再也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在午饭后激动地跑去招商证券开户，拿着股东卡屁颠屁颠地溜回办公室了；

可能再也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打着加班的旗号待在办公室，却一整晚都在兴致勃勃地讨论基金重仓，装有成就感的样子，虽然，其实什么都不懂；

可能再也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在心情不好时就“逃班”步行附近的商场去逛街了；

可能再也没有人愿意带着我没有任何计划就疯狂地跑去天津两日游，而晚上躺在床上却给我讲鬼故事“哄”我入睡；

可能再也没有人愿意跟我大讲从前和男朋友半夜翻墙出去找乐子的快感；

可能再也没有人愿意听我唠叨那些青涩却又让我有小小心跳感觉的故事；

可能再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大侃星座研究，还有某一天某一星座就会位移到另一星宫图上；

可能再也没有人愿意跟我描绘在教研室带着一帮研究生学弟妹们联机打CS的壮观；

可能也再也没有人愿意……

我想，Snow 姐姐就是那个释放我内心的人，一些我敢想却不敢做的事情，在她的“带领”下，却都很开心很“放肆”地做了，只因从小爸妈的教育让我一直都保持一个听话的乖女孩的形象……Snow 姐姐走了，这偶尔一下的放纵也不再有了，我又得变回那个规规矩矩、每天踩着高跟鞋、昂首挺胸、并且扮“优雅”地走着一字步的“淑女”。

一看就是一个小女孩，估计刚入职没有多久，自己给自己发的邮件。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我看到这个邮件，忽然心情很波动。也许是因为那天我的心情。

我想起我刚入职的时候，每当有同事离职时，心里也是很难受，很惆怅。和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每天都能见面，一块吃饭一块打球，就这样离职了，心情很不好。想想自己将来可能也有这样的一天，很伤感。

而过了一年，见了太多的同事离职，我慢慢地没有感觉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反而想得很开。一起共事很久的同事，离开的那天，吃顿饭也就是了。

过了两三年，再见到同事离职，一点感觉都没有了。相反，如果这个

人是和我敌对的政治势力的一派，自己反而会高兴。但是还会装成很难过的样子送别。

过了四五年，看见同事离职，也就是个形式了。因为这个时候一般没有很意外的情况了，和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人，要离职，几乎在1个月之前都知道。而且很多人的走，很多都是自己参与其中的斗争。这个时候，关系不错的同事之间说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小子怎么才走”，或者是：“人走了，感觉还是音容犹在。”这样的玩笑话。

而现在，在内部咨询部待了大半年了。别说有人离职，就是自杀了，失踪了，猝死了，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了。

但是，一个小女孩的一封自己发给自己的邮件，却让我回想起自己初入职场的时候，让我对自己这几年的“成熟”感觉到一丝沧桑。

感觉击中了我心底最深的那个角落。

那天，我回到家，没有开灯，一直在沙发上坐着，睁着眼睛想事情，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反正想了很久很久。

晚上，我失眠了。

失眠的时候想的什么却很清晰，那只是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想这个问题，感觉一种挥之不去的东西缠绕着我，睡不着觉，胸口很堵，很神经质地想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我要不要再看看这个女孩别的邮件。

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想这个问题。

但是想了半晚上，第二天，我还是查看了智能监控系统里面的那个自己给自己发邮件的规则里面保存的邮件，发现了这个女孩的邮件：

每天都写点东西给自己，虽然很忙，嘿嘿。但是如果不写，好像就不懂得怎么去发现生活中的乐趣了，好像不再有可爱的心情，好像失去了一个“自己”。⑤

记得初中的时候写日记都是用很漂亮的小本子写，还担心被爸爸妈妈发现，哼唧！而现在都开始用邮件写日记了，看谁还能偷看！

塞着耳机听着歌，听很多很多老歌，小时候外婆教我唱的歌，很多很

多的新歌，最流行的歌。好久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自我陶醉，自我满足。原来，舒缓的情歌终究不是属于我的最爱，藏在心底的，还是对快乐和激情的生活的无限向往。

Maybe it's just a moment of drifting-away;

but I just thought of what someone said:

有这样一类人，

从不化妆，却一样爱美爱打扮；

表面上喜欢小资小情调的生活状态；

骨子里却喜欢最传统的美，骨子里面总是怀念。

追求独立却又时常生活不能自理，希望被别人照顾；

渴望新奇刺激，却又不够大胆去尝试；

偶尔颓废、懒散放纵，却不忘记努力奋斗；

生活，需要充满激情保持激情。

不过，这样，看起来还不错嘛。

原来是日记。

原来她在写日记，她觉得别人都无法看到的日记，却在我眼前展示了出来，那一刻，我忽然有种做坏事被发现了的感觉。

很羞愧很自责，但是，那种感觉，也仅仅是闪了一下。

日记 2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看过汤姆·汉克斯演过一个电影，好像叫《荒岛余生》，我非常喜欢。讲述的是一个快递员，在一次空难中落到了一个荒岛，过了好多年原始人的生活。在他一个人，寂寞地在荒岛上的时候，他的精神寄托就是一个足球，而足球上画上了一个笑脸。他已经完全把这个足球当成了他的精神寄托。而最后，当他坐着自己花了好久的时间制作的竹筏子离开那个荒岛的时候，在一个大浪下，他的足球被冲走了。他大声喊叫着，像失去了自己亲人一般地哭喊。

我看到那个电影的那个细节的时候，鼻子酸酸的。

在 EGE 公司的内部咨询部，在尔虞我诈中，在经历了那么多沉浮，经历了那么多内部惨烈的斗争，我从来没有退缩过。

自从从斯坦福回来，一颗种子种在我内心最深处。

而现在，却被一个小女孩的日记给灌溉了，让这颗种子萌芽了。

我没有去打开这个小女孩的邮箱，不是我不能，是不想。

但是我却在监视她每天发给自己的邮件，她的日记。

我知道我这样很不道德。

但是我却无法自拔地每天都去看她的日记。日记成了我的那个“足球”，我的精神寄托。有时候她的文字就像开始我看的那两篇，很有初入职场的女孩的感觉。而有时候，她的文字很凄美。美到直接划着我的内心。

甚至于周末，我都会跑到公司去察看智能监视系统里面她的文字。

周末一天，她这样写：

天上的火烧云一块一块，排成一片片的，五颜六色。我躺在椅背上，看着天色渐渐暗下来。经过一个个隧道和山头，路过一个个村子和小镇，

冬日的枯树枝和电线杆不断地变换着。望着蔓延到树尖尖上的蓝天，宽阔，纯净，波澜不惊。人的心如果和天空一样广阔，那些琐碎烦心的事也许就不值一提了吧……我的心呢……它到底有多大？上一次抬头看天看云彩，是多久之前的事了呢？工作之后，天似乎变小了，每当我努力去看天的时候，窗子，楼房，齐刷刷地把天割小了……这奇妙的傍晚火烧云时间，我都是在干嘛呢……工作或是吃饭吧。

坐在回去的长途客车上，心里突然止不住悲伤。看着广阔的天空上一朵朵的云彩，远远的和没入暮色的远山相接，仿佛是看到小时候的我心中的渴望。长大是为了什么？我失去了什么而又得到了什么？天空中那纯净的蓝色，是我熟悉又陌生的，想起将要开始的刻板又单调的生活，镜子中表情呆板浑身无力的自己，就真的想让时间停在这儿吧……满眼这冷寂的灰色，永远不变的蓝色，和浓浓的暮色……车子就这样一直向前开，不要到达目的地吧！就这样一直走下去、走下去，多一点自由、喜悦、舒服的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多一点忧伤、委屈、愤懑的不知所措左右犹豫，多一点不管谁喜欢谁讨厌的我的真性情，就多这一点时间吧……到达之后，我就要在每个人面前变得乖巧温顺，成熟懂事了……

渐渐暗下来的天边，是一片朦朦胧胧好看的粉色。远处淡淡的黛色山峦，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天色暗了，村庄还都没有亮灯，在我这夜盲的眼睛里，竟然变幻出一种含情脉脉的感觉来。所有的颜色都变深了，远远近近得看不清楚。

车马上就要到了。

我在想象她到底周末去看什么去了，是去看望她的同学吗，是在东直门的长途汽车站坐的汽车吗？还是她周末回家了？

她为什么觉得生活单调啊，她到底在 EGE 公司做什么工作？我可以查看她的邮件地址，只用一分钟就能查清楚她所有的资料。但是我没有，我不想破坏这份美好。

但是我越来越频繁地猜。

我坚持保持着，保持着只是停留在查看她发给自己日记的这个“不道

德”的范围。别的，我坚持着绝对不看。但是我还是已经侵犯了她的隐私。

而我对这个“不道德”的事情每天都在受到良心的谴责，但是我却不知道为什么，离不开她的文字给我的心理带来的那种感觉。

而有时候，她的文字又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

远方的朋友给我寄来这本《又寂寞又美好》，看得心里面有些淡淡的忧伤。一直都很喜欢几米的书，从大学的时候很偶然的机会买了第一本《向左走向右走》，那个阴寒的城市里美妙的爱情与相遇，每句简短的话都让我深深感动。后来又攒钱去买了照相本子，我只能为你画一张小卡片，遗失了一只猫，地下铁。没钱的时候就到书店去看，看到腰酸背痛但是心里却很满足。那些孩童时代的迷惑与纯真，那些年少时期的甜蜜与忧伤，那时候的我常常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对着书中喜欢的图仔细描画，画出一张张图来，心里的忧伤仿佛就要减轻一些。而到现在，更多的是工作之后对现实的无奈与内心难言的寂寞。原来几米和我一样，也做过这样的梦，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也会在有些时候突然变得细腻感伤，又或许，是每个人都是如此？

长了一岁，又过了一年，时间仿佛过得越来越快。不知道是自己在变，还是时间也会变。以前觉得长大多好，可以做很多事，可以不听父母的话，现在真正长大了，才明白那些长大了之后就自由的说法是骗人的。越长大越不自由。越是长大，过去的那些自由的日子，过去的那些有关自由的梦想与回忆，之于我们就越是珍贵。我们频繁地回忆便于自己不会忘记，可是过去的岁月终于一点点地在我们自以为是的回忆里慢慢褪色，变得斑驳不堪。记忆在你心中是这样，在我心中是另一个样子，我们的记忆了太多的感觉进去，变得像是自己写的日记，往往是事情占了少数，感觉占了多数。这些记忆注定是要一个人独享的，而每个人注定要孤独的。有些感觉，不能说出口，说出来就变得词不达意，越描越黑。就这样寂寞地前进吧，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慢慢习惯麻木然后努力开心起来。

在《又寂寞又美好》里有一段话，说：

我在寂寞的世界，不停地赶路，不断地告诉自己，就快到了，就快到

了，梦见，走在无人的旷野，视线朦胧，手上的光亮即将隐去。

我在寂寞的世界，不停地赶路，不断地告诉自己，就快到了，就快到了。

路不断展向前方，狂风在我耳边呼啸……

她说在上大学的时候在一个寒冷的城市，不是在北京吗？难道在东北？如果是在北京，那么她是南方人吗，好像南方人到北京觉得冷。不对，或者她是北方人，冬天都在暖气的环境里面，如果到南方上大学，南方没有暖气，才会觉得寒冷。

她为什么说“工作之后对现实的无奈与内心难言的寂寞”，她在工作会遇到什么问题吗，而又为什么说内心有难言的寂寞？

我不断猜测，控制不住自己地猜测。

但是我只是猜测。

而她的文字里面有时候的细腻的感情，让我想很多。我已经很久不想这些了，我想的都是利益、斗争、赌局。而她的文字给我带来了另外的一些感情，一些生活中的点滴的美好，就像一针清新剂，划过我已经发霉的心：

圆圆出去还没回来，房间显得空落落的。我关了灯爬上床，突然发现被子上有银亮亮的月光！奶黄色的被子竟然被映成了柔软的银白色，荧荧地浮动着黯淡的光。我满心喜悦，睁大眼睛想看清楚，可是这夜盲的眼睛却像是隔了一层若有似无的纱，越是努力就越看不清楚。抬头看蓝色的窗帘，月光从窗外透进来，整个屋子都有了淡蓝的基调，愈发地静谧。

把帘子掀开，一轮水汪汪的明月高悬于中天，把天空映照得如同白昼。下过小雪的夜格外安静。白天能把伞吹翻的大风早已停了，对面房顶的点点积雪白花花地晃眼睛，空气凉丝丝的，润满了水汽的清甜味道。

可是明天要上班，现在已经将近十二点了。不情愿地盖上被子躺下，却兴奋地睡不着。那一瞬间的惊动，就如封闭黑暗的罐子，忽而掠过微薄的光线，稍纵即逝，却艳丽得让心里无限欢喜。把手拿起来，指甲上亮着滑滑的光，在满满的月光里好像变白了很多。带着满心的惊喜在满床的月

光里入睡，不知道今晚 would 做个什么样的梦。

圆圆是她的室友吗？她还在和一个室友一起租房子住，估计是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我记得我在实习期间的时候，也是和一个同学一起租房子住，每天都谈论公司的事情到很晚，而现在倒是越住越好了，已经住高档的涉外公寓了。但是我还是很怀念那时的日子，那种感觉。

而她的日记对我影响越来越大。

有一天，我看了她一篇日记以后，在周末直接坐飞机回家了，而在以前，我只有每年过年的时候才回家看看父母。

“天气越来越冷了，一次北风，一场小雪，气温急速下降，千万注意防止着凉感冒，所以要吃好饭，穿好衣。吃好饭就是吃鸡鸭鱼肉蛋，穿好衣就是增减衣服及时换。防止感冒尤其是最近的病毒性感冒目前没有什么特效药，所以一定把身体养好，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你在外一切安好，爸妈才放心。爸爸”

老爸有了新手机，听妈说他现在在学打字，这么长的一个短信，不知道他是费了多大劲才打好的。可恶的是我，一直把手机搁在一旁，竟然没有回。六点多的时候，应该是天慢慢黑下来，老爸做好了晚饭，一个人在家吧。打电话的时候，老爸就问两个事，身体和工作，就会觉得他好唠叨，比起老妈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就说着知道了知道了，把他的话打断。可是看到他这样絮絮叨叨不厌其烦地发短信给我，只是为了叮嘱这些琐事……晚上从办公室回来，一字一句地读完短信，心里感动极了幸福极了……我抬起手，缓缓滑到东北方向，闭上眼睛祈祷，相信爸妈他们一定能听到……望着这个城市璀璨的灯光，突然觉得陌生。想家的感觉冲进脑子里，整个人会变得脆弱如同小孩子……

到底能为最亲爱的他们做些什么，有时候会觉得浑身无力，心里愧疚极了。

如果上天能满足我一个愿望，那就让我永远都不要长大吧，这样他们就不会老去了。

爸妈，我爱你们。

我看完她的日记，感觉鼻子酸酸的，拿起手机就订了周五晚上回家的机票，在家陪了我爸妈两天，我爸妈很意外但是非常高兴。

她的日记不仅仅是我的精神寄托，也开始影响到我的生活。

而更多的时候，都是在一天很费神劳心地工作以后，非常紧张地打开智能监控的系统，像找宝贝一样找到她的日记，她那美丽的文字。

我享受那个过程，就像打了一天球回到家洗个澡一样。她的文字不管是时尚，凄美，都像温水一样洗着我那颗劳累了一天的心，抚慰着我几乎已经死沉的灵魂，和那种沧桑的寂寞。

那天的文字又格外美：

楼上的孩子在弹钢琴。应该是十六楼的哪个房间。琴声淡淡地，要仔细听才能隐隐约约地听到。天气晴朗，阳光从右边的窗子倾泻下来。清风阵阵，扬起窗帘，露出天蓝色的内里，绸缎一般的质感。

脖子很痛，各个关节只要稍微活动就会叭叭作响，活像绿野仙踪里那个铁皮人。耳边依旧是卡农，小提琴的旋律让人沉静。不自觉地想起《假如爱有天意》里那美好的爱情，还有满地泛黄的落叶。

早晨醒来的时候，又听到了钢琴声，隐隐约约，欢快的，轻松的，沉静的……早晨静静醒来，因为轻微的脱水和虚弱，身体变得轻飘飘的，心里却觉得无比安宁……在静谧安详的空气里听着钢琴曲，想象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教那孩子弹钢琴呢，她的手指一定美丽极了……

她为什么觉得脖子疼呢，而且关节只要稍微活动就会叭叭作响，昨天不是周末啊，难道什么工作能累成这个样子？应该不会。难道是市场专员在外面做公司的市场活动吗？我猜测着。

但是为什么说轻微的脱水和虚弱呢，难道她病了吗？

有时候人就是很奇怪，我可以用一分钟去查清楚她所有的信息，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却不这样做。我宁可用每天晚上很长时间看她的日记，去猜测。

在这个事情上，好像，我失去了理智。

直到我又看到了她的一篇日记：

这几天，心情开始莫名地低落。天天忙碌的工作，天天单调的生活，让我觉得自己已经变得不像自己了。每天捧着水杯，站在窗边看看办公楼背后投下的阴影，中午把菜里的肉挑出来，晚上回到家喂我可爱的猫咪，这就是每天生活的乐趣。没有心思去打扮，耳洞开始变细变小，几乎看不到了。曾经刻骨铭心的痛现在慢慢地消匿了。我变成了一个单调的没有任何色彩的人，自己都不想看自己。

我开始讨厌上班，虽然我才加入 EGE 公司半年，但是我还是开始厌倦了上班。我还能想起来刚到 EGE 公司时兴奋。我还能记得我面试时的艰辛，那么多轮面试，当我拿到 offer 的那一刻，我哭了好久。而 EGE 公司也没有让我失望，世界一流的氛围，和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一起工作的感觉，真好。但是不知道我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也许只是我碰到了一个好老板，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对我确实很照顾，他很 nice，很专业，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也许是我涉世未深，没有明白他对我照顾的原因。也许老爸说得对：不管什么样的地方，都有坏人。但是也许不能说他是坏人，也许是我自己想多了。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我还是快点回家吧，回家就能见到我可爱的猫咪了，我今天给你带了好多肉呢。

我看到那篇日记的那一刻，我恢复了理智！

也许应该叫更加地不理智！

日记 3

在她有些关于职场的日记里面，在我看来有很多青涩，而我看到那些，总是有种替她着急的感觉，我想从网线里面穿越过去，告诉她，不要那么想，你想的是错的；或者，其实你将对方想的太好了，对方不是那么想的。

但是我只是对自己的想法一笑了之，认为自己瞎操心。

有时候我会为她的文字喜怒哀乐，随着她情绪的起伏自己也起伏着，很不理智。也许就像《荒岛余生》中汤姆·汉克斯扮演的主角，明明知道那只是一个足球，却体验着它所有的喜怒哀乐。

有多少次，我都很坚持刻意地不去查她的资料，因为我知道，这只是我的精神寄托。我害怕，我害怕一旦和真实联系起来，我就失去了这个寄托。

但是，当我看到她说她已经厌倦了上班，遇到一个坏老板的时候。我知道，情况只能比她想得坏，而不会比她想得好。

这意味着，有人要破坏我的精神寄托！

那一刻，我怒了。

失去理智的狂怒！

在 EGE 公司竟敢有人破坏我的精神寄托！

当时看完这个日记以后，大概是晚上的 7 点钟，我在办公室，站了起来，来回走了好几圈，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她在我心中就像是一个美丽的代名词，而我看到她的日记的时候，就好像我的心灵在接受她美丽的文字和她的喜怒哀乐的洗礼。而看到这一篇日记的时候，就像有人在破坏我心中最美的东西。

我拿出一支烟，点上，狠狠抽了一口，又怕招惹我办公室的烟雾灭火

器，狠狠地按灭在我的办公桌下面。

我丝毫没有犹豫地打开电脑，查了查她最基本的公司信息：

她是市场部的一个市场策划专员，而她的老板是 EGE 公司的一个高级市场策划专员。

她的老板就是一个小小的高级市场策划专员！！

我虽然犹豫了几下，还是打了个电话。

“王花卷？！”我对着电话说。

“Tom 哥啊！下班了？去哪儿喝一杯吗？”王花卷在那边笑得很开心。

我一听他笑得很开心，气不打一处来。

“王花卷，你现在就到我公司楼下，大概多久？！”我很坚决地说。

“哦？有急事啊 Tom 哥，我在北三环呢，现在就过去，最多半个小时！”王花卷听我好像很急的样子，也不再笑了，很严肃地说。

“好，到停车场震我一下手机！”我说完就放了电话。

我要收拾了她的老板！

大概 20 分钟以后，我手机响了一下，只有一声。我在办公室的打印机上打印了几页纸，折了折塞进了我的裤兜里。

我大步走到停车场，看见王花卷的车，直接上去。

“卷子哥。”我看见他以后很平静地说，但是声音出奇地冷。

“Tom 哥，有什么急事吩咐吗？”

“有个事情。”边说，我边把手里的打印纸塞到了王花卷的上衣兜里面。

“我想让这个人尽快地离开 EGE 公司，越快越好。”

“Tom 哥，明白，这事我来办！”王花卷根本没有问原因，很“上道”，这是我喜欢他的地方。

“还有，卷子哥，这次我不付钱了，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我看着王花卷，那一刻，我不知道怎么了，觉得很感激他。

“Tom 哥，这说哪里的话啊。我明天就办了！”王花卷没有一点笑，拍着胸脯说道。

我推开了车门。

想起来点什么，感觉不是很放心，又关了上了门，对着王花卷说：

“要是我下周还在公司看见这个小子……”

我还没有说完，王花卷就打断了我。

“Tom 哥你要是下周还能看见他，我提头来见你。”王花卷很坚决地说。

我想，王花卷知道了我的决心。而我，也放心了。

那天王花卷做事情果然利索。

因为，第二天晚上下班以后，那个人就离开了公司，再没有在 EGE 的办公室里面出现过。

后来王花卷没有主动给我提过那次事情，我后来很好奇，问了一句，王花卷是这样说的：

“他估计这辈子都不会想听到 EGE 这个名字了。”

听到这个信息我也放心了，因为我担心王花卷做过分了，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还担心他离职以后还会继续地骚扰我心中的那个她，而这个担心，也是多余的。

一个多月以后，在一次公司球友的饭局里，我听到了这样一个八卦故事：市场部的一个叫什么 James 的市场专员，忽然离职了，而且发出了离职信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公司，自己的东西也全部没有收拾。

在那个饭局上，我听到这个事情的反应是喝了面前的一大杯啤酒，然后抛出了这样一句话：“TMD 还叫什么 James，他真以为自己是 007 啊，操！”

大家忽然都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忽然这样说，不过以为我喝多了也没有在意。

从那天开始，我还是看日记，她心情明显好了很多：

天气很好，我走出办公室去吃午饭的时候，刚好是中午 12 点。

阳光好得恰到好处，暖洋洋金灿灿的，在北京竟然有这么好的天气，让人突然觉得今年是顶好的一年，凭空里生出些念头，想就这样一直留在这太阳下面也不错，那些莫须有的懊恼、悲伤、难过、猜疑在这满眼的阳光里变得不值一提。

昨天晚上自己住的小窝变得空荡荡，室友们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只能自己享受自己的快乐。我躺在床上，睁大了眼睛看着窗帘被外面的光照

得微微发亮，我放在桌子上的包在暗暗的微光里发着一种油亮亮的光彩，那些擦脸的瓶瓶罐罐在若有似无的光线中静默着，胖胖的面膜盒子轻轻地交头接耳，那些钥匙和 U 盘这么看起来更像一些线条坚硬的哲人……我顺着光线看过去，苹果红色的皮在这种幽暗的环境里显得愈发光滑，橙子则更加饱满多汁，我的杯子上那些繁复的花纹看不清了，可是我还是知道哪儿有一个海螺，把上有一些串起来的海星……所有的东西都被这淡淡的微光笼罩上了一层荧荧的纱，小小的荧光粒子仿佛也落在了我的鼻尖上，我不敢喘气，悄悄地，一丝一缕地把气呼出来……我分明看见它们被我细心的呼吸带了起来，在空气里飞腾杂乱，落得我杯子上全是。我想如果我的被单不是这种蓝色和白色格子的，而是纯色的，一定就更容易看出来些。我想把胳膊伸出来摸一摸被面，可是又怕冷。

换一个时间来看世界，他的样子让我觉得有些不多不少的讶异。Yeah！

她没有说她老板忽然走的事情，但是我知道，她很开心。

而我，也很开心。

日子过得飞快。

转眼过年的气氛已经没有了，而从我看日记到现在，已经有 1 个多月了。工作还在进行，王花卷还是给我提供老鼠，我还是和 Vince 继续设计智能监控系统。Kary 那边也没有太多的工作。

我发现我的生活在慢慢地改变，被她的文字改变，被她的纯美改变，被她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的那份善良，对生活的希望，以及乐观改变。

以前我每天晚上到家都会不开灯，把自己扔在沙发上，自己倒一杯红酒，点上一支烟，回忆一下今天的是非，细细地想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是不是有做错的，说错的，想错的。

而现在，我回到家会自己给自己做点好吃的，看一个电影，边吃边看。我开始享受生活。

我心中她的位置也越来越重，我慢慢地觉得她的喜怒哀乐比我更重要。她不开心了，我也不开心，焦急等她新的一天的日记。她开心的时候我也

很开心，甚至会对老鼠手下留情。

于是我又开始一轮新的纠结。新一轮的纠结就是我要不要和她联系一下？自从我让王花卷教训她的老板以后，这个纠结就开始了。

我不想，我害怕，我害怕打破了心中那个美好的依托。

而我又想，我想更多地了解她，我想更多地走入她的生活。

我还羞愧，羞愧这样的一个事实：我每天都在侵犯她的隐私。

每天，都在一种纠结中度过。

还有就是，等待她的文字。

一直到，一直到看到她那天的日记：

我认识的熟悉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谈笑自若地，轻描淡写地。

仿佛只是写了一篇该做的作业，买了一双打折的袜子，丢了一本无关紧要的日记；

我却过惯了这天天仿若慢摇般的生活，半睡半醒之间，蓦然发现——身边的人已经各奔东西……

多年之后，想起紧张忙碌却空落落的今天，会觉得用词的可笑和语气中分明的孤单吗？

我会不会站在黄昏的池边大哭一场

然后继续笑着生活。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

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当你走近
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叶
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那是我凋零的心

那天，我极其感动。虽然后来知道是她引用一个作家的诗句，但是那天我看到的时候却非常感动。我无法形容当时的感觉。

我上一次恋爱是四年前了，而那个“她”，去美国读 MBA 后就结束了那段恋情。

这四年来，我拼命工作，寻求事业上的发展。

现在有种恋爱的感觉，虽然，我没有见过她，没有和她交流过。

而我是个很成熟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却很幼稚。

幼稚得一塌糊涂。

而我终于没有忍住，在那天查看了她的聊天工具的联系方式。

我几次打开聊天工具，想添加她的联系方式，但又总是觉得害怕，我不知道害怕什么，却总是觉得心里很紧张。

我得给我找一个理由。

我在家通过 VPN 连接到公司的内部网络。

在公司的内部网络上找她的名字，找她在公司内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

在 EGE 公司内部网络里面有一个内部员工互助的网站，我突然发现了她写的一篇文章，介绍美国员工到中国以后，怎么在北京生活，虽然是英文写的，但是文字很漂亮优美。

我细细地看完了她的文章以后，有了一个主意。

当我决定加她的 MSN 时，已经晚上 11 点多了。

但是没想到，她在！

“Hi，你是谁啊？”

我看到她给我发来的信息，有点激动，有点手忙脚乱。

“我是你同事，现在在美国工作，看到了你写的怎么在北京生活的文章，很有帮助，想有什么问题再向你请教。”

“哦，好啊。你做什么工作啊？”

我疑惑了一下，打下几个字：

“我是一个技术工程师。”

.....

那些天，我觉得是在 EGE 工作这么多年里最幸福的一段时间。每天晚上的 10~12 点，我都在和她聊天。

她说感觉我的心理年龄很大很大，叫我“大叔”。

而我反击地叫她“小东西”。

因为骗她我在美国工作，所以，我们有个时差，我只是晚上 10~12 点的时候在家才和她联系。而白天绝对不和她联系。

因为，我不想给她带来麻烦，我知道，在我背后，也许有好多眼睛盯着我，监视我。

我帮她分析她遇到的职场问题。

她很疑惑我怎么知道那么多关于办公室政治的事情，我说因为我是“大叔”。

她经常和我说一些小得不能再小的生活琐事，她的猫病了，她办公桌上的花的一个叶子枯萎了。而我听得津津有味。我很惊奇她怎么能发现生活中的那么多点滴小事，她说，因为她是“小东西”。

我每天还是看她的日记，只看日记，不会查看她别的信息。

而我，心里越来越纠结。

我就这样骗她下去吗？

我要不要告诉她，其实我在内部咨询部，这个她听都没有听说过的部

门，她可能都不会相信我的工作内容。

我要不要告诉她，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因为我监视邮件时无意中发现了她的日记。而我一直在看她的日记。

我要不要告诉她，其实我不在美国，我不想白天聊天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怕有人监视我的时候发现她。

我要不要告诉她，她老板之所以那么快离开了公司，是因为我在帮他。

也许，我告诉她这真实的一切以后，她反而是觉得我在“骗”她。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越来越纠结。

但是我越来越觉得离不开晚上那两个小时的聊天，我们聊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天南地北地聊。聊她小时候的事情，我小时候的事情；聊她上学的事情，她为什么选择 EGE 公司，她的工作，对 EGE 公司的感觉，她的朋友。有时候她会发牢骚，说同事不好。她的文字时而很开心，时而很时尚，有时却又很忧郁。慢慢地，我们从 9 点就开始聊，一直到后半夜一两点，她还不愿意下线。

而她下线以后，我却会仔细地再看一遍我们这天网聊的内容，然后再去睡觉。有时候我会睡不着，只是因为她说她的工作上一个市场活动的计划被驳回，明天会再次审批，对她很关键。而我会为她的那一个计划是不是通过而睡不着，虽然，和我的工作比起来，那几页的市场计划，几乎微不足道；有时候我会仔细考虑她和我聊天的时候打的几句话，我会反复琢磨，虽然我知道，她只是随口一说，没有什么意思，但我还是想把某句话反复琢磨，每一个字都不知道拆开了多少次。

可能我想确定些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篇她的日记：

今天下午，工作少了很多，我有了一个空闲，不知道干什么。随便拿了一张打印纸，用一支铅笔在这张打印纸上画了画，而晚上，我舍不得扔，我要保存下我今天在纸上画的东西和心情，让我永远记得这一刻。

指尖攒动一树喜悦

摇下满眼的明亮

是谁

喃喃细语在凉爽空气的边沿

晕染叠加

是谁

眼神清澈在午后阳光的嵌接

温婉青涩

是谁

笑容温暖在恍惚若梦的瞬间

恬静清泽

是谁

像一首美丽的歌

轻而易举陷我入爱河.....

我觉得，我恋爱了！☺

约会

从那天起，我上班时就时不时地去市场部晃悠晃悠。

我想猜测，市场部的哪个女孩子是她。

虽然我可以很简单地调取她在人力资源部的所有资料，包括照片。但是我却没有这样做。我深刻体会到了 Vince 那天在斯坦福和我说的话。我觉得用这样的手段，是对那种美好的亵渎。虽然，我还是每天都看她的日记。

我在观察市场部的每一个女孩子，而很快，我就觉得我发现了她。

她总是静静地坐在开放办公区的一个角落里面，看上去很文静，中午吃饭的时候又会和同事嬉笑打闹。她笑起来很甜，就像她的文字，她的笑让我感觉能驱赶一切不愉快和心底的阴暗。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感觉那就是她。

我更频繁地去楼下市场部的区域，找一个朋友聊天，远远地看着她。

终于，有一天，我晚上聊天的时候和她说：

“我要回国了。”

那天是 2009 年 3 月 5 号。阴历的惊蛰。

小时候听奶奶讲：九月九，鱼封口，二月二，龙抬头。就是说，到了阴历的九月九号，水里面的鱼都不再吃东西了，而一直得到来年的二月二，龙抬了头，鱼才会吃东西。我从小就佩服中国伟大的历史文化和劳动人民代代经验相传的智慧。后来，又听说过一种说法是惊蛰的时候，鱼才开始吃东西。我没有去仔细追究。

但是，惊蛰这个节气，对我来说，确实发生了一件大事。

虽然，那天黄历上说：日值月破，大事不宜。

那天，我们说好了，我“回国”以后，要请她吃饭。

地点，定在了北京日坛公园里面的小王府饭店，晚上7点。

我6点多就来到了日坛公园，天好像很冷，但是我一点点都没觉得。

我自己在公园里面闲逛，公园中间有一棵，很大的树，天很冷又已经黑了，公园里面基本没有什么人。我站在那棵树下，感觉有点怪，心里越来越紧张。

有第一次和她见面的紧张。

还有一种感觉，是我不想把她带到我现在的的生活里。我不想和她说真话，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她，让她也被监视。

我知道我在公司的职位，所以我知道，肯定有人在监视我。

我想让她安全，而不是和我一样。如果让 Kary 知道我在和她约会，不知道是什么后果。至少，会影响到她的生活或者……我不想多想。

感觉很复杂，我也很纠结。

7点差一刻的时候，我去饭店找了个位置等她。我找了一个角落，二层，正好能看到窗外半黑暗中朦胧的公园景色，刚从外面寒冷中进来，全身都暖洋洋的。

我回忆着最近这几个月和她的点点滴滴。

她的每一篇日记，每一天晚上的聊天。

每一个点滴都幸福。

忽然，我手机响了，却不是和她专门联系的那个手机，是我工作用的号码。

一个很陌生的号码。

我诧异地接了电话。

“喂？”我问。

“Tom！我是 Kary。马上到办公室，现在。”

是 Kary 的电话，而我第一次听到 Kary 这样说话，非常快，非常冷，非常冷静。

“老板，什么事情啊？我吃饭呢！”我犹豫了一下。

“你没有听到我说的吗？”Kary 没有回答我，反而反问了回来，像王花卷审问老鼠的那种语气。也许是她从来没有听到我这样对她的质疑。

我忽然间，全身发冷。刚才暖洋洋的心情完全被打乱了。

我不知道出什么事情了，但是，肯定是出事情了。

我冷静了两秒钟。

“老板，这么急啊。我吃完饭好吧？”我对着话筒笑了笑，尽可能用温和的声音说。

那边的 Kary 好像也冷静了，口吻比以前缓和了一些但是带有一丝的无奈：

“Tom，出事了。给你 15 分钟。”

说完，她直接挂了电话。

在那一刻，我忽然想放弃我的工作，我的一切，只是为了能和她一起吃这一顿晚餐。但是，我不是刚来内部咨询部的时候了，我的见识已经多多了，我知道 Kary 这样的电话意味着什么，以我所有的阅历、经验，和对 Kary 的了解，我能体会到，绝对不是小事情。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关系到我什么没有。所以如果我拒绝了 Kary 而选择这顿晚餐，不知道我能不能把它吃完。

而且，有可能会牵连她。

那一分钟的抉择，我好像过了一年。

我决定了，我放弃了这顿饭，我要马上回办公室，因为我担心影响到她，哪怕是从此再也不见面，也不能给她带来危险，一个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但预感到很大的危险。

我不能让她的生活有任何的影响，只要她每天还是开心的，只要她每天还是快乐地上班，写写日记，喂喂她的猫，开开心心。

因为，我喜欢她。

我看了一下表，很坚决地走出了这个饭店。

我步子很大，也走得很快，就像后面有人在追赶我似的。

我再没有任何的犹豫。

门口的服务生有点惊讶地看着我，还是客气地给我打开门。

而我走出门口的那一刻，我愣住了。

我看见了她的。

我脚步没有停，但是大脑却一片空白，心跳忽然很快，就好像要从我胸膛跳出来一样，但是血液好像还是到达不了我的大脑。

她刚刚从出租车里下来，离我有六七步远。

她就是她，我在市场部经常观察的那个女孩，我的直觉是对的。

她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带着围巾、手套，脸红红的，看起来非常可爱。她快速朝我这个方向走来，好像很急的样子，但是步子很轻快，表情看起来很开心。

我的脚步一下子慢下来，忽然想说什么，但是说不出来。我只是觉得心脏跳得难受，而思维却很慢很慢。

她好像看到了我，但是……但是她不认识我，只是对我善良地微笑了一下。

就在她微笑的抚慰下。

她与我擦肩而过。

我只得到了那个微笑。

我没有回头，我不敢回头。

外面很冷，风吹得我好像一下子失去知觉，只是感觉心中很暖，还很疼。我仿佛一下子失去了灵魂，只是下意识地往公园外面走去。

从饭店到日坛公园北门的那段路没有灯，我越走越慢，越走越慢。

大概走出了20米远，我回头看了一眼，在外面冰冷的风中，那个饭店的二楼亮着的灯光显得格外温馨，而我却不敢再看。我回过头来，慢慢地往前走。

脚步就像灌了铅一样，异常地沉。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让寒冷的空气充满了我的肺。让我不再想她。

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我感觉憋得难受，一直到我觉得脸上被风吹得很疼，我才发现，远处的灯光在我眼前有点模糊。

公园门口有一辆出租车，我慢慢走过去。

我拿出专门和她联系的手机给她发了个短信：

“对不起，我来不了了，我会解释的。”

不知道是因为我手指冻得，还是什么，这条短信我发得很慢很慢，看得越来越模糊，心中有种被强烈压制的感情，让我无法呼吸。

直到出租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我忽然想起一段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从哪看来就记在我脑海中的一段话。

我一生忧患，所存美丽的回忆无多，但是对她的每一件，每一个点滴，都是令我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这样清纯的、单一的回忆，而不掺杂任何俗情与尘网，纯属罕见，而它却是罕见中的极品。我一生中的许多经历，都不想重过。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少年可再，我梦魂所依，除此而外，却无复他求！

东北事件 1

我已经忘记是哪位长辈告诉我的了，但是我始终记得一种说法：一个人心理素质的强大与否不是他遇到什么情况都不慌乱，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冷静、投入，而且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能快速地适应新环境、新情况。

多少年来，我觉得我的心理素质越来越好了，所以这种针对环境的变化、投入，也越来越快。所以我告诉自己，我要快点投入到新的环境中。

我不断告诉自己，只有尽快投入这件事情，避免危险，以后才有可能拥有和她的幸福。而在这种心理暗示下，我也很快冷静了下来。

冷静下来以后，却是一种愤怒！

对 Kary 的愤怒，对未知事件的愤怒，到底什么事情影响了我的“晚餐”！

和 Kary 共事了大半年，第一次遇到 Kary 这样紧张，从她给我电话的声音就可以明白了。让一个这么有城府的 Kary 紧张到声音变成那个样子，到底是什么事情？

7 点 20 多，出租车停在了 EGE 公司的楼下。

我上楼，并没有直接到 Kary 的办公室，而是绕了一个圈来到她办公室对面的会议室。在 Kary 办公室的这一层，加班的人已经不多了，关着灯的工作区域占一大半，所以 Kary 开着灯的办公室也格外显眼。我在会议室里没有开灯，透过玻璃往 Kary 的办公室里看了看。

而我忽然想起来上海自杀案的前一天，我也是在这个会议室盯着 Kary 的办公室，里面的情景也惊人的相似。

Kary 的办公室里面不只她自己，还有一个男人。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女人的高跟鞋和一个男人的皮鞋，之间距离三步远。和上次上海自杀案的前

一天晚上不同的是，那天，两个人非常冷静，从毛玻璃的轮廓看到的两个人几乎没有动静。而今天不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两个人都有点慌乱。男人穿着皮鞋的两个脚没有动，但是频繁交替地支撑着地面。而 Kary 的高跟鞋，则是来回地走动。

我大概看了一分钟，冷静了一下，走了过去。

我敲了敲门，里面隐隐的交谈声忽然停止。

“谁？！”Kary 很警觉。

“是我 Kary，Tom！”我小心地回答着。

Kary 没有说话，而是自己过来打开门，然后等我进来，自己又小心地关上门。

这一个很小的举动，增加了我的不安，我从来没有见过 Kary 这么小心。

而当我看到那个男人以后，我愣住了。

虽然我心里有准备，有预感是他，但是还是愣住了。

这个男人，不仅是我，整个 IT 行业内的人，不管是刚刚进入行业的应届毕业生，还是混了多少年的老油条，几乎都听说过。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EGE 软件公司大中华区的 CEO——Eric Wong！

Eric 看来并不是很舒服，脸上表情很僵硬，好像是故意做出来的，好像又不是，但肯定不是在媒体出现的那种意气风发的形象。他站在 Kary 的办公桌前，两手按着 Kary 的办公桌，一只脚支撑着地，另一只脚点在后面。和我刚才在外面看到的一样，两只脚非常频繁地转换着支撑点。

我和 Eric 在公司很多会议中都见过面，也在对我的业绩 review（审核）的会议中交流过，所以并不算是很陌生。但是这么晚了，在 Kary 的办公室里面，这种气氛让我知道，这次和 Eric 的见面，绝对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我等着 Kary 关好门走过来以后，才对 Eric 说了声：

“老板好！”

我微微低了下头，声音很轻。

Kary 在我说完话以后也就跟了上来，轻声说：“您认识的，我经常和你说的，Tom。”

Eric 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拍了我肩膀一下。

而这一拍，让我顿时更加提起精神，因为，如果刚才还存在侥幸的话，那么现在，Eric 的这个动作，分明告诉我，这个事情，我得参与！

“Tom，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Kary 看到 Eric 这个动作以后，站在了 Eric 的旁边，然后两个人都站在了我的面前，让我感觉更加不好，这种感觉分明是他们已经把事情商量好了，就等我来，然后告诉我一些事情，而并不是和我商量什么事情。

换句话说，我在路上的一丝丝侥幸，觉得我还能返回去吃那个晚餐的那一丝丝的侥幸，应该彻底没有了。

而且，Kary 为什么和 Eric 站在一起，她不觉得不妥吗？我又联想到王花卷告诉我的 Kary 和 Eric 多少年来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抓住的小鸟。我只是希望，下面的消息，没有那么坏。

结果总是违人所愿。

Kary 并没有发现这个动作对我的影响，她还是继续说了下去，声音很低，很缓和，很平静。

“前一段时间，你也知道，我们 EGE 大中华区刚从总部请来一位销售总监，叫 Joe Huang。负责北方区，主要的业务是东北三省。当时 announce（宣布）的内部会议你也在吧？”

“是的 Kary，大概三个月前吧。”我也很低声地说，有 Eric 在，我就直接叫 Kary 的名字了，没有叫她老板。

Kary 看了 Eric 一眼，Eric 没有什么表情，Kary 继续说。

“你也知道，他是哈佛商学院的 MBA，在 EGE 总部近 10 年，有 15 年的销售经验了。当时是我们老板 Eric 费了很大的劲挖来的，主要是 balance（平衡）一下大中华区的势力，你也知道，我们本地出身的销售太多，方法也不太符合总部的标准。”

我看了一眼 Eric，点了点头。

“他最近在东北出差做项目，但是我们今天联系不到他了。”

Kary 很柔和，很平静地说完这句话后看着我。

我忽然愣了一愣：怎么她不继续说了？

但是忽然明白 Kary 轻描淡写说的那句“联系不到他了”是什么意思。

她的意思是：他失踪了！

后来，我无数次地想 Kary 说那句话时的语气和表情，那种轻描淡写，就像说：“我今天不回家吃饭了”或者“我打不通他的电话了”。没有一点表情，没有一点语气。这也是我在佩服王花卷审问老鼠时的说话语气以后，第二次佩服一个人说话，如果王花卷算是锋芒毕露，那么 Kary 就是完全地举重若轻。

“那老板，我需要做点什么？”我看了看 Kary 和 Eric，尽量保持冷静地说。

“你今天晚上就出差，去调查这件事。”Kary 还是简单地说。

“好的，没问题。”我这个时候已经冷静到理智了，我只能这么说。

Eric 看了我一眼，满意地点点头，然后走过来，主动和我握了握手。

“辛苦了。”

Eric 以很低的声音说了这三个字，透露着一种疲惫。Eric 说完以后，直接离开了 Kary 办公室。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总是和他的下属客套客套，鼓励鼓励。

在 Eric 走的那一瞬间，我看着他的背影。

忽然觉得很同情他，因为此刻的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也许，也许他的爱人和孩子在等他吃晚饭，也许……也是那一刻，我忽然想起 Vince，我忽然觉得对 Vince 从羡慕到嫉妒。当然那也只是那一瞬间的感受。

我看了看 Kary，Kary 也看了看我。

“Tom，来坐吧。”

我看 Kary 没有坐下的意思，我也就笑了笑，摆摆手。

Kary 的声音比刚才缓和了一些，我知道她刚才的一些话是说给 Eric 听的，也许她现在有一些别重要的事情告诉我。

“Tom，是这样的。Joe Huang 现在虽然只是大中华区八个销售区域的一个总监，但是他有所不同，他是 Eric 亲手挖来，准备作为公司的第二号人物培养的。所以，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Eric 觉得这完全是冲着他来的。”

我点了点头。

“Tom，你很聪明，在这个部门那么久了，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你知道

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是我的失职，也是我们的失职，是我们部门的失职。Eric 非常生气。”

我还是点点头。

“所以，你全力去做吧，我在北京帮助 Eric 做一些工作，你今天晚上就动身去东北。还有，Tom……”

Kary 看了看我，想说什么又没有说。

“老板，还有什么吩咐？”

“Tom，如果是意外还好。如果是有人做的，那么他们也肯定知道你和我。”

Kary 看着我，声音压得很低，意味深长地说。当她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到了小时候，几个小朋友躲在一个小屋里，故意不开灯，大家讲着鬼故事。当讲故事的人忽然讲到最吓人的关键的时候，就是现在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多少年再没有出现过，在 Kary 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体会到了。

Kary 一点点都没有隐瞒地告诉我，如果有人让 Joe Huang 失踪，那么也可以让我失踪，也可以让她 Kary 失踪。

因为很简单，在这个级别上做事情的人都不是傻瓜，都不是年轻人可以随便冲动。大家都会遵循一个原则：敢玩，要先玩得起！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会是有计划有预谋有步骤的，而他们既然敢让 Joe Huang 失踪，就完全能预料到一个内部的干涉：内部咨询部。

换句话说，我去东北，也许在别人的预料之内。

我没有说话，不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

Kary 看出我的犹豫。

“Tom，这个 Case（事件）在资金上没有限制，我也不监管。只希望……” Kary 顿了一下。“只希望你能救下我们部门，救下你自己。”

Kary 说得很平静，说完看着我。

我后来在东北，多次想起 Kary 说的这句话。她很平静，略带犹豫地告诉我这句话。也是这句话，我彻底地做出了决定：去做这件事。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决定去东北，我一直都没有想明白。

但是我知道自己不想去的原因，如果不去，这件事我就可以不陷那么深；如果不去，也许我还有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吃我的晚餐的机会；也许我不去，就要离开 EGE，就可能在整个行业里都没法顺利地混下去，但是至少，我不会像刚才看到的 Eric 那样，有一个很疲劳的背影。

但是，我却去了。

在琢磨 Kary 的那句话时，我也反思出来一个道理，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或者谈判到一定的程度，当你可以把事情的各项利益都看得很准的时候，你的决定也许就不那么理智了，而是靠当时的一个感觉。是当时的一个感觉就让你决定了。

所以，Kary 深谙此道，她最后说的那句话，虽然平淡无奇，但是却包含了三个信息：如果你去做这件事，好处会很多；如果你负责这件事，是承担部门的责任，救了部门以后你就会有更好的前景；但是如果你不去，你就不能“救”你自己！

她没有明确地说，我当时也没有明确地想，她只是用一句话带给我一种感觉。

江湖中真正的武林高手平淡无奇的一招也会包含深厚的内功。而 Kary 平淡无奇的一句话，就让我做出了决定。

Kary 还给我交代了一些事情，我也了解了更多。

Joe Huang 上周去长春出差，是做一个东北林区卫星通讯的一个大项目的销售，已经到了这个单子的最后时期。最后得到的信息是他去吉林省的吉林市见一个客户，接下来就联系不到了。和他一起出差的有一个同事，是他的下属 Mary，客户经理。但是 Mary 没有和 Joe 一起去吉林市，现在在长春。

Joe Huang 结婚多年了，有两个孩子，都在美国。美国他家庭那边公司会安抚。

最关键的是：和上次自杀案不同，上次只是拿回笔记本，而这次，是要弄清楚事实。

“Kary。你觉得对手是？”听她介绍完我忽然问。

Kary 看着我，表情很疲倦，说：

“太多可能了。”

我没有说话。

大概晚上 8 点半，我准备离开，已经走到了门口，正要拉开门，Kary 忽然说了一句。

“Tom……谢谢你。”

她微笑着，略带感激地说，我也对她笑了笑。

“都不容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了这么一句，这句话也许是我那天晚上所有心情的概括吧。

我没有再犹豫，拉开门，走了出去。

东北事件 2

我走出办公室，觉得真冷，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里的。

我走到楼下的抽烟处抽支烟，清醒清醒。

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需要快速思考。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话所有的人都知道，但是我是这样理解的：一个事情在开始阶段的判断和计划才是最关键的，这在整个事情中能占据一半的重要性。

而这时，我思绪里面占据第一位的就是我自己的安全，所以我在想我周围的人谁可以信任，谁可以帮我一把，这时我想到了一个人。

我从钱包里面找了个随身带的匿名手机号码的 SIM 卡，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是给 Vince。

“Hello, Vince?”我问。

“Hi Tom! What's up (有什么事情吗?)”当 Vince 阳光轻快的声音传出来的时候，我又一次嫉妒他了。

“你现在在哪儿?”我问。

“哦?我在三里屯和朋友吃饭。怎么啦 Tom?”他好像听出我声音不对。

“尽快赶到公司吧，我需要你帮个忙，很急。”我言语中都带点恳求了。

“OK, No problem, Tom!” Vince 很坚决地说。

“到了给我这个号码打电话。”我说完就挂了。

接下来，我又打了一个电话，给王花卷。

“卷子哥?”

“Tom 哥啊!在哪儿啊?好几天没见了，想你了，哈哈。”王花卷那边好像有人，但是却又挺安静的，虽然和我说笑着，但是声音压得很低。

“尽快到我公司停车场，到了给我这个号码打电话。”我很冷地说。

我没有等王花卷说什么，就扣了电话。

我继续在楼下抽烟处抽烟。

第三根烟还没有抽完，Vince 就到了，他打车过来的，我看到他扔给司机一张钱都没有等出租车司机找钱就下车了。三里屯离公司不远，但是这个速度就到了，再加上那个没等找钱的细节，我很感激。

他看到我在楼下的抽烟处，几个大步就走了过来。

“Tom！什么事情？”Vince 看到我在楼下有点吃惊。

“这样，你现在就去，把 Joe Huang 最近三个月，就是他来到大中华区工作后，所有的监控记录，都 copy（复制）到这块硬盘上给我。”我边说边从自己的双肩电脑包里拿出一块新的移动硬盘。

“好的 Tom，不过你得给我一个邮件批准啊。”Vince 很坚决，但是很利索地说。

我哭笑不得。

我拿出工作用的手机，说：“我现在就发，你现在到办公室给我办。好了给我电话。”

Vince 愣了一下，还是说：“好的 Tom。”

说完马上上楼了。

我看了看他离开的背影，又想了想 Eric 的背影，我感觉，他比 Eric 要幸福得多。

我用手机给 Vince 发了一个批准的邮件。接着在楼下等，大概又抽了一支烟，我的另一个手机振了一下。

我知道王花卷到了。

我狠狠地把烟熄了，然后走安全楼梯到地下的停车场。

王花卷的车灭着灯，但是我还是很快就找到了。

我上了副驾驶，王花卷马上一脸笑看着我，说：

“Tom 哥，什么事情啊这么急？”

“你刚才没在吃饭？怎么打电话那么安静？”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这么问了他一句。

“刚才在书店买书呢，给小女儿。”王花卷没有介意我这样问，但是没有怎么笑，他在这行时间长了，知道我这么问肯定有原因。

“卷子哥，我遇到了些事情，需要你帮忙。”

我顿了下，把我手里面的烟灭了，很警觉地看了看过于安静的停车场。王花卷看到我这样，也往周围看了看。

四周都没有人。

“两个事情。”我看着王花卷，非常快，非常平静地把我刚才考虑的话说了。

“第一，你在圈子里帮我查查 Joe Huang 最近遇到了些什么麻烦。第二，我今天晚上就要去东北，我想借你一个人用。”

当我说“第一”的时候，王花卷很坚定地点点头，而当我说“第二”的时候，他没有，好像有些犹豫。

“Tom 哥，你是说？”王花卷不怎么自然地笑了笑。

“螃蟹，借我用用。”我还是平静但果断地说。

他看着我，愣了愣。

“钱你随便开。”我又补了一句。

大概是 20 秒的沉默，我等到了一个让我满意的结果。

“好的，我马上交代他。”

我这才放下心来。

虽然这个结果，后来也折磨了我很久。但是，我当时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王花卷和我太熟悉了，太熟悉的人，就是你潜在的最大的敌人。我预感这事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最担心的其实是王花卷，我担心他为了更大的利益，出卖我这个“朋友”。所以，我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一举两得的方法就是：让螃蟹和我一起去东北。

我知道螃蟹，这是一个绝对服从命令的退伍的特种兵，有他在，只能对我有帮助，不会在我背后使坏。这也是我对马上到来的东北之行的安全保护措施。

而王花卷因为 Kary 的事情，那么隐忍只是因为要保护螃蟹。虽然我不知道他说的为了朋友情义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也不知道他讲的那个故事

是真是假。但是有螃蟹和我一起，我觉得他不至于在背后怎么样。

而且，我让他随便开价。

王花卷是一个商人，所以他自己会权衡利弊。我上来就问的那句“你刚才没在吃饭？怎么打电话那么安静？”已经让他嗅到些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他不能拒绝我。何况还有一个“随便开价”的条件。

王花卷后来果然给我开了一个很高的价格，我想都没想就通知财务付款，而 Kary 也丝毫没有犹豫就批准了。

但是谁都没有料到最后的结果。

王花卷答应以后，我没有任何耽误就离开了他的车，王花卷也去找螃蟹了。我顺着刚才下来的安全通道从地下停车场出来，回到办公楼楼下抽烟的地方，再抽一支烟，等 Vince。

大概 10 分钟以后，Vince 下来把硬盘交给了我。

我在接硬盘的时候忽然想起什么，对 Vince 说了句：

“有没有别人查看过他的资料？”我问。

“No ！”Vince 说。

“除了我和 Kary 以外，别人都不能查看了吧？”我又补了一句。

“除非有你们的批准。”他说。

“我不会再批准任何人了 Vince，如果有人再要求查看，告诉我，好吗？”我有点恳求地问 Vince，因为我不知道这小子会不会又说什么规则、流程。

他看着我，点了点头。

我没有犹豫，也没有接着和他说话，找了个出租车就上去了。

车开了以后，我看了看 Vince 还在抽烟处那个地方站着。

我没有回家，我也不想回家了。

甚至我除了肩上的电脑包以外没有任何的行李。

就这样，在接近晚上 10 点的时候，我来到了北京火车站。

我不想乘飞机，因为必须用身份证来买票登机，而火车就不用。

我不想在任何地方暴露我自己。

我在北京火车站买了两张到长春的火车票，站在广场的一个角落等螃蟹，而在三个小时之前，我还是在日坛公园在等着她。在这之间，只有三个小时，现在，我不知道，在东北，等待我的是什么。

我只是忽然觉得有点心酸，有点累。而又不得不努力地振奋自己。

螃蟹打车过来，找到我，他穿得很少，东西也不多，我和他握握手客气了几句，我们就一起去坐那趟火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 Z61，从北京到长春，晚上 10 点半发车。

我好久没有坐火车了，应该从大学毕业以后都没有坐过。

火车慢慢开了，我叫螃蟹去餐车车厢，想和他聊聊。

火车餐车车厢人不多，挺安静，放着一首歌，舒缓，优雅。

我一直记得，那首歌是电影《城南旧事》里面的那首主题曲：送别。小时候很喜欢这首歌，却好多年没有听到了。

我忽然发现，火车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火车了，而我也不是当时的那个我了。

我还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春运挤火车，破旧的绿色车皮的，冬天时里面挤得要死，罐头一样闷，中间的乘客们纷纷要求开车窗，坐在车窗边上的人却死活不开，总是发生争执。但是我还是和同学们说笑着，打着扑克，啃着从家里带的煎饼，就着咸鸭蛋。看着餐车车厢却因为囊中羞涩而不敢去。但是那时很快乐。

而现在，车是空调车了，不闷了，而且温度适合。在餐车，想吃什么都能点。

但是我怎么觉得我不快乐了呢。

我晚上还没有吃饭，点了很多东西，在这样的音乐下，我和螃蟹随便聊着。

“退伍几年了？”

“有 2 年多了，呵呵，Tom 哥。”

“一直都跟着王明干？”

“是啊，明哥待我不错。”

我看着螃蟹，他不是在看老鼠的时候的样子，而是看上去很老实，有点害羞的表情，像我记忆中的家乡小镇上那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们。

“螃蟹啊，以后准备干啥啊，一直这样干下去吗？”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问了他句。

“还没想呢，现在也不会什么，明哥说以后会送我上个大学，现在生意好，先挣钱，上完大学以后找个好点的公司打工，就像你们一样，Tom 哥。”

螃蟹说完笑了笑，露出满口的白牙，看上去那么纯真。

“别像我一样就好，呵呵。”我叹了口气。

“Tom 哥，来之前明哥说了，我也知道，你对我们很好。这次去东北你尽管下命令，我保证服从，全力执行。”螃蟹看着我说。

他声音有点大，我想让他小点声，但我却没有说。

特别是我听到他说：我对他们好。

我只是点点头。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都不是生意上的事情，他给我讲他当兵时的故事，我忽然觉得螃蟹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冷血和沉默寡言，而是一个非常淳朴的小伙子。

他回卧铺车厢睡觉去了，我没有。

我换上那个和她联系的手机卡，开机，里面有一条短信：

“切！不理你了！”

我看着窗外，外面漆黑一片，只能看到远处的点点灯光在移动。

火车有节奏的声音是那么单调，单调到可以催眠。

明天会是什么？

我没有回卧铺车厢，趴在餐桌上睡了。

东北事件 3

第二天早晨不到 7 点钟，火车到了长春，我直接和螃蟹坐出租车去 EGE 公司长春办事处。

EGE 公司的长春办事处很小，方便这边的销售做业务而已，所以根本就没有租写字楼，而是在一个有很名的酒店长期租了几个房间当成办公室。所有出差来长春的 EGE 员工也都会在那个酒店住，因为是公司的协议酒店。

所以 Joe 出差在长春的时候，也是住这个酒店，他的那个下属 Mary 也是。

车在酒店门口停下，我却拉住了螃蟹，我不想住在这个协议酒店。

我和螃蟹走过了马路，在对面的一个快餐店吃了个早餐，天实在是冷，那天早上是我印象中最冷的一天。

离公司酒店大概 200 米远有一个小的商务酒店，螃蟹去开了两个房间，我让他到一间房间先休息，出去的时候我再叫他。我东西放下后，就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用手机上网，连接到 EGE 公司内部网络，打开我和 Vince 设计的内部监控系统，我需要查一个人：Mary。

大概用了一个小时，我从她的邮件和与朋友的聊天内容大概了解了她一下，一个典型的 EGE 的女销售：不是那么干净，但是也没有做很出格的事情，有点小资，虚荣。

这样的人对付起来很简单，因为她不是很聪明。

聪明人绝对不会在小事情上让人抓住把柄，就像说谎，十句里要有九句真话，这样说一句假话才有人信。而做事情也一样，做销售难免遇到很多灰色收入的机会，十件事情上有九件都干干净净的，才可以为大捞一笔做好准备。

你可以不聪明，但不可以不小心。不聪明的人，最多笨拙一些，事情做得差一些。而在职场上，这不是很大的罪过。但不小心就随时可能触犯到别人的利益，犯下得罪人这个职场大忌。

Mary 是个既不聪明也不小心的人。

查清楚以后，我就和螃蟹一起来到公司的协议酒店。

我还是让螃蟹用他的身份证在这个酒店又开了一个房间。

然后我拿出手机，在公司内部系统里面找到了 Mary 的联系方式，直接打了过去。

记得那个时间大概是早上 9 点钟。电话接通了，那边的 Mary 好像还睡意朦胧。

“谁啊？”她显得有点不耐烦。

“EGE 公司，Tom。”我非常冷地说。

“哦？”那边好像在犹豫。

“我现在在 403 房间，给你 10 分钟过来。”我还是冷冷地说。

“什么事？”那边好像有点生气，还有点迟疑。

“公司内部调查。”我说完就挂了电话，然后和螃蟹去了刚刚开好的 403 房间。

大概 10 分钟以后，Mary 到了。

螃蟹开门，她进来以后，螃蟹关上门，就站在门口，背靠着门。

Mary 好像有点害怕，狐疑地看了螃蟹一眼。

这时，我也大概观察了一下她：30 岁上下，没有化妆，估计是刚刚起来，但是穿得还是很讲究，典型的外企女白领风格。

我坐在一个小软椅子上，没有站起来，指了指我面前的椅子。

Mary 有点不情愿，好像还带着对我的不屑，但是还是坐下了，然后把自己的手机往我们椅子中间那个小茶几上一扔，嘴角一撇，把头转向一边没有看我。

屋子里面的空调开得很不错，而外面极其冷，我还不是很适应东北这屋内屋外的温差。感觉有点燥热，就脱下外面的夹克，只穿一件厚棉衬衣。

“你好，有什么事情吗？麻烦快点说好吗？” Mary 带着傲气打破了冷场。

“内部咨询部，Tom。调查你上司失踪的事情。”我平静地说，没有什么语气。

她听到我这样说明显愣了一下，但是还是反问了回来。

“你是 EGE 公司的吗？”她很不高兴。

“没错。”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部门呢？”她带着讽刺的语气说。

那一刻，我不高兴了。

这个女人，既不聪明也不小心，更不上道！

我看了一下她刚才扔在小茶几上的手机，手机的信号灯一闪一闪，我忽然想到了什么。直接拿过她的手机，干脆利索地把手机电池拆了下来，又扔到了小茶几上。

她很惊讶，像演电影一样，很夸张地张开嘴巴，眼睛瞪得圆圆的。

我没等她说话，就先开口了：

“我告诉你一些事情吧：你昨天和朋友聊天，说你老板失踪了你很高兴，因为这样打下来单子你是第一客户经理，奖金可以拿得多得多。这么说来，你老板失踪了你可以得到很多好处啊，你也有很大的嫌疑了？”

“你这个朋友是 MB 公司的，你和他联系不少啊，不知道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吗？去年 11 月份的时候，也是这个朋友，你给他提供了一份我们的潜在客户名单，对吧？”

我根本没有理会她的表情，也不想理会，只是继续说了下去。

“你这个朋友给你的银行卡打过钱？这个我不确定了。不然为什么你在今年 1 月份的邮件中发给他银行卡号了？你这样的朋友还不少啊。不过我懒得说你也没有时间说你，我今天来是问你件事。”

我很平静地一口气说完，也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在她面前点上一支烟。

我还是根本没有看她的表情，只是看着窗外的景色等她说话。

“Tom，对不起，我会好好支持您，我能做些什么？”

我只等了 30 秒。

“告诉我所有你知道的 Joe 的事情。”

我往后靠了靠，伸了伸腿，等她说话。

然后我就开始听 Mary 讲事情，她讲得不是很有条理，中间我也询问了很多，最后我了解到了我想知道的情况。

Joe Huang 大概是三个月前加入的 EGE 中国，在此之前 Mary 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大中华区八个销售区域里面，北方区是负责东北三省的，这个区域业绩一直都不是很好。上一个销售总监在去年的 9 月份因为连续三个季度没有达到销售业绩而主动辞职了。

Mary 在北方区当客户经理已经有 4 年了，据她说东北三省的销售极其难做，而竞争对手在这里的销售能力很强。

三个月前，Joe Huang 加入了 EGE 中国，做北方区总监以及大中华区销售策略的职位。这个东北林区卫星通讯的项目也是 Joe Huang 来了以后的最大的一个项目，所以 Joe Huang 非常重视。

一周以前，Joe Huang 和 Mary 一起来到长春，主要是见了见客户，让常驻长春的 EGE 公司的技术人员给客户讲解一下 EGE 公司的产品。

而主要的活动都是在 EGE 公司长春办事处，也出去拜访了下客户，但是因为招标工作离现在还有两个多月，所以都是前期接触，并不是很深入。

大概在四天前，Joe Huang 接到客户电话，客户邀请他参加客户的一个活动。而客户的技术中心在吉林市，所以 Joe Huang 就应邀去了吉林市。当时客户没有邀请 Mary，Mary 以为只是男人参与的活动，也就没去。

当天晚上 Joe Huang 没有回来，Mary 也没有在意。

但是第二天到了晚上 Joe Huang 还是没有回来，也没有消息，Mary 就给 Joe Huang 打了个电话，但是电话却关机了。

Mary 当时也没有怎么在意，以为是玩得开心。

但是昨天 Joe Huang 还是没有回来，电话还是关机。Mary 就给自己的老板的老板，也就是 Eric，打了个电话汇报了情况。

然后就是今天早晨我的到来。

Mary 对我说话已经完全没有了开始的傲气，变得非常温柔客气，最后也用这样的语气说：

“Tom，我觉得应该没事，可能是他在客户那边玩得开心，也许今天或者明天就回来了；也许是手机丢了或者没电了。”

我静静听完，当然我很希望，结果就像 Mary 说的那样。

但是，为什么 Kary 和 Eric 如此紧张？！

所以，这事，肯定不是那么简单，不管 Joe Huang 现在是死是活，水肯定很深。

我看了看 Mary，抽了口烟，看着她冷冷地说，模仿着她最开始和我说话的那种嘲讽的语气：

“你的意思是，我那么远跑来，就是和你一起等 Joe 回来？”

我吐着一个烟圈，斜着眼看着她。

“Tom，我不是那个意思啦，我是说……”Mary 看上去有点急有点紧张。

我打断她的话，说：“来点深入的，不然我没有时间陪你在这坐着。”

Mary 看了眼背靠着门站的螃蟹，我让螃蟹先出去等我几分钟。

Mary 叹了口气，又对我说了一些事情。

Joe Huang 来中国以后，显得和中国的销售风格格格不入，但是他除了负责北方区以外，还负责所有的销售策略的制定。这样一来，影响了不少 EGE 公司销售的潜规则。比如以前他们完成业绩以后，就会把客户养着，到明年再说，以免今年的业绩太好明年做不到。但是 Joe 的新规则让很多以前这样的潜规则都没用了。而且 Joe Huang 影响到了很多销售的洗钱渠道。

这样，销售部很多人对他不满。对他特别不满的是别的七个销售区域的总监，他们和 Joe 平级，但是 Joe 却负责整个销售策略，等于在策略层面上架空了另外七个销售总监。而且 Joe 的做事风格很“美国化”，和其他那些在国内商战中打拼出来的人有点合不来。

最关键的是，Joe 很受 Eric 的赏识，所以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

所以 Mary 在 Joe 失踪两天后有点担心，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 Eric。当时她觉得自己的担心是胡乱担心，就是想通知上面的老板一下。

我问 Mary 如果说有人想害 Joe，谁最有可能？

Mary 说太多人都可能，他影响了太多人的利益了。

我这才知道，来东北之前我问 Kary “你觉得对手是？” Kary 为何只是说了一句：“太多可能了。”

我又点上一支烟，想了一分钟。

“Joe 住在哪个房间？”我问。

“602。”

“Mary，谢谢合作，有 Joe 的消息就给我电话，没别的事情了。”我平静地说。

Mary 忽然显得很慌，说：

“我还能帮您做些别的吗？”装得可怜兮兮，还带点撒娇。

我忽然觉得很恶心。

“没有。”我冷冷地说。

“那 Tom，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继续在这里等着投标，该干啥干啥。”

“我没法接着支持你的工作了吗？”她还不死心。

“没了。你那些事情，我没有兴趣。”我知道她是担心我开始说的她的那些事情。

果然，她听到以后很高兴，但是还是说：

“人家就是想多帮帮你嘛。”

我真的不耐烦了，我看了看表，对她说：“你出去的时候把门口我那个哥们儿叫回来，顺便给他倒个歉。”

我不会和这样的人合作的，因为我进入职场的第一年就知道了一个定律：

要想把事情做好，千万不要和不聪明的人合作。

而 Mary，既不聪明也不小心，还不上道，没有任何合作价值！

螃蟹进来。

“螃蟹，不好意思啊，刚才这个女人不懂事，让你在外面等了几分钟。”

螃蟹很憨厚地连忙摆手说：“没事 Tom 哥，都听你的。”

我对螃蟹笑了笑，说：

“我现在有个事情让你帮忙看看能不能做到，我想去 Joe 的房间看一看。他房间号是 602，我想进去看看。”

螃蟹对我还是很憨厚地笑了笑，说：“好的。”

我从钱包里拿出 500 块钱递给他，他也没有说什么，就出去了。

大概 10 分钟以后，螃蟹敲了敲我的门。

我跟着他上了电梯。

到了 602 房间，房间门口停着一个替换房间毛巾等用品的小车，而房门开着。

我跟着螃蟹闪了进去。

这是一个典型的五星级酒店的单人间，我一进来感觉很诧异，我觉得像 Joe 的这种级别，怎么也可以住套房了，怎么住一个单人间？

屋子里面的东西收拾得很整齐，可以看到除了地上的一个拉杆箱和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以外，也没有其他东西了。

在洗手间门口，一个穿着打扫卫生衣服的清洁员大妈对着我和螃蟹笑，笑得比王花卷都灿烂。我低声告诉了螃蟹一声，那个清洁员大妈很紧张地关上洗手间的门，把自己关在里面。

我先去打开 Joe 房间里的拉杆箱，除了换洗的衣物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了。

我过去拿起他的笔记本电脑。

当我把笔记本电脑翻过来看背面的时候，我觉得头忽然懵了一下：

笔记本电脑后面硬盘的位置，是空的。

也就是说，有人把 Joe 的笔记本电脑硬盘拿走了，虽然电脑还在。

这意味着，Joe 绝对是“真”失踪了！

东北事件 4

我和螃蟹回到我们自己住的那个小商务酒店。

我给王花卷打了个电话。

“卷子哥？”

“Tom 哥，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我不告诉王花卷的事情，他绝对不问，现在，他也只问问我路上顺利吗。

“还行，调查到什么？”我问。

“Tom 哥，今天一天我都忙这事，还真没有，时间太短了。”那边的王花卷有点为难。

“嗯，没事。”我也发现我有点急，毕竟昨天晚上才告诉他这件事情。

我忽然想起什么。

“对了，你想办法查一查他的手机通话记录，特别是他的通话对方都是谁？Joe 的号码我一会儿发给你。”我声音很低地说。

“好的。”

我挂了电话。

我马上给王花卷发了 Joe 的手机号码。

接下来，就是等待了，在等待的时间里，我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 Vince 给我的 Joe 全部的监控记录。

接下来的三天里，我和螃蟹几乎都没有出这个商务酒店的门，第一天晚上螃蟹去超市买了大量的食品，而后面的两天，我们都在酒店里面了。

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才算大概看完了 Joe 在过去三个月里面所有的通信记录，而我从他所有的邮件、聊天记录、公司办公电话的语音记录 and 手机

短信里面，了解到一个相对完整的 Joe 和一个让我惊出一身冷汗的信息：

可以说 Joe 在中国的这三个月并不如意，甚至是很失望。

他在美国的 EGE 做了 10 多年，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做到了美国 EGE 总部的销售部的运营策略总监的位置，也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有两个孩子，他每天早晨，也就是美国的晚上，都会打电话给家里，和两个孩子对话，但是他说的是英文，他的下一代已经完全美国化了。

最初，Joe 来中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最后一个梦想。他在美国事业很稳定了，但是他从大学本科毕业以后就一直在美国了，多少年思归的心情，加上中国的快速发展，他很想最后实现一下自己的梦想。

Joe 虽然已经有 10 多年的销售经验了，但是都是在运营策略上的经验，并没有一线的实际销售经验，所以通过 Joe 和朋友的邮件我能看出，他很想在一线的销售环境中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实现自己的很多销售理念。

Joe 和 Eric 的关系非常好，在最初加入 EGE 大中华区的时候，Joe 几乎每天和 Eric 聊天，沟通工作，甚至是一些生活的事情，能看出两个人说话非常随便，应该是私交很好的朋友。

Joe 在中国区的销售策略的制定都是和 Eric 提前沟通好的，甚至可以说很多都是 Eric 的意思。但是却受到其他七个区的排挤。

而且 Joe 在一线的销售也不如意，他在美国时间太长，有点融合不进入中国的文化了，这是最主要的问题。但是 Eric 还是非常信任他，给他足够的时间。甚至 Eric 在一封加密的邮件里面暗示：北方区业绩做得好，拿出事实以后，给他升一级，让别的销售总监都汇报给 Joe。

我又查询了他的所有通信记录，他没有和 Kary 有过任何的通信。也没有和别的我所敏感的人有过任何的私人通信。

总之，Joe 所有的监听记录看上去非常非常“干净”，几乎没有任何阴暗的东西，没有任何见不得光的交易和一些肮脏想法的聊天，所有的记录看上去都非常正大光明，非常阳光。

当我看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这样的位置，竟然这样地“干净”，只有两个可能：

一是这个人非常厉害，做事情非常小心，没有留下一点点把柄。

二是这个人确实非常“干净”，如果真是那样，他在 EGE 大中华区这个层面的老板里面，也确实是一个异类。如果是我委以别的那些区域的销售总监的位置，我也不舒服。

我按照时间的顺序，从前往后看他的所有记录。

看到最后几天的时候，我格外仔细，但是确实没有什么异常。

他的手机最后几天都没有短信，只有 Mary 发的短信问：老板怎么还不回来。手机通信记录 Vince 这边查不到。

但是看到他最后一天，也就是我去东北的那天晚上的记录时，忽然看到一封邮件。

那封邮件一看就是胡乱新注册免费邮箱发来的，没有标题。

所以我没有当回事，只是有点好奇地点开了。

但是当我瞟到那封邮件内容的时候，我全身的汗毛都乍了一下。

因为这封邮件带来我心里压抑了好几个月的恐惧，和对东北这个事件的重新评估。

那封邮件的内容是：

Only God Can Judge Me.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在自杀的 Gary 办公室拿来的那块硬盘上，唯一保存的信息就是这样一句话。

而如今，在 Joe 的邮箱里，也收到了这样一句话。

难道是同一伙人所做的吗？如果是的话，难道是吸血鬼男人 Tony 和 Ray 他们吗？

但是，到底为什么给 Joe 的邮箱发这样一句话呢？

难道他们知道我肯定要去检查 Joe 的邮件，故意发这句话来警告我？

或者是，他们在挑衅？

如果是这样，那他们肯定知道是我来负责东北这件事了。或者是，还有别的谁也看过这句话？

我忽然陷入了极大的恐惧中。

小时候每个人都害怕鬼片，虽然知道那是假的，但是还是很害怕。长大了以后我开始害怕坐飞机，虽然明明知道按照统计数据，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了，在北京机场高速上坐出租车出事的几率，都比乘飞机出事的几率大，但是每次飞机起飞和降落时我还是很害怕。

后来，我和一个研究心理学的朋友聊天，他说这是因为，人对自己不可控的事情都很恐惧。比如说鬼，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什么时候出来，有什么规律，虽然是假的，但是你还是害怕；比如说飞机，因为它在天上，你完全没法控制，出了事在天上就只有等死，所以你也害怕。但是汽车在地上跑，你会有可以控制的感觉。

我当时听信了他的这种说法。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我现在就是对不可控的事情的恐惧。

因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我以为我每一步都考虑到了，但是我却不知道，我身后的“黄雀”是谁！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调查 Gary、吸血鬼男人 Tony、Ray，查看他们所有的监控记录，找到任何一丝蛛丝马迹。

后来我又考虑了那天的想法，发现我犯了个错误。

这个错误不是没有原因的，却是没法避免的。因为我的成长经历相对太顺了，没有经历过巨大的失败。虽然我做事情处处小心，但是我遇到问题后思考时没有风险规避的意识。比如我收到邮件以后，我只想着去调查清楚每一个细节。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胡哥，胡哥却这样说：

“如果是我处于当时的情况，我会觉得对方已经张开了一个网，但是不想让我进去，所以给了我一个警告。我会感谢对方，听从那个警告，马上撤手。”

在股市上，会买的不是高手，会卖的才是高手。

在做事情上，知进的不是高手，知退的才是高手。

当后来胡哥告诉我他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我离胡哥，还差好远。

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第二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也让所有的事情戏剧性地发展到了没法避免的地步。

我看完那封邮件，一晚上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晨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王花卷打来的。

“Tom 哥，睡醒了没有？”王花卷在那边声音很低地说。

“这边天亮早，早醒了。”我说，我说完就扣了电话。

我换上一个新的手机卡，又照着他那个号码打了回去：

“有好消息吗？”我问。

“我查了他的手机通话记录，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不是客户打来的，就是匿名的神州行电话卡打来的。但是在你去东北的那天，也就是 3 月 5 号，他打过一个座机电话。我查了下那个座机电话，属于吉林省吉林市下面的一个县城的一个小旅馆房间。”

“哦？！”我刚才还真有点睡意，忽然完全清醒了。

“那也是他手机最后一个成功通话的记录了。”王花卷说。

“王花卷，你把地址发给我。”我说。

“好的 Tom 哥。”

我正要挂电话，忽然王花卷又说话了，有点犹豫：

“Tom 哥！”

“呐？”

“你和螃蟹都小心点。”

“嗯，放心吧。”

东北事件 5

当天，我和螃蟹就租了一辆车直接去了王花卷提供的那个地址。

大概快到中午的时候才到。

这是一个很小的县城，很小，开车大概 15 分钟就能转一圈。

王花卷提供的这个地址是县城的边缘地带了，再往外就全都是耕地和山。

这时地里的雪都没有融化，一望无际，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的山。

我开玩笑地和螃蟹说：“你猜猜那山有多远？”

“真看不出来，望山跑死马。”螃蟹笑着说。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观，一望无际的雪海，远处的山，根本不知道距离，因为没有任何参照物。从眼前的雪一直到远处的山，像画面一样，白得不留一点点缝隙。

我在山东长大，山东人口密度大，根本看不到这样的景色。出来以后也都是在城市，从来没有机会体验这样的风景。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色。

这个时候我根本想象不到，我第二次看到的时候，就是绝望。

这个小旅馆其实并不算小，有个五层楼，还有个小院子。

我们在前台问了下住宿的情况，那个电话来源的房间没有人住，我们就要了那个房间，上去看了看。

这个房间是很简单的一个标准间，两张床，没有任何特别。

我拿起座机打了下我的手机，没错，确实是王花卷提供给我的那个号码。

我给螃蟹说了几句话，螃蟹就下去了。

我在房间里继续看了看，没有任何异常，我拉开窗帘的一个缝隙，往外看，是一个院子，应该是这个小旅馆的后院，后院里面有几棵树，大概已经枯死了，还有几间平房，估计是给打工的人住的或者是厨房，我想。

螃蟹上来了，说：“Tom 哥，我问了，这个旅馆小，可以不用身份证登记的，那天来的人根本就没有登记。”

我有点失望。

螃蟹继续说：“他们只记得是两个男的，没有退房就直接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间走的，押金也不要了。这个他们记得很清楚。”

我“嗯”了一声。

我和螃蟹没有继续停留，离开了这个小旅馆。

已经是下午 1 点多了，我们两个还都没有吃中午饭，就开车继续在这个小县城里面转悠，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吃饭。

我很无聊地观察着车窗外的人。

这时，我忽然看到了一个人！

我以为我神经太紧张了，因为这个人，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他。

很像，但是我不能确定。

因为车开得快，我没有看清楚，我忽然拉了螃蟹一下，让他开慢点。

但是车已经开过去了不少，我干脆让螃蟹把车停在路边。

我不敢开车门出去，于是在车里透过后车窗看。

在这个小县城的一个饭店的门口，站着一名男子，正在打电话，因为低着头，所以我看不太清楚，所以不敢确定。

但是就算我看清楚了，我也不敢确定。

因为不敢想象，他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地方！

我看了大概两分钟，那名男子终于抬头往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

我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在这个东北小县城的一个小饭店门口，我竟然看到了：

浩哥！

看到这个人给我的震撼不亚于我看到那封邮件。

因为在去上海自杀案的前一天晚上，被浩哥约出来聊天，而聊天之中浩哥第一次告诉了我些 Kary 的故事，和上海的 Gary 自杀的事情。

当他告诉我 Gary 自杀了的时候，Gary 的老婆都没有发现他自杀！浩哥为什么那么早知道 Gary 自杀的事情，而且为什么透露给我？是那天晚上他说漏嘴了，还是故意的？如果是故意的，他目的何在？

但是我从上海回来以后，就不想追究这个事情了，我觉得和我的关系不是特别大，而且我一直很享受在内部咨询部的日子，也就把这个谜埋在了心底。

而现在在东北，一个小县城的小饭店门口，我竟然看到了他！

EGE 公司大客户支持部的资深架构师，竟然会在这个地方！

太反常理了。

所以，浩哥肯定和我正在调查的事情有关系。

不过我还是不怎么相信。

我继续盯着他看，他还是在饭店门口打着电话，过了一会儿，又过来一个男人，这让我不得不相信了，因为那个男人我不可能认错。

吸血鬼男人 Tony！

我直接愣在车厢里。这个人，是我压在心底的一个恐惧，后来在上海与他的谈话的内容，以及他在刘胜嘴中的故事，特别是他在我面前轻描淡写地用手捏灭烟头的动作，都在我的脑海中回放过很多次。

他还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标志，我刚加入内部咨询部没多久，就遇到了他，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进入内部咨询部的工作状态，所以和他的交手可以说是个平手，或者说是我败了。但是我却一直对那次的较量不服气，特别是后来在内部咨询部的发展一直很顺利，我越来越想跨越这个标志。

就像在青春发育期之前总是被一个打孩子打，当你长出了力气和肌肉的时候，你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个孩子打了。

而我，太高估我自己了。

所以我做了一个后来让我非常后悔的决定。

浩哥看见吸血鬼男人 Tony 来了以后，打了个招呼，两个人就一起走进那个小饭店了。

这时螃蟹好像看出我的不正常举动，凑过来说：

“Tom 哥，怎么了？”

我看了一眼螃蟹，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而且马上做出了决定。

“螃蟹，你身上有多少钱？”我忽然问。

“一两千吧。”螃蟹说。

我从我钱包里拿出来一张银行卡，递给了螃蟹，说：

“螃蟹，这里面有大概 15 万块吧，密码是xxxxxx。我想让你帮我办件事。”

“你说，Tom 哥。”螃蟹直接接过我的卡，一点也没有犹豫。

“我们接下来分头行动，我刚才看见了两个人，你去跟踪他们，看清楚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但是不要惊动他们。有事情随时短信通知我。多买几张电话卡。”我看着螃蟹说。

“好的，Tom 哥。”螃蟹还是毫不犹豫。

我们两个都没有下车，等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吸血鬼男人 Tony 和浩哥从小饭店里走了出来，我指给螃蟹看那两个人。

螃蟹就推开车门下车了。

我拉了他一下，看了看他，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感觉有点怪。

我不相信生死都会有预感这样的说法，但是我后来无数次想那天的那一幕，我还是觉得感觉很怪，就好像预感到什么似的。

“有钱，别亏待自己。”我低声说了声。

螃蟹点了下头，没有说话就下车了。

那天，我开车回到长春已经是晚上，我把车退了，然后到住的酒店收拾了一下东西，当天晚上我就打车去了机场，坐飞机回北京了。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坐火车了。

下了飞机，我的一个电话卡收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

“Tom 哥，一切都好，还在县城。”

我知道是螃蟹发的。

我回了一个词：“保重。”

到达北京我住的地方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我在楼下买了几瓶啤酒。

回到家洗了个澡，喝得晕晕的，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起来，在家思考了好久。

我不准备告诉 Kary 有关我看到的 Joe 最后的那封邮件信息，不准备告诉她我从 Gary 的硬盘里面也看到过这句话。我也不准备告诉她螃蟹的事情。因为我不确定，Kary，在所有的东西里面，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但是我还是想暗示她一下我对 Ray 的怀疑，想看看她的反应。

大概 9 点我到了公司，而这个时候 Kary 已经在了。

我敲了敲门，Kary 看到我非常惊讶：

“Tom！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老板，今天凌晨到的。”

“也不在家好好休息，年轻啊！”Kary 笑着对我说，但是我知道，她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些什么。

“老板，对不起，没有调查清楚。”我按照我早晨考虑的，略带内疚地说。

“哦？”Kary 显得很惊讶。

“没有任何线索，Joe 目前还是没有消息，我觉得不会有来自他的直接消息了。”我还是平静地说。

“为什么？”

“他的笔记本电脑有人处理过，和他联系的人也有可疑的，而且避免了手机号码的来源追踪。感觉……”我顿了一下。“很专业。”

“那你就这么回来了？”Kary 说这个字的时候语气忽然变冷了，看上去也有点生气。

“老板，我会负责到底的。我又怀疑几个人，我回来是详细调查一下。”

我说完看着 Kary。我现在不是不相信 Kary，是不能。太多的信息让我产生了太多的怀疑，但是按照我早晨来办公室之前的准备，我还是希望她问：你怀疑谁。然后我把准备好的话：我有怀疑 Tony 和 Ray，但是估计是受到上海事件的影响，我现在不能确定。我这样说，既可以告诉她这个信息，也可以让自己撇开关系，万一她和 Tony、Ray 是一派的，也没有把话说绝，还有回旋的余地。

但是 Kary 看着我，好像在思考着什么，我没有说话，等着她。

大概过了半分钟，Kary 对我笑了笑：

“Tom，我相信你。不过你自己小心点。”

Kary 没有问，也什么都没有说，完全出乎我当时的意料。

但是我走出她的办公室就想明白了：如果我是 Kary，估计我也会这么做。而且我几天后见到王花卷时，现学现卖地处理了螃蟹的事情。

虽然，也许只是学到了样子没有学到骨子。

我离开 Kary 的办公室，到了我自己的办公室。

接下来，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仔细研究 Gary 的电脑，Gary 的监控记录，Ray，吸血鬼男人 Tony，浩哥，刘胜，所有的监控记录。

我希望在里面，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东北事件 6

Gary, Ray, 吸血鬼男人 Tony, 浩哥, 刘胜。

他们都在 EGE 工作了好久，而每天的监控的通信信息都是海量的，所以我几乎把所有的事件都放在了这上面。

我从东北回北京以后，每天都能收到螃蟹的短信。

所以我也能看到，我回北京后的三四天里面，浩哥和吸血鬼男人 Tony 都还在那个小县城里面。

在我从东北回到北京后的第五天，我打了一个电话见了一个人，就是王花卷。

我现在并不是很怀疑王花卷，相反其实我还是很相信他的。但是他毕竟入行太深，而且我在明，他在暗，很多事情我并不能确定。再说人在利益面前的变化太快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所以我不能不提防他。

王花卷提议在郊区的别墅见面。

而我看到 Joe 的最后一封收到的邮件以后，我变得更加小心谨慎。

所以那天和王花卷见面还是在公司楼下的停车场。

那一天我们并没有谈很多，气氛不太好，虽然王花卷还是满脸笑，说话也非常客气，但是他好像并不想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来。

我记得王花卷当时说了一句话：

“Tom 哥，不会陷得太深吧？最深能有多深？”

而当时我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了一句：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我告诉他，螃蟹正在跟踪两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和我以前在上海自杀

案里面有什么关系，我收到 Joe 的最后一封邮件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告诉王花卷，他也很识趣，没有问。

最后我们达成共识，王花卷负责螃蟹跟踪的事情，我以后就不再和螃蟹联系了。这是我和王花卷见面的主要目的。这也是我回北京以后从 Kary 那里学到的：做事情只要结果就好了，别要责任，更别要风险。

而这个及时的决定，也让王花卷在两个月以后没有转过头来把“枪”对着我。

后来我想了想，王花卷那天在和我的谈话中，其实不是很情愿去做这件事。但是王花卷也有他的弱点，那就是他是一个太纯粹的商人了，对利益的追逐近乎贪婪。那天最后我们又谈了一个价格，给王花卷在前面价格的基础上加了一些，而加完以后的这个价格几乎和前面抓所有的老鼠他能获得的利益的和一样大。

所以，在我自以为是是可以战胜吸血鬼男人 Tony，和王花卷的贪婪中，螃蟹继续了他的跟踪。

而事情的发展忽然陷入了瓶颈。

从见了王花卷那天开始，我就陷入了信息的无聊之中。

从 Gary, Ray, 吸血鬼男人 Tony, 浩哥, 刘胜所有的人所有的监控的通信记录信息里面，根本就没有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就像我看 Joe 的监控记录一样，我知道只有两个可能：

一是这些个人非常厉害，做事情非常小心，没有留下一点点把柄。

二是这些个人确实非常“干净”。

而我坚信，这些人和 Joe 不一样，他们都属于第一个可能！

我每隔几天都会向 Kary 汇报一下工作，在我从东北回到北京大概两周的时候，有一天晚上，Kary, Eric 和我又一次聚在一起开会。

这天晚上，Eric 显得很激动，而 Kary 则冷静得让人害怕，而我，则有一种静观他们两个的表现的感觉，因为我现在谁都不想相信。

那天晚上，我们达成了两个共识：

1. 通过 EGE 公司的 PR 部门向外界媒体宣布 Joe 失踪的消息。但是失踪的原因是休假期间和朋友在海南度假出海，整条船失踪。撇开 EGE 公司的关系。

2. 在 6 月初的时候，东北林区卫星通信项目第一次招标，那个时候我重新回东北调查，重点是竞争对手的情况。

而从那天起，事情又开始像我开车去西藏的路途，没有什么进展。

Gary 的笔记本里面内容很干净，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而在所有人的监控记录中，都再也没有发现那句话。因为信息太多，我夜以继日地去看，但是还是没有什么结果。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而我也变得越来越焦虑。

那天我看到 Joe 最后一封邮件的时候的感觉一直缠绕着我，让我无法喘息，也无法停止工作，我工作得越来越疯狂。

除了有时候，我会到市场部的楼层去转悠一圈。

远远地看一眼，她。

我回到北京以后给她发过一封邮件，用的是一个随便注册的邮箱，通过代理服务器跳转了几层的 IP 地址以后给她发的，我骗她说我在回国的当天，忽然被调回去做一个十万火急的封闭研发项目，暂时没法上网。

她回邮件让我注意身体，注意安全。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联系过她。

我不想把自己身边的危险也带给她。这种压抑的感情和对于吸血鬼男人 Tony 的恐惧，在我心底蔓延。

大概一个半月以后，王花卷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一些事情，螃蟹在东北的跟踪终于有了进展。

大概我回到北京以后一周多时，王花卷曾经告诉我一次进展。

吸血鬼男人 Tony 和浩哥一起在那个县城待了一周，很隐蔽地见了几个人，然后就去了东边，螃蟹一直在跟。但是他们出了边境，去了俄罗斯。螃蟹跟丢了。

然后螃蟹就在遇到吸血鬼男人 Tony 和浩哥的小镇住下，等待他们。

但是一直都没有等到。大概在一周之前，螃蟹又在这个小县城遇到了浩哥。这次只有浩哥，螃蟹又开始跟踪。

浩哥还是出境去了俄罗斯，在螃蟹等待的那段时间里，王花卷已经帮他办好了一切出境的手续。所以螃蟹继续在俄罗斯跟踪浩哥。

浩哥径直去了俄罗斯的一个城市，海参崴。

而在那里，浩哥没有见任何人，他只是在做一件事：赌博！

在海参崴的赌场里面豪赌。

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第一反应就是刘胜告诉我的那些话，在上海自杀案的那天晚上，如果那些话都是真的，那么，浩哥去赌场赌钱应该只有一个目的：洗钱。

对博彩业稍微了解一点的人都知道，境外的合法赌场作为一种使用大量现金的行业，一般都会提供多种类似银行的服务：把支票兑成现金、兑换外币、提供存款保险箱，并用银行本票支付巨款。它们还常常延长债券使用期，即可以把钱存在赌博集团一个赌场，然后从位于另一个管辖区的赌场中把钱取出来。一个公认的组织完善的赌场不仅可以赌博娱乐，同时也具有制造可信的收入来源和隐匿资金的“功能”。所以，可以买100万元的筹码，玩几个小时输个30万带上剩余的筹码离开，改日从位于另一个管辖区的赌场中把钱取出来。

而海参崴是全球闻名赌场城市，肯定有不少这样的完善的赌场。

但是我不能确定。

这个巨大的图画开始在我脑子里面慢慢汇聚而成。

也许万事都是相通的，后来我自己躲在北京一个角落里面醉生梦死的时候，我多次想到这个。那次的事情就和我去西藏一样，一路枯燥的行车以后，当进入四川西部看到雪山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震撼，这一路的枯燥行车没有白费。

这个事情也不例外，我没有想到，我两个月的调查几乎没有任何结果，

所有的事件却在两天之内发生了。

那天是 2009 年 6 月 5 号。

那天黄历上写的是：辛不合酱，已不远行。

离上次我去东北，已经过了整整三个月了。但是在这三个月里面，我没有查出 Gary、Ray、吸血鬼男人 Tony、浩哥、刘胜这些人监控记录里面任何的有价值的东西。开始我越来越急躁，越来越紧张，但是慢慢地情绪反而缓解了些。

到了 6 月初，我反而没有了开始的那种紧张，只想尽快把这件事情了结了。

我和王花卷秘密进行过几次谈话，我们准备在东北的项目初次招标的时候，在 EGE 公司内部好好盯着，是不是有老鼠，如果有的话，把老鼠抓出来然后把 Joe 的失踪栽赃到那个老鼠身上。

这个时候我只想把这个事情尽快的了结掉，在 Kary 那能有所交差。

因为 6 月初了，东北林区卫星通信项目也要开第一次招标会了，所以，那天下午我和 Kary 碰了下面，准备再次出差去东北。

那天晚上我在公司待到挺晚，大概到了 9 点多，我给王花卷打了一个电话，问了问螃蟹现在的情况。螃蟹现在还在最后我们分手时的那个小县城。

然后我就回家了，准备坐明天一早的飞机去长春。

我在朝阳公园附近租的公寓以小户型为主，所以每层都有大概二十户。电梯在楼的一侧，所以上了电梯以后会是一个长长的走廊，而我的房子在 8 层的走廊的最里面，要经过整个走廊。

这个公寓租金挺高，又因为是涉外公寓，所以别的住户老外多，一般老外夜生活都很丰富，所以都很晚回来或者常年见不着人，因此我住的这个地方还算安静。

我回到家大概也就是晚上 10 点，我上了电梯，到了 8 层，电梯开了。

我忽然觉得很奇怪，回头看了看电梯上的显示，确实是 8 层。

我觉得奇怪是因为外面很黑，那个长长的走廊竟然灯是灭的。

我气愤地拿出手机给物业打电话，边打电话边往走廊里面我的房间走。

电话通了，我却没有说话。

电话那头：“您好，有什么能帮您？”的声音在安静的走廊里面显得特别大。

而我却没有回答，我直接呆在了那里。

那一刻，我感到了从脚底到头顶的恐惧和冷。

因为我借着手机的屏幕的光亮，看到我的房门口对面那块白白的墙壁上，用红红的大字写着：

Only God Can Judge Me.

红红的，像是用血写的。

我第一反应就是想跑，但是跑不动，我的脚不听使唤。我下意识地往后看了看，应该没有人，但是这个走廊大概有 20 米，而我只能看到 5 米远。

我愣在那儿一动不动大概一分钟。

好像忽然间脚步听使唤了一样，转身就走了，我步幅很大，走得很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跑。

然后我按了往下的电梯，但是现在电梯在上面的楼层，我需要等。

等待的那一刻，大概有半分钟，但是我感觉很久，我不时往后面看，却看不到什么，走廊没有灯，太黑了，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这时电梯开了，我大步走了进去，拼命地按关电梯的那个按钮。

到了楼下，我浑身打了个寒战，这时我发现我的手机还是接通的。

“物业，你到 8 楼看一下，灯坏了，还有人在墙上乱画。”我说完就把电话扣了。

我找了个出租车，上车。

直接去了北京火车站，我已经决定马上去东北了，而且，我也不打算坐飞机了。

东北事件 7

我上火车以后，感觉头晕脑涨，最近这些天松懈的神经忽然被绷紧了。

没错，那句话是针对我的，从自杀案开始就是，一直到我去调查 Joe 的邮件，而现在，就写在我家门口对面的墙上。

是谁？是谁干的？这个人就在我背后一直盯着我，我却不知道。我花了 3 个月的时间详细地分析 Gary、Ray、吸血鬼男人 Tony、浩哥、刘胜所有这些人的通信信息，没有任何的收获，是谁，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中？

吸血鬼男人 Tony 吗？

难道，还有别人？还有别人一直在我背后盯着我？

我觉得头很沉，很累，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醒来已经是 10 点多了，这一次我坐的是慢车，大概要中午 12 点才能到达长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 K19 次。

起来以后我发现自己昏昏沉沉，头发沉、嗓子发干，我发烧了。

到达长春以后我没有租车，直接找了个出租车给他多多的钱把我直接送到吉林市下面的那个小县城，我要先找螃蟹，因为有螃蟹在，我还能多一点安全感，而且，我需要和螃蟹聊聊这么多天他的发现。

我昨天晚上没有回家拿衣服，所以来到东北以后发现气温低了很多，这加重了我的发烧，到达吉林市下面那个小镇的时候，已经是下午 4 点多了。

我觉得自己烧到了 38 度以上，非常难受，也是因为这次发烧，让我没有思考那么多，以至于到了一个绝境。

我打电话问王花卷要螃蟹住的地方，王花卷给我发了一个地址。

那是那个小县城的另外一个小酒店，和上次我和螃蟹去调查的不是

一个地方。

我联系了一下螃蟹，他没有开机，我当时也没有在意，以为他没有用那个手机卡。因为我发烧很厉害，只想着休息，所以直接在那个大酒店开了一个房间就躺下了。

喝了点水，躺在被窝里，才觉得稍微舒服了点。

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电话，是王花卷的：

“Tom 哥，你在哪儿？”王花卷很着急。

我当时发烧很厉害，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当时说了什么了。

“我怎么联系不上螃蟹了，你见到他了吗？”王花卷还是很着急。

我好像嘟囔了句我也在这个大酒店，发烧就先休息了，见到螃蟹再和你联系什么的就把那个电话给扣了。

也许发烧是身体的原始信号，是身体告诉大脑该休息了，所以这个时候估计是大脑的理性思维最淡的时候。以后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我接到那样一个电话还无动于衷，继续睡觉，这也太沉着了吧？我后来一直没有想通是因为什么。

结果就是，那天，我接着睡了。

到了下半夜，好像一直半睡半醒，我睡觉前在大酒店前台买的发烧药起了作用，全身都是汗，一直捂着被子，时不时起来喝口水。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几点钟，我又一次起来喝水的时候。

看到了一些东西。

后来我无数次回忆那天晚上，但是我记不太清楚了，不知道是因为发烧的原因，还是接下来头上挨的那一击，当时出事时的情景，我真的记不太清楚了。

我只记得我隐约看到我面前，站着一个人。

准确地说是一个人影。我虽然在发烧，但是我知道那肯定不是鬼，肯定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睁大眼睛看，在三秒钟之内意识已经完全清醒了。

当时，我反而没有多害怕，不像我前一天晚上看到我家门口写的红色

的英文似的那么害怕，甚至于不像我看到 Joe 的最后一封邮件那么害怕。

我记得当时我大脑里面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

死要死得像个男人，不要叫喊，只有女人才叫喊，要死死地看着他，因为这样，就算我死了，这个人的肋骨也会疼一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我就那样半躺着，一个胳膊支撑着身体，死死地看着那个影子，好像是让自己死了以后也不要忘记这个人影似的，我甚至想看出这个人是谁？

但是没有多久，我头上挨了一下重击，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是因为腿很疼，非常疼，把我弄醒了。

我第一反应是自己在哪儿？

我后来回忆，第一感觉好像是自己在火车上，因为很响，我还以为我在火车上发烧，所以意识一直没有清醒过来。

但是我还是很快反应了过来：我在一个小车的后备箱里面。

而我当时反而非常平静，只觉得这个后备箱太小了，而且太颠簸了，车的减震系统太差，不断地震动碰得我的腿很疼。

然后就是觉得头很疼，在后脑偏左的地方，我的手没有被捆，我还想为什么不把我的手捆起来呢，我用手摸了下好像后脑那儿没有出血，但是有一个鹅蛋大小的包。

接下来我就想，如果我失踪了，到底是谁来调查我呢，是 Kary 吗？王花卷会尽力调查我吗？我父母会得到什么消息，也是在海南出海游玩的时候失踪了吗？她呢，她会觉得我就是在网上骗骗她吗？

我后来回忆，好像清醒了大概 10 分钟，就又昏了过去。

我再清醒过来是因为被重重地扔在了地上。

我醒了，应该是背部着地，感觉被摔得没法呼吸。而那时我还是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就觉得“原来是这样”，电影里面的人摔一下一点事情都没有，我摔了一下怎么没法呼吸了。

这时，我听到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我反复想了几百遍。

我觉得应该是东北话和北京话结合的感觉，后来我甚至觉得这句话有一些喜剧效果，当然那是我后来躲在北京角落里面喝得醉生梦死的时候。

那句话是：“哎哟，我的王八大哥，你 TMD 能不能少管闲事。”

我只是记得当时说话人的语气很轻松，虽然说得恶狠狠的，但是只是那种表面的狠，没有王花卷说话的那种效果。

说完这句话，我不知道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上车发动起来就走了。

而他们开车走了以后，我反而非常恐惧。

这样的事情我一生就经历过一次，所以我也说不出道理，在整个过程中，我都非常平静，大脑还在思考一些事情。反而是他们走了以后，我却感觉到巨大的恐惧和紧张。

后来，我想起来，在古代欧洲的哪个国家，对犯人行使死刑之前要请示国王，看看国王是不是批准。如果国王大赦了那个人，宣布消息的人去大赦那个人的时候会带一个医生，医生在他得到自己不用死的消息之前会给他放血，不然，他得到这个好消息以后就会兴奋而死。

我不知道这个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那辆车开走以后，我开始狂跑，脑子里面什么想法都没有，就是跑。

我只觉得跑起来全身都疼，已经不知道是发烧引起的，还是刚才在汽车后备箱里碰到的，只是觉得全身都疼。在我用尽了力气跑了 5 分钟以后，终于瘫坐了下来，而这时，我也慢慢恢复了理智。

我看了看我的眼前，是一幅很漂亮很诡异的画面。

白茫茫的月光下，是一望无垠的黑土地，在月光下能看好远，能看到远处的山，但是朦朦胧胧的，有种说不出来的奇怪的效果。整个眼前都反射着月亮的银光。

而我现在是在大片土地中间的一个小土路边上。我刚才跑了 5 分钟也是沿着这条路跑的，这只是一条很小的土路，大概只能通过一辆小车。

我检查了一下，我身上好像什么都没有，没有钱包、手机。只是穿着一件圆领的背心，外面一件衬衣和一条牛仔裤，却没有鞋子。昨天晚上我躺下的时候就是这样穿的，当时觉得小酒店不太干净，没有脱衣服就躺下

来了。

刚才的一阵狂跑让我的脚底都磨破了，非常疼，而全身疼痛的地方还有好多处，特别是后脑偏左的地方，那个很大的包，让整个头都一跳一跳地疼。

但是应该没有大碍，不管怎样，好像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一种求生的欲望，让我在那一刻感觉很高兴。

我脱了衬衣，撕下两个袖子，缠在脚上。

我不知道车开出来多远，所以也不知道现在在什么地方，只能看到远处有灯光的地方，也许是一个小村庄。

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往那个方向走。

不知道走了多久，我脑子里面只是冒出三个月前和螃蟹一起看到这种一望无垠的土地的时候，螃蟹说的那句“望山跑死马”。

那天晚上我到底走了多久，现在也是一点都没有概念。

可能是10分钟，也可能是3个小时。

我后来很多次用力回忆细节，想证明我走了多久，但是我却一点点也想不起来了。我只是记得脚很疼，和全身的疼比起来，脚是最疼的，远处的灯光看起来很远，不管我怎么走，还是那么远，没有一点点接近的感觉。

而天上的月光很好，很多星星，在北京看不到那么多星星。

就像小时候在老家的夏天，吃晚饭在院子里纳凉，看星星的感觉。

我一直朝着那边光亮的方向走，但是越看越模糊。

后来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管后来我多么用力想，都没有记忆了。

当我再有记忆的时候，是感觉全身非常非常冷，几乎没有知觉地那种冷，和耳边巨大的噪声。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农用三轮车后面放货物的那个车厢里面，身边是农具和一些草，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草，而我闻到一股很大的臭味。

我忽然醒来，快速坐起来，可能动作过快了，疼得我有点眩晕，全身的关节都像生锈了一样。

现在天已经大亮了，应该是早晨，因为我没有看到太阳。

前面驾驶农用三轮车的是一个老农。

三轮车已经进入我住宿的那个小县城里面，我忽然又提高警惕，那个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跳车，昨天晚上的事情飞快地在我脑子里面过着。

但是又在犹豫，我忽然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愣了一会儿。

那个县城非常小，所以大概我醒来两三分钟以后，车子就停了，停在一个二层的建筑前面。

而我在这个建筑上看到一个差点让我流泪的标志，那就是警徽。

我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警徽是那么可爱。

我费力地从这个农用三轮车后面下来，发现全身都冻得冰凉，就像被冻住了一样活动起来很艰难，每活动一下全身都很疼痛。

那个开车的老农没有管我，自己到这个派出所里面去了，我刚下车他就出来了，和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个小伙子，穿着制服。老农对我笑了笑，一句话都没有说，就开着农用三轮车走了。

而我永远忘记不了他最后对我笑的那幅画面，他没有对我说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人，忘不了那个画面。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发现我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把我拉到派出所来，甚至我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没有来得及说句谢谢。真希望这位朴实的东北农民大叔能看到我的文字，我在这里说声：谢了！

接下来我和那个公安小伙子走到了派出所。

他给了我一杯水，我贪婪地喝了又要了一杯。他开始用那种典型的公安问话的语气来询问我怎么回事，而我喝水的时候，已经安全恢复了理智，所以，我对他这样叙述了一个故事。

我是北京的一个外企员工，最近失业了，一个人来吉林市旅游，闲逛到这个小县城，昨天晚上在酒店被人绑了，扔到了野外地里，被打晕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他又问我是哪个单位的，需要和谁联系吗？

我说是北京 MB 软件公司的，不用和谁联系，想回酒店看看我的东西

还在不在。

他叫过另外一个小伙子，或者应该叫小孩，因为虽然也穿着制服，但看上去不到18岁，那个小伙子听他吩咐了几句就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接完电话，说你旅馆里面的东西都被拿走了，是个典型的抢劫案，注意点。就让我走。

我问他要他的银行卡，说我现在身无分文，让亲人把钱打到你卡里面，你给我取出来“一点儿”。我特意地强调了“一点儿”，不过虽然他还是面无表情，但是答应了。

我用他们的座机给王花卷打了个电话：

“王明哥啊，我是何勇。”我对着电话说。

王花卷分明一愣。

“我出来旅游被人打劫了，你给我打点钱吧，一万就好了，卡号是：xxxxxxxxxx”我装作很急地说。

王花卷没有说话，“嗯”了一声。

挂了电话，那个年轻的警察就出去帮我取钱去了。

而我坐在那里没什么事情，就和那个看上去不到18岁的小警察攀谈着。

“最近好几个打劫的了，你命大啊，昨天那个就没你幸运了。”小警察忽然说。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没错，昨天王花卷说螃蟹联系不上了，而现在，螃蟹呢？

“哦？昨天那个怎么了？”我平静的问。

“死了呗！还能怎么着。”小警察说。

“不可能吧。啥样子的一个人啊？”

也许小警察听出我语气里面的那点质疑，在他这个年龄，是绝对受不了这样的质疑的，小警察看了看我，走出了房间，大概三分钟以后，又回来了。

“看看，就是他！还不信！”小警察生气地甩了一张照片在我面前。

我看了一眼。

我当时用牙死死咬住我的腮帮子，让我面部没有什么表情。

一直到满嘴的血腥味。

那张照片，就是螃蟹。

照片里他很安详地躺在一块田地里面，没有什么表情，看上去很老实的样子，就像他一贯的那样。穿着也很整齐，一件圆领T恤，一条运动裤，运动鞋。

我尽量压制，装作一副很惊奇的样子继续问：

“这小子怎么死的？”

我觉得当时肯定会被人看出来表情不对，但是小警察太小了，涉世未深，没有察觉。看了我一眼说：

“不知道。全身都没有伤！估计是被吓得猝死了吧。你们关内的人胆小，在东北这样的事情很常见，没啥！”

小警察继续尽力用他夸张的说辞来证明自己的成熟。

我叹了一口气。

从那天开始，我就觉得，螃蟹，是我在内部咨询部那么久，唯一一个对不起的人。而且我每次喝酒喝多了就想起他来，想起来就继续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们两个几乎没有交情。

但是我却一直内疚。

那个年轻的警察取了钱回来，还帮我买了双鞋，说一天只能取 5000，剩下的明天再来要吧，明天要的时候正好录口供。然后把 5000 现金放到了我面前。我明白他的心思，有 5000 就够了，那双鞋子，算是欠你的人情吧。

我出了派出所，直接找了一个出租车去了长春。

到长春我记得应该是中午的 12 点钟左右，我睡了一路，一直到醒来才到。

我在长春找了家酒店洗了个澡，自己买了创可贴贴了下身上的伤口，除了后脑的一个大包以外，都是皮外伤，而另一个奇怪的事情是，我的发烧竟然完全好了。

我买了身衣服换上，大概 1 点多的时候找了家肯德基饱饱吃了一顿。

然后就打车去了火车站。

因为我没有身份证，所以没法坐飞机了。

下午三点多的一个动车，到北京大概是晚上 10 点。

坐上火车的那一刻，我心里无比激动，就像上大学的时候回家过年一样。

上了火车以后我就趴下睡着了。

而到了北京以后，我没有回家，打车到了东三环附近的一个快捷酒店住下了，多花了 200 块钱的小费让前台相信我丢了身份证。

而我，躺在酒店床上的那一刻。

我想忘掉 EGE，忘掉内部咨询部，Kary, Eric；忘掉 Gary, Ray，吸血鬼男人 Tony，浩哥，刘胜，忘掉 Joe, Mary；忘掉王花卷，螃蟹，Vince；抓老鼠，自杀案，忘掉这一切。

我心底只有一个声音：

活着真好！

当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回忆起这次东北之行，我的感觉是很复杂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东北事件在我脑海中的记忆好像很浅，虽然仅仅过去了几个月。

我能清楚地记得上海自杀案的每一个细节，我当时的每一个感觉。

我能清楚地记得每一次抓老鼠的事情，每一次和王花卷审老鼠。

但是东北事件回忆起来却有点模糊。每一次晚上睡不着，或者喝酒喝得晕乎乎的时候，我回想起这次东北事件，我心里面就很堵，觉得喘不过气来。

东北事件开始的那一天，我就是那种情绪。

结束的那一天，我觉得，我只想逃避。

也许是心理上的逃避，让我的记忆淡化了很多。

但是现在我回忆着写下这一切的时候，在我再一次完整地回忆这个事件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感慨是：

活着真好!!!

复出 1

第二天早上，我睡到很晚，起来以后直接去了公司的办公室。

而我这次见到 Kary 的时候，Kary 更加惊讶了。

“Tom，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于是，我用平静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语气，把东北发生的事情给她重复了一遍。但是我没有说螃蟹的事情。

“Tom，你去休个假吧，多少天无所谓，带薪的。”Kary 声音很低很温柔。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就出去了。

我到公司的 IT 部门领了一台新的电脑和一张新的电话卡。

到我自己办公室的抽屉里找出我的护照和所有的现金。

然后我就带着这些东西离开了办公室。

我打了个车，一直到一个很偏的小区，在东北五环附近，找了一个小房间住了下来。

开始了我“躲”在北京的醉生梦死的生活。

而我写下这样文字的时候，已经离开了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但是我开始很佩服王家卫，佩服他的电影《东邪西毒》，虽然我以前看了很多遍都没有看懂，而现在我在江湖中越入越深，我越是佩服。

什么叫江湖？江湖就是感情，就是你回忆那些你遇到的人和事的时候，感觉的那一丝沧桑，也许你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时候你只想喝酒，当酒精涌上大脑的时候，当一缕青烟在你手中升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叫沧桑，这就是江湖，江湖的故事。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怎么退出？

“醉生梦死”更是一个玩笑，因为你越想忘记，就总是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忘记了，反而记得越清楚。

直到我遇到了胡哥，我才明白了这个道理。

一转眼，我躲了 21 天，一直到我遇到了胡哥。

那天，和胡哥第一次见面然后喝酒聊了很多我的事情的那一天，晚上胡哥去他的“红颜”那去住了。而我在这个偏僻的小区里面一直坐着。

我想了好多。

那天我决定写下来这些文字，也许大家看完以后，会很不舒服，很愤怒，会很不相信。但是这就是我经历的事实。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公司也是这样，我希望，这只是一个个例。我想把这些真相告诉大家，不管大家信也好，不信也好，我要对得起自己，把过去一年多的经历真实地分享出来，不然，我良心上很不安。

那天我还在找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快速地从这“躲”着的 20 多天的状态里面恢复过来，尽快调整状态去面对我的对手。

可能是吸血鬼男人 Tony，浩哥，Ray。

或者是那天把我扔在东北的一个荒野里面，扔下一句话就走了的那个人。

或者像胡哥说的，也有可能是，Kary。

或者我还要面对王花卷，螃蟹出事以后，我还没有联系过他。

还有失踪的 Joe，他的失踪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和螃蟹一样吗？

还有，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联系的她，还会再和我联系吗？

我们还有没有可能？

不管怎么样，在胡哥的帮助下，那天，我决定了一件事：

我要复出。

复出 2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6 点多钟。

这一天是 2009 年 7 月 7 日。

这一天也是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日和十几年前我参加高考的纪念日。

但是这天的黄历上写的是：日值月破，大事不宜。

我起来以后感觉很好，因为我起得很早还很精神，完全不像以前这二十多天的样子了。

我起来以后，打开我的手机和电脑，察看了这么多天以来的邮件和电话。

邮件不多，都是例行的工作邮件，没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而 Kary 又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问我什么时候休假结束，还有转发给我一封邮件，说东北林区卫星通信项目第一次招标结束了，MB 公司领先，第二次招标会在这个月的 10 号举行。意思是让我去再去出差盯一下竞争对手，看看和 Joe 失踪的事情有没有关系。

而手机里面除了 Kary 给我的那个被胡哥已经打听到的问我什么时候休假结束的邮件以外，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信息了。

但是关机时未接电话服务告诉我，有 10 多个未接电话的记录，都是陌生的号码打来的。

我猜，可能很多都是王花卷。

我查完了短信和邮件以后，接到了胡哥的电话。

胡哥说他去自己的公司交代一下，晚上再见面。

而我今天也准备出去一下，我要见两个人：Kary 和王花卷。

当我坐出租车走向 EGE 公司的办公楼的时候，我忽然觉得现在的状态前所未有的好。我想到了很小的时候看的一个童话故事：

一个小孩子很软弱，总是被学校的坏孩子欺负，他很郁闷，有一天他告诉了他的叔叔，叔叔给了他一个虎头令牌(或者是别的东西我记不太清楚了)，告诉他，这个虎头令牌有神奇的作用，只要带着他，就可以打败任何人。

小孩子相信了，于是就带着这个虎头令牌，下一次他又在放学的时候遇到了一帮坏孩子，于是他主动上去打架，结果把坏孩子都打跑了。

他相信了虎头令牌的作用，而不再被欺负了。后来有一天，他忘记带令牌了，结果又被坏孩子欺负，所有他每天都带着，一天都不敢忘。

后来有一天他的虎头令牌丢了，结果他又开始被欺负，他又去找他叔叔，他叔叔笑着说，其实令牌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要靠他自己，勇敢在他心中。

这样的故事几乎从小到大能听到好多版本，但是人都是这样，知道一个道理简单而真正做到很难。

我发现也许胡哥就是我的“虎头令牌”，我不知道他到底能帮我多少，到底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但是我知道胡哥和我站在一起以后，状态忽然好了起来。

后来我发现，其实胡哥自己也需要“虎头令牌”，只不过他自己能给自己创造。

后来我也发现，其实胡哥给我的帮助，更多的是一种思维的转变，一种在我长期的优越的环境中，或者说是在外企圈子的环境中养成的思维定式，而胡哥完全帮我打破了这种定式，也打破了所有人的布局。

而胡哥的特长之一就是：搅局。

说好听点就是：不按常理出牌。

再说好听点就是：创新意识。

车到了 EGE 公司的楼下，近一个月没有来到这里，给我一种特殊的感觉。我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直接去找了 Kary。

我敲了敲门。

“进来。” Kary 在办公室，那熟悉的发嗲的声音又传了出来。

我推开门进去，对着 Kary 笑了笑。

我看到 Kary 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正在看着摄影网站。

Kary 愣住了，大概 2 秒以后，她用很生气的语气说：

“Tom!你去哪儿了，那么多天没有消息，急死我了!”

但是我看她很着急的样子是故意装出来的，我知道，她只是客套。如果真的很急，以她的城府，反而不会这样了。

“没什么，老板，找了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了几天，不好意思，没有看到你的邮件。”

“Tom, Eric 和我都很着急，这个事情还没有完，我们还希望你继续调查下去。” Kary 只装了那一句很急的样子，声音就恢复了平静。

“明白老板，我有准备。”

“这个月 10 号，东北的项目最后的招标会就举行了，你还是去看一下吧，最好还是能拿出一个说法。” Kary 很有深意地说出最后“说法”那两个字。

休息了 20 天再回来，我仿佛觉得换了一个思路，以前的那些事情在脑子里面理得更顺了，我知道她说的“说法”就是给 Joe 的失踪找到一个说法，不然在 Eric 那边，内部咨询部，或者说她 Kary，是巨大的失职。

“明白，老板，这一次也是和你商量这个事情。”

她看着我，有点不是很高兴地耸了耸肩。

“老板，上次我在东北也差点失踪了，这次我需要一些安全方面的保护，我需要更多的经费。”我说完盯着 Kary。

好像在 Kary 意料之中，但是显得有点生气：

“Tom，你一直很专业的，上次你去东北已经花了不少预算了，对吧？”

我上一次去东北，因为螃蟹跟踪给王花卷不少钱。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今天必须拿到，这是我来之前就打算好的，而且是我这趟来的主要目的。

Kary 看我没有说话，大概冷场了有半分钟，继续说道：

“Tom，公司也不是我们开的对吧，我得问问 Eric。”语气似乎缓和了

一些。

我看着 Kary，往前走了两步。

我一直站着，而 Kary 坐在她的桌子后面，我走了两步以后，两个手都按在她的桌子上，然后俯下身子，微笑着看着她。

因为 Kary 个子比较小，而我是山东大汉，所以我以一种压迫性的角度看着她。

“Kary，公司不是我们的，但是命是我们的，对吧？”我说得非常缓和、客气。

而且我一直微笑。

说完以后我就退了两步，还是站在刚才的位置看着她。

Kary 好像对我的这个举动有点惊讶，有点不高兴，很勉强地笑了笑，说：

“我会问 Eric 的，马上。”

我也笑了笑，就离开她的办公室。

我知道 Kary 说问一问，估计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觉得 Eric 比 Kary 更着急。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强势地和 Kary 说话。我发现这次休息了二十多天以后还有另外一个改变就是，我并不在乎了。

我不像以前似的那么患得患失地去考虑那么多，我只是在考虑如何让我自己脱离危险，至于别的事情，那都是次要的。

穿鞋的怕光脚的，无欲则刚，所以不再患得患失，事情反而简单了。

简单点说，老子豁出去了。

接下来，我给王花卷打了一个电话，我打电话之前有点犹豫，毕竟，在螃蟹的事情上，我还不知道怎么和王花卷说，或者他已经知道了。

虽然我在螃蟹这个问题上，最后现学现卖学了 Kary 一招，没有承担风险，但是我不知道王花卷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误解我。

打通了，我直接说：“卷子哥，是我，Tom。”声音略低。

王花卷那边没有立即说话，好像停了一两秒。

“Tom 哥，你还好吧？”

“我还好，躲了几天。卷子哥，和你说，螃蟹……”我正在考虑怎么往下说。

但是王花卷忽然打断了我。

“Tom 哥，不用说了。你没事就好。你在哪儿我去找你。”王花卷声音更低了。

“我在公司。”我有点内疚。

“好，那停车场见吧。”王花卷说完就扣了电话。

大概 15 分钟以后，王花卷震了下我的手机，我下楼到了停车场。

我坐进了他的车，王花卷看上去还是那样，好像瘦了一些。

王花卷看见我还是那样笑了笑：

“Tom 哥，好久没见了。”但是声音感觉有点累。

“王明，最近怎么样？”我没有叫他花卷。

“还好。Tom 哥，螃蟹的事情你不用再说了，我调查过，虽然我没有调查清背后是谁，但是我肯定相信你。”王花卷上来就这样说，他果然很聪明，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怀疑我，虽然我没有任何直接的动机。而他一上来就打消了我的疑虑。

“卷子哥，你准备怎么办？”

“Tom 哥，我不管你后面怎么做，我都会支持你的。不过我希望螃蟹的事情有个说法。”

王花卷很平静但是很坚决地说了最后一句话。

“你调查清楚是谁了？”

“是黑道上一个人，外号秃驴，但是背后是谁我不知道。”王花卷淡淡地说。

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说了。

“卷子哥，用你公司走笔账没有问题吧？”我笑着对王花卷说。

王花卷愣了一下。

“哦，好说。不过 Tom 哥你帮我留意一下我的事情。”

我就准备下车了。

正准备下车的时候，王花卷忽然拉了我胳膊一下。

“Tom 哥，以前我对你说过，如果有一天，你需要和 Kary 赌一把，也许我能帮忙。”王花卷声音压得很低。

我没有立刻下车，看了他一眼。

“我最近陪我小女儿看圣斗士星矢，你看过吗，Tom 哥？”王花卷继续说。

“看过。”那是一个很老的日本动画片，我只看过漫画书。

“Kary 是里面的牧先生。”王花卷笑得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了一句。

我看着他笑了笑，下车走了回去。

正好，我小时候看过好几遍那个漫画书，后来等到有动画片的时候，我过了那个年龄了，但是看书能记得更深刻。

里面有十二个黄金圣斗士，牧先生是牧羊座的，为人和善，一直没有出过手，谁都没见过她打架，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她不会打架呢，但是她却是十二个圣斗士里一等高手。

我记得牧先生出手的时候，漫画书里面的旁白：黄金牧羊座的牧先生，嘴边一直挂着雍容华贵的微笑，今天，第一次露出了杀机。

王花卷说：Kary 就是牧先生。

一个谁也没见过她出手，只听到江湖传说的武功高手。

我见完了王花卷，还没有上楼，手机上就收到了 Kary 的一个邮件，她告诉我去东北出差的预算 Eric 已经批准了，让我尽快出差。那个数字很让我满意。我回复了一条，晚上就去，有问题随时向您汇报。

我没有上楼，直接打车回家了。

因为我今天的目的已经完成了，我今天就是来给胡哥申请一笔经费，因为 EGE 这样的公司不会直接付钱给个人，只能付钱给有资格的供货商和代理商。而我会用王花卷的公司走这笔账给胡哥。

胡哥虽然自己说是出于兄弟情义，和我一起去东北调查，但是兄弟情义也是需要维护的，我也会为胡哥做到我能做的。

重回东北 1

当天晚上，我就和胡哥一起坐上了去长春的列车。

我和胡哥坐在卧铺车厢靠窗户的那两个小椅子上，随便闲谈。

卧铺车厢的音乐循环放，忽然我又听到了《城南旧事》里面的那首送别。

还是那趟 Z61，4 个月前，在我和她约会的那天晚上，和螃蟹一起去东北坐的也是那趟列车。

世界是如此奇妙。

螃蟹已经去了。而我和她已经有 4 个月没有联系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有没有尝试着联系我，而我和她以后还有没有可能。

我有点心神不定。

胡哥好像看出来了：

“怎么了何勇？”（胡哥一直叫我何勇，他对 Tom 这个名字不习惯。）

“没事，我去抽烟处抽根烟。”我说着就站起来过去了。

车厢之间的抽烟处，我觉得我是那么的熟悉。

以前坐火车都是上大学的时候回家或者是从家到学校，那个时候不舍得买卧铺，而我家都是过路车，一般都买不到坐票，所以 7 年的大学时光，大多数的时候坐火车都是在这个车厢之间的抽烟处，和几个一起回家的老乡打打牌，抽抽烟。看看窗外闪过的远处的灯光，幻想一下将来，吹吹牛。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是很幸福的事情。

而我现在，想起了以前的时光。

还有，这次和我一起出行的胡哥。

多少天的“醉生梦死”的生活，忽然遇到了胡哥，而且他在我心中的那个位置，让我有种被解救的感觉。

但是我现在，完全恢复了理智以后，却多少有点不安和怀疑。

这个想法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太好，可能是长期的商战生活，特别是最近一年在内部咨询部，让我有种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

我在想，胡哥为什么要帮我呢？

因为他说的每年我都给他爹拜年？那是不可能的。那只是酒桌上的表示兄弟义气的话，喝得半晕的我会很感动，但是现在很理智地想，不可能。

是兄弟情义？也许有。

但是，我更愿意相信，也更希望是：利益。

因为我觉得只有这个，才能更长久一些。

而我也愿意更长久一些。

也许是我想多了。

我胡思乱想了一阵，又看着窗外远处的灯光。

抽着烟。

那一刻，我忽然又想到了 Vince，想起和他在斯坦福时的对话和一些感触，忽然想过另外一种生活。

我犹豫了一下。

从钱包里找到那张和她联系用的手机卡。

这时胡哥也走过来了，看着我笑了笑，递给了我一根烟。

我也笑了笑，给我们都点上。

“何勇啊。”胡哥抽了一支烟说。

“我没有上过大学，高中也没有好好学习过。不过你还记得吗，我们高中的时候，教室的墙上贴着很多的名人名言。”

“哦？”我不知道胡哥怎么忽然说这个。

“那个时候我上课听不懂，就老是看那些名言，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胡哥狠狠地抽了一口烟，然后慢慢说了这样一句话：

“志不坚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我愣了一下。

“何勇，我也忘记这句话是谁说的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后来我出去办事，每次办事前，我都这样告诉自己，只有意志坚定了，毫不犹豫，才能做到。”

我看了看胡哥，笑了笑，没有说话。

胡哥看了看我，也笑了笑，把烟掐灭，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然后就自己回去了。

我看了看胡哥离开的背影，笑了笑，把手机卡再装回钱包。

胡哥确实没有多高学历，但是也许这就是胡哥的过人之处。

不知道是应了胡哥的那句话的做事道理，还是胡哥的“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预言准了，这趟东北之行，出奇地快。

那天晚上，我和胡哥一起到餐车吃饭也聊了很多。

我又仔细把 Kary 的事情告诉了胡哥一番，而这个时候的胡哥，对于绑我的事情和螃蟹的事情，已经不怎么怀疑是 Kary 做的了。我们更一致认为还是吸血鬼男人 Tony 的可能性最大。

但是胡哥却总觉得，Kary 远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但是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胡哥喝了不少啤酒，而我没有怎么喝，吃东西时一直在说话。

胡哥却一直听我说，而自己没怎么说话。

我忽然想起来，说：

“胡哥，你不想想我们去东北以后的计划吗？”

胡哥也是一愣，笑了笑，开玩笑似的说：

“是啊，我现在 MBA 的老师也说，凡事都要有个 Plan（计划），这是成功的一半，不过我还没有学会。”

“靠，我和你说真的！”我也笑着说。

胡哥停止住了笑，看着我，说：

“你想想，对手不管是谁，他们都早早就有计划了吧？整个网都铺开了多久了我们都不知道，现在肯定是自投罗网。你想想你上一次去东北，不

管干什么都被别人按得死死的。所以，根本不用了，想也是白想。”

“哦？”我发现胡哥的想法和我的截然不同。

“那些人都是你们这样的外企的，都会做 Plan，所以咱们就别做了，省省那心吧。别人既然都布好局了，那咱们就去搅局就是了。反正我们也没有布局，所以最好的布局方法就是搅他们的局，然后再看变化吧。”

胡哥说完笑着拿起杯子和我干杯。

我轻松了很多，也喝了起来。

而胡哥当时说的那段话，后来我多次想起来，觉得胡哥不是没有想，而完全是历尽沧桑以后对事情的一种淡定和自信，和他比，我确实嫩了好多。

也许，是另外一种。

一种完全不患得患失的做事方式，无欲则刚。

早上到长春，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计划，所以就去了吉林市的那个小县城，还是租了一辆车，这次我开。

那个小县城，是 Joe 最后一次电话通讯的地方；我和螃蟹遇到浩哥和吸血鬼男人 Tony 的地方；是螃蟹跟踪他们的地方；是我半夜被人打晕丢到荒野的地方；也是螃蟹遇害的地方。

我们到达以后大概是上午 11 点钟。

我和胡哥找了一个小餐馆吃饭，我和他大概讲着我上次来这个小县城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讲完了胡哥非要去找那个年轻警官要回那 5000 块钱，被我好歹拦住了。

我感觉这次来东北，和上次的心情完全不同，上次是一种对于 Joe 事件的紧张，和对于感情的压抑，以及想快速查清楚真相的纠结。而这次和胡哥来，则是一种轻松和对搞清楚真相的冲动。

我不知道在火车上胡哥对我说的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影响，但是肯定带给我了一些变化。

这次也不知道为什么，命运之神如此垂青。

当我们吃完饭走出去上了我们的车，开了大概 50 米以后，在我们的车前门看到了一辆车。

一辆在这样的一个小县城我们不应该看到的车。

而看到这辆车和在这个小县城看到浩哥和吸血鬼男人 Tony 一样让我吃惊。

那是一辆宝马 M5。

我和胡哥都是懂车爱车的人，所以旁边坐着的胡哥也说了一句：

“操，邪门儿了，在这儿能见到一个 M5。”

这款车在中国的售价大概要近 200 万人民币了，当然，我和胡哥的惊讶并不是因为这辆车很贵，而是这款车很有“品”，所以很少见。

怎么说呢。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宝马针对少数别具品味的汽车鉴赏专业人士的独特需求，开发了一系列 M 型车。与追求华丽炫目的潮流相悖，宝马在开发 M 型车时，一直遵循着将强劲动力与上佳性能隐藏在沉稳内敛外观下的哲学，宝马 M5 的设计概念自然也不例外。

宝马 M5 的外表和宝马 5 系车几乎一样，但是价格却差了好几倍，关键是内在的性能的差别。所以，只有钱的人，更会选择那种外表看起来很值的车，肯定不会选择这样的价格贵几倍但是外表看不出差别的 M5。

在有一次我参加的车友会上，有人这样说：“宝马 M5 车主基本在 35 岁左右，他们能从中体会到‘扮猪吃老虎’的快乐。这部分群体需要人来认可他们的成绩，但是绝对不采用奢华嚣张的方式来炫耀，于是低调的 M5 成了最好的选择。我不求每个人都看出其中的品位，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我的爱车就能给我全面的极度嚣张的表露！这就是 M5！”

这就是宝马 M5。

所以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小县城里看到这样一辆车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很震惊。

“跟着它吧。”我说。

胡哥没有说话，也表示同意。

县城很小，我们大概远远地跟了 5 分钟后就有了收获。

从那辆车副驾驶下来一个人：浩哥！

看到了这个人后我心里猛然一阵激动。

而那辆车则继续往前开上了国道，我们没有继续跟着车，现在已经足够了。

浩哥，张浩！在我刚刚加入内部咨询部的时候，在我对这个部门的业务还有所怀疑的时候，他主动联系我，告诉我了一些 Kary 的事情和 Gary 自杀的事情。而接下来，再没有这个人的消息了，直到在东北我和螃蟹遇到他和吸血鬼男人 Tony 在一起，又发生了接下来的事情。这一切，和浩哥到底有什么关系？

也许，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我看到浩哥的第一眼，是一种激动。而接下来，就是有一种感觉，也许这个人知道一些我想知道的事情。

浩哥进入对面的一个小酒店，我和胡哥在酒店对面停车，远远地看着。而我现在对当时的感觉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很兴奋。

也许胡哥是江湖老油条，对这样的事情不陌生，而我在车里看到一个人，并且远远的盯着想下一步对付这个人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是在做什么呢？我现在还是一个 EGE 的高级经理吗？

不过这个感觉却给我带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好像要把我躲在北京的那种耻辱都发泄出来似的。

我在车里大概和胡哥商量了一下，确定了接下来的行动。

我们要找浩哥谈谈。

我和胡哥来到这个小县城以后还没有在酒店开房间，从长春下了火车以后就直接到了这个小县城，然后吃饭。于是我们就下车，也走到对面的那个小酒店，胡哥在前台开了一个房间，我坐在小酒店大厅的椅子上。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商务酒店，所谓的酒店大厅，除了一个前台以外只有两张桌子，桌子周围都是沙发椅。胡哥开好房间以后把我们的东西都放到上面的房间里面，也坐下，但是没有和我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

我们在等待，等待浩哥的再次出现。

我不记得等了多久，大概有一个小时吧。我只记得我一直担心别人再到这个小酒店，比如说吸血鬼男人 Tony，比如绑我的人，所以我很紧张不安，一直往酒店的门外看。而胡哥，说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竟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让我等到了再叫他。老江湖和一个新手的区别，或者说，我们两个人的区别。

我再次在这个酒店里面看到了浩哥。

浩哥好像换了身衣服，显得很休闲，带个眼镜，完全是工程师的气质。

我拍了一下胡哥，然后自己迎了上去：

“浩哥！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很夸张地用很大的声音说，我记得当时也是怕没有叫醒正在睡觉的胡哥，故意大点声。

浩哥分明是愣了下，但是很快地就反应了过来，脸上非常平静，只是装作很夸张的惊讶的神情，也大声说着：

“Tom！是你！你怎么在这地方！”

“我来出差，呵呵，你呢？”我过去和浩哥握了握手，而余光瞟了一眼胡哥已经非常清醒地坐着，眼睛贼亮。

“我老家在这啊！最近家里面有点事，就经常回来。你呢？”浩哥笑着说。

而我那一刻的反应就是，肯定有问题。如果真的像他说的家里面有事情，不需要特意对我说最近经常回来吧，而且他好像还强调了一下“经常”那两个字。所以，他肯定知道些什么，这个“经常”是自己解释为什么频繁出没这个东北的小县城。

“我来跑东北林区那个项目，来，到我房间坐坐，正好让你给我指画指画。”我笑着看着他，靠近他的脸，压低声音轻轻地说：“Joe Huang 失踪的事情被我查到原因了。”

在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很仔细地着他的眼睛，想用尽我全部力量从他眼睛里面看出一些信息，但是我没有。

所以，我必须和浩哥谈谈，因为他对我有足够的准备。

浩哥听到这句话以后，虽然有点犹豫，但是还是跟着我到我的房间。

“哦，小胡，你也来听听吧。”我看了眼胡哥，浩哥也看了胡哥一眼，

我笑着对浩哥说：“刚招的小弟，跟我的。”

浩哥和我一起进入刚刚开的那个酒店房间。

胡哥也跟着一起进来了。

在这个酒店的小房间里面的对话，让我永远没法忘记。

后来我曾经想过，Vince 那么好的技术，开发的智能监控系统，抓起来老鼠还是不如王花卷，我需要抓老鼠根本不找 Vince；而我用三个月的时间去查内部的监控资料，去查 Gary、Ray、吸血鬼男人 Tony、浩哥、刘胜所有这些人的监控的资料，还不如胡哥在这个小房间里面的一个动作。

但是这样的事情，胡哥能做出来，我却根本想不到。

重回东北 2

这个小房间是个套间，在这个小酒店里面算是最好的房间了。

套间里面的房间是两张床，外面是一个小客厅，两个沙发，一个小木茶几。

拉着一层窗帘，光线很不好，而且那天是阴天，能见度不高，屋里面灰蒙蒙的，而且有一股发霉的味道。

胡哥最后一个进来，然后在里面反锁了一下门。

我和浩哥坐到了两个沙发上，我们对面是那个小茶几，而胡哥自己搬了个椅子，坐在了浩哥的对面。

浩哥好像觉得这样的说话不应该有胡哥在场，而且胡哥的气质一点都不像是 EGE 公司的员工，所以看了胡哥几眼，不过没有说什么。

我笑了笑，看了看浩哥。

然后很平静地说：

“张浩，Tony 现在也在这个县城吗？”没有一丝的语气。

然后我盯着浩哥看。

浩哥愣了一下，但是非常很快就平静了下来，看着我，也很平静地说：

“Tom，你是聪明人，不该问的不要问。”

“我在内部咨询部。”

“做事情点到为止就好了。”浩哥看了看我，叹了口气说。

“哦？”我觉得他好像还想说什么。

“都是打工嘛，何必这样认真，伤到自己就得不偿失了嘛。”浩哥笑了笑，拍了拍我。

我那一刻感到非常生气，这个人分明知道什么，而且他最后一句话也在暗示有人绑我那件事，但是我却拿他没有办法。

而我那一刻的生气只持续了半秒钟。

因为马上就被另外一个情绪占领了。

我后来回忆，浩哥笑着拍我肩膀的时候，另一只手拿着一个手机，朝下放在面前的小木茶几上，而胡哥则坐在他的正对面。

我和浩哥说话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对面的胡哥在做什么。

但是当浩哥说完那句话，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时，我正感觉到生气的时候，浩哥忽然大叫了一声，声音不是非常大，但是非常尖，而那个时候他的脸离我的脸大概 20 公分，所以我直接被吓了一跳。

而我被吓得全身一哆嗦以后，惊奇地看着浩哥的头在我面前往沙发椅子的靠背倒，很慢地倒下了，和慢镜头似的，眼睛一翻，白了。

我很惊讶地回过头来看胡哥，发现了一幕让我更震惊的。

浩哥放在茶几的手，和手里面拿着的手机，一起被一把刀插在了茶几上。

当时没有看到很多血，一把黑色的小刀直接从他的手背穿过去，然后把手里拿的手机插得碎成很奇怪的样子，然后又钉在了木茶几上，但是钉得不是太深，因为他的手和那个破损的手机在茶几上面有点晃悠的感觉。

我再看向胡哥，胡哥一脸的阴笑，揉着自己的手腕，看看他，说：

“这小子太 TMD 油滑了，我就是听不得这样说话的。还 TMD 闪着我的手腕子了。”

过了 20 秒钟，我才重新平静了下来。

这一刀，也完全改变了事态的发展。

我没有找到的答案，不知道多少个晚上，我辗转反侧睡不着反复思考斟酌的答案，竟然在这一刀之下，暴露出来一大半。

而这一刀，也许让浩哥几天后错误地引导了另外的一个人，让另外的一个人犯了一个大错，虽然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清楚。不管怎么样这一刀却成了整个东北事件的一个转折。

那是一把美国蝴蝶牌的军用小刀。

后来我也买了一把。

胡哥从自己的行李里拿出一瓶云南白药，给他的手胡乱地撒上些，也没有把刀拔出来，也没有管看上去有点破碎的手机。

然后还拿出来一片药，扔在小茶几上，边扔边说：

“这小子骨头太软了，这样就晕了，给他吃片止疼药吧，一会儿还得继续聊天呢，哈哈。”胡哥看起来心情不错。

我一直坐在那个沙发上，没有说话，也没有动。

胡哥又去弄了个湿毛巾走了过来，我看着他做出很夸张的表情说：

“太狠了吧？”

“没事，残不了。”胡哥笑了笑。

大概 5 分钟以后，浩哥在湿毛巾的照顾下醒了。他醒来以后很惊恐地看着自己的手，然后我近距离看到他脸上的汗飞快地出来了，眼睛睁得很大，喉结一动一动。

“你小子可别喊啊，你要喊我只能再来一下了。”胡哥在一旁边说边玩弄起一把小刀，和插在浩哥手上的那一把看上去一样。

浩哥看了我一眼，满脸毫不掩饰的恐慌，和一种绝望。

我看着他，非常平静地用询问的语气冷冷地说：

“张浩，聊聊天吧？”

浩哥点点头，我让他吃下那片止疼药，他好像好了一些，也能开始和我顺利对话了，但是整个对话过程中，声音都很低，很痛苦，还时断时续。

而我却解开了心中的很多谜团。

“Tony 也在这个小县城？”

“在。”

“你们跑到这个小县城来干啥？”

“是为了那个卫星林区的项目。”

“哦？”

那天，屋子里面的光线不好，而且浩哥还拖着一个残烂的手，在这样一个小旅馆的房间，闻着那发霉的味道。我忽然觉得我不应该在这个地方，

我应该在高档的写字楼里，听着音乐，喝着咖啡，所以那天我很愤怒，因为我自己的处境，也因为浩哥在痛苦的表情下说的那些事情。

浩哥说话时断时续，每一个细节都要被我逼问很多次，后来我大概明白了。

在上海自杀事件我最后去的刘胜家，刘胜给我讲的那个通过企业软件后门窃取商业情报的事情，浩哥又给我讲了一遍。

但是浩哥要比刘胜告诉我的更多。吸血鬼男人 Tony 是这个组织的头，我只是确认了浩哥、刘胜、Gary 也都是这个组织的人，但是我没有再问别的人，我不想知道，更不想让他告诉我。

这个组织不仅仅窃取安装有 EGE 软件的公司的商业情报，而且还卖给竞争对手 EGE 公司的商业情报，换句话说，他们也做“老鼠”做的事情，这个组织，可以算是一个超级“老鼠”组织。他们行事非常小心，所以我和王花卷都没有发现。

东北林区这个项目算是一个大项目，在三个月之前他们就已经和 MB 公司的销售代理私下里达成了协议，这个项目 EGE 公司输，MB 公司赢。

这个项目非常大，所以他们能在中间获利很大。

但是，Joe Huang 在三个月前的空降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因为一方面 Joe Huang 这个人他们以前完全不熟悉，最重要的是 Joe Huang 拿到了一个很低价格的销售许可。我知道这应该是 Eric 对 Joe 的照顾，当时我看 Joe 邮件时发现了这个低价销售许可，但是没想到问题出在这上面。

这个销售许可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因为如果 Joe 按照这个销售许可做，EGE 公司就有比 MB 公司大许多的优势。他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老鼠”圈子里，他们非常看重信誉，因为这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地下交易的世界，没有什么法律道德约束，唯一的约束就是信誉。一旦他们有达成协议但是完不成的事件，那么他们的信誉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他们必须想办法输掉这个单子。信誉就是一切。

没错，EGE 公司的一帮高管们想办法让自己的公司输掉单子。

他们想尽了办法，可是 Joe Huang 软硬不吃，一心只为公司赢这个单子。所以他们想到了最后一招。

因为他们是地下交易，所以一般交易的时候就会寻求黑道的保护，所以认识了一个黑道上的人物，外号叫“秃驴”，他们就让“秃驴”帮助解决了这个事情。所以，Joe Huang 失踪了。

在我再三追问下，浩哥告诉我，Joe Huang 失踪在县城一个角落的小旅馆里面。

那个小旅馆我和螃蟹一起去过，就是 Joe Huang 最后电话通讯的那个小旅馆。而当时我还看到后院里面有几棵树，大概已经枯死了，还有几个平房。当时我猜测那几个平房可能是给员工住的，我大概猜对了，但是其中一个厕所。在那个县城的边缘，那个厕所延续了东北很早以前的厕所的风格，先挖一个很大的坑，然后在坑上面架几块木板，这样就不用打扫厕所了，可能 100 年这个粪坑也不会满。

而 Joe Huang，就“失踪”在那个粪坑里面。

一个海归的 MBA，在 EGE 公司总部做到销售部运营策略总监的位置，来中国三个月以后却失踪了，不是像媒体说的那样因为在海南度假和朋友出海然后一起失踪。而是人为地被“失踪”在东北一个小县城的小旅馆的粪坑里。

只是因为，他想帮助 EGE 大中华区做一个成功的销售单子。

这就是 Joe Huang 失踪的全部过程和原因。

而浩哥之所以和吸血鬼男人 Tony 频繁地到这个小县城，是因为这个小县城是“秃驴”的自家地盘，他们在这绝对安全。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或者说他们来这个小镇的另外一个目的是：“秃驴”帮助浩哥和吸血鬼男人 Tony 出境。浩哥和吸血鬼男人 Tony 有时间就到俄罗斯的海参崴的赌场洗钱，把他们这个“老鼠”组织的收入转移到他们香港的账户上。

关于螃蟹的事情，浩哥说具体细节不知道，只知道是“秃驴”干的。

而关于我被绑的事情，浩哥也说不知道，也说是“秃驴”干的，只是想吓唬吓唬我。关于我，在浩哥嘴里，还说出另外一段故事。

在我刚刚加入内部咨询部的时候，吸血鬼男人 Tony 就知道了，Tony 指示浩哥在自杀案的前一天晚上找到我，隐隐地告诉我内部咨询部的工作范围和自杀案的事情，希望我不要插手。

浩哥并不知道 Gary 自杀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吸血鬼男人 Tony 指示他在那一天晚上找到我，告诉我那些事情。

我听完以后，久久不能平静，有种不太相信的感觉。

这么多我一直疑惑的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有种太容易得到却不敢相信的感觉。而我看了看浩哥那因为疼痛和说话过多几乎虚脱的脸，却由不得我不信。

人是一个奇怪的动物，有时候越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你越想知道，好奇心越强。但是有时候，当你探索了很久的答案就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也许你并不想知道了。

我就是这样，就像我慢慢地在内部咨询部站稳以后，就不再想知道浩哥为什么提前知道自杀事件，谁给我 20 万的事情一样。而我现在，看着满脸是汗的浩哥，在这个小县城的小旅馆的房间闻着霉味的时候，我也不想知道太多了。

有些人“朝闻道，夕死可矣”。为了一个结果可以付出生命。而我经历了这些以后，在听浩哥讲述完这些事情以后，觉得也许很多事情没有浮出水面的时候，你会拼命地往水下看，其实，你看到的只是水面中你自己的倒影。一旦事情浮出了水面，你还能看到你自己吗？

我不会“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很多事情我并没有去问。我不想知道 Gary 到底怎么回事，刘胜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想知道到底是谁放给我的 20 万，我不想知道他们的组织里面还有谁，吸血鬼男人 Tony 是不是真的是这个组织的老大，背后还有没有更大的老板。

其实当我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更多地是看到水面里面的自己，这足够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牵扯到我自己，所以，我必须问清楚。

我看了看瘫坐在沙发上的浩哥。

他穿着一件运动T恤，已经完全被汗湿透了，血也在茶几上留了一片，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很可怜。那种感觉在我心里停留了一下，然后我想了想螃蟹，我想了想我那天晚上。

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对着浩哥说了一句话：

“Only God Can Judge Me.”

到现在，我都忘记不了我说那句话的感觉，我好像是要呼出这几个月心里的压抑和紧张，而那句话，那一刻从我的嘴里面读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真正体会到了它的意味。

这是我最后一个疑问。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浩哥没有什么反应。

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他知道这句话，应该很容易看出来，但是浩哥对这句话几乎没有什么反应。

“这句话怎么回事？”我加了一句。

“哦？我不知道。”浩哥说。

我仔细盯着他的眼睛，浩哥好像已经彻底地放弃了心理防线，他的眼神透露着一种乞求和一种害怕。

我知道，他真的不知道，难道是吸血鬼男人 Tony？

或者是别人？

整个对话差不多一个小时了，我看了眼胡哥，眼神询问了一下，差不多了。

在我问浩哥问题的时候，胡哥一直注视着浩哥，但是没有说话，现在胡哥忽然冷冷地来了一句：“回去告诉 Tony，我们可以谈谈。”

我看了眼胡哥，有点惊讶。胡哥也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面很有内容。

我没有说话，浩哥只是点头。

“那个 M5 是你的？”胡哥又冷冷地问。

“Tony 的。”

胡哥又帮助浩哥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小刀也没有拔出来，到洗手间拿了一个浴巾给他遮住，然后就示意他走了。

浩哥畏畏缩缩地离开。

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 Eric 和 Vince 的背影。

出来混，该还的早晚要还。

而后来我又想到那一天和浩哥的对话。

我觉得，我很佩服他了！

重回东北 3

浩哥离开以后，我和胡哥都没有停留，收拾了一下东西离开了这个小酒店。

因为刚才已经从浩哥那里知道了，这个小县城是他的朋友“秃驴”的地盘。所以我和胡哥直接上车，开往吉林市。

到吉林市大概是下午两点，我们在市中心找了一个酒店休息。

一路上我们都没有多少话，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达以后，我们坐下，泡了两杯茶，点上烟。

我们都有一会儿没有说话。

“胡哥，你刚才忽然说要和 Tony 谈谈是什么意思？”我问。

“哦。”胡哥没有接着说话。

我也没有说。

“何勇，你觉得这个事情处理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呢？你最希望什么样呢？”胡哥抽着烟，看着我问。

“找到这个团伙的足够证据，弄清楚事实，然后回去汇报。你拿到你的那笔钱，我完成我的工作。”

“何勇。然后呢？”胡哥接着问，声音好像很苍老。

“然后？”

“然后你的老板说 well done（做得好），”胡哥用夸张、讽刺的语气说着那个英文单词：“然后你继续抓你的老鼠，拿着灰色收入，是吗？”

我没有说话，说实在的，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想这个任务快点结束。

我抽着烟，看了看窗外。

胡哥看着我，把身体往前凑了凑，说：

“何勇，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老板有能力把 Tony 他们一窝端了吗？如果没法一窝端，或者你的老板不想一窝端，那你怎么办？”

我不是没有想，是正在想这个问题。

如果 Kary 为了内部的平衡，根本不采取行动，那么这次我算往死里得罪了他们这一伙，然后反过手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胡哥，你的意思是？”我问胡哥。

“我们应该和 Tony 谈谈，看看能不能合作，或者，联手。”胡哥看着我，很坚决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愣住了，这个，我真的没有想过。

我一时没有说话。

而那一刻，我忽然有一个感觉，胡哥的目的，也许并不是只帮我那么纯。

后来，我好好地想过这个事情，我觉得虽然我职位已经很高了，但是我的意识还是打工者的意识，我会考虑自己的位置，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胡哥不一样，胡哥眼中不会看这些，他会看局势，根据局势的变化，取得更好的位置。换句话说，已经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两个的根本思维方式，还是十多年的差别。

我是一个好孩子，读书，学习，做该做的事情。

他是一个坏孩子，打架，玩耍，做能做的事情。

而我还受到一个影响，就是正义和非正义，感情因素在里面，我一直觉得吸血鬼男人 Tony 是我心中的一个对立，一个门槛，一个对手。

而胡哥觉得，这就是江湖，江湖游戏。

我听胡哥那么说以后，想了大概 5 分钟。然后问了一句：

“凭什么联手？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不联手，可能有很大的坏处。”胡哥笑着说。

“哦？”

“如果这次你的老板不能端掉他们，这事儿对我们来说就没有完，现在我们根本不了解你的老板，你会把我们的命运交到一个我们根本不了解的人手里面。”胡哥有点激动，喝了口水，接着说。

“联手至少能保命，至少可以了结这件事，说不定还能有好处。凭什么联手？他们这一帮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要的是钱，是生意，是能继续做生意，影响他们做生意的是你，你这个部门。只要能保证以后不影响他们做生意，就可以联手。”

胡哥说得很快。

“你把工作都汇报给你的老板，你的老板说不定也会选择和他们联手呢！如果那样，你更完了。所以，与其让你的老板 Kary 得到全部主动，不如我们自己来。”

胡哥又喝了口水。

“那 Kary 那边呢？”我忽然问，几乎没有思考。

“做掉 Kary！”

我再次愣住了。

我没有说话，大概过了三分钟，胡哥看我很犹豫的样子，接着补了一句：

“做掉 Kary，你当老板！”

我没有说话。

我不想把话跟胡哥说的很明白，但是我心里面忽然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说给我自己：谁为我着想？出来混，只有自己为自己着想！

我叹了口气，接着说：

“胡哥，你知不知道 Kary 的故事？”

“哦？”胡哥看着我。

我把王花卷告诉我的 Kary 的故事讲给胡哥听。

讲完以后，胡哥说了这样一句话：

“打牌的时候对付王牌大花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闷在对方手里面让它

不出来。”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对付大花，也许就应该直接闷死，不能让他有任何反手的机会。而对付 Kary，直接闷死，可能性大吗？

那天，我没有决定，但是同意和吸血鬼男人 Tony 谈谈，因为不管怎么样，如果不和他谈好，这个事情估计就没有完。

和他谈，他会和我们谈？能做到吗？

回来我想，那天我没有决定，并不是 Kary 的故事让我对她很同情，也不是胡哥说的没有道路，而是多少年职场生涯里面的一个铁规一直约束了我：上级比天大。你可以和上级斗智斗勇，可以 manage up（向上管理，外企的一种下属对上级的管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做掉 Kary”。虽然我知道胡哥说的“做掉”不是让她“失踪”，但是那一天，我还是没有迈出那一步。

那天我没有决定，还因为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感觉胡哥的目的不是那么纯。

但是那个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

晚上和胡哥在吉林市随便找了一家饭店吃饭。

正在吃的时候，胡哥忽然停下了，看着我笑了笑。

我诧异地看着他。

“何勇，和他们谈得让他们主动，我有办法让他们主动找我们谈了。”胡哥说。

“哦？”

“这样……”胡哥压低声音告诉了我他的想法。

我当时又想笑又笑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摆手说不行。

“肯定没问题。”胡哥看上去很轻松。

那天吃完饭，我们买了一些东西，扔到车里面，大概是晚上 12 点的时候，开往那个小县城。

那天晚上月亮还是很好，就像一个月前我被人绑了扔在野外的那个晚

上一样。我开车到那个小县城的时候，那个小县城几乎是一片漆黑。

我开得很慢，靠近了浩哥住的那个酒店，酒店一个亮灯的房间都没有。

那是一个很小的酒店，所谓的停车场就是酒店下面的一片空地，我记得一共也就是有三四辆车，其中一个就是吸血鬼男人 Tony 的宝马 M5。

我和胡哥相视一笑。

那天晚上我的感觉，就好像是很小的时候和小朋友去恶作剧地烧村庄里面的麦秸堆，事实上我和胡哥那天晚上干的事情，也差不多。

我把车停在可以马上离开的一个位置，没有熄火。

胡哥走了下去，提着当天晚上在吉林市的一个五金店里买的东西，慢慢走向吸血鬼男人 Tony 的那部爱车 M5。

我离那部车大概有 10 米，在月光下看得很清楚。

胡哥先是拿出来一个小刷子，蘸着他提的那桶油漆，在那辆车的后窗玻璃上写着什么，动作非常轻。就像打针的时候用棉球先擦皮肤。

大概三分钟以后，他写好了，往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我把副驾驶的车门开到最大。

我等待着擦完棉球以后打针的那个过程。

胡哥拿出一个可以击碎玻璃的那种尖尖的大锤子，用大力气砸在了车的侧挡风玻璃上，车的警报一下子响了起来，非常刺耳。

那一下玻璃碎了，但是没有砸开，胡哥又砸了一下，好像也只是开了一小块，然后胡哥把那满满的一桶油漆透过碎开的那块玻璃倒在了那辆宝马 M5 车内。

那虽然不是我的车，但是我当时看到那一幕也很心疼。

我也是个爱车的人啊！那可是一辆 M5。

胡哥飞跑了过来，关上车门，我们飞似地开走了。

这就是胡哥的计划，他在车的后玻璃上写的是：

“谈判。不然我绑了 MB 的销售。”

那天是 7 月 8 号的晚上，或者应该说是 7 月 9 号的凌晨。

而东北林区项目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招标讨论会 10 号就开始了，这个时候，绑了 MB 公司的销售，也就意味着 MB 公司得不到那个单子。

吸血鬼男人 Tony 让 Joe Huang 失踪，就是为了让 MB 得到那个单子，所以，这句话对他有足够的作用。

胡哥上车以后就笑，笑了两分钟，那种恶作剧得逞以后的坏笑。

我只是微微笑了笑。

那个时候，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什么时候可以在做事情的时候，不那么紧张，从而也可能体验到这样的快乐？也许，我需要更多的历练吧。

车开出去三分钟以后，胡哥打电话给长春的那家 EGE 公司协议酒店，也就是 EGE 办事处所在地，也是我和 Mary 谈话的那个酒店，在那儿订了一个套间。

而我们没有任何停留，直接往长春开。

我记不太清楚过了多久，车刚过了吉林市，走到去长春的高速上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是一个很陌生的号码，我看了胡哥一眼，胡哥很诡秘地笑了笑。

我接了起来。

“喂？”

“哪里？什么时间？”吸血鬼男人 Tony 的声音传了过来，声音没有一点感情，非常冷，而且很快很坚决。

“明天中午 12 点，长春×××酒店，×××房间。”我也很平静。

那边就扣了电话。

我旁边的胡哥忽然笑了起来，边笑边说：

“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差点憋不住。”

我也笑。

胡哥的分析很对，吸血鬼男人 Tony 开着 M5，应该是一个非常爱车的人，而且他估计是从上海开到这来的。这样一个爱车的人，毁了他的车，是最好的方式。

让自己舒服，是我的心理倾向。

让对手不舒服，是胡哥的心理倾向。

那天晚上，车开在高速路上，路上也没有几个人，我和胡哥也没有怎么说话。我忽然想到了一个电影，我忘记是哪个电影了，是讲述一个杀手的故事。

有一个场景是，那个杀手去暗杀几个人，那几个人正在玩扑克，于是杀手就跑过去和那几个人在一个桌子上一起玩。

而且玩得非常兴奋。

时间到了，杀手拿出枪，干脆利索地把刚刚还和他一起玩牌的人杀死。但是杀手没有马上走，而是一个个地去翻那几个人的底牌。翻看了那几个人的底牌以后，杀手很高兴地说，这局即使玩完了，还是他赢。

这个杀手在做杀人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会享受打牌的过程。

我后来经常想这个场景。

人在巨大的压力下，还能享受这个过程吗？我觉得是不能，除非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完全就活在今天的人。

而我肯定不是，所以我做不到。

我看了眼胡哥。

那天晚上在高速路上，我第一次去想，胡哥如果是一个对手的话，会是一个很可怕的对手。

重回东北 4

我们到长春大概是凌晨 3 点钟。

我和胡哥住到了明天要谈判的酒店附近，也就是我和螃蟹第一次来东北的时候，暂时住的那个酒店，大概离公司协议酒店 200 米。

晚上就直接睡下了，第二天早上 10 点多我才起来，而胡哥还在继续睡。到了 11 点，他才起来。

我们没有出去，叫了外卖，然后吃了东西，已经是 11 点半了。

我看了一下表，看了下胡哥：

“怎么样胡哥，不紧张吗，睡到 11 点才起来。”

胡哥看着我，眼神有点冷，笑了笑，说：

“何勇，你还记得黑子哥吗？”

胡哥的声音很低沉。

我想起了这个名字，那个时候我和胡哥在高中的时候，那个高中学校小混混里面的大哥，胡哥最早也是跟着他混的，后来也是跟着他去了海南。而后来在北京遇到胡哥以后，胡哥告诉我，黑子哥永远留在了那个异乡的大海里。

我“嗯”了一声。

胡哥看着窗外，略有所思地说：

“我开始出去到海南混，干什么事情都紧张得要命，你想想，在我们小镇，就是打打小架，哪里见过大场面啊。所以经常在出去办事情之前紧张得腿发抖。”

我给他点上一支烟。

“后来，另外一个老大看不惯了，说这样的小弟不能要。黑子哥照顾我，

告诉我快点改，壮壮胆子。于是，我那段时间经常看武侠。”

胡哥抽了口烟，就向讲述别人的故事，语气淡淡的。

“后来我自己写了一句话，每次出去办事之前，我都咬破手指，在一张纸上用血写下这句话，每次都是，写完了就不紧张了。再后来这句话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里了，我也不再写了。”

我愣愣地看着他。

“何勇，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吗？”胡哥笑了下问我。

我没有说话，还是看着他。

胡哥看了看我，眼神忽然变得很坚毅，用像在胸腔里面发出来的很低沉的声音说：

“风云落拓有谁知，拔剑生死又何妨！”

胡哥说完这句话，眼神反而没有了刚才的坚毅，低了下头，而那一刹那，我好像看到了胡哥眼神里透露出一种很无奈的失落。

12点整，我们两个来到凌晨在车上就订好的那个公司协议酒店的套房，从我们住的小酒店到那个套房都很顺利。

套房外面是一个客厅，客厅有两个沙发，每个都是双人坐的那种，两个沙发中间是一个茶几，摆着水果饮料之类。

胡哥进来以后里外都看了一遍，就坐到了沙发上，我坐到了和他一侧的同一个沙发上。

我回想着胡哥刚才说的那句话，但是却对我没有什么效果。

吸血鬼男人 Tony，他能让 Joe Huang 失踪，让螃蟹失踪，差点也让我失踪。就是为了保护他的这次生意的成功。而我们直接挑战了他最直接的利益。

除此之外，我们还往他的爱车 M5 里倒进满满一桶油漆。

他还是我在上海自杀事件里面的对手，而当时 Gary 的自杀和刘胜的失踪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楚原因，但是他难逃干系。

他是 EGE 公司的高管，但是能做出这些事情，背后肯定还有更强大的背景。

而且现在是在他的地盘上，还有他的朋友“秃驴”。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来谈判是一个错误，他会和他们谈判吗？胡哥的判断有没有把握？我对吸血鬼男人 Tony 心底的恐惧，让我在那一刻有点犹豫。

“何勇！”

“啊？”我看了看旁边的胡哥。

胡哥笑着说：“我记忆力很好啊，以前高中的时候看过一个武侠小说，里面说：面临大战，脸红是血勇，脸白是骨勇，脸青是气勇。看你的脸那么青，厉害，气勇啊！”胡哥用一种夸张的赞许还有点揶揄的语气说。

我正想说什么，有人敲门。

门没有锁，我说了声“进来”，门开了，进来了三个人。

走在最前面的是吸血鬼男人 Tony，他好像比我记忆中的身高还要矮一些，那张脸还是非常非常苍白，梳得油光的头发不长也很整齐，方方的脸上肌肉看起来都很明显，而且他非常瘦，看起来瘦得不是很正常的样子。而他的眼睛和我记忆中的一样，射出来的目光看着有点空空荡荡，仿佛没有灵气似的。

他穿着一条休闲西裤，休闲皮鞋和一个 T 恤衫，看起来很讲究很休闲。

他后面的是浩哥，浩哥看起来眼神有点躲闪，右手上缠着绷带。

后面还有一个人，这个人进来以后就回身关门，并且把门反插了一下。给人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人很高，1 米 9 左右，而且很壮实，而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一脸横肉，肚子挺着，脖子上挂着一个非常粗的金链子。

这应该就是“秃驴”了，因为他和浩哥跟我们表述的一样。

我看胡哥根本就没有站起来的意思，我也没有站起来。

吸血鬼男人 Tony 和浩哥走在我们面前，直接坐在了我们对面的沙发上。

Tony 对着我，而浩哥对着胡哥。

“秃驴”没有坐，直接站在浩哥旁边。

大家坐下以后都没有说话，吸血鬼男人 Tony 死死盯着我看，我与他对视着。

大概 20 秒钟。

吸血鬼男人 Tony 开口了，用那种很不屑很冷淡的语气，还透着生气：

“Tom，你玩大了！到底想干什么？”

“谈谈生意而已。”

Tony 重重地哼了一声：

“谈生意，谈生意为什么动我的车！”

说着，抽了一口烟。

这个时候，除了浩哥和“秃驴”以外，我、胡哥和 Tony 都抽着烟。

只见吸血鬼男人 Tony 又重重地抽了一口，左手用大拇指和食指对着烟头红红的部分捏了下去。这个动作，我见过，我以前经常回忆，也学习过但没有成功。

在上海自杀案的那天，我和 Tony 从 Gary 家出来以后，他就是那样把烟头熄灭的。

不过，上一次是轻轻地捏了下去，动作非常轻柔，就像一个女人捏起她男人衣服上的线头。这一次非常狠，红红的烟头直接捏成了一团扁扁的黑灰。

然后鼻子又重重地“哼”了一声。

这时，我忽然又感觉到，眼前的这个 Tony，还是我心中的那个坎儿，上次东北之行，我花几个月调查，都没有弄清楚事实，还被他的轻而易举地玩弄的那个 Tony。

我忽然听到我旁边也“哼”了一声。

我往左看了一下，看到了另外一个动作，一个让我后来连尝试的念头都没有的动作。

胡哥也深深地抽了一口烟，他坐在我左手边，Tony 在他的右前方。

他用左手拿着烟头，把右边的胳膊往前一伸，好像仔细看了看，在他手腕往下大概 10 厘米的地方，把烟头直接按在了自己的胳膊上，动作很慢，而且胡哥很夸张地瞪大了眼睛，好像在细细欣赏那个动作似的，大概 5 秒钟，烟头才完全熄灭，而在胡哥的胳膊上，出现了红黑相间的一分硬币大小的一个圆。

我感觉甚至听到了烟头烫肉的那种“滋滋”的声音。

胡哥完成了这个动作以后，想站起来的样子，我不知道当时胡哥的目的何在。

但是还没有等胡哥站起来，忽然浩哥旁边的“秃驴”飞快地上一步，按住了胡哥的肩膀，而这个时候，我惊呆了。

“秃驴”的右手按住胡哥的左肩膀，让胡哥没有站起来，而左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出来一把枪，没错，是一把手枪，死死地抵住胡哥的头。

那一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用枪抵着一个人的头，就在我眼前。

大概有5秒钟以后，我才恢复了理智，看了看对面的吸血鬼男人 Tony，他很冷地看着被枪抵着头的胡哥。

“Tony，好好谈生意，你这是干啥嘛。”我语言很缓和地说，这个时候，我脑子里面唯一的想法就是让“秃驴”放下枪。

吸血鬼男人 Tony 鼻子里面又重重地“哼”了一声。

朝着“秃驴”使了一个眼色。

就在这时，我完全不敢相信我眼前发生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也完全扭转了谈判的局面，加快了谈判进程。

在来之前，胡哥跟我说那句话，我更多的是感觉那句话很有气势，但是当我看到接下来的那一幕后，我觉得胡哥完全诠释了这句话的含义：

风云落拓有谁知，拔剑生死又何妨！

“秃驴”的枪刚刚离开胡哥的头，我已经记不清楚大概离得多远了。

只见胡哥忽然站了起来，还没有等所有的人反应过来，直接一拳打在了“秃驴”的鼻子上。“秃驴”好像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动作，踉跄了一下，血直接从两个鼻子里面飞了出来，我记得很清楚，并不是慢慢地流出来，而是一下子就喷了出来。

胡哥往地上看了看。我当时不知道胡哥在看什么，后来他告诉我，“秃驴”挨了他那一拳以后，枪掉在了地上，胡哥当时看了看那把枪。

胡哥往地上看了看以后，直接对着“秃驴”鼻子又是一拳，然后把“秃驴”往两个沙发中间的茶几那个方向一推，往他膝盖位置的侧面用力一踹，“秃驴”就跪在了地上，然后上身趴在了这个茶几上，他身材很高大，所以头的位置正好在我和吸血鬼男人 Tony 中间。

胡哥从茶几上拿起烟灰缸，那个烟灰缸已经被“秃驴”趴着的身体压住了一半，胡哥抽了出来，疯狂地往“秃驴”的头上砸，因为“秃驴”的头就在我面前，所以我能看得很清楚，砸在了后脑偏上的位置。

那个烟灰缸很大，就像一般的五星级酒店的盘子似的，很重。胡哥很快速地砸了有五六下。然后拉起“秃驴”往后一扔，“秃驴”就离开了我面前的那个茶几，斜斜地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而我面前的茶几上，一大片血，我从震惊中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我手上，腿上都溅上了血点，吸血鬼男人 Tony 身上也是。

整个过程也就几十秒钟，而在这个过程中，我、浩哥、吸血鬼男人 Tony 就像完全静止的一样，看着胡哥在那个地方表演。

胡哥这才捡起地上的枪，拿在手里面看了看，很熟练地拉了一下，抽出弹夹，装在自己的口袋里面，然后把枪身往躺着的“秃驴”身上一扔。

然后胡哥说了句话，在我们三个看得目瞪口呆的时候。

胡哥对着吸血鬼男人 Tony，用一种夸张的恳求的还含有一些不耐烦的口气很轻地说：

“Tom 说了谈生意就谈生意好吗？”

说完以后，还是坐在沙发上。

后来，我无数次地想胡哥说那句话时的语气和表情，和之前的一连贯的动作。这是我第三次佩服一个人说话。第一次是王花卷审老鼠的锋芒毕露，第二次是 Kary 说 Joe 失踪时的举重若轻。而这次是胡哥那一连串的动作后，那么轻轻地恳求地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收发自如。

我看到吸血鬼男人 Tony 脸上的肌肉下意识地抽搐了几下，而浩哥则完全没有有什么表情。

“好好谈谈吧，Tony。”我平静地说。

“你想怎么样，Tom？”吸血鬼男人 Tony 语气明显缓和。

“我不再找你的麻烦，你也不要再找我的麻烦，前面的事情就算了。”
我看着 Tony 说，不知道为什么，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想到了螃蟹。

“你能做到，Kary 能做到？”吸血鬼男人 Tony 看着我说。

我犹豫了一下，我在犹豫的时候，想到昨天胡哥跟我说的话。

我犹豫了一下但是没有做出决定，只是出于谈判技巧，接着说了一句：

“如果我能搞定 Kary 呢？”

我这句话只是一个试探。

吸血鬼男人 Tony 那空空荡荡的，仿佛没有灵气似的目光忽然闪了一下。

他沉默了有一分钟，往前凑了凑，好像下定决心似的，声音很低但是很坚决地说：

“那从此以后我的官方生意你来做。”

我愣住了，我本来只是想要他的一个妥协，没想到换来了更大的。

他的意思是，以后他在 EGE 公司官方的业务都让我外面的公司或者我朋友的公司做。就像我把 EGE 公司的所有的生意都交给了王花卷一样，而 Tony 在公司里面的位置决定了他手里面的预算绝对不比我少。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利益。

我看了看他，没有说话。

我又看了胡哥一眼，胡哥看了看我，他的眼神很复杂，好像是很高兴，表示同意，或者，或者，还有别的意思。

我好像当时没有怎么思考，但是我点了点头。

接下来我们又谈了大概有 10 分钟，不过气氛完全不同了，大家开始谈股票，东北的民风笑话，胡哥甚至说，对不住了，回头帮你修车。而 Tony 很大度地表示大家都是朋友云云……所有的话，所有的表情，所有的语气，开始变得和演戏一样。

在整个过程中，谁都没有瞟一眼躺在地上的“秃驴”。

大概 10 分钟以后，我和胡哥准备离开。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是我们两个开的房间，他们来访问。但是因为地上躺着一个“秃驴”，所以我们两个准备离开。

他们送我们到门口，吸血鬼男人 Tony 忽然悄悄地拉了我一下，我稍微一停，离前面的浩哥和胡哥大概有了一步远。

吸血鬼男人 Tony 拍着我的肩膀，他比我矮很多，而且他的手小小的，拍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不过他当时的话却使我想了很多：

“Tom，以后注意点，内部咨询部不是你们两个人。还有，帮我搞定 Ray，你会得到更多。”

这句话我后来几乎每个字都掰开了，仔细地反复地咀嚼。

我点了点头。

我只想快点离开这个房间。

我出了门以后看了看胡哥，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

胡哥在他们进来的时候，说“我记忆力很好啊，以前高中的时候看过一个武侠小说，里面说：面临大战，脸红是血勇，脸白是骨勇，脸青是气勇”。

然后说我脸色青，夸我是气勇。

其实我的记忆力很好，我高中的时候也看过这个小说，只是胡哥没有说完，后面还有一句：

面色不变，拔剑生死，是神勇。

而胡哥当时就是：面色不变。

神勇！

重回东北 5

我和胡哥离开以后，就去了我们住宿的那个小酒店。

我到了酒店房间以后有种泄劲的感觉，很累，胡哥好像也是。

“胡哥。”

“啊？”

“那小子不会被你打死了吧？”

“不会，我很有分寸。”

胡哥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忽然想到了什么，没有继续说话，思考着。

我想起一个人，王花卷。

王花卷让我留意“秃驴”，他要血债血还。

在我和胡哥来东北之前和我的对话中，他还说：“Tom 哥，以前我和你说过，如果有一天，你需要和 Kary 赌一把，也许我能帮忙。”

还有那句“Kary 是牧先生”。

我忽然想起来了什么，对胡哥说：

“胡哥。”

“何勇。”

我们两个同时喊了对方的名字，我们都笑了笑，我让胡哥先说。

胡哥看了看我，恍然大悟地说：

“你有没有猜是谁写的那句英文？”

而他说完以后，我也想到了这个，我三次看到的那句话，第一次在 Gary 的硬盘上，第二次是 Joe 的最后一封邮件，而第三次是在我家门口的墙上。但是我心里好像已经认定是吸血鬼男人 Tony 了。

“Tony 啊！”我说。

“不对！是 Kary！”胡哥非常坚定地说。

我愣住了。

胡哥没有停，接着说：

“从刚才我们的谈判看，Tony 很明显希望你把 Kary 给做掉。这也说明了，Kary 给 Tony 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对不对？”胡哥有点激动。

我点了点头，我想到了第一次去上海时他们的反应和那 20 万。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Kary 为什么招你到这个部门？”胡哥问。

我不是没有想过，我当时还想到了蚂蚁和飞蛾的关系，还自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红印子留了三天。但是我没有想出结果。

胡哥接着说：

“因为，Kary 想兑子。我文化水平低，但是喜欢打牌和下棋。你想想，如果对方有一个大子（胡哥的意思是比较厉害的棋子，比如说象棋里面的“车”），你想把那个大子吃了，第一种可能就是你有一个比那个还大的子，有绝对的优势。而另一种方法就是，去兑子。找一个实力相当的棋子，去同归于尽。

“Kary 没有绝对的实力吃掉 Tony 他们，所以 Kary 想兑子。你和她以前不认识，没有什么关系，而她把你招到了这样肥的一个职位上去，正常吗？她是看重了你的能力，但是想养着你去兑子。如果我想兑子，我会招一个能力好的，但是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我肯定不会让自己的兄弟去送死。”

我思考着。

胡哥继续说：

“所以，她招了你。也许第一次，在 Gary 的硬盘里面发现的那句英文不是她发的，但是她肯定知道。然后她就留意了，她很快就发现了你的弱点，你成长得太顺利了，没有经历过大的挫折，容易盲目自信。所以，在东北事件里面，她用了两个英文来刺激你，你想想，Joe 邮箱里的那封邮件，谁都可以发对吧？而你家门口的英文，她也能找人写对吧？但是这两次的结果，都是让你更加疯狂地和 Tony 作对。”

我震惊于胡哥的分析，思考着。

“最关键的是，何勇，我看 Tony 是一个生意人，他不会没事找事来挑

衅你，挑衅你们部门。况且他这样做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胡哥说完了以后，喝了口水。

我听完以后，仔细思索了一番，还是不那么相信。

就笑着对胡哥说：

“Tony 做也有动机，那就是吓唬我，让我不再插手。而且在东北绑我那次，也是这样的目的。”

“哦？也是。”胡哥挠了挠脑袋。

“这样，何勇，不管怎样，我觉得你应该做掉 Kary，这是唯一的选择。”

我没有说话，我现在还没有决定。

“胡哥，我刚才也是想和你说，王花卷曾经提到过，他可以帮我对付 Kary。”我思考着王花卷那两次跟我提那句话。

胡哥沉默了一会儿，笑了笑，说：

“那不是天助我们吗？”

我摇了摇头，说：

“现在我不好和他说啊，螃蟹的事情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如果这边不帮助他搞定，不好意思开口让他帮我对付 Kary 啊，再说了，是不是对付 Kary，我还得再想想。”

“那你就说我已经把‘秃驴’打死了。”胡哥对我冷冷地说。

我看着胡哥，那一刻忽然感觉他很陌生。

“这不行，他会调查。”我说。

“他调查肯定没有那么快，赌一把，让他先对付了 Kary！”胡哥说。

“这不好吧，胡哥，我和他交情还不错，而且还有螃蟹的事。而且，Kary……”

胡哥忽然好像变得很生气，我还没有说完，胡哥忽然打断了我，声音很大地对我说：

“何勇，交情？你和他什么交情啊？这是生意啊！这是江湖！哪有什么交情啊！你怎么不明白呢！唯一的希望就是做掉 Kary，王花卷能帮我们就让他帮！这次生意欠他的，下次补，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生意！这就是江湖！”

胡哥声音很大。

我笑着看了看胡哥，而那一刻，我心里好像没有那么不高兴。因为我想到了晚上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我想如果胡哥成为对手，会很可怕。

既然如此，在他面前，我还不如一直示弱。

以防真的有那么一天。

接下来我和胡哥都没怎么说话。

我想着加入这个部门以后，关于 Kary。

王花卷告诉我的 Kary 的一些事情。

王花卷的一些事情。

还有螃蟹。

我知道胡哥是对的，但是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迟迟下不了那个决心，我好像有点害怕，一种对未来的害怕。

假设 Kary 走了，我代替了她的位置，我会遇到什么情况？

我是不是会遇到更多的危险？

但是我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感觉，让我自己也不愿意多想。

那就是胡哥一直在怀疑 Kary，我去了 Kary 的位置，毕竟对他有好处，而 Tony 的生意估计他也想做，如果真的那样，我没法拒绝。

所以，我有点感觉到胡哥的动机不纯。

但是，那只是我心底一个我自己都不愿意细想的感觉。

那天，我一直优柔寡断。

重回东北 6

而事情的发展忽然变化了，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偶然也必然的事情，一下子就促使我做出了决定。

说偶然是完全出乎我意料，说必然，是因为只是出乎我，而不是所有人的意料。

我离开家已经有 10 多年了，大概也就是两周往家里面打个电话，家里面也不怎么给我打电话。

那天晚上 8 点多钟，我和胡哥在屋里看着电视、抽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各有各的心思。

忽然我的电话响了，我和胡哥都很神经质地看着我的手机，那是我在公司用的手机，我拿起来一看，是家里的电话，放心了，接了起来。

没想到，我刚刚放下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是我爸打的，一个劲儿说我的领导好，我很纳闷，仔细问了一下，原来我的“领导”往我家里寄了两瓶红酒！

我忽然惊住了，问他们喝了没有？他们说没有。我又告诉我爸妈：在国外的礼节里面，送酒是一种礼貌，但是这是不能打开喝的，只能收藏起来。

我淳朴的爸妈连忙答应，非常高兴。

扣下电话的那一刻，我愤怒了！

但是我忽然平静了下来，如果是有人“借刀杀人”呢，有人故意栽赃 Kary 呢？

我马上打了 Kary 的手机。

“Kary，说话方便吗？”我声音很冷，也很坚决。

“Tom，没问题，What’s up ?（什么事？）” Kary 还是那标志性的发嗲的声音。

“我家里收到两瓶酒，是你关照的吗？”我还是冷冷地问。

“是啊，关心下嘛应该的，你不用客气。” Kary 还是发嗲地笑着说。

我忽然觉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扣了电话。

我决定了！

TMD！

我要做了 Kary！

胡哥听到我的电话，连忙过来说没事，既然明着送，酒肯定没有问题。

而胡哥又快速打了几个电话，让他在家里的兄弟这几天对我父母多关照一下。

而我，则找了一个电话卡，拨通了王花卷的电话。

“卷子哥。”我很平静地说，但是掩盖不了我的愤怒。

“Tom 哥，事情怎么样？”王花卷听到我的电话声音显得有点高兴。

“卷子哥，螃蟹那个事，是一个外号叫‘秃驴’的干的，现在生死未卜，往好了说植物人。后面的事情也查清楚了，帮我对付一个人。”

“谁？”王花卷非常简短。

“Kary！”我声音压得很低。

那边没有说话。

过了大概半分钟，王花卷说：

“Tom 哥，你说话方便吗？”他的声音很平静。

我“嗯”了一声。

然后王花卷对我说了几句话。

如果是在平时，我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是那天不一样，我要尽快、利索地收拾了 Kary！于是只对王花卷这样说了一句：

“她走，离开中国。我上位。能多快就多快！”

王花卷说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我直接挂了电话。

那天我才知道，王花卷其实一直在等着这一天。

而且王花卷也明白那个道理，就是大牌一定要直接“闷死”。

因为他刚才给我说的那几句话是：他知道 Kary 的儿子在美国的情况，而且他早就有一个朋友在美国盯着，随时都可以把 Kary 的儿子绑了！

直到这一天，我才知道当初为什么王花卷告诉我 Kary 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我们在赌，用 30% 的利益换他嘴里的 Kary 的故事。后来，我发现是我们在对赌。而现在，我觉得是他自己在赌。他赌我早晚有一天要收拾了 Kary，而那一天，就是他出头的一天，也是他向 Kary 复仇的一天。

我不知道他说的那个螃蟹杀人的事情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他说的 Kary 给他压价的事情是真的假的，甚至于我都不知道他告诉我的 Kary 的故事是真的假的。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让我对 Kary 有很大的畏惧，对王花卷有一些同情，对王花卷给我说的那几句话，有所依赖。

王花卷果然所谋更大，但是我却不知道他赌赢了没有。

如果螃蟹没有出事，也许他算是赢了。

但是他又赢了什么呢？

成败荣辱，俱归尘土！

算他王花卷赢了！

而我放下电话的那一刻。

我忽然后悔草率地打这个电话。

我喜欢看拳击，拳击选手总是做出夸张的动作，或者说一些垃圾话来激怒对手，因为一旦激怒了对手，对手在愤怒下就会动作变形，或者忘记了自己的战术，开始不理智，而这样也就给了对手机会。

我尽快平静下来。

我看了眼胡哥，胡哥正在椅子上坐着，抽烟，我死死地看着胡哥的眼睛。我思绪飞快地跑着，我在想，我是不是被人下套了。

我和胡哥是真的偶遇吗，我又仔细地回想我躲在北京东北角的那段时间，确实，我很确定没有人知道我在那。

我仔细地想了一遍和胡哥相遇以后的事情。

我觉得是我想多了。

我又想了一遍吸血鬼男人 Tony，从上海自杀事件，到东北事件。

我觉得也不是他。

这是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Kary 怎么会突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

她肯定察觉到了什么，而她又怎么会这么快的察觉到什么，是真的察觉到了，还是有人告诉她。如果是，那么只能是胡哥，Tony 和浩哥。

“胡哥，你说 Kary 怎么会忽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有点试探性地问了这么一句话。

胡哥深深地抽了一口烟，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胡哥说：

“难道 Kary 知道了我们今天和 Tony 谈话的内容？”胡哥声音有点犹豫，有点阴沉。

我没有说话。

我在思考着一个可能，也许这种可能，可以解释 Kary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点上一支烟，也平静了下来。

“胡哥，是不是张浩？”我说了一半没有说。

胡哥看着我，点了点头。

我觉得我们两个想的一样。

那就是：张浩，其实是 Kary 的人。

我又想到了吸血鬼男人 Tony 在走之前跟我说的那句话：

“内部咨询部不是你们两个人。”

那一刻，我觉得很累，很累。我忽然觉得想彻底地放松放松，想喝酒，

喝什么都行，只要可以喝醉。

那天晚上，我和胡哥去了一个 KTV 唱歌。

在去的路上，我们都有点心事重重，我对胡哥说：“胡哥，Tony 那边的生意，你帮帮我拿下来，你照看吧？”

胡哥拍了拍我的肩膀，没有说话。

这样的话，我不想让他说出口，还是我先说出来。

那天我一到 KTV 就狂喝酒。

没多大会儿就不省人事了，我只记得胡哥也喝了很多，不断在唱一首歌。

我躺在沙发上听他唱。

胡哥看起来很动情，很沙哑的声音一直唱着那一首歌，唱了无数遍。

我分不清他唱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是沧桑，痛苦，开心，回忆，寂寞，悲伤，还是记忆中的感情，或者都有。

胡哥，也是一个谜。

我不知道这十多年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是这次东北之行，我始终不能忘记，那天在去见吸血鬼男人 Tony 前，他先是眼神坚毅地告诉完我那句诗以后，眼神中的无奈和失落。和那天晚上他反复唱的那一首歌。

但是那天晚上，我喝得神志不清地躺在 KTV 的沙发上，听着胡哥一直唱着的那一首歌，却一直在想着她。

那首歌是罗大佑的《你的样子》：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
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
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
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
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
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就向早已忘情的世界，

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
诉说一定哀伤过的往事；
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
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
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
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
是否来迟了命运的预言早已写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尘世中。
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
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
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尾声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我的公司手机收到两封 Eric 的邮件和一封 Kary 的邮件。

Eric 的两个邮件，一个是发给 EGE 公司所有高管的：

宣布 Kary 离开 EGE 公司大中华区，加入 EGE 美国总部作为销售策略资深顾问。

一个是只发给我自己的：

通知我作为 EGE 大中华区内部咨询部总监，代替 Kary 的位置。

而 Kary 的邮件很简单，却很意味深长：

“God bless you.”

我看了下邮件，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我知道有一句佛经叫：成败随缘，心无增减。

这次，反正我是“心无增减”了。

下午大概 5 点的时候，我和胡哥还是坐火车回了北京，本来我要坐飞机，胡哥说，事情都有始有终吧。那趟车好像是 D26。

我上车以后就感觉很不舒服，心里面很堵。

我看着窗外的景色，和通往远处的铁路。

我自己的路是什么呢？

我回去以后，就负责整个 EGE 大中华区的内部咨询部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大中华区安全合作部。我又会面对什么呢？

Kary 这张大牌，这位“牧先生”，就这样像胡哥说的那样，还没有出手就闷死了，她会甘心吗？肯定不会！她还会反过手回来吗？

Eric 和 Kary 的私交那么深，那么深的历史交情，我代替了 Kary 以后，怎么和 Eric 合作？Eric 又会怎么对待内部咨询部，怎么对待我？

我回去以后怎么面对王花卷？以后怎么和他合作？

而吸血鬼男人 Tony 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话：“以后注意点，内部咨询部不是你们两个人。还有，帮我搞定 Ray，你会得到更多。”又是什么意思？

吸血鬼男人 Tony，竟然可以让 Eric 的心腹 Joe 消失，而 Joe 的失踪仅仅是因为他的那个生意吗？还是和别的什么事情有关系呢？我又该怎么和他合作？

浩哥，到底是谁的人？

内部咨询部，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而接下来，我和胡哥，会怎么合作呢？牵扯到了利益，我和胡哥会不会成为对手？

而且……我和她……还会不会……

那一天在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感觉现在都记不清楚了。

不过，那天我一直在嫉妒 Vince！

胡哥也没有说话，只是眼神淡淡地看着窗外。

我觉得气氛有点冷。就拍了拍胡哥，指了指他胳膊上的那块黑红相间的烫伤，涎着脸看着他笑：

“当时不疼啊？我学了好几次都没有学会 Tony 那个动作。”

胡哥听了气得一乐：

“靠，你小子还好意思说，当时烫死我了！我告诉你，下次的生意得加价 10%，就是为了这个！”

我哈哈大笑。

胡哥也是。

不过胡哥笑完了又看着窗外。

他眼睛看着远方，淡淡地。

“何勇，你知道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水浒传》，水浒说的故事发生在我们家乡啊。又是打打杀杀讲义气的一帮兄弟的故事。我不知道看那个小说看了多少遍，每一次看感觉都不一样，而且越看感觉越不一样了。小时候当武侠看，而现在……”

胡哥没有接着说，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半天，我看了他一眼。

“你知道我最喜欢水浒里面的谁吗？”胡哥眼睛还是淡淡地看着远方。

“谁？”

“鲁智深。”

“哦。”

“你知道最后圆寂的时候，留下的遗诗是怎么写的吗？”

我又看了看胡哥，他还是眼神看着远方，淡淡地读出了一首诗，我觉得，等到再过十几年，我要是想起胡哥，如果我只能想起他唯一一个片段，那就是这个时候了。

他那悠悠的声音，叹出了一种禅的味道：

平生不修善果，
只爱杀人放火。
忽地顿开金绳，
这里扯断玉锁。
钱塘江上潮信来，
今日方知我是我。

（本书完，2009年9月9日凌晨1点于北京）

反侵权盗版声明

电子工业出版社依法对本作品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权利人书面许可，复制、销售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本作品的行为；歪曲、篡改、剽窃本作品的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行为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我社将依法查处和打击侵权盗版的单位和个人。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积极举报侵权盗版行为，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并保证举报人的信息不被泄露。

举报电话：（010）88254396；（010）882588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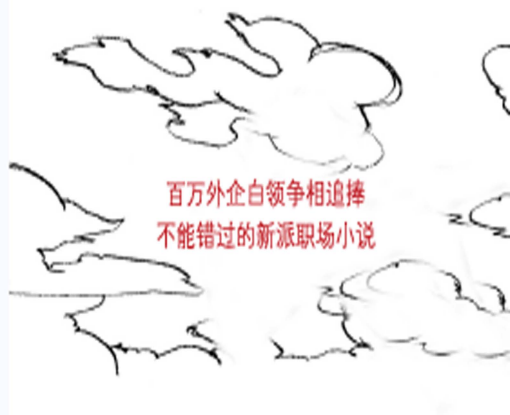
传 真：（010）88254397

E-mail: dbqq@phei.com.cn

通信地址：北京市万寿路 173 信箱

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办公室

邮 编：100036



百万外企白领争相追捧
不能错过的新派职场小说

Only God Can Judge Me .

联系我们

策划编辑：李冰

E-mail: libing@phei.com.cn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Broadview®
www.broadview.com.cn

技术凝聚实力·专业创新出版

出品

装帧设计：之·视觉
ZHUOJUE

不能错过的新派职场小说

小说用残酷的故事教育了我，我对黑暗/人性/政治的理解只能用一句伟人的话概括“你们呀，Naive, too Young, too simple”，说到毛骨悚然，其实《鬼吹灯》《盗墓笔记》这些并不算特别骇人听闻，因为里面所脱离我们生活太远，而《活着》所描绘的惨事让人感觉太真实。

苏鹏 《项目经理修炼手册》作者

比起其他男性主笔的职场小说，本书可算真正的“法本”。没有从第一页下半部分就开始的准色情描写，也没有帝王后宫式或者种马式小说的自恋，全靠内容与情节让读者产生良好的阅读体验，仅此一点就值得推荐了。

Leo 張大志 《程序員年度卷》作者

《监控》，是目前为止我读过的最震撼的小说。震撼是因为真实。曾经的工作环境和经历告诉我，虽然我没有踩过像作者那样深的水，但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在隔壁Cubicle里的一样。相比之下，曾经让我夜夜读过的Dan Brown的《骗局》、《数字城堡》、《达·芬奇密码》、《天使与魔鬼》乃至托尔金笔下的《伊甸樱桃》突然一下子变得那么的空洞与苍白。毕竟这些只是见多识广的作者编撰出的扣人心弦的故事而已，谈不上震撼。

爱情落后分子

一反以往教条书般的写法。作者站在第一人称角度，将职场感情、矛盾斗争暗含于情节之中，书中还包含大量细腻的心理描写，一个接一个的谜，吸引人不释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如今泛滥的职场小说中一朵奇葩，一个里程碑。虽然前无古人，但希望后有来者，希望能看到职场小说百花齐放，从此不再千篇一律。毕竟，职场中，不止是阳光，也有阴影也有雾霾。

当当网读者 xisiruankao

我们的视野都是180度的。另外的180度，能不能清晰地交待清楚，可见作者的功力。Tom黄不到的故事，我们却看到了，但作者并未滥用“旁白”“书中暗表”这类俗的手法。深深感谢作者，给我这样一个故事；更佩服作者，以第一人称为平，以180度的视野，书写了360度的生活。”

当当网读者xcinxcinxiangsi

书中描写的环境就在身边，情节看似离奇却又让人感到真实。书中所写的完全是我们身边却又是我们陌生的事。看了书才知道什么叫阅历，让我们这些初入社会不久的人见识到什么叫做社会。

正解网友 凤姿千年

偶然中得到这样一本书，它是一本都市小说。写自己的经历，不是很乏味的经历；它是一本职场小说，有针对每个人的、不同侧重点的、外表及心理刻画，披露了鲜为人知的职场内幕；它又是一本悬疑小说，有恐惧、有猜疑、环环相扣，伏笔连篇。这就是《拉皮》。陌生的心人，是人性，是社会，是世道。

网友博客

《监狱》让我对职场这个所谓的“江湖”有了更深层次意义上的理解，身处其中的工作环境多了一分警觉，对上苛勾勒出的群像增加了多个角度的剖析，充分暴露现代大企业阳光下的黑暗。

豆瓣网友Overflight

很希望这部小说可以拍成电视连续剧，全部由实力派新人执导参演，最大限度地还原这部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精彩好戏。同时也让那些即将出道步入职场的新人们头脑冷静一下，不要再仅仅为了追逐虚幻的光环而迷失了自我。如果硬要给这部电视剧配上一首主题曲，我希望能是“Stranger in Moscow”。

卓越网读者 可惜不是你

小王府的凄美一幕并没有暴力冲突受伤流血，却远比书中的流血事件、比后来Tom被劫在荒地里更震撼我的内心。书的封面也非常契合，黑与白的强烈对比，一望无际的麦田，萧瑟的天空，给人以绝望的心情：在命运面前，世界上的我们人类，是多么渺小与无助！正如泰戈尔所写“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鱼与飞鸟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

天涯网友 接連

支持媒体



策划编辑：李冰

責任編輯：高洪霞

本书贴有激光防伪标志,凡没有防伪标志者,属盗版图书。

上架建议：畅销书/职场小说

ISBN 978-7-121-09700-3



定价：30.00元